# 玉牒血書

蜀山劍俠傳

漓江出版社

還珠樓主著

邵凌建標點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還珠樓主著

# 蜀山劍俠傳

玉牒血書







## 内容提要

此为《蜀山剑侠传》第十一辑。

峨嵋门下诛杀妖妇玉娘子，取走幻波池内圣姑所留宝物秘籍。同时也与金兑仙子、紫清玉女等人结下仇怨，两女请来邪派最厉害人物兀南公助阵。峨嵋门下获讯，勤习秘籍，加紧部署，据守幻波，布阵待敌。此时，欣闻同门师兄在小南极光明境筑洞开府，另僻佳境，皆结队前往。

剑仙申屠宏奉师命助花无邪取珠灵洞润玉壁中大雄禅师所藏禅经。玉壁上遗偈显示，珠灵洞禁制图藏于恒山丁甲幢三化真人卓远峰等三妖所居洞府。青海西昆仑二恶亦欲盗图夺经，因知三凶好色，派门徒红花和尚冉春携情妇温三妹勾引三凶，趁机下手。禅经到手，冉春忘形，与三妹温香抱玉，被三凶窥破腰斩。温三妹趁机把经据为己有，并勾结从前面首及大魔头乌头婆，与申、花二人为难。怪叫化凌浑及阮征援手，申、花二人脱险得宝。阮征却被尸毗老人困于火云峰神剑峰，欲迫其追服。尸毗之女与阮征前世姻缘，孽缘未断，牺牲自己，救阮征出官。阮征逃出，即赴小南极，施展心法，救出几被前古妖物万载寒蛤擒获的金蝉等人。峨嵋门徒众志成城，帮助不夜城主钱康收服水怪，海岛平定。此时忽获师尊飞東传书，又赴别处建功立业。

还珠楼主所著《蜀山剑侠传》为中国武侠小说之高峰，煌煌数百万言，故事相联又独立成篇。读者既可从头至尾一气观阅，亦可择其所爱随取随看。为便阅读，今经专家整理为各自独立之系列故事，分册出版，以飨读者。



# 出版说明

中国近代小说，从多方面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生活，表达了各个阶级、阶层人民的不同思想和要求，对我们认识和研究近代社会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材料。

中国近代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走向现代小说的桥梁，它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是研究中国小说史必不可少的资料。

但是，建国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近代小说出版很少。资料的缺乏，影响了研究工作的深入，并给教学工作带来了困难。为了适应文学研究工作、大专院校文科教学工作以及广大社会青年学习和文学创作借鉴的需要，特选择《蜀山剑侠传》一书，经邵邱、凌建先生标点，并分为各自独立的篇章，分册编辑出版。

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是集怪异与神奇于一身的武侠小说，是近代中国最畅销的武侠小说。早在抗日战争以前，已在报上连载并出版单行本。后作者移居南方，陆续依次一集一集地写，一直出到五十五集。此书当时极为畅销，印刷达数十万册仍供不应求。抗战后便没有再版。

"蜀山"即四川峨嵋山。在这山上修炼出来的峨嵋派剑侠是正派，此外便是异派。异派有正邪之分，正的一流是峨嵋派

的同盟军，邪的则为非作歹，专门与峨嵋派作对。峨嵋派以掌教人妙一真人齐漱溟夫妇及其门徒“三英二云”即李英琼、余英男、严人英、齐灵云、周轻云四女一男最为杰出。李英琼是峨嵋掌教心目中的继承人，她随父避难到四川。其父李宁与好友周淳（周轻云的父亲）隐居峨嵋山。曾败在周淳手下的洪山八魔来报仇，双方约定在成都的开元寺决一胜负。五台派妖妇许飞娘是峨嵋的死对头，煽动别人来上阵交锋。峨嵋派剑仙帮助周淳，洪山八魔也约请了不少能人异士，经过激烈搏斗，邪派失败，怨毒越积越深。李英琼凭着胆勇重创了连峨嵋教主都不敢轻视的僵尸，抢到了能使冻死的人起死回生的“万年温玉”。还与前辈剑仙一起诛杀了形象丑恶、性格专横、残忍阴险、喜欢吃活人心和血的绿袍老祖及乌头婆、鸠盘婆、万载寒蚿等邪派妖人。

《蜀山剑侠传》故事的基础，是仙佛妖魔鬼怪、鸟兽鱼虫混合而成的混沌世界。书中海可煮之沸，地可掀之翻，山可役走，人可化兽，天可隐灭无迹，陆可沉落无形，道行高深的妖魔更能修到元神离开肉身独成一体，甚至可以有第二元神直至第九元神。如遇劫难，九个元神中只要逃出一丝一缕，仍然可以重行修练。风霜水雪冰、日月星气云、金木水火土、雷电声光磁都有精英可以收摄，炼成各种凶杀利器，相生相尅，藏可纳之于怀，发而威力大到不可思议。这比一般的武侠小说中所写“飞剑取人首级于百里之外”的那种剑侠，其神奇的色彩要浓重许多倍了。故事本身紧张激烈，扣人心弦，不论是谁，一册在手就非得看下去不可！因此，它曾被人们称之为中国武侠小说的高峰之一。正由于此，今天才有着重新整理出版的价值及意义。

漓江出版社

# 目　录

第一回　佛火灭余氛　咫尺违颜空孺慕
　　　　丹砂消累劫　宫墙在望感师恩……………………（ 1 ）
第二回　古洞盗禅经　一篑亏功来老魅
　　　　深宵飞鬼影　连云如画亘长空……………………（44）
第三回　贝叶焕祥辉　地缺天残参佛相
　　　　魔宫烧毒手　神童仙女盗心灯……………………（72）
第四回　蓦地起惊霆　电漩星沙诛老魅
　　　　凌空呈宝相　缤纷花雨警真灵……………………（93）
第五回　孽重忧危　离魂怜倩女
　　　　心灵福至　隐迹护仙童……………………（112）
第六回　怨毒种灵禽　白骨穿心腾魅影
　　　　缠绵悲死劫　金莲度厄走仙童……………………（138）
第七回　缟袂可胜寒　万树梅花佳人独立
　　　　璇沙能御敌　弥天灵雨妙女双飞……………………（170）
第八回　惊丽质　蓦地起微波
　　　　愤轻狂　凌空飞巨掌……………………（187）

第九回　绝海渡鲸波　喜得冰纨传密奥
求丹行铁甬　巧穿石壁赴璇宫……………（204）
第十回　冰魄吐寒辉　霞影千重光似焰
金庭森玉柱　花开十丈藕如船……………（227）
第十一回　却敌环攻　玉殿晶宫伤老魅
传音告急　翠峰瑶岛困群仙……………（257）
第十二回　玉虎吐灵音　警禅心降魔凭定力
毒龙喷冷焰　伤恶怪却敌运玄功……………（276）
第十三回　火伏地中　妖光溶玉岭
人来天上　星雨泻银河……………（301）
第十四回　赤手拯群仙　万丈罡风消毒雾
深宵腾魅影　千重雷火遁凶魂……………（323）
第十五回　御劫化元神　永宁仙宇虹光碧
降妖凭宝鼎　曼衍鱼龙海气腥……………（341）

## 前辑内容提要

《蜀山剑侠传》第十辑为《合璧七修剑》，全书上、下册共65万字。

峨嵋开府后，神女婴易静与癞姑、李英琼等峨嵋弟子与众人分别，前往苗疆，遇见异派高人红发老祖。

红发老祖自身本分，门下爱徒却贪淫奸诈，与邪派勾结，谣言惑众，挑动红发老祖与峨嵋派结仇，困易静等人于迷阵中。幸得方英、元皓相助，方行逃出，退守于上古仙人广成子故居。红发老祖频频进攻，夺去李英琼峨嵋至宝紫郢宝剑。红发门徒随引良心未灭，早年曾获峨嵋门下金蝉相救，感恩戴德，救出易氏三人。红发老祖震怒，施用化血神刀连伤前来救援之寒萼等九名峨嵋弟子。小神僧阿童来援，以乾天灵火困住红发老祖。经嵩山二老讲情，释却前嫌，放走红发。峨嵋徒众又奉师命赴幻波池收取宝物秘籍。

幻波池原为圣姑修炼之地，为玉娘子崔盈盘踞。玉娘子原为圣姑门徒，玉艳花娇，心同蛇蝎。平日男宠稍拂其意，立杀身灭神，淫毒无比。因圣姑见其资质相貌皆佳，欲以法力引渡，以求正果，曾送天府秘籍，并留下玉牒预言，以示警儆。玉娘子淫心不死，犯规三次，被逐出门墙，禁于洞内。玉娘子趁机修炼，并以色相拉拢丙融，召毒手摩什为面首，欲破禁夺宝。易静等人入洞与玉娘子一场恶斗，竟中计落入五宫罗网，

被李宁救出。

峨嵋门众赶到，七修剑合璧，终于诛崔盈，烧毒手。圣姑所遗珍宝十七件及天府秘籍，尽归峨嵋。

# 第一回

## 佛火灭余氛　咫尺违颜空孺慕
## 丹砂消累劫　宫墙在望感师恩

话说妖尸连施狡谋恶计，想由旃檀佛火神光之下遁走，均未如愿。末了，自知孽重数尽，万无生望，又改用软语乞怜，哀告不已。李宁知她仍在妄想运用阴谋，以图逃免，微笑说道："我佛慈悲，回头是岸，你看旃檀佛火神光，威力无上，如能自己解脱，一样可以逃生。照你此时心志，便我想放你也办不到。能否保全残魂，在你自己，求我何益！"妖尸闻言，如有所悟，待不一会，重又嚣张起来。李宁也自入定，不再理会，暂且不提。

另一面，女神婴易静，同了癞姑、周轻云、赵燕儿，以及门下男女弟子上官红、袁星、米晁、刘裕安等师徒八人，奉了李宁之命，巡行全洞，并传众人通行出入之法。易静、癞姑因二妖孽伏诛在即，固不会再生事端，但是领头作对的卫仙客已死，金鬼仙子辛凌霄尚在，二人自命神仙美眷，夫妻情深，虽

然乃夫死在妖尸毒手之下，与峨嵋不相干。无如此女劫数将临，日益倒行逆施，所约帮手，又有不少伤亡，定必移恨峨嵋，决不干休。

还有紫清玉女沙红燕，本来就视峨嵋如同仇敌，加上英琼在北洞水宫，为救燕儿，一时情急，无意中杀了同来妖党，沙亮又为毒手所杀。凡此种种，均因想要强占幻波池，盗取藏珍而起。不料费尽心力，连遭险难，自将乃兄和一些同党断送，更失却不少飞剑法宝，仇恨愈深。此女人又阴毒，照李宁预示玄机，不特两下合谋，不久就要卷土重来，拚个死活。到时一个处置不善，沙红燕的今生师长、前世丈夫，方今异派中最厉害的人物兀南公，还要前来。师长闭关，全凭眼前几人应付，实非小可。癞姑更断定沙燕性情乖愎，到时即不伤她，也是不能化解，否则，李宁也不会提到兀南公来时，如何抵御的话。反正“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学道的人，照例不免多灾多难，与其到时留这祸害，仇复不已，还显示弱怕她师父凶威，转不如相机除此一害再说。

互一商计，好在总图连正副册天书，已全得到，副册所缺乙木一章，早在上官红的手内，恰好配上运用全部威力，比以前妖尸执掌更多妙用。又得了圣姑全部藏珍，和助长五遁威力之宝，一经全数施为，便大罗神仙到此，也难脱身。欲就李宁佛光炼妖尸，未走以前，可以讨教，便乘巡视并传示众弟子之便，沿路布置起来。不过，圣姑仙法，兼有佛道正邪诸家之长，取精用宏，备极神奇。

癞姑夙根功力，两俱深厚，事前已得师长仙示和所赐道书，已有根基，一点就透，当时便可和易静一样运用。上官红入门虽浅，一则是仙骨慧心，敏悟异常，用功又极勤奋，先学乙木遁法，已尽其妙，虽然胆小矜持，也能触类旁通，不问自

明。余人自赵燕儿以下，俱以为日尚浅，只能略知通行之法，遇到极精微处，便周轻云也只和上官红伯仲之间，只管易静尽心传授，照样不能当时学全，随心运用。因是沿途解说施为，经了好些时，才将中洞走完。

轻云笑道："五洞地域广大，照此巡行，得耗多少时刻？李伯父炼完妖尸便走，妹子也就要告辞，不能再效微劳。承二位师姊厚爱，学成再走，自有大益。但妹子此时尚无用处，将来再传妹子，也是一样。我看连众弟子也由他们循序渐进，无须亟于传授，以免李伯父先行，无从请益。二位师姊，以为如何？"易静因轻云娴雅温厚，此番又出了大力，事成却不能同居仙府，固然紫云宫瑶宫贝阙，只有更好，总觉无以为报。这等不厌求详，原是为她一人，闻言觉著有理。再听到末两句，忽然想起米、刘二人出身旁门，虽然平日用功甚勤，向无过失，细查根骨，俱都不够。

以前曾听轻云暗嘱英琼："对于门人最要留意，入居仙府以后，更应戒慎"等语。还有一日，看她和刘裕安背人谈话，双方神情甚是庄肃，轻云好似有所告诫，见自己无心中走去，便借闲言岔开。暗查神色，又不似有什过失，几次想问，俱因那些日红儿用功精进，众人夸赞，不肯扬此抑彼。易静又想起英琼收米、刘二人时，因一干先进同门均未收徒，所收又是旁门中人，执意不肯，轻云与她世交至好，看出二人心诚，再四说情方始强允。又因二人入门，由她力说而成，知道不久便要移居仙府，本门法严，英琼稚气天真，二人终是旁门出身，根骨功行全差。人心难测，以圣姑之明，尚有妖尸之累，故对师徒双方，别前加以告诫，并无他意。虽然洞中仙法，自身功力不济，决学不会，便会，也不能运用。身为众人之长，总以谨慎为是。

易静心念一动，立即点头称善。好在天书总图，癞姑、英琼均可随意勤习，癞姑更是走完中洞，骊珠已得，沿途遇有不晓之处，稍为指点，即可应用。日内还要三人勤习，只不传授轻云，便不忙此一时，这一来，自快得多。癞姑见她运用施为，无不由心，好似早已精熟，知是玉鼎陷身，静中参悟所致，笑道："此次易师姊苦难最多，可是所得也最多。不特尽悉此中微妙，并还处处轻车熟路，了如指掌。照此法力，此时便放妖尸出来，任她久居此洞。长于玄功变化，也非敌手了！"

易静笑道："你休小看妖尸，她虽少了乙木全章，不能尽发五遁威力妙用，伎俩也实不小，尤其是心思细密，多疑善诈，连对她那最亲密的妖党，也无一不加防范。别的不说，她为想破青玉鼎，炼一代形禁制的假鼎已足，她竟炼了两个。不论何事，进退全有两条道路，所幸圣姑道妙通玄。事无巨细，早在百年以前算就，并还留下预防之法，占了先机，妖尸所行所为，全都落她算中。现今回忆前情，和细阅总图微妙，休说我们，再多几个能手，也除她不了！再要被她寻到总图，和宝鼎莲花玉钥，更休想占她丝毫上风了！其实，妖尸资质真好，只是夙孽太重，一入邪道，便自陷溺日深，不可救药了。圣姑和她，也是夙孽，不然怎会留她至于今日？明明断定不能回头，仍还给她留出几条生机呢！"

癞姑笑道："你知道么？我们便有一位同门，夙孽之重并不亚于妖尸，以前累生苦修，均未解脱，到了今生，更多种出一层孽因，险阻艰危更甚妖尸。不过，他是男子，从未开过色戒，就仗这九世童真，元灵未昧。又得师长格外恩怜，借著玄法为他减孽，和小师弟李洪，几次金刚佛法暗助，终于被他历尽凶危灾害，排除万难，终于功行完满，天仙可期，为本门弟子中数一数二人物。别的不说，单他那两件法宝，就无人能

敌，可见淫过万犯不得！他曾受邪魔环伺，在美艳如花的脂粉阵中困处两年，受尽邪媚诱迫，每日求死都难，终能守身如玉，心同止水。并将夙世情孽感化，渡去一大难关。否则这一关，是他最紧要的关头，对方虽是淫邪女子，不但枉有法力，不能伤她毫发，还须加以爱护，不能就此舍之而去。你们说是多难？要和妖尸一样，稍为失足，不必今生，前几生时已早完了。”

易静边听，边在行法布置，听完，笑问道：“你真是个百事通！见多识广！你入门还在我以后，平日又常在一起，我入门虽比你前不多少，以前师父与本门均有渊源，怎此奇事，便一点也未听说？这是何人，有此本领？”

癞姑笑道：“我比师姊年轻，有什多的见闻？前事还不是听屠龙恩师说的。至于超劫成道一节，那是我据情理推测。这人，你和周师妹全知道。你没听李伯父说，几个小淘气，就这经年不见，已在从古仙凡未到过的天神山开府了么？那地方，又名‘光明境’，在小南极磁光圈外，自来便为宇宙之谜，最奇是一个极南之区，偏与极北的北极陷空岛，地底相通。当地有一妖物，名为寒蚿，已有万年以上功力。磁火极光，何等厉害！他们身带十九俱是庚金之质的法宝飞剑，就有小和尚一路，佛光只能护身无害，没有‘天河星砂’这类前古仙人祭炼千年的异宝，以毒攻毒，互相抵消，如何能入居当地？休看金、石、甄，易诸人，人小身轻，个个根骨深厚，遇合又巧又多，再加上小和尚和阮师兄，法力更高。到的是那等奇怪地方，此行经历定比我们还热闹呢！”

易、周二人才知那是转劫归来的阮徵，还有转劫重归的大师兄申屠宏，连同苦行头陀高弟，现在东海面壁十九年尚未满期的笑和尚，均成名已久，尚未见过。两人互相商说，小南极

光明境天外神山，定比紫云宫中景物还要奇特，休说常人，便海内外许多有名散仙，连那极光元磁真气的屏障，便冲不过去。都想将来事完往游，一开眼界。因为洞府既大，门径又多，二人为防万一，格外细心。虽比先前快出好些，仍费了不少时光，才得布置完竣。恐李宁要走，虽然无什疑难请益，终想再讨点教，决计人去以后，再行分人触犯禁制，以资演习，便同往寝宫赶去。

到后一看，李宁端坐蒲团之上，英琼仍侍于侧。佛火中的妖尸仍是原样，神态反更凶恶狞厉，已然连经紫青双剑、散光丸、弹月弩、定珠和七宝金幢等仙佛两门内最具威力的至宝，重创之余，又经佛火神光连炼了数日，元神居然还未耗散。这是何等神通？正自惊奇，英琼见易静等回来，笑道："你们怎去这久？爹爹都快走了！"癞姑笑道："妖尸还是好好的，伯父怎就要走？"

英琼道："妖尸自为佛火神光所困，几次行诈暗算，未得如愿。后被佛火神光束紧，不动还稍好些，微一挣扎，苦楚更甚。她又偏不安份，结局便成了这个样子，连眉眼都不能闪动一下。固然她就放老实些，也是一样形神俱灭。到时，佛火神光往上一合，形神齐化乌有，痛苦终要减去好些，还可多延半日。她这一妄想冲逃，不久便受降魔真火反应，侵入体内，与她元神相合，内火外火，里煎外燃。她本妖魂炼成形体，已和生人无异，因是邪法高强，神气坚凝，所受罪孽也是最烈。常人还可求死，她连求死，都所不能。此时休说她自己，连行法的人看她可怜，或是放她，或想早点弄死，免其多受苦孽，皆办不到。这也是她造孽太多，平日专一炼人生魂作恶，应得的报应。闹得最恨她的人，都不忍见此惨状，几次求爹爹早点发动神光将她化去，以免看了心恻。适才爹爹传音相示，说是多

费不少心力，才得勉允所求，提前了半日。你看妖尸对敌时，施展玄功变化，形气分合隐现，无不由心，一为伏魔神光所制，通体便似实质。此时元神真气，已被旃檀佛火熔化将尽，以她多年苦功所炼，无异生人的形体，不特知觉俱在，且较常人受苦、感觉更敏，其苦甚于百死。乍看不觉得，还以为她凶呢！试再仔细一看，就知道了。”

众人听英琼一说，早看出妖尸虽然影貌惨厉凶睛怒突，手舞足扎，似要扑人之状，但和泥人一样，就这一个姿态，休说手足，果连眉眼都未见分毫动静，身外薄薄笼著一层祥辉，也分辨不出那是伏魔神光，还是旃檀佛火。易静、癞姑俱都内行，知道妖尸好似一具薄纸胎壳，包著满满的沸油，内里已完全溶化，只一点燃，立时爆发消灭。再一点算时日，果是第七天上。因为一路说笑巡行，无人在意，知众弟子功力精进，不久便可长年辟谷，故也不觉饥渴。方自忻慰，忽听一声佛号，李宁睁开双目，手掏诀印，往外一弹，只见指甲上似有一丝极细微的火星弹出，妖尸身上忽有一片青霞，自内透映，身外祥辉立往上合。其疾如电，只闪得一闪，众人倒有一半不曾看清，便即隐去，再看妖尸，已无踪影。先前连李宁带妖尸笼在一起的光霞，也全不见。众人齐向李宁参拜，敬赞佛法神妙，不可思议。

李宁道：“依我本心，并不愿使受如此惨酷。无如妖尸淫凶太甚，恶孽如山，偏要多那苦吃，我实无力为其减免。今日琼儿见她受苦不过，又贪图与我聚这半日，屡次苦求，那降魔神光旃檀佛火，威力之大，真个不可思议，为徇琼儿之求，再三戒慎，仍几乎引起反克。虽然近年功力稍为长进，不致有什失闪，到不可大意呢！且喜你们得此仙府，更有主人遗赐的天书奇珍，福缘不少，好自修为，同登仙业。所应留意的事，前

已说过，我也就要走了。”

英琼把小嘴一努道：“爹爹就是这样，女儿为想和爹爹聚谈这半日，说了许多好话，才把妖尸提前消灭。那知走得更快。早知如此不上算，谁耐烦代妖尸求情呢！”李宁笑道：“痴儿，怎的还是当年稚气？你平日疾恶太甚，与易贤侄女均为峨嵋女弟子中煞气最重之人，平日又最痛恨妖尸，居然肯代求情，固然一半由于孺慕，起因终由于此。即此一念恻隐，你已阴受其福，我也少却好些顾虑。此必是你近来道基日固，加以至性感格，你我父女，均是世外之人，虽然别久会稀，将来均可望成就，何必在此半日依恋？

“先我也未尝不愿为你少留，必还在想，恩师限我第八日辰初回山，而大旃檀佛火化炼妖尸，决用不著七个昼夜，便你不求，再有两个时辰也是终局。也许别遣、或有什事，尚必在外多耽延半日，事完之后，我一按神光默运心灵，果然人在途中，并还是奉了你朱伯父与乙师伯之命而来。此事灵云、紫玲二贤侄女也在其内，事情源天残地缺与双凤山两小，头绪甚多，内有两部伏魔禅经，关系紧要，必已早在恩师算中。我便想留此，也办不到。”

众人方想请问，来者何人，是否还要进洞相见？忽见中宫戊土起了警兆，继听神雕鸣声遥传。英琼本因神雕未随众人一路，五洞皆闭，又经易静照圣姑总图，分别施为，恐被隔禁前洞，正想询问，忽听连声鸣啸，未作人言，必有急事。先疑易静来时，传授通行之法，神雕不能领会，误犯禁制，细听又觉不似，方欲出视，袁星已跪禀道：“禀告师祖，洞外有客求见呢！”言还未了，易静突然失惊道：“此是何人，竟能直入中洞，怎又将门闭上，不再深入？待我看去。”

李宁笑道：“无须，此是寻我的人。他因身有异宝，法力

也高，五遁禁制虽不如易贤侄女新得仙传，但也不弱。此人行事最是慎秘，虽然飞行极快，为防妖邪跟踪，又须走过大咎山妖巢附近，仗著是自己人，不待通款便仗法宝防身，启门而入。为防你们多心，怪他卖弄，好在入门即可无妨，所以不再前进。钢羽虽是异类，自经洗髓伐毛之后，功力大进，灵慧非常，适才在静琼谷，因杨道友坐下古神鸠路过，此鸠得道数千年，威力灵异，只太猛烈，专寻妖邪晦气。二鸟和你们人一样，原极交好，相约远出淘气，便乘琼儿在此侍立，你们巡行各洞之便，私出赴约。归途不料易贤侄女事完，把五遁一齐发动，他如在内，当可通过，有此一门之隔，如何得进？

“恰巧来人赶到，仓卒之间，也找不到门户，双方本来见过，各知来历。人鸟相商，一个是熟地方，指明门户所在，一个便行法，连他一齐带进。此事起自古神鸠，你们乐得不加闻问，并非取巧推诿，实在你们前路方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在杨道友不是外人，又是两生师执，法力也高，足能胜任，率性由他独任其难也好。神鸠由于为主忠心，你们三人无须怪它，也不可加奖语，以免他人效尤。我也该走，无须延客入内。此人也不可不见，都随我往前洞去吧！”李宁说完，收了圣姑所赠蒲图法宝，便自起身。

众人不顾问话，以为来人必是师执尊长中有名人物，及至随到前洞一看，神鸠早已停啸相待。来人是个身穿黄葛衫、身材粗矮，看去并不甚起眼的大头少年，恭恭敬敬立在中洞门内。因禁法已被易静止住，看不出有何法力，也无一人相识。少年一见李宁，先自上前礼拜起立，又朝易静等举手为礼，口称“师妹”，正在礼叙。癞姑忽然想起此人相貌，正是昔年肦姑所说的本门先进，不等招呼，便先笑道：“这位大概是申屠师兄？我们都未见过，钢羽真好眼力，还能认得。伯父说事在

紧急，命我们不必延客，我想游行荒居，不妨俟诸异日，就在隔室少坐，就便领教，总可以吧？”众人一听，是本门大师兄申屠宏，好生高兴。

英琼也拉著李宁的手，说：“爹爹，女儿和师姊们，都想听申屠师兄详说此来经过，爹爹只留个把时辰，容我们听完，再走如何？”李宁微一沉吟，笑道：“你真是我魔障！好在此女该有这些年灾劫，结局又是于她有益的事，早去也救不了。禅经虽然稍为可虑，但血神子早已伏诛，蚩尤基中三怪，又为古神鸠所伤，上部被此女得去，到手便有佛法封固。另外副册，即便暂时被人窃窥，也无一能解，非用多日邪法，不能取走。依你便了。”

申屠宏已和众人分别礼见，闻言，恭身说道：“师叔见并极是。朱、乙二位师伯也如此说过。弟子不过想早完师命，并早得那龙珠罢了。李师妹至性孝思，师叔似可少留，便弟子也久闻此间诸位师妹，全都仙福至厚，虽是初见，已测一斑。极愿藉此领教，并谢不告而进之愆呢！”李宁含笑点头，随由易静陪往别室之中落坐，问知来意经过。

原来申屠宏、阮徵，前几生已在妙一真人门下，后因误杀了两位男女散仙，犯了本门妄杀重条，逐出师门八十一年。二人连经两世，离开师门，受尽辛苦凶危，仗著平日为人好，有力同道既多，被逐出时，诸葛警我和齐灵云姊妹，前者同门义重，代他二人跪求了两日夜，未将法宝飞剑全数追去。后者感他几生至谊与救命之恩，一个背了父母，将受重责，又知二人耿介，决不背师行事，把自己仅有的三粒灵丹，分了两粒，假传师命相赠。一个又去苦求神尼优昙，以佛法护二人两次转劫。

二人前生法力俱在，加以始终心念师门，向道坚诚，暂在

三生八十一年内减孽赎罪，以期重返师门，仍归正果。终为二人诚心毅力，排除万难。内中阮徵处境尤极艰危，生俱特性，又爱前生形貌，屡劫不肯变易，不到师父所说期限，知道求也无用。一面潜居苦修，也不转求别位师执求情。

申屠宏和贺萍子（笑和尚前生）性情相同，最是滑稽和易，又是机智，平日苦忆师门，到了峨嵋开府，益发向往。一算时限还有两年，心想冤孽已消，或能容恕提前重返师门，便乘乙休、韩仙子与天痴上人，白犀潭门法之便，苦求乙休说情。神驼乙休，本喜扶持后进，便为他写了一信。事完，他赶到峨嵋仙府上面，正和阿童述说，托其代向师长求情。忽见本门师叔醉道人飞上，交与一封妙一真人所赐柬帖，命其于两年内，觅地将法炼成，再照此行事，又嘱咐了一番话，才行走去。

申屠宏因必须将事办完，始得重返师门。原以师父言出法随，决无更改，期限未满，求也无用。一则向往师门太切，又当开府之盛，借著求恩，试探师父心意，知道此事，关系自已与同门至交阮徵的成败。偏生上来不令阮徵同办此事，仅许先行通知，仍由自已一人去办。事情那么艰险，少了一个最有力的助手，岂不更难？当时惊喜交集。送走醉道人后，他仔细再一想："自已两生苦孽，修为何等艰苦，恩师全都知道，决不会再以难题相试。现在柬帖未到开视日期，醉师叔只传师命，令我两年内往甘肃平浮西崆峒附近，装著寻常读书人，借一民家居住，等一姓花的女子到来。

"那是海外一个散仙，昔年芬陀大师逐出门墙的记名弟子，由见面即日起，便须随时暗中相助。如被看破，便与明言，说自已是峨嵋门下弃徒，现正戴罪立功，与她同样是在西崆峒寻求藏珍，寻到之后，便可重返师门。不过，所寻之物与她不

同，彼此无关，合则两利，如蒙见谅合在一起，成功之后，对她所寻之物不但不要，并还可以助她一臂，任何难事，皆能办到。花女因西崆峒天残、地缺两老怪物已是万分难惹，门下徒弟也是个个古怪，专以捉弄修道人为乐，虽是旁门，并非寻常妖邪一流，法力甚强。老怪均护徒弟，除他相识有限两人外，无论正邪各派中人到此，在他所居乌牙洞十里以内，遇上决不轻放。那怕无心路过，误入禁地，除了向他徒弟认罪伏输，非欺侮个够不完，有那火气大，或是不服气想要报复的，三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人葬送在他师徒手内。误入禁地尚且为敌，如何容人在他肘腋之下，将亘古难逢、珍贵无比的至宝取走？

“双方所去之处，地名珠灵峡，虽不在所限十里之内，一则，他师徒隐居此山已数百年，平日何等自负，附近藏有这等至宝奇珍，竟会毫无所知？等人来取，方始警觉，已是难堪，再要被人取走，岂不大大丢人？还有崆峒派，近数十年虽然衰落，一些余孽，均在山的东面龙岩下潜修苦炼，准备不久召集散处在外的残余徒党，重整旗鼓，以图大举。“老怪虽看他们不起，与老怪的门人却有勾结，常用他本门中的妖妇，勾引怪徒，往他洞中淫乐，处得交情甚深，遇有什事，必不坐视。珠灵峡恰在这两起对头的当中，左右皆敌，个个厉害。老怪物性情古怪，刚愎强傲，近年更甚，如被发觉，还可利用他的古怪脾气，设法僵激，使他不好意思出手，而崆峒派妖人和那些怪徒，却是难当。事非万分慎密，而又下手神速不可。

“花女本有一得力同伴，姓吕，也是海外散仙，两人乃至好忘形之交，本可同来相助。偏生日前乃师去往休宁岛赴群仙盛会，飞书召回，令其防守洞府，兼带看守丹炉。急切间，不能离开，而此事隐秘，已逾十年，素无人知。近日忽被人发

现，虽未四处传扬，生心觊觎的也有好几起，内有两个青海番僧最为厉害，苦于邪法虽高，不是佛门正宗，急切间，无力开那深藏绝涧中的灵石神洞。现正回去，赶炼一种‘大力金刚有相神魔’，准备炼成赶来，将那山涧上面大片石地整个揭去——由上而下，不经洞门入内。下余妖人，也正准备攻洞取宝。

“事在紧急，为防捷足先登，花女仗著曾在神尼芬陀门下多年，自信能开洞入内，只得犯险赶来。途中本还与两个同门师妹相识，双方一见如故，甚是投契，只为花女性傲，因觉初意不便启齿，又稍自私，当时略为迟疑，就此错过。分手后，想起后悔，已无法寻人。正觉独力难成，正在愁虑，一听自己是峨嵋门下，又不要她所取之物，定必心喜，由此两下连合，到时柬帖已然开视。当后半空白尚未现字以前，花女不耐久候，定要前往一试，如劝阻不从，也可听其自去。花女定必遇险，却须随往暗中相助，俟其万分信服。第三页空白，相继现字指示机宜，再行同行。此时因花女不合几次探询，引起对头警觉，危机已然四伏，刚一得手，对头全来。跟著，番僧也必得信追来。底下可照柬帖行事等语。

“所取何物，虽未明言，恩师素不贪得，何况开府之后，师祖昔年所留法宝飞剑，全数出现，新近又得了幻波池藏珍，门人各有仙缘遇合，所得均是前古奇珍、神物利器，何在乎此？又命独往，连阮徽也不令去。

“记得昔年，师母曾说：‘你是异类修成，只管多生苦修，向道坚诚，最前一世的恶根骨，尚有些须不曾化净，所以才有误杀散仙夫妻之事。此次被逐出门，许多师执同门求情，你师俱都不允，表面严厉，不少宽容。实则因你由异类修成，转劫时，急于转世为人，差了功候，本身又秉天地间凶煞之气而

生，忽遇机缘，悟道修为。平日不肯伤生，由于强制，事出反常，虽因此躲过三次雷劫，恶根仍在。并因你屡世修为，功力日高，恶根也日固，不设法化去，不特仙业难望，不知何时遇事激发，铸成大错，结局仍须堕入畜生道中。你师虽又为谋，一则行法费事，又须不少灵药，此外只有佛家一种符偈诀印，可以当时见效，虽有此心，无暇举办。恰值误杀散仙夫妻之事发生，也许借此磨炼，玉汝于成，并有转劫归来之日，恶根必已化净，前路凶危，必须向上自爱，始可转祸为福。’……”

申屠宏越想，越觉此行必与此事有关，又断定事虽艰险，恩师既命前往，断无不成之理，不禁胆子大壮，喜慰非常。瞻念师恩，感激涕零，宫墙在望，依恋倍切，不舍就走，又徘徊了一阵。算计此行，还有不少时日，无须亟亟，自己和阮徵前生好些法宝，俱因关系重要，群邪觊觎者多，惟恐转劫失落，存在恩师手中。申屠宏连经两世，为表向道坚诚，力践被逐时誓言，三生八十一年限期未满，冤业未消，无颜再见恩师，也未托过一个师门至交，代求发还。今日已奉师命，本可求取，只为初奉恩命，喜出意外，又以恩师事事前知，此行如非那件法宝不可，必交醉师叔交还，既未提及，必用不著，所以不曾开口。从来想起西崆峒两老怪师徒厉害，加上崆峒派一干余孽，觉出事太艰险，醉师叔已走，只得罢了。

此时他越想越难，虽还剩有两件飞剑法宝，以当那些强敌，决难应付，成败关头，非同小可，好容易熬了八十年来苦难，眼看出头之际，万一功亏一篑，负了恩师重命，误人误己，如何是好？想来想去，只阮徵昔年，因和霞儿世妹交厚，当犯规被逐，向恩师拜辞下山时，霞儿强应著师母求情，将他新到手不久，名为“天璇神砂”，又名“天河星沙”的一件至宝，准其随身携带。师母并为他在九华山锁云洞别府内，用玄门最

高法力，重加祭炼一十三日，将一葫芦无量神砂，炼成七套四十九丸，生出子母妙用。每套师母留下两丸，以防万一转劫兵解时，失落异派妖人之手，立可警觉，如法略一施为，不特全数收回，那劫夺此砂的人，若不死必受重伤。炼时，只云、霞两世妹护法。

在此十三日内，各派妖人，遥望两间乾罡之气，与天河星沙、太白精金合炼而成之宝，精光宝焰，上烛重霄，齐来劫夺。虽仗霞儿持有神尼优昙所赐佛家异宝灵符防范，未被妖邪侵入，也给师母惹下不少麻烦。可是此宝却增加了不少威力。

阮徵当头一世兵解以前，巧遇极乐真人，又蒙恩怜，传以玄门炼宝之法。在四川灌县灵岩山绝壑之中炼了三年，竟使此宝与本身元神合而为一。阮徵又转传了自己，由此双方这几件防身剑宝，与形神相合，今又带以转世，免却许多危害。此宝威力至大，反正要去寻他，何不借来应用？

申屠宏念头一转，便先往阮徵近年隐居的青海海心山飞去。到后一谈，阮徵恰也在日前，往柴达河畔求取圣泉，代合灵丹，为番人医那形似麻疯的奇病。路遇新由峨嵋赴会归来的青海派教祖藏灵子，和熊血儿师徒二人。以前阮徵嫌藏灵子师徒狂傲，并且几次由血儿示意劝说，想收阮徵为徒，连经婉拒，话渐无礼。如换昔年，双方早已动手，只为身在患难忧危之中，不欲再树强敌。好在身有天蝉灵叶隐形，飞遁神速，一面仍用婉言推谢，告以师门恩重，百死不欲变节，并非有甚成见，不领他的好意。

藏灵子看出他志行坚决，也甚赞许，由此不再勉强。阮徵也就避不再见，已有多年。忽然无心相遇，吃对方先开口唤住，此来又是取他最珍贵的圣泉，不便再避，只得从容礼见。初意对方必要数说几句，圣泉也必吝而不与，那知他师徒竟是

脾气大改，一开口便把本门师徒夸了个古今所无。血儿并由怀中，取出云霞两世妹合写的一封信。上写：在开府前三日，听母亲妙一夫人说起，二人面上血花红影已消，冤孽化解，不久，便可重返师门。并且开府两日，申屠宏便奉师命，有事崆峒等语。因未提起阮徵，正当开府事忙，又不敢多问，加以昔年寻访未遇，始终不知何处隐修，时常悬念。后请韦青青代托乃夫易晟，用先天易数占出近年行踪，在青藏番族部落中行道避祸，当时往来海心山、玉树二十五族与柴达木河一带，就在一、二年内，还有奇遇。

申屠宏此时也必前往寻他。二人虽是屡生患难，至交亲切，但是此行各有重大使命，最好各顾各，事成以后，互享彼此所得现成利益。否则，申屠宏无关，阮徵却要多受艰危。并还提到，藏灵子师徒均与阮徵相识，如有什信，可以托其带去，必能交到。

齐氏姊妹闻言忧喜交集，知道诸葛警我与血儿交好，便写了一信，请其在送客时，暗托血儿带去。血儿为人诚实，还恐多年未见此人，信带不到，那知刚到河前，便是相遇。信未开视，霞儿又用过佛法禁制，连藏灵子也不知信中所言何事，还以为峨嵋派法力真高，门人也是如此，甚是佩服。又说起双方由此一会，成了至交。阮徵心细，并未当时拆看，见藏灵子师徒词色迥异往年，既与恩师订交，便是师执，重行礼拜。甚是恭敬。藏灵子越加奖勉，讨水更是一说即允，并说此后一家，以后须用，随时往取，不必通知。阮徵谢别回山，看信得知前事，知道函中所写虽是实情，但云霞两世妹，对于自已格外关心，又知申屠宏玄功法力略高，所用法宝却差得多，此行定必艰险，惊喜之余，正要寻他探询详情，申屠宏恰巧赶到。

二人几世同门，情胜骨肉，加以三生患难，平日虽奉师

命，各行其道，无故不许相见。但是二人劫后余生，情谊至厚，又极巧机智，别的全遵师命，独此一节，不肯完全顺从。又看出师父别有用心，于是两人八十年中，老是千方百计，甘冒危难以求一面，又在背后向师默祝，求恩宽宥。许其平日各自修为，但一有事，不论大小均可相见，只不在一起，庶机于遵奉恩命之余，仍寓恩宽之意。不过二人均极虔谨，接连祝告几次，并无回应。虽知已蒙默许，并未由此玩忽，视为故常，反倒格外戒慎，只管想尽方法，无故仍不往见。二人现得喜信，大难将完，以前罪孽俱已消免，互相喜庆之际，益发无话不谈。阮徵一听要借法宝，立将左手两枚铁指环，分了一个递过。申屠宏忽然想起云霞二女函中之意，分明借宝，于阮徵有害，执意不收。

阮徵道："大哥，你是何意？此宝自经师母与李师叔祖两次传授之后，我将其化为两枚铁环，不特运用由心，威力更大。并与心神相合，无论相隔万里，我如法施为，立可收回。固然此宝母砂现为师母保存，再分一半与大哥，用起来要差一点，一则我尚有别的法宝，便飞剑本质也比你好，更有天府神箭也在身旁。"你我下山时，同是两宝一剑，你的却差得多。崆峒老怪师徒何等厉害，如非醉师叔传有师令，拚多受苦，也必同往相助。师命固不敢违，并未提起不准借宝，又将指明寻我通知。到时，我如真个非此不可，举手即可收回，易如探囊取物，有何妨害？世妹来书，只听外人易理推算之言，非出师命，如其有害无益，醉师叔早说了。你如不带走，我只好到时拚却回山受责，暗中赶去了。"

申屠宏最爱阮徵，知他为人刚毅，又极天真好义，虽然末两句有心要挟，并不一定敢违师命。但他言出必行，永无更改，且所说也极有理。以为此宝收回甚易，话已出口，只得再三叮

嘱，如其需用，千万收回，不可为此减却威力，因而误事。阮徽含笑答应了。这一次见面，为二人八十来年苦盼，最喜慰之日。

阮徽因在当地隐迹行道，救过不少番人，青藏番族奉之如神。他又苦修辟穀，除却有时命富人舍钱济贫而外，本身不受一丝一粟之赠。这日因是特别高兴，加以不久便要离去，特地向附近的一个酋长，要了当地名产花果酒和一条羊肩，与申屠宏寻一风景佳处，烤肉饮酒。又知申屠宏此去崆峒，前半还要隐迹人间，身边无钱，如何能行？师门法严，最忌贪妄，虽有一身法术，不能使用，便取了一袋金沙相赠。申屠宏比较拘谨，先见他约同饮酒食肉，因喜兄弟重逢，偶然上一次烟火，不在禁条之内，不愿拦他高兴。及见取出金沙，修道之士留此人间财物作什？老大不以为然。面色微变，方欲开口劝说，阮徽已先笑道："大哥，你当我犯贪戒了么？先我不知青海到处埋有黄金，为了济贫一事，这些年来，煞费心力。你我弟兄，那有金银与人？要人出钱济贫，须出他的心愿，不能勉强，更不能行法搬运。只有遇见机会，劝说一些受过我帮助的富酋，捐点钱财，分散穷苦。

"近三年来，青藏一带番人，大都对我信服，还好一点，以前真是极难。我又不喜与人开口劝人出钱，头一次都是勉强，二次直没法和人说。所以在此二十年中，仗著法宝飞剑与前习道法，什事好办，只一须钱，我便发急。有一次，黄河决口，水势被我行法止住，遇上两个老对头，都被我一人打跑。只那将近三万无衣无食的灾民，我却一筹莫展。总算那些人不该死，当灾民嗷嗷待哺之际，忽由上流头漂来一大块木枝，上坐父子三人，并还堆有两口箱子。这时水虽归槽，水势仍是浩大，我正想将三人救上，不料河心窜出一条水桶般粗的带角

恶蛟，张著大口，竟想朝那三人吞去。百忙中，我看出那三口箱子，满装金银珠宝，知那恶蛟便是此次发水罪魁，先被飞剑吓跑，水也被我压平。

“那恶蛟本来潜伏水底，心怀不正，恰巧我行法不久，便遇前生仇敌，追出老远，刚刚回来。它见半晌没有动静，出水探看，望见对面漂来三人，当是就口之食。我见此情形，忽生急智，先不下手斩蛟，只用禁法将两下隔断，不使伤人。一面断了蛟的退路，然后现身下飞，当著那三人连用飞剑雷火，将蛟杀死。初意不过故示神奇，想损他点银子，暂救目前，再行设法。富人多半吝啬，未必便肯多出，谁知那三人竟是宁夏首富，竟没等我开口，把三箱金珠全数济贫不说，并还力任全局，只是一件，认定我是神仙。他还有不少眷口，均被大水冲散，要我救回。这事比除妖还难。万一葬身蛟口，如何救法？迫于无奈，只好用活动点的话，答应代他寻找。出事在日落以前，我由左近飞过，发现此事立即下手，当时将水制住，伤人甚少。

“这时已是第二日天亮，我知下游不会有人，便往上游寻去。天佑善人，事情真巧，他那一家并未冲入河里，聚在一个高坡之上，正受一群饿狼围困，吃我救出，由百里外，送往河边团聚。老的一个，和官府有情面，正在商计赈灾之事。我送人时，不曾现身，见他说得甚有条理，用我不著，方始暗中飞走。似此大举施财虽少，类此之事甚多。有时打算救人救澈，便须用钱，由此方知，神仙行道也非钱不行，才留了心。近年人心信仰，肯出钱的人已多，正觉以后，不致为难。前日忽然发现，黄河上流和玉树深山之中，金银甚多，河里沙金尤为方便，略为行法禁制，又得不少。

“昨日想今天起身寻大哥去，带了此物，可以随时济贫，

特意取了几斤来，炼成小块，你便来到。大哥到平凉去，囿用不许多，以此济贫，省得到时为难，不也好么？”

申屠宏在外行道，也常感到无钱之苦，再见阮徵神仪内莹，心光湛然，道力益加精进，所说也系实情。师命寻一民家寄居，又令先寻阮徵，必也为此，便接了过来收起。阮徵因为日尚早，难有此快聚，申屠宏反正当地一样炼法，也不舍就走，一同盘桓了好几个月。

这日阮徵往医番人重伤，归途接到大方真人神驼乙休，和怪叫化凌浑，联名的飞剑传书。看完，惊喜交集，回去便请申屠宏先行。申屠宏问：“来书所说何事？”阮徵笑答：“乙、凌二位师伯叔，不令告人，我也就走。大约还有两年，便与蝉弟和几个未见面的同门一起，我还添作为首之人。此时暂由蝉弟率领，在外行道。我不是和你说过，恩师早已算定，不满八十一年限期，休想重返师门？不过，这两三年关系重大，我弟兄真不可丝毫大意呢！”

申屠宏不知阮徵此次为友心热，甘冒危难，不说真情，另有原因。此后相见日长，无须恋恋，互相珍重，便自分手。又在当地待了年余，法已炼成，才往西崆峒飞去。为防被妖人和老怪师徒警觉，仗著师门心法，极易韬光，不到平凉府，便自降落。觅一大镇，换点金砂，装著一个落魄文人，推了一辆大车，往平凉府去。次日到了城西，先推游山，在山麓寻一民家住下，后又藉口在此教馆，租了两间空房，不久便收了几个村童，教起馆来。申屠宏几生修为，除犯规被逐，这两世八十年均在妙一真人门下，法力甚高，所租民房又正当入山孔道。以他法力，本来不用出门，只在室内稍为行法布置，三数十里以内，人物往来，均可查知。只为他故意要在人前走动，使妖党常见不疑，又想乘机救助苦人，行点好事，一放晚学，必出闲

步。遇上好天气，还特意带上一根寻常铁棍，同了两个年长一点的村童，假作游山，前往山中窥探虚实和那藏宝之处的形势。

连去几次，中间也曾两遇怪徒和崆峒门下妖人，一则申屠宏装得极象，形貌穿著均极平庸，身带法宝飞剑，均经转劫以前妙一夫人所传，本门太清潜形灵符，加了禁制。休说所遇诸邪，便天残、地缺两老怪物那高法力，如不事前得信，仔细观查，也看不出来。加上随行村童掩饰，一点也未被人看破。

而这两起对头，一起是老怪物有命，照例不许捉弄凡人，一起是正当背晦时光，来人只是山中闲游，除手持铁棍看去有点蛮力，胆大不畏虎狼而外，别无异处。既未犯他忌讳，也就不以为意。申屠宏却是每去一次均有用意，又是内行，见那藏宝的珠灵峡绝涧，相隔两老怪所居老巢乌牙洞禁地尚远，离五龙岩却是近得只有三、四里。那地方虽名为峡，实则只是一片峭壁危崖，下面临著一条宽约二、三十丈的涧壑。因各崖壁上，有好几处大小喷泉齐堕涧中，水气溟濛，也看不出涧有多深，由对面向壁遥观，只见碧嶂排云，珠帘倒卷，玉龙飞舞，灵雨飘空。

因为常有泉瀑飞洒，烟雨濛濛，通体青苔鲜肥，草木华滋，郁郁森森，山容一碧，乍看风景倒也雄丽非常。再细查看，除却对崖那短短一片好地方外，不特山容丑恶，寸草不生，并且石质粗厉，宛如利齿密布，乱石森列，崎岖难行。偏又不具一点形势，与对崖迥不相称，心已生疑。末次去时，四顾无人，隐形飞往对面崖顶一看，更是奇怪。

原来崖对面，乃是一条狭长山岭，由五龙岩东面，高高下下蜿蜒而来，全岭皆石，草木甚稀，与涧这里面荒寒情景，差不许多。到了近崖，约有十丈长、二三十丈宽一段，方始满生

苔草。山势由高降下，成一斜坡，降约十余丈，重又由下而上，与崖相接。因岭比崖高，左右乱石杂沓，景物寒陋，不是事前有人指点，决想不到岭尽头崖下藏有奇景，端的隐秘已极。尤可异者，他上次来时，崖壁飞瀑珠泉，有好几处飞舞喷射，这次往探，除却碧苔绿草，苍翠欲流，泉瀑俱都未见喷起，好似偶然遇上，并不常有。越看越觉当地形势隐僻非常，好些妙造自然，如非预有成算的人，不特到了近侧，都易错过，也决不会走到那一带去。

心中一动，申屠宏猛触灵机，走往灵崖相接之处，细查两面石色，再把苔草拔起了些一看，立时省悟。忽闻破空之声，一道碧光，正往五龙岩那一面飞去，知有妖党中能手到来。虽然所带村童已然安置在离此十里的松林内采掘茯苓，不曾带来。因防妖人警觉，未加戒备。春夏之交，山中蛇虎常有出没，既恐有失，又防妖人路过向村童盘问，仍用天蝉叶隐身赶回。

申屠宏因教书由于隐迹，村童根骨都凡庸，虽非正式收徒，毕竟师徒一场，也是前缘。本想边地穷苦，随时加以暗中周济，并无他念。偏巧内中一个，名叫马龙娃的，根骨禀赋虽也平常，人极聪明，奉事寡母，尤有孝心。没有多日，申屠宏便看出他至性过人，孝母敬师，又极好学向上，渐渐生了好感，只惜资质不够，除暗中多加资助外，因他聪明守口，奉命惟谨，每次出门，必带同行，并还秘嘱，遇上异人异事，如何应答留意。在申屠宏，原因考验龙娃，明暗几次。从未错过。心想多一凡人为助，有时也许得用。那知龙娃孝行格天，福至心灵，渐渐看出师父不是常人，随时都在留意。而申屠宏又是日久情厚，自然信喜。加以花女就这日内要来，事应数日之内，关系重大，心有专注，对于这一个平日怜爱，永无过失的徒弟，无

形中，少却好些掩饰顾忌，于是又被多看出两分异状。

当申屠宏由珠灵岩飞回时，见随去两徒，一个正在收拾已掘好的茯苓，龙娃却在正对自己来路的高坡上，向前眺望，似有什事神气。飞向他身后丈许，再行现身过去，悄问："你一人在此，看些什么？"龙娃低声悄答："老师来时，可曾见有一个怪女子么？"申屠宏疑是花女已来，无心错过，不禁大惊，忙答："回去再说。"随催起身。

到了路上，设词命另一村童，先自回家，暗中行法，带了龙娃到家一问。答说："先想多得茯苓讨好，走向对面土坡老松之下，正要掘取，忽见路侧危崖后绿光一亮，心中奇怪，正要往看。忽见一个装束华丽，身材瘦小，背插双剑的女子，由崖角走出。跟著，便听一男子口音，在后急喊，要那女子回去。女子忽然回手一扬，便有一道绿光，朝原来处飞去，口说还你二字。男的说了两句，没有听清，女的也转怒为喜，跟踪走回。

"这里人，全没那样画儿上的打扮，我怕是娘平日说的妖怪，没敢出声。过去等了好一会，试探著走往崖后一看，男女二人全未见到，只崖壁下面，有一封信。和那日放学后，老师由身上取出来看的差不多，也是黄麻布所做。我想一定是那女子丢的，想拿，怕寻来看出我，不得了。又想带回与老师看，我忙把它塞向土坡上山石缝里，仍回原处，装不知道，暗中留神，看它如何。"待了不多一会，女的忽然急慌慌寻来，先在原出现处看了看，末了寻到坡上，问我可见什人走过，和见地上有什么东西没有？还给我一块银子，要我实说。我早看出她两眼太凶，不是妖怪也非好人，知她先未见我，便和她装样说：'我是采茯苓的，你看我才掘起两块，刚来一会。只上坡时，见一黄麻布的乡人走过，未见他捡甚东西。'女子一听，

好似又气又急。

“我正疑心怕她害我，不料她只恶狠狠自言自语道：‘如是小怪物拿去怎好？’我还装样问她：‘那里有小怪物？’她怒骂了句小狗，一片绿光一闪，便不见，吓了我一跳。再看天上，绿光正往上次老师去的那一带飞落下去。我料她去远，忙把那信取出揣好，正怕她万一回来搜我身上，师父就回来了。”龙娃随说，随将所拾起黄麻简帖取出。

申屠宏早已看出此女，不是所候姓花少女，再接过柬帖内外一看，越发心喜，著实夸奖了两句。龙姓先是怔怔的听著，忽然跪下，说道：“老师你肯要我吗？”申屠宏道：“你本是我学生，何出此言？”

龙娃流泪道：“娘和我早看出老师不是常人，也不会久在这里，必是山里有什事要办，等事一完，就要走了。我背后留心，不是一天，也未对人说过。近日我见老师到山里去得越勤，有时借故走开，只一转身，人便不见，才知带我们同去，是为遮掩外人耳目。前日老师到了山里，又是一闪不见，我特意藏在崖后偷看，老师回时，竟自空中飞落，明是神仙无疑。我回去和娘谈了半夜，算计老师不久必走。本来我舍不得老师，也舍不得娘，只为娘和我说，我祖父原是大官，为奸臣所害，流寓到此。我娘也是大家小姐，因祖父和爹爹不久病死，我才两岁，我娘受了无数的罪才把我养大。本来代人放牛，如不遇老师，上月一场病，早已死去。如今病蒙老师医好，又给了那多银子，不久，便照老师所说，逐渐添买田地，足可温饱一生。

“并且日前，哥哥也由兰州回来，他造水烟生意，一有本钱，就可经商养娘，家事也不愁没人照管。娘再三劝说，必是多年苦求神佛默佑，才得遇到老师，命我无论如何，也要求老

师把我带走。为防真人不露相，连对我哥哥均未说实话，只说常时周济，但不喜见生人，不令他来。

“我想我年纪才十三岁，我娘已老，身子又弱，我不知还隔多少年，才能养她。我又甚么不会，想起就愁急，好容易遇到老师恩怜，恰巧出门九年的哥哥，又学好生意回家。我也不想做什神仙，只想学象老师那样，不论多重的病，随便取点水，画上两划，吃了就好，学好回家，遇娘有病，一吃就好，活到一、二百岁，人还是好的，这有多好。现在我已决定，上天入地都随定老师，老师肯要我么？”

申屠宏本就喜他至性聪明，当日又替自己无心中得到一件关系此行的机密，高兴头上，暗忖：“此子实是不差，虽然根骨欠好，但他一个收牛小儿，起初并无求学之念，只为见时，看他应对聪明，举止安详，比别的村童要好得多。乃母正有病，家又寒苦，一时投缘，随往他家治病周济，又看出孝母，才令来馆读书。他竟机警沉稳，言行谨细，取得自己器重，照此遇合，定是前缘。

“虽然自己还未重返师门，不应先自收徒，但自峨嵋开府以后，门人俱已奉命收徒，自己收徒，想蒙恩允。如说龙娃资质不够，只要真个向道坚诚，也未始不可造就。前例甚多，不过传授上多费心力。又是初次收弟子，将来功力不济，比起一般师弟门下，相形见绌而已。”

申屠宏心虽默许，终于不敢自专，微一沉吟，见龙娃仍在跪求不已，态更坚诚。想起醉道人所说，开视柬帖日期，就在九月中旬，并未指明何日。还有姓花女子，也只说此是他必由之路，不曾详说底细。照龙娃今日所得妖人机密，事后当不在远。每早拜观并未现字，何不取视？如果不现，便向恩师通诚默祝，此子无缘，必有警兆。

申屠宏想到这里，便命龙娃起立，笑道："我本心颇愿收你从我学道，但我不能擅专，等我向师门遥拜诚求，看你福缘如何？想不到，我素来行事谨细，竟会被你暗中看破，此事必有因缘。师祖若因你根骨太差，所请不许，师徒一场，你又为我出了力，我必使你母子得享修龄，日子舒服便了。"龙娃闻言，虽极愁急凝盼，并不苦磨，只向门跪下，默祝师祖开恩，甚是恭谨。

申屠宏知道师门最重性行，此子多半能犹恩允，便将柬帖取出。待要供向案上，通诚遥拜，忽见柬上金霞一闪，知已现字，好生惊喜。忙即拜恩祝告，起立一看，果然现出开示日期，正是当天。恭恭敬敬抽出一看，共有三张，均是绢帖，两张仍是空白。那现字的一张，预示机宜："明日花女即至，应于黄昏前遣走生徒，去往门外相待，必能遇上。"对于收徒之事，也曾提起，并说申屠宏近年功力精进，语多奖勉。在重返师门以前，一切均准许便宜行事。申屠宏不禁大喜，感幸非常，随令龙娃随同谢恩，把此来用意，和自己来历略为告知，并传以初步坐功，令先回家暗告乃母，切忌泄露。龙娃一听，老师果然是神仙中人，心中狂喜，依命拜别回去。

申屠宏设馆之地，在山口外坡上，通著一条谷径，共只两所人家，均是务农为业，人数不多，又因平日常受先生好处，对申屠宏甚是亲切。此外村集相隔最近的，也有二里多路。地旷人稀，甚是荒寒，学生多是附近村童，连龙娃不过六人。次日一早，申屠宏向众生说，要去看山中红叶。那地方常有野兽出没，恐带人多，照顾不过来，命各放学回家。学童去后，便命龙娃在附近眺望，有无形迹可疑之人出现，到了申正再来。自将室门外锁，隐形入内，在室中行法，查看见来人是否已在途中，并查山中妖党，有无动作。

申屠宏所习，乃穷神凌浑因代说情未允，一时负气传与他一种预防仇敌侵害的法术，名为“环中宇宙”，与红教番僧和毒龙尊者所用“晶球视影”，异曲同工。一经施为，照行法人的心意而为远近，由十里以上到三百六十里内，人物来往，了如指掌。不过此法近看尚可，一到三十里以上便耗精神，无故不轻使用。

门外山谷，乃是花女必经之路，相去咫尺，本无须乎看远，只为昨日，龙娃拾来麻柬，得知妖女已知珠灵峡宝穴机密，并还得到一纸秘图。虽只内层禁图，没有外图，但这最关重要的已被得去，只须邪法较高的人相助，不由外层开禁而入，径由崖顶下攻。等将内层埋伏引发，再照图说解破，一样有成功之望。不知怎会粗心失落？大是不解。还有妖女，是否本山原有妖党，还是仅与崆峒派余孽有交情的外来妖邪，也须查看明白。

此事关系重大，反正要耗一点元气，申屠宏率性先由来人看起。及至行法，细查来人并无影迹，只龙娃拾取柬帖的危崖之下有一石洞，石室五间，陈设极为富丽。内有一个貌相痴肥的妖道，和昨日龙娃所见妖女，面带愁急，正在计议。妖人居处地势隐秘，外壁并无门户，平日似用邪法破壁出入，看去邪法颇高。五龙岩那面，虽有几个崆峒派余孽均在打坐炼法，不似有事情景。恐天残、地缺两老怪觉查，又知老怪师徒此时不会出出手，未往乌牙洞查看。

申屠宏再四推详，料那妖人，必是崆峒派中有名人物，一向独居崖中，潜伏修炼，妖女乃他密友。不知由何处取来禁图，觉著独力难成，去寻妖人相助，无心遗失，在彼发急商计。昨日曾见绿光飞往后山，与龙娃所见时地相同，也许妖女心疑五龙岩妖人路过拾去，前往查探。照众妖人安静形势，必

是妖女恐人生心，还不曾吐口，明言来意。花女来路必远，不到时候，敌看不出影迹。

申屠宏观察了好些时，不觉已是未正，花儿仍然未现。忽见龙娃如飞往门前跑来。门已外锁，又有法术禁闭，心想时限将到，俩收法起身，刚把门一开，龙娃已经赶到。见面便悄声急语道："老师，那少女来了！"申屠宏因自己刚才还在行法观察，所见均是土著妇女，并无此人，心疑龙娃误认，忙问："你怎知是此女？"龙娃悄答："平凉府祇这一带，人少荒凉，几个村子的人，我全认得。连日随老师一起，在家时少，每早一起床，娘便催我快来，村里来了外人，也不知道。方才老师命我随便在附近五里之内留心查看，没限地方，又教不要老在一处，我怕老师快走，想借此回家和娘说几句话，为想顺便看看有无可疑之人，特意和娘同立门外。

"不料来一个青布包头，穿得极破的年轻女子。先还不知就是老师所说少女，因她生脸，又向娘打听，附近山中可曾见有两个，不论冬夏老穿著一身黄麻布短衣，面如纸白各生著三绺黄须的孪生怪人？我忽然想起，昨天无心中，曾向那丢柬帖的怪女子说起穿黄麻布短衣矮子，她便惊慌的事，心中一动，细朝此女一看，我从来没有见过长得那么好看的女子。尤其那双眼睛，黑白分明毫光射人，来得奇怪。我娘在此居久，知她问的，是山里两个最厉害的怪人。我母子全未见过，只是传言，怎敢乱说？答以不知。她便走去，行时，看了我一眼。我见娘和她相识，一问，才知住在隔壁赵家。前五日，赵家夫妻由城里带她同来，说是他们亲戚，姓花，因许了轩辕庙的心愿来烧香的。

"赵家几门远近亲戚，我娘全都认识，那有这姓花的？又是外路口音，我想十九是老师所说的人，赶忙跑来报信。走时，

明见她人在前面，晃眼便无踪影。迎头遇见赵老汉，强将我唤住，说花姑姑是他亲戚，家很有钱，为了还愿扮成贫女，最恨人知道，叫我别向人提说，回来给我糖吃。我说：'谁管女人闲事！'就跑来了。"

申屠宏闻言，料知所说多半不差。只奇怪是相隔这近，来了五日竟未看出，不禁大惊。恐怕误事，便不等黄昏，径带龙娃去往门外邻近谷口的坡上守候。因那地方，是往山阴的一条僻径，不是入山正路，平日只有一、二樵夫猎户，偶然出入，极少人行。一晃酉时，并无人过，方想恩师凡事前知，每有预示，不差分毫，也许还未到，便倚在一株古松之下，假作闲眺，暗中守望。龙娃看出乃师盼望甚切，以为先前见过，一味讨好，独往谷口石上坐下，故意编草为戏，前后张望。申屠宏见他忠实，也未禁止。待了一会，谷中忽然走出两人，谷径甚直，长约二里，龙娃眼尖，又正留心往里偷觑。见那两人身材矮胖，由谷中最前面转角才一出现，也未见怎走快，晃眼已到面前。那形相，正与花女向乃母打听的双生怪人一般无二，心中一惊，仍旧故作不知，低头拔草。

那两黄衣怪人快要走过，看了龙娃一眼，忽然立定，同声说道："娃娃，我们明日回来，收你做徒弟，包你有许多好处。你父母全家，也从此安乐享福。你愿意么？"龙娃已知他们乃妖邪一流，忙把心神一定，装呆答道："我不认得你们，为何要做你徒弟？我已有老师，还要读书呢！"

其实，这两黄衣人正是天残、地缺门下最心爱的怪徒，虽然骄横狂傲，照著师规，对于凡人并不一定强其所难。当时不过由山里出来，看出龙娃气定神闲，明见自己用潜光遁法飞过，竟如无觉。心中奇怪，想起："连年物色门人，一个也未寻到，前些时，受人怂恿去往峨嵋，意欲相机扰闹，就便物色

美质。那知峨嵋声势浩大，不特未敢妄动，反吃师父的硬对头——采薇僧朱由穆，用金刚手大擒拿法，甩出好几百里，受了生平未有之辱。仇深似海，已然禀告师父，定约与仇人本山斗法，不久即要上门寻事。”

二怪徒为了峨嵋之行，知道只要美好姿质，均被正教中收罗了去，一赌气，决计不问根骨如何，只要聪明胆大，投缘就收。无如天生怪脾气，说话任性，开门见山，长得又极丑怪，休说龙娃已然拜师，胸有我见，便不遇申屠宏，就此一说也必疑虑，不肯依从。不过龙娃当时只说不肯，黄衣人也必走去，终是年幼，见对方形貌丑怪，一张死人脸子，未免有点胆怯。以为老师是神仙中人，事急可以相助，多了这一句口。两黄衣人闻言，便问：“你老师是谁？我们和他说去。”

龙娃心想：“老师法力多高，莫非怕你？”便朝坡上指道：“那不是教我书的老师？不信，你自问去。”

申屠宏早看出两黄衣人的来历，方自戒备，两人已到了面前，劈头便同说道：“你劝那小孩，拜我二人为师，你也得点好处，省得老当穷酸。”

申屠宏见二人，衣著、貌相、身材，均是同样，又是同时开口，言动如一，神态至怪，且喜不曾被他看出马脚，率性装著一身酸气，摇头晃脑答道：“吾非好为人师，其母孀居苦节，不合远游，而此子有孝行焉。山中虎狼至多，殊违父母在不远游之心，而重慈母倚闾之望，吾不能强人以不孝。阁下好为人师，且一而二焉，如设蒙馆，则其从之者如归市，何必此也？惟先生方高卧于山中，使为人子者，有暴虎凭河之险，虽敏而好学，亦必望望然而去之，则吾不取也。”黄衣人闻言似极厌恶，朝地上唾了一口，骂了句：“穷酸！”申屠宏仍自摇头晃脑说道：“怪哉！乌用是鹭鹭者为哉！”话未说完，再看

人已远出十里之外，晃眼不见。

龙娃也早赶过，笑问老师：“怎和他掉文？这两人跑得多快，是妖人么？”申屠宏低嘱噤声：“你少说话，什事都装不知便了。”想起一套假斯文、满身酸气，连这么厉害的怪物，俱被迫走，心方好笑。似听身侧不远，“嘻”的笑了一声，忙即留神查看，并无影迹，疑是秋草里蛇虫走动，又觉不似，左近也不见一点邪气，如是敌人隐伏，凭自己慧目法力，决不致看他不出。待了一会，暗中行者试探，终无迹兆，只当是听错，也就罢了。

师徒二人守到夕阳衔山。遥望谷口里，斜日返照，映得山石草木一色殷红，方想少时人来，对方是女子，素昧平生，如何应答？龙娃偏头遥望，谷口转角处一片银光，似电闪般略为掣动，还未看清，面前人影一闪，先前所见贫女，已在身前不远现身。面上神色甚为匆遽，似知形迹被人窥破，见面便匆匆说道：“我有点事，附近可有人家，借我停留一下？有人来问，可说我往南飞去，少时谢你。”

龙娃甚是机警，知她后面有人追赶，忙道：“有有，姑姑随我来。”随领贫女往坡上走来。申屠宏见状大喜。因事紧急，不知底细，未便多说，朝贫女点头笑道：“道友请进。都有我呢！”贫女见申屠宏和常人差不多，并无异处，却称她道友，意似惊奇，隐闻破空之声远远传来，不顾说话，朝申屠宏看了一眼，便往门内走进。见是与人合住的两间村塾，对面只有两个老妇，正想向龙娃询问先生姓名来历。龙娃已先悄声说道：“我老师在此等姑姑多日，请坐一会，少时自知。我还要代你打发对头呢！”说罢，转身便往外跑。仍去谷口石上坐定。

申屠宏见花女飞遁神速，法力甚高，方想后追的人，必是妖党中能手，如与对敌，形迹一露，此地便不能住。那破空之

声已由远而近，到了头上，只是声音甚低，飞得也高，常人耳目决难听见，申屠宏抬头一看，乃是两道碧绿光华在云影中出没。回翔了几匝，倏地往下射来，落向谷口附近，现出一个矮胖妖道，和一个身材瘦小的妖女。龙娃也真机智，明知妖人在他身后现身，故作不知，等待妖人一出声，立即回首。装著乍见惊喜，跳起身来迎前笑道："多谢姑姑昨天给我银子。那偷你东西的人，我也见到了。"

这男女妖人，本为追赶贫女而来，闻言触动心事，觉著所失之物更为重要，不暇再顾查问贫女踪迹。妖女首问："偷我柬帖的人，现在何处？"

龙娃装著讨好，连说带比道："我昨日不是和你说，你丢东西时，有一个穿黄麻短衣的人走过么？不知怎的，人会变成了两个？除昨日那人，我没留神看清脸貌，不知是他不是外，这两人，不但身材穿著，和昨天的矮胖子一样，神气也极相似，走路都是奇怪，晃眼便走出多远。路过这里，还一同张口好似说他明天回来，谁敢闹鬼，动此山一草一木，便要他命。不是昨天矮胖子，还有那个……"

二妖人闻言，互看了一眼，妖道说道："我说明明有人盗去，二妹你还怪我自不小心，仵氏弟兄，照例言动一齐，永不离开，不会独自行动。照此看来，焉知不是两人化身为一，仗势欺人呢？"妖女拦道："此事现还难说。适才贱婢形迹可疑，看她一个人在珠灵涧前神气，分明是个深知底细的人。可惜我性急了些，没有撒下罗网，又防五灵岩诸道友知我来意，日后成功保不生心争夺，事前只招呼你一人，没有通知他们，才致滑脱。此女能在我二人手底漏网，又敢孤身来此犯险，必非弱者，怎不和我们交手，便自逃去？也是奇怪。

"据我猜想，内层禁图就不是她盗去，至少也必看过前洞

禁图，得知出入之法，否则，她不会在崖前作怪。我真后悔冒失，没有看清她是否能够启闭出入？便吃警觉，将旗门撤去，弄巧她来在我前早已下手，都不一定。此事不容易，山中有二位长老师徒，有五龙岩诸道友洞府，外人多大胆子，也不敢在内久留，用我们所失禁图，由崖上攻下，声势更是惊人，本身还要具有极高法力。那一带正是五龙岩左近，就天残、地缺二老不问，外人也不敢大举。如有前洞开通，只当时进了头层，将玉壁复原，重行封闭，便可人不知，鬼不觉，藏在里面为所欲为，直到功成而去，谁也不致惊动。此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了事。她一个外人，附近如无巢穴，必不能行。看她扮得和女花子一样，必在山外土洞，或是穷人家中寄居，平日也许还假装乞讨，在左近出现，都不一定。她飞行甚快，此时已追不上。这小鬼头人甚聪明，昨日得了我点银子，被我买动，待我问他几句。”

这时，申屠宏看出二妖人邪法甚高，又见龙娃应付巧妙，不致有失，乘其初来未觉，假作回屋，暗用了蝉叶隐了身形，凑向前去，暗中偷听。女妖人也颇细秘，说话全用邪法传声，申屠宏如非精于此道，上来便有准备，也听不出。龙娃见妖道说完，妖女只嘴皮微动，不听说话，老师也不知去向，心中因听妖道之言，知道两黄衣人与他不是一路，正打算设词激使内哄。妖女已笑问道：“你这娃很聪明，如能代我访问一事，我还多给你银子。”

龙娃故意大喜道：“昨天给我那块银子，能换许多钱，我娘不发愁了。这好姑姑，不论什事，只说出来，就不给我银子，我也立时办去。请快说吧！”

妖女也颇喜他天真，随取了五两银子递过，笑道：“你这穷娃怪可怜的，我也没什难事你做，只问你，这几日内，可曾

见有一个用青布包头，比我要高一头、皮色细白、腰间围有一条两寸多宽，又不像丝、又不像皮的黑旧带子的贫女没有？”

龙娃喜笑颜开，抢口道：“我看见过。这人穿得虽破，却极干净，和姑姑一样。头上青布，连脸也包去半边，脚上穿著一双黄麻鞋。可是她么？”妖女答说：“正是。”龙娃道：“你说这人，她并不住在此，但是常来。由今年春天起，每隔十天半月，必来一次，也没见她讨过饭。我还和她说过话，她说在城里住，到这里来，是为烧香还愿的。我先没留心，方才见她和那穿黄衣服的两人，先后走过。本是往东南方的，在谷口停了一停，忽然朝南走去，和黄衣人走的是一条道路。我正编草鞋，觉得电闪一亮，再往前看，就这一晃眼，她已不见。我才知她和黄衣人一样，都是怪人。近来怪人真多，前天看见几个和尚更怪，还会在天上飞呢！”

妖女惊问：“何处得见？”龙娃答以日前山中捡柴，忽见红绿光飞堕。因胆小逃避，掩向石后偷看，落下两个胖大和尚，在当地转了一转隐去。隔了半个多时辰，又在附近出现，耳朵似听珠灵涧有什东西，要设法取走，过日再来。又说：“这些妖道，可杀而不可留。”随同飞走。龙娃见其貌相凶恶，吓得悄悄逃回。并道：“因娘再三叮嘱，不是菩萨就是妖怪，不许对人说起。如非姑姑待我好，也决不说出来。”

二妖人不知龙娃听乃师说过此来用意，有心恐吓，信口开河，闻言大是惊疑。又问了形貌，嘱令今日的话，不许告人，并代留意贫女踪迹。如再发现，可将此箭背人掷向空中，自会寻来，另有重赏。如口不稳，或向贫女泄露，休想活命！随即取一支箭递过。龙娃诺诺连声，二妖人便自飞去。申屠宏便向龙娃耳语，要过红箭一看，长只三寸，上有符篆，邪气隐隐，知是崆峒派中信符，揣向囊内，同往回去。

花女似知敌人已去，正站门口，见龙娃走来，重又回身。申屠宏知对屋老妇终日守在炕上，又曾受过好处，看见虽无妨害，终以慎秘为是。又间隔壁农人快要回转，忙即行法，将门自外关好，飞身入内。

申屠宏乍一现形，见贫女似还存有疑忌，便先开口道："我名申屠宏，乃妙一真人弟子，因犯规被逐，带罪修为已八十年，近蒙恩免，不久重返师门。现奉师命，助道友取那珠灵涧玉壁所藏禅经，本来只知内有极神奇的降魔禁制，不知破解与启闭之法。侥幸昨日小徒拾得方才那妖女所遗失的内层禁图，道友如知前洞启开之法，再过七十多日，时机一至，立可成功。昨日阅读家师恩谕，得知当初在壁中藏经的这位神僧，法力至高。今日之事，已早在千年前算出。因他昔年由道归佛，兼有释道两家之长，除那部禅经和一柄戒刀，留赠道友而外，下余尚有灵丹法宝，俱都各有因缘。玉壁上并有遗偈，载明此事，合则两利，不知道友心意如何？"

贫女喜道："我名花无邪。前在恩师芬陀门下，与凌雪鸿师姊一同带发修行，也因犯规被逐，拜一前辈女仙为师，现已成道仙去。飞升以前，师恩深厚，曾为我虔心推算，知我灾劫夙孽至重，幸尚自爱，对于以前禅功，又能始终勤习，道基颇固。如在遇劫以前，将西崆峒珠灵涧大雄神僧所留两部禅经得到一部，虽仍不免兵解，受十四年苦孽，难满仍有成就。

"因天残、地缺二老怪厉害，加上崆峒派一干妖人，邪法厉害，独力难成，事前必须将外层禁图得到，并须有一好帮手相助，才能成功。昔年虽有几位知交，为了犯规被逐，一直羞于相见。多年来，远处辽海，益发孤寂，平生至交，只有南海散仙吕璟一人。初意到时必可相助，那知费尽千辛万苦，日前才得燃脂头陀指点，将珠灵涧玉壁前层禁图得到。

“偏巧此时，吕道友的师父——南海雪浪山阴阿老人，正于日内要赴休宁岛的群仙盛宴，洞中又正炼著灵丹，必须他回山坐镇。此会与峨嵋开府不同，来往流连，须经过四十九日才能毕事。燃脂老禅师说，为防我来时被人看破，还传了道灵符。珠灵涧千年灵秘现已泄露，知道底细的并不止我一个。他那灵符，只能用至今日为止。最厉害的，要算青海西昆仑二恶——番僧麻头鬼王呼加卓图，与他师弟金狮神佛赤隆儿瓜。他不特用晶球视影，看出底细，并还将那内层禁图下落寻到。

“我这外层禁图，总算神僧相助，用他佛法掩蔽，未被看出真相。而那内层禁图，又在恒山丁甲崊，三化真人卓远峰、大法真人黄猛、屠神子吴讼，所居妖洞之下。三凶邪法甚高，自从峨嵋惨败回去，益发谨慎，潜居不出，不论明索暗盗，均极难办。三番僧本因算出本身再有十多年劫运将临，除将禅经得到，不能化解，才不惜多耗精力，苦心参详。既是结仇树怨，又恐因此传扬出去，觊觎人多，事更难办。

“最后三番僧想好一条主意，知道三凶好色，曾恋崆峒派妖女温三妹，多年未得如愿，二恶记名弟子红花和尚冉春，工于内媚，恰与妖女有交。便由冉春将妖女引往青海，先令她起了重誓，然后许下好处，授以机宜。妖女欣然领命而去。番僧以为妖女志在嫁与冉春，多年来，俱都因自己坚执不许，未得如愿。现在不但答应，并许冉春将来传授衣钵，除禅经不能与人，妖女得去也难通解，言明看都不许外，事成之后，所有洞中藏珍分与一半。

“妖女又起了重誓，断无背叛之理。只是前层禁图未得，不能由正面入内。必须由里层崖顶穿洞而入，事机迅速，声势惊人。那崖本是大雄神僧由西天竺移来，通体都有法力禁制，坚逾精钢，除非将他教中最具威力的三十六相神魔炼成，不能

一举成功。便乘妖女恒山盗图之便，二恶合力往西昆仑绝顶秘窟之中，苦炼神魔，以备应用。谁知妖女仗她邪法之力，和本身媚术迷人，一到恒山，那么厉害精明的恒狱三凶，竟吃迷住，每日争风献媚，一点没有看出她的来意。先吃她借口新得的道书，每日须有定时用功，将那藏图的上层石室占去，跟著，暗用番僧所借法宝，穿入地底将图盗去，又盘桓了两日才走。本来得手甚易，三凶一点也不知道。

“偏巧妖女去时，冉春便在近侧守候，想起以前和妖女万分恩爱，只为乃师法严，稍一违忤，立有炼魂之祸，奉命断绝，不敢来往。好容易，多年相思忽然得此良机，来时乃师曾说，只图到手以后，任凭为所欲为。在未成功以前，如有沾染，事成还可，否则，休想活命。没奈何，只得强捺欲火，连路上妖女引逗，也不敢犯，期以异日。

“冉春每一想到三凶与妖女纵欲情景，便妒忿欲死，忽见妖女成功出来，相见一说，不由心花怒放。双方都是恋奸情热，色胆包天，竟没等离开当地，就在丁甲幢附近，冉春连日守伺的山洞之中苟合起来。冉春在附近逗留，早吃三凶门人看见，生了疑心，本就想要盘诘下手，见状如何能容，立即归报。三凶均知妖女水性杨花，妖女去时，又作无心路过，被三凶诱迫进洞，行事更极隐秘，屠神子吴讼，人较稳炼，一查洞中并未失什宝物，主张由他自去。黄、卓、二凶，却是酸火上攻，觉著妖女不应眼前欺人，三人略为商说，立即赶走。一到，便下毒手，将冉春杀死。

“妖女自是气极，反脸成仇，在恒山苦斗了三日夜，终因众寡不敌，用计逃走。路上想起，心上人已死，既恨番僧以前作梗，又想独吞珠灵涧藏珍，知道番僧正炼有相神魔，准备攻山，无暇查知踪迹。此时如若寻得能手，先把藏珍连同里经一

起盗去，逃往海外穷荒，只远出七千里外，番僧晶球视影便看不出。熬过十年，自己法力大进，再往中土，将二番僧杀死，便可不致应那恶誓。妖女主意打好，立往西崆峒飞来。

“妖女平日并不在崆峒居住，又知一干同党俱是刁狡凶贪，不甚可靠，只在后山夜明崖石壁里面，有她本门一个最厉害的人物，名叫四手天尊何永亮的，是她旧好。自从崆峒派连受正教中人诛戮，同类凋零，便在当地崖腹之中，开了几间石室，在内潜修炼宝，以为将来复仇之计。一面销声匿迹，是人不见，所居连个门户俱无。当初曾劝妖女随同隐伏，待时而动，以免在外为人所算。

“妖女面首甚多，为防不能畅意，连崆峒老巢都不肯住，如何肯与妖道同守？虽未答应，偶然也去看望。深知妙道对她忠爱，居处隐秘，行辈又高，除自己可以叩关求见外，谁也不放进去。便寻了二邪同谋。事已紧急，再延时日，番僧有相神魔炼成之后，更是一到便将禅经取走。此比妖女还要可虑，我不能再等吕璟相助，明知由上下攻至难，如无番僧所炼法宝，事前还有好些布置，妖女必不敢造次。但是夜长梦多，下手越早越好，所幸前层禁图已得。如照图中指示，只须暗中前往，将暗藏苔藓下的壁上禁制解去，到了里面，先将外面禁制复原，再照外图参详和本身法力，至多三日即可通入内洞，将禅经得到开禁而出。

“不过，壁上共有六道禁制，每次破解虽只个把时辰，但均有一定时刻，须分六日六次才能成功。到了里面，复原却易。前日到时，也曾亲往妖窟探看，妖法封禁颇严，又恐打草惊蛇，不曾入内，仅在珠灵涧遇到两次。

“第一次行法已完，未被妖人看出。听二妖人对谈，好似攻山的法宝既难借取，如用妖法攻山，须设法坛，五龙岩本山

同党还在其次，两老怪师徒事后不打招呼，必来作梗。打了招呼，又恐生心强索，如就此拜他为师也好，偏生近年脾气更怪，决不再收徒弟，一个不巧，平白树下番僧强敌，所得有限。妖女温三妹还想快办，四手天尊何永亮却力主慎重，随即走去。第二次，便是今天。已去五日，再一次即可完功，不料被男女二妖人发现。我事前没有旗门禁制，中悬宝镜，当二妖人发觉以前，我已得知。二则成功俄顷，就快完事，又听二妖人说起失图之事，心中惊疑，想听下文。以为二妖人在左侧山头对谈，相去颇远，我将旗门略一转动，他的言动立可查知。不料遇到行家，妖人地理又熟，一会便被识破，立即飞来。

“这时，如被看出壁上禁制已解其五，稍用邪法试探，前功尽弃，总算妖人发觉时，刚巧完事。我在旗门以内，听出他要来，为防动手惊动妖党和老怪师徒，又以孤身一人，两妖邪法甚高，反正难占上风，只得收了旗门遁走。

“因我两用声东击西之法，只耽延了些时候，结局仍被看出，隐身法也吃照破。再逃恐被追上，才想出其不意，暂借人家一躲，以便运用玄功，将身中邪气解去，只能隐身，便可无虑。真要被他追上，再与一拚。幸遇道友师徒有意相助，在此等候多时，并且我那最悬念的内层禁图，也被令高徒得来。虽然事情仍非容易，功成已是无疑。

“实不相瞒，我和道友一样，自被恩师逐出，心如刀割。这些年来，无日无时，不是心向师门，我改投玄门，实因以前树敌太众，畏祸托庇之故。而这第二位恩师，虽然待我至厚，但在入门前，曾和我说了两条道路：一是从此改入玄门，将来虽有成就，或许还可免去一场大劫。无如夙孽未能避免，至多只能修到散仙一流，对于以前修积功力、未免可惜。二是如我暂寄身玄门，仍修佛法，将来虽然不免兵解，并受十四年水火

风雪苦难，由此孽累既是全消，不久重返师门，元神也自凝炼，再加修为，终成正果。在这积修外功的一甲子中，降魔法力更是高得出奇。我一口答说，愿走第二条路。所以前师所传禅功，一直均在勤习，不曾少懈。

"此来一切，一半得有第二位恩师和燃脂神僧指点，结局虽辛成功，但我以后遭遇必惨，此是定数。道友到时也无须顾我，只请助我取出禅经，已感盛情。至于别的藏珍，我不久兵解，原有法宝尚须托人，本来无须乎此，何况大雄神僧尚有法论？到时，我只要那一部禅经，别的全由道友作主便了。"

花无邪说时，包头青布已然取下。申屠宏见她生得长身玉立，美艳如仙，虽然穿得极为破旧，但是通体清洁，容光依旧照人，不可逼视。知她功力甚深，听完，便笑答道："道友智珠在握，胸有成竹，再好没有。我对此事，详情未悉，只照师命行事。适听道友说，明晚子时便可下手，与家师所说，尚有出入。禁图在此，道友不妨保存，还请稍为筹计。略迟数日，到了家师所说时期，由空白上现出，同往如何？"随说，随将后层禁图，递了过去。花无邪知道申屠宏递图心意，一面看图，笑答道："道友何事多心？令师妙算前知，自无差错。无奈我多生孽累相寻，多灾多难，不能避免。已为此事许下宏愿，稍可为谋，必须尽力以赴。一则借此消灾，二则藉以试验我近年苦修定力。内外两图，关系重大，为恐势孤，万一失落，便连外图，我也交与道友收存，并不带走。我知贵派法严，道友在令师限期以前，不能随往，好在外图我已记熟，只借内图一观已足。明日如不前往，连日苦心既同白用，更恐迁延日久，多生枝节，事以早办为妙。能速成功一日，我将来便可少受许多罪孽；道友先前韬光隐迹，我平日自负眼力不差，竟会不测高深。从见道友隐身神妙，才知法力高强，胜我得多。又

奉令师之命而来，即令明日一无所成，尚有道友大援在后，使我放心多了。”

申屠宏早得仙示，知她为了一个前生爱侣，在神尼芬驼门下犯规被逐，始終心向师门，志行坚苦。对那禅经关心太切，性情又极坚毅，向道心诚，甘犯奇险百折不回，劝她必不听。心中却甚敬佩同情，实不愿她多受苦难，便拿话点她道：“道友志行，坚苦卓绝，令人佩仰。彼此师门皆有渊源，何况奉命在此，同策事功，故将禁图交与道友，并无他意。既然道友无须带往，由谁收存，俱是一样。师命难违，如道友所云，谊属同舟，也不能拘执成见，道友明夜成功更好，到时倘有差池，或是独力不能御众，请道友率性往两老怪所居乌牙洞飞去，即可无事。详情暂难奉告，还望鉴谅。”花无邪外和内傲，外表美艳温柔，而心如冰雪，又极灵慧，本心未始不想申屠宏明夜同往，可免许多顾虑。一听这等说法，只淡淡的一笑，并未深问。

双方又各谈了些以前修为之苦，以及近和齐灵云姊妹订交经过，越发投机，都是道力极高的人，谈不到什男女之嫌。花无邪寄居的农家，虽然受过恩惠，决不走口，终恐日里现了形迹，妖人不免运用邪法，四下寻踪，就许多被查探虚实，并还连累好人。申屠宏有妙一真人灵符禁制，不特妖人无心路过不曾走进，便二番僧的晶珠视影，也查不出分毫迹兆。好在双方均非常人，无须安眠，经申屠宏一留，花无邪便即留下，准备明夜入山再走。

花无邪因感龙娃无意中得来禁图，成此大功，虽拜申屠宏为师，但是根骨不佳，便将好友吕璟所赠阳阿老人自炼的坎离丹，取了两粒相赐。申屠宏知道此丹，乃阳阿老人费了一甲子苦功用九百余种灵药炼成，功效比起幻波池毒龙丸，差不多

少，正邪各派中，均视为脱骨换胎的灵药，每服两丸，最为珍贵。吕璟乃阳阿爱徒，不知费了多少心力得来，赠与至交，如何举以送人！

申屠宏方要推谢，花无邪道：“吕道友与我情胜骨肉，他为想我与他一样做散仙，永远逍遥自在，为求此丹，曾向他师父跪求了三日夜，才蒙允许。照著好友情分，本不应该随便送人，一则，我志不在此，服它无用，又素不肯受嗟来之食，强人所难，见他得丹那等难法，越非我所心愿。再者，阳阿老人对我为人前途，早已深悉。老人赐丹时，曾说吕道友心思白用，花无邪性傲，知你如此苦求，得来决不肯服。你既为友诚切，率性带两服去也好，只是不领情无妨，却不许她退回来呢！此丹多一服，有一服的功效。吕道友还高兴，他平日大小事均不瞒我，独于此事，却假传师命所赠，想等我服从，再行明说。

“不料他人还未到，我已得知。因他再三苦劝，我才告以乃师此举实有深意。这么珍贵的灵药，你先求一服，而不可得，末了明知我不肯服，转以四丸相赠，并还不全退回，明是想假我手转赠旁人，如何还不明白。他方省悟，又素不肯强我不愿之事，只得罢了。他既知我必将此丹赠人，所赠恰又是对我出过大力，于我将来转劫成道有关的人，虽慷他人之慨，一样也感他的盛情。我也知道，峨嵋正当鼎盛，灵药至多，此子根骨虽差，只要向道心坚，勤于修为，将来一样可得教祖恩赐，不患无成。但是岁月难期，知在何时始能如愿？道兄又须长带他在身边，似此凡庸，岂不累赘？服了此丹，至少抵一甲子修为，而我也尽了心。令高徒前去必有修积，否则也不会有今日的遇合，何必推辞呢？”

申屠宏笑道：“我以道友至交所赠灵药珍贵，受之于难

安。既然盛意栽培后辈，我令小徒拜收便了。”随令龙娃拜谢。并由二人告以服法。服后再照本门心法，加以运用，当日便生灵效。龙娃一听这等好法，心中大喜，忙即跪求，说祖师灵丹甚多，自已向道实是坚诚，将来可邀恩赐，年纪又轻，来日方长，乃母以前多病，不久从师远去，实不放心，意欲带回，如法传与乃母服用。

申屠宏笑道：“这类事，各有福缘，当是容易得来么？你孝心固然可嘉，此事却难通融，并且你母服我丹药之后，至少还有三、四十年寿命，彼时你已能助她得享修龄,放心好了。”龙娃还待跪求，耳旁忽听有人低声说道：“你这娃儿很好，少时我必帮忙送你一粒。这东西有什希罕，别人当它宝贝，我多著呢！你乖乖服下，免你师父不愿意。待打坐完，速即回家，我在谷口外树林子内等你。”

# 第二回

## 古洞盗禅经　一篑亏功来老魅
## 深宵飞鬼影　连云如画亘长空

话说龙娃听那话声甚低，和花仙口音差不多，知花无邪还有两粒，必是怜念自己的孝心，怕老师客气，不许再收，少时暗中相送。又看出申屠宏词色坚决，似有不快之容，只得依言服了，随去一旁，如法打坐。一个时辰过后，忽觉周身轻快，头脑清灵，昨日师傅坐功，也可如意运行。等坐完一个周天，忽觉肚中乱响，疑要解手，又记著适才所闻耳语，便起辞别。申屠宏只当他见母心切，嘱令慎秘，暂时对娘也不可泄漏山中取经之事，否则无益有害，随令回家，明日再来。

龙娃见老师并未看出，越发心喜，应声走出。下坡便是谷口，又觉不该瞒著老师要外人的东西，灵丹已然服下，既想老母健康长生，又恐老师仙人发觉怪罪。再者，刚蒙恩师收容，便即背师行事，也太辜恩，两面为难，越想越急。心想花仙必来林内赠丹，三次走近林侧，又复退回，实在想不出两全之策。

最后无奈，便朝师门遥跪，虔心默祝，说此次背师行事，实出1不已，从此不敢再犯。为了老娘，情愿受责，但求老师开恩，不要疑心自己胆大欺心，不再传授道法等语。

独个儿跪祝了两遍，才往林中走进。满拟耗了不少时候，花仙必已在内；入林一看，并无人影。先疑人已来过，寻遍林内不见，又疑被老师绊住，暂时无法分身，惟恐错过，便在林中守候。那知越等越没有影，眼看月色平西，时已深夜。昨晚乃母虽说，好容易遇此仙缘，以后当惟师命是从，不回家也不妨事，终以从未这晚回去，恐娘担心。暗忖：花仙事尚未成，必不会走，也许老师不令出来，仙人决不失信，再遇明和她要，也必应允，此时还是看娘要紧。小孩性情，想到就走。龙娃正往回飞跑，忽见前面一株倒地多年的枯树干上，坐着一个比自己还小好几岁的白衣小孩子，月光正照其上，看去衣饰甚是华美。龙娃以前是个牧童，在近村落无多，人家幼童全都相识，暗忖这必是个大户儿家公子，怎会深更半夜放他一人出来，在山野地里玩耍？

走近一看，见那孩子生得又白又胖，二目神光炯炯，黑白分明，深秋天气，身上穿着一件非丝非帛、映月生光的短衣裤；下面赤着一双白足，所着藤鞋也极有光泽。上衣圆领敞露，胸前悬着一块形制奇特、从未见过的玉牌，底挂三枚如意金环，约有茶杯口大小，左肩斜插着一柄非金非玉的连柄双钩。这三件东西，全是光华闪闪，人又长得那么英俊美秀，互一陪衬，格外好看。小孩至多不过七、八岁光景，人小腿短，坐在树干上，悬着两条欺雪赛雪的小胖腿，不住踢动，正在昂首望月，见人走过，直如未见。

龙娃心虽爱好，想要亲近，终以自惭形秽，恐对方是个富贵人家公子，自讨没趣。已将走过，忽想起此是崆峒后山，虎

狼时有发现，一到夜间，便无行人，便自己也是由昨日起，经老师在身上画了灵符，才敢夜行。小孩长得如此好看，看那衣饰，决非近处农家顽童。也许城里有什贵人，带他来此游山，借宿民家，小孩淘气，背了大人，夜出望月。如为虎狼所伤，岂不可惜？

和他说话，也许不理。昨晚四时，听老师说，所画灵符，不论多厉害的野兽蛇虫，决不敢犯。对过恰有一石墩，何不坐在那里，想法引他开口，劝其回去，以免冒失说话，受他抢白。如不肯听，便与他家大人送信，自会引他回去。即便受他点气，自己到底比他大得多，也不值计较。那知刚一坐下来对面小孩突把俊眼一瞪道："喂！我在此赏月，你这小孩，怎不回家看你娘去，却坐在我对面讨厌！"

龙娃见小孩说话难听，方自有气，想还他两句，想起大人家小孩，照例看不起人。所带仆人又多凶恶，此地离家已近，如与争吵，惊动他家大人，必不说理，就打得他过，不受欺负，或是腿快逃脱，被他寻上门去，老娘必要受气。再说，他比我小，也应让他。念头一转，气方平息。

忽见小孩口角上似有笑容，不似真个厌恶自己。猛又想到，富贵人家子女何等娇贵？夜深寒冷，就说背人淘气，怎穿得这等单薄，也不怕冷。还有肩上所插连柄双钩，长有二尺像件兵器，也是奇怪。微一沈吟，小孩又笑问道："问你话，怎不说？老对我看作什？迟回家不怕你娘担心么？"龙娃闻言，暗忖：我怕娘耽心，他怎知道，心又一动。终因小孩年幼，末次带笑说话，神情更显天真稚气，仍当着是偶然，立时乘机答道："我上晚学才回，走累了，歇一歇腿，就走。这里离山口近，时常有虎和狼出来咬人，你是城里大家公子，年纪太小，不知厉害，并且夜深天冷，身穿太少。你大人借住在谁家，我

送你回去，明早再玩，就不怕了。”

小孩笑道：“我还当你是小孩，原来不论对谁，都说鬼话，这已欠打，还说我年纪太小。老实说，且比你大得多呢！如不看你是后生小辈，单说我小，就犯了忌讳，且不饶你呢！也不自量力，要想送我回家。我家大人离此好几千里，你送得去吗？不用你担心，趁早快走，免惹我老人家有气。”

龙娃已然借着回答，凑近前去，越看越觉那小孩宛如美玉明珠，容光朗润，和花仙面色，同是从来未见。尤其那一双黑白分明的俊眼，隐蕴精光，令人不敢与之对视。暗忖近日连遇老师和花仙，均是神仙中人，乍见时，全看不出一点形踪。这小孩，更是异样，说话也有好些怪处。莫非又是一位神仙变的？怎的这小年纪？立意想探出个底细才走，便笑答道：“我就不走，也不碍事，还省你一人寂寞。你家到底何处，相隔千里，如何来去？难道会飞？还说我说鬼话呢！”

小孩把俊眼一瞪，微嗔道：“小鬼无理，当我和你一样，见人装样，专说鬼话，讨点便宜，连师父都想瞒着。末了天良发现，又后悔么？你那师父嫌你捣鬼，也许明早不要你了，快拜我为师。脚踏两头船，他不要时我要，趁我高兴头上，你还有个着落。”

龙娃人本机智，加以新服仙丹，福至心灵，一听话里有因，分明点出方才之事；大为惊异。猛想起书儿上的哪吒红孩儿，不也是小孩么？如何因他年小看轻？这等人物，从来未见，焉知不是仙人所变？虽还拿他不定，终以恭谨为是，立即恭身答道：我已拜了仙师，甚是疼我，虽然方才做错点事，那是一时疏忽，没有想到，不是有意欺骗，已然改悔。我那恩师，决不会不要我。你就仙人，我也不能舍了老师拜你。你只真有本事，我就做你小辈也愿意。我先前实是好心，并非鬼话。”

小孩插口说道："你明见我一人在此很奇怪，却说走累了歇腿。你先在那树边树林里，捣了好些时鬼，却说上晚学。你由昨日起到现在，除却检点现成便宜，拜了一个师父，你读过一句书吗？如不是我好意作成，你那里有这许多便宜的事？白检了人家要紧东西，白得两次银子，又拜好师父，又吃灵丹，脱胎换骨，不然凭你原来那样，你师父肯要你才怪？如今见了我老长辈的面，连个谢字皆无，还往对面一坐，当我纨袴小孩，一点礼貌没有，已然招我生气。最可恨更无故在树林里捣鬼，连男女口音都分辨不出，硬派我是女的。以为只姓花的女子才有丹药似的。我一气，只好让你明早自己和她要去，我省这一粒灵丹，将来救人也好。"

龙娃闻言，回忆老师和花仙，俱都力说禁图何等重要，妖人任多疏忽，也无失落之理，想不出是什原故。照此说来，不特一切均是这位小仙暗助，适才耳旁低语，令往林中赐丹，也正是他，怪不得口音有点相似。当时又惊又喜，不等说完，忙即跪下礼拜。

等小孩发完了话，龙娃才恭答道："龙娃年幼无知，只为想得灵丹心切，以为老师，室有仙法封禁，又知花仙身上还剩两粒，她并无用。仙人语声甚低，与花仙口音有点相像，万没想到，还有一位仙人近身在侧，连老师、花仙全未看出。弟子多蒙仙人成全，感恩不尽。先前说错了话，情愿仙人打我一顿出气，仍将仙丹赐我娘吃，一辈子也忘不了仙人好处。"

小孩见他叩拜惶急，哈哈笑道："快些起来！我逗你玩的。我比你淘气得多，早来了好些天了！因怜你事母甚孝，引起同情，知你这等根骨，你师父至多使你母子全家生活安逸，比常人多活二、三十年，第一次收徒，未必肯带你走。为此略施狡猾，由妖人手里将禁图盗来，由你拾去，我照例好、恶人

做到底，当你将图埋藏、向妖妇说话时，我隐在一旁，早有准备。妖妇如若看破，我就不暇再顾别的，当时便不容她活命了。灵丹仍还与你。你母子节孝难得，加你至性感格天人，你母子乃有此奇遇，坎离丹专供修道人之用，常人服了，未免大才小用。此丹虽非其比，仍能起死回生，却病延年，至多数十年，你也成道，还怕你娘不长生么？”说时，早将一粒丹药递过。

龙娃见那丹药，不似坎离丹一红一白，只有绿豆大小，清香袭人，闻之神爽，似比先服还好。喜出望外，重又拜谢说：“请问仙人姓名，与老师、花仙可是相识？”

小孩唤起说道：“我也是背了师父，抽空来赶这场热闹，与他二人不是一路。你老师虽然法力甚高，无如他明我暗，此时也许不知我的来历。花道友更是素昧平生，不过，我虽贪玩，我师父如若查知，当时便要将我召回山去，也许一会奉命即返。叫你瞒师父，必然不肯，我名姓来历，下次相见，你就知道。明早你见师父，爱怎么说都行。我很喜欢你，当长辈的本应再给点见面礼，但我随身法宝，均出师长所赐，不能与人。再者给你，此时也不会用，权且寄帐，算我欠的，也等再见再补。我还有事，你回家孝母去吧！”

语终人起，小孩手扬处，一片金霞闪过，便即无踪。龙娃连忙望空拜谢，欢欢喜喜，跑回家去。老母果在织布未睡，心中一酸，扑上身去。母子相抱，亲热了一阵，问知乃母料他归晚，到家必有话说，适才强令兄长安歇，独自守候。龙娃随将灵丹、银子取出，悄声说了当日奇遇，看着乃母将灵丹吃下，因不知何日就要分别，甚是依恋，谈到鸡鸣，方始安歇。小孩贪睡，乃母因他睡晚，知道随神仙读书，只是具文，上午无事，不令乃兄唤起。

龙娃起来，日色已将近午，吓了一跳，匆忙洗漱，和乃母说了两句，便往外跑。赶到书堂一看，一般学童均在高声朗诵，老师含笑教读，并无异状。刚向圣人老师行礼归坐，翻开书本，忽听耳旁说道："少时放学，你不要走，我有好东西，请你师徒吃呢！"

龙娃听出是花仙口音，知他隐身在侧，低声谢了。一会日午，申屠宏便说："今日有事，午饭后，学生无须前来，只有龙娃书未读熟，尚须暂留读熟。"村童应声，辞别散去。

龙娃忽然想起，母亲昨晚曾说今日杀鸡煮饭，等自己归吃午饭，恐怕久候，忙赶出去，托一村童带话。告知乃母，老师今日甚喜，起晚书未读熟，已在学中吃饭，不必等候。申屠宏轻易不动烟火，为掩俗人耳目，故意在学房中做些吃食。其实多是这般村童享受，留饭常事。龙娃说完，正要回去，忽见昨日两黄衣怪人，又在谷中现身。看神气，似由山外新回，见众村童正在吵闹跳蹦，朝自己看了一眼，便往谷中走去。

龙娃假装与众村童说笑同行，踱向谷口，偷眼往里一看，只最前面转角处，黄影一闪便即不见。恐被发觉，又往前走了一段，再从容走回。过了谷口，跑进旧书房一看，花无邪已然现身。桌上放着二尺多长。碗口粗细，两节巨藕，和四个碗大桃子。花无邪见了龙娃，方要开口，龙娃已抢先说道："那两黄衣怪人，又回来了。"

花无邪闻言，秀眉微皱，似在想事，略问了两句，答道："我见你孝心可嘉，我坎离丹虽还剩有两粒，但已心许一人，不久便要送去，未能相赠。我走不久，忽然想起离此二百里的瓦亭关附近，深山之中，青莲庵内，有一老友。庵中一桃一藕，均是法外仙种，今年正当结实之期，想问他要一点来，请你师徒母子，就便借件法宝，便即赶去。不料他云游在外，五年未

归，庵中只一徒弟，原认得我，法宝未借到，却要了两段藕和四个桃子，恰好四人分吃。你吃完，可将桃子连半段藕，与你娘带去。虽不是仙丹，常常吃了，也有不少益处呢！”

龙娃大喜，忙即拜谢道：“多谢花师伯的好意。率性由我，连这整藕和两个桃子，一起带回去，与娘同吃吧。”申屠宏道：“我知你的心意，想将你的那一份，与你兄长。但是此桃吃后，可以一月不进烟火，事已应在日内，我还想令你随我历炼。并且说走就走，至多行时，再令你回家辞母一行。路上如若思食，岂不累赘？”

龙娃见被老师识破，红着一张脸道：“弟子以前家苦，常吃不饱，熬饿并非难事。尤其吃了仙丹，直到今日，未进饮食，一点未觉饥渴呢！”申屠宏笑道：“昨晚只顾与花道友说话，忘了此子未进饮食，我率性成全你的孝友，将我这一份与你吧！”龙娃不肯。花无邪道：“我是主人断无道友推食之理。”申屠宏自是谦谢。

龙娃道：“我知师父、师伯话已出口，必不收回。我想师父、师伯俱是仙人，不过尝一点新，无须乎此，还是由弟子拜领一桃，以防路上腹肌，无从得食，馀下一藕一桃，师父、师伯分食吧。吃完，弟子有事禀告呢！”

申屠宏也说有理。当下三人分吃。初意龙娃所说，必是他家中之事，及其龙娃说完昨晚回去，遇一小仙人赠丹经过，俱都大惊。尤其申屠宏，觉着本门禁制，何等神妙，任多厉害的外人，即便自己不是对手，一近禁圈必警觉。此人竟会来去自如。并向龙娃耳边说话，一点也未发觉，是何能人，有此法力？申屠宏想来想去，幼童打扮的前辈仙人，只一极乐真人李静虚，但那行动装束，均不相似。如系老前辈所炼元神，化身游戏，又不应那等天真稚气，听他要龙娃拜他为师的口气，明

是同辈中人。同门师弟，虽有几个未见过的幼童，一则入门不久，无论如何，不会有此高深功力，再说年纪也本幼小，照他戏弄妖妇、盗阅情形，必是一个极有力而与本门有关的大助手。怎么一点也想不出他的来路？

花无邪虽然修炼功深，佛道两门均有深造，但是一向隐修海外，交游不广，更是闻所未闻。知道此人，必是正教中高人，好意从旁暗助，法力既高，隐身尤为神妙，弄巧此时便在室中都不一定。为恐出语不慎，被人轻笑，互相示意，各说了两句感佩欲见的话。申屠宏又暗运用禁法一查，并无回应，知道人不在侧，似此神出鬼没，平生仅见，益发留意不提。一会，花无邪起身告辞，申屠宏劝她夜来慎重，最好暂时不去。花无邪微笑不语，申屠宏知劝不住，只得罢了。花无邪走后，申屠宏便令龙娃将桃藕包好送回，不令人知，明日午后再来。

龙娃笑道："我看老师今晚必要入山暗助花师伯，不说带我随同经历么？"申屠宏道："我说是起身以后，或是事成之后，带你前往见识，你一点法力皆无，如何去得？"龙娃不敢强求，只得辞别回去。

申屠宏想起赠丹小孩奇怪，试再行法一查看，并无影迹，却看出珠灵涧有二妖人刚走。知道当晚花无邪去了，凶多吉少，经过一夕长谈，此女以前诸生，孽累极重，竟能以精诚毅力，排除万难，至有今日。前此犯规，原是无心之失，分明神尼芬陀故意将她逐出师门，激使弃志潜修，消除魔障，以期正果。想起自家身世、经历，好些与她相同，恩师本有暗助之命，自更非也全力往援不可。

只那幼童来得奇怪，怎会查不出点影迹？昨日曾闻身侧嗤笑，查看无踪，以为误认，忽略过去，凭自已耳力，焉有误听之理？定是此人在侧发笑无疑。虽幸这等重要的禁图竟会任龙

娃拾来讨好，又以灵丹相赠，不似存有敌意。人心难测，尚未见面，终以小心为是。申屠宏再把柬贴拜观，第二张空白忽现，只是指示当晚如何应付，对于小孩只字未提。本因两老怪难惹，虽照第一张柬贴行事，令花无邪事急往乌牙洞飞去，心中终是尤疑，恐难胜任。不料竟有安排，心便放了一半。便在室中默运玄功，调神炼气，算准时候再去。

一晃，到了子夜将近，因那天蝉灵叶，乃上元仙府奇珍流落人间的，共只九片，除昆仑派得有一片外，下余几于全在海外散仙手中。申屠宏这一片，原因十年前路遇一女散仙，为奸人耿鲲所困，自己本非耿鲲之敌，也不知火中困有何人。只为一时仗着宁甘不久身犯奇险，将极乐真人所赐用来保命免劫的一道灵符舍去，将女仙救出险地。跟着阮徵赶来，用手戴“二象环”，发出威镇群邪的“天璇神砂”，将穷追不舍的妖孽耿鲲惊走。那女仙因此才得保全性命，事完，申屠宏仔细一看，那女仙竟是前世误杀的对头。这两世三生七、八十年中，已然救过她夫妻三次，始终仇恨难消。以为又要反戈相向，那知这次竟是消了夙怨。只是说她丈夫也因夙孽，转劫之后，不似她心灵坚定，中途不慎误入旁门，不合在东洞庭路遇英姆门人姜雪君，生心调戏，现被擒往王屋山别府，日受风雷苦难，已有半年。

雪君法力高强，素称冰心铁手，疾恶如仇，去必无幸，不敢前往。此次女仙为耿鲲所困，也为海外求人之故。知道峨嵋与严家师徒颇有渊源，如能代往求请，将她屡世同修的恩爱夫妻，放掉脱难，立时前怨齐消，并还感谢不尽。申屠宏身是师门弃徒，明知严氏师徒最难说话，好容易八十一年限期将满，有此解孽良机，如何不去？那女仙关心太切，便用这天蝉叶隐形尾同。依了阮徵，雪君时喜出游，明求未必肯允，率性乘其

出外，用二象环破了禁法，将人救走，然后同在洞中，束身待罪，任凭处置，好歹把这一块心病去掉。幸是申屠宏持重，知他师徒性情，决不容人捣鬼，径往叩关求见。果然对方早知来意，结局四次登门苦求，受了好些险阻艰难，才将人救出。同时，那女仙目睹申屠宏和阮徵为他夫妻身受了许多苦难，始终志不少懈，才将对方感动，把一个就快形神俱灭的恩爱丈夫，救了出来。又知二人以前，实是无心之失，为此受了大罚，能否重返师门，尚不可知，不特反仇为恩，自动将前生遭劫时所喷血光收去，并以两片天蝉叶相赠。

女仙夫妻才走，雪君便自出洞道歉，才知她是奉了师命，乘机解免这场冤孽。随将天蝉叶要去，由英姆重用仙法炼过，前年方始发还，实比别人所用，要强得多。申屠宏连经火劫之余，行事谨细，知道此行要遇好些强敌。昨晚龙娃所遇小孩，隐形神妙，常在暗处，虽似相助，心迹如何，究不可知。如用此宝隐身，便两老怪也不易被其发现，宁可多费一点事，终较稳妥。便将天蝉叶取出，照着英姆所传，行法施为。以为加上一层法力，比起寻常取用，要强得多。那知正施为间，又听窗外有人“嗤”的笑了一声，与上次所闻笑声相似，不禁大惊。

申屠宏屡世修为，向道精勤，虽然久离师门，法宝多未发还，如论法力，实是峨嵋门下头等人物。加以久经大敌，心思极细，应变神速，本来室外没有禁制，声一入耳，手指处，立将禁法催动，便将师传五行禁制迷踪现迹之法，同时施展出来。虽因来人心意，善恶难知，未肯遽下杀手，但这几种均是极厉害的太清仙法，威力至大。就是精通此法的本门高手能够分解，当时也无不现形迹之理。那知一任施为，仍无迹兆。

申屠宏心中惊奇，不便现出，故作从容，笑问道：“是嘉惠龙娃的那位道友么？有何见教，还望明示，怎不现出法身一谈

呢？”说完，终无回应。因是笑声在外，全神注定门外禁制有无变动，不曾留意身后。正想用言语激令出现，忽听身后书桌上纸笔微响，知道人已入室，表面故作不知，仍朝外说话。倏地回身将手一扬，同时，左肩摇处，一片银光立将全室满布，口喝：“嘉客已然惠临，为何吝教，不肯相见呢？”随说，随将五行禁制催动。当时五色光华一齐闪变，申屠宏心想：“这回你便是大罗神仙，也不愁你不现身了。”方一动念，猛瞥见一片极淡的金光祥霞，微一闪动，觉有一种极大潜力，在禁光中荡了一荡，便自逝去。再加施为，仍和先前一样，无迹可寻，知已冲禁遁去。照此高强法力，真是罕见。

申屠宏又看出那金光祥霞，是佛门传授，自来自去，只是故意取笑，故无敌意。惟恐因此树怨，便朝窗外陪话道歉，也无应声，只得收法一看，桌上一纸一笔忽然不见，测不透此人是什用意。时限已然快到，正待起身，忽听“夺”的一声，禁圈微动，由门外飞进一物落向桌上，乃是失去的纸，将笔裹住。

申屠宏打开一看，上写：“答应帮可怜人的忙，偏不早去，在此坐一冷板凳，当穷酸，害人家受苦，已是可气，还用五行禁制吓我。幸而我警觉得快，不曾上当，没有丢脸，要被你捉住，我就不和你好了。我去珠灵洞和老怪物洞中等你，那姓花的女子，不久便要粉身碎骨，元神还要被妖僧擒去，受那十四年风雷水火苦劫，才得出头，有多可怜，还不快去。”另外一行，写着：“你猜我是谁？如何反朝我陪礼，可笑！可笑！”没有具名。

字虽刚劲，语却稚气，申屠宏暗忖：照此语气，明是同辈至交，怎会是个六、七岁的幼童？所留的字，也和小孩一般稚气？忽然想起一个前生至好，但他转劫重生才只数年，不应有

此法力，并有严师照管，也不会放他一人下山犯险。此时人已先往珠灵涧，不如能否相见？果是所料之人，真乃快事！极欲相见，又加时限越近，忙即起身，往珠灵涧隐形飞去。

还未到达，相隔老远便见崖前约有十多丈的五色精光彩霞，将涧面连同对面十数亩平地，一齐笼罩。内有五座旗门，随同烟光明灭不时隐现，并有七、八道妖人遁光，穿梭也似，在旗门之下往复出没，其疾如电。涧壁上面，却看不出什动静。申屠宏断定：花无邪在紧要关头上，被人识破，情急之下，准备与众妖人一拚。心想：少时还将乌牙洞老怪师徒惊动，照天残地缺两老怪的脾气，虽决不肯与众妖人合流夹攻。花无邪如败，能够逃走，还可无事，如其得胜，必令其门下怪徒，出头喝退众妖人，上前为难，却是难当。花无邪已用旗门将妖人阻住，最好先觅一地隐伏起来，反正当晚的事，十九不能成功，妖人被旗门所困，无所施为，便由他去。如被怪人师徒或有力妖党，将旗门破去，花无邪不能抵敌，再行出头相助，使往预定地方逃走。

申屠宏主意打定，便往涧侧一座兀立平地的小峰上飞去。那峰离战场只数十丈远近，高约二、三十丈，虽比对崖低些，看不见崖顶景物，涧壁下面双方斗法之处，却可一览无遗。因那旗门甚是神妙，烟光杂沓，随着众妖人在阵中飞驰穿行，闪变不停。虽作旁观，人在阵外，也看不出里面真相。

申屠宏刚落到峰上，想用慧目法眼，查看花无邪到底进入外层崖壁也未？忽听身侧有人低唤：“老师，你在哪里？”同时，瞥见一只小手四外乱捞，知是龙娃，不知怎会来此？并还隐身在侧，只现一手。好生惊异，恐泄机密，忙把手抓住一带，龙娃果现全身。天蝉叶甚是神妙，不特隐圈大小由心，连声音也可由心隐去，因知龙娃隐身之处也有限界，单他一人不

能到此。一面忙把隐圈放大，问他怎能来此？何人带来？

龙娃答说：回家送桃藕时，又遇昨夜小仙人，因感他成全赐丹恩德，邀往家中见母拜谢。恰值兄长他出，又看小仙想吃桃藕，老母作主，将桃子赠了小仙一个，将藕分吃。小兄因将兄长的一份吃掉，乃母又想将自有之桃，留给长子，小仙便说他不能白吃小辈的东西，令乃母将桃吃下，另赐灵丹一粒，与乃兄服用。说完，还教给龙娃两种法术，和一张隐形防身的绢符，如遇危难，只须手掐灵诀，口喷真气，将符一扬，立可由心飞走。

教到夜间，才行教会。乃母为他备了酒菜留饭。小仙说，久已不吃人间烟火，吃得很香，只不肯多吃。吃完，问："想寻老师，看热闹不想？"龙娃自是心愿，随告乃母，也许明早才回，不要担心。乃母自服丹药，一夜之间，白发全黑，身轻体健，又见许多灵迹，自是信服拜谢。小仙随头龙娃，往当地飞来。一到，便往峰顶落下，一同隐身旁观。

先是两个男女妖人来此布阵，满地俱是黑烟交织，又插了七根长幡，才行走去。黑烟妖幡，已早不见。小仙等妖人走后，令龙娃少候，先将手一扬，一片金霞略闪即隐，跟着飞落，触动埋伏，黑烟妖幡，忽又出现。幡上更飞出无数鬼火、红绿妖光，还有许多恶鬼，将小仙围在里面。龙娃正在愁急，那知小仙一点也不害怕，由胸前玉玦上，发出一片极淡的霞光，将全身包住，先是满阵乱飞，逗鬼玩。他走到那里，恶鬼便追到那里，鬼数很多，奇形怪状，凶恶已极，偏是不敢近身。追得满阵乱跑，阴风滚滚，上下四外千百条黑烟连同暴雨一般的鬼火，也随同围涌上，看去十分厉害吓人。可是一到小仙身旁，便自消灭。

有时追得急了，吃他猛然回身飞起，双手齐伸，朝鬼脸上

打去。那么高大凶恶的恶鬼，吃他打中，立时嘶嘶惨叫，化成一团团绿光黑气，往旁滚去。鬼叫之声，越发惨厉。鬼仍不退，依旧前仆后拥，黑烟鬼火，随灭随生，跌跌翻翻逐不已。正看得好玩，小仙想是玩厌了，不耐烦再逗下去，将手一招，便往峰上飞回。下面恶鬼烟火，阻他不住，跟着和潮水一般涌上。

龙娃正自心惊，小仙已先飞到，将腰间挂的三个如意金环往空一抛，脱手便是三圈。四、五尺的金光，分三层悬向峰前，恶鬼似知不妙，带了黑烟想逃。已是无及。由头一个光圈内，飞出一股紫色光气直射阵中，将恶鬼和烟光鬼火一齐裹住，天龙吸水般，往圈中吸进。鬼火圈小，鬼数又多，不知怎的，一到圈旁便自缩小，投入极快。三圈相隔，不过丈许，过第一圈时，还略辨出一点痕迹，未容余烟消散。第二圈中，又射出一股红光，正好接住吸进，其势极快，只听一片极凄惨唧唧鬼叫。第三金圈的一股银光刚刚射出，与前两圈红光紫气，合成一条三色长虹，恶鬼妖光，连同数十丈方圆大片黑烟，已全消灭无踪。只剩七根上绘恶鬼妖符，带有不少污血的长幡，分立地上。

小仙笑说："这类障眼法儿，也要卖弄，早知如此，不破它了。"随收金环，往下面绕飞了一遍，妖幡便挨次隐去。手扬处，空中又是金霞微闪。小仙说恐破法被妖人警觉，又生诡计来与花仙作梗，故此先用"太乙迷踪潜形"之法，将当地隔断。否则，人只入他阵地，即使法力高强不为所困，也必被他警觉。经此一来，花仙可以多办点事，也许深入洞壁妖人还不知道，只当未来，这有多好！

龙娃两次请问姓名，小仙均不肯说，只说："我和你师父，是至好弟兄，存心逗他玩。他如和我一样想他们，定必知我是谁。我知你想问了去讨好，再烦我就生气，不爱你了。"

龙娃不敢再问，只上下留意，看他形貌，也被小仙觉察，笑骂：“小鬼不知好歹，一心只想讨好师父，以为看明我的相貌，他便可猜出几分。不知我是长得高，今生实年才只三岁，容貌好些不是先前，你说得多细，他也未必想到是我。不然，他白天就知是谁，也不会和外人做眉眼，说那些过场话，打招呼，防我有什别的用意了。你师父就这点，不如阮……”末句话没说完，又笑道：“我想多隐一会，话又说漏了，反正早晚知道；我是气他，明有闲空，不去寻我，存心呕他。既说漏了口，由你这小鬼讨好去吧！”

正说笑间，便见花无邪飞来。到时，也颇审慎，先在空中飞翔了两转，放下一道光华，见无动静，方始忻然降落。由身畔囊内，取出五寸大小五座旗门，分向五方掷去，随手一道五色光华闪过，便即隐去。掷完，立往对壁飞上，壁上接连现了六次金光，人便不见。

小仙说道：“糟了！我怎疏忽，忘却隐蔽外壁神光？踪迹已露，少时必被妖人寻来。此女今晚未必成功，只好做一点，算一点，等你师父来了，再说吧！”随往对壁飞去，也是一晃不见。一会，小仙飞回，花仙也是飞出，面带愁急之容，正在四下张望。忽听破空之声，一道暗赤光华，由五龙岩那一面斜飞过来。光中现出一个身材高大、貌相凶恶的红脸道人，还未落地，花仙已带着一道青光迎上，两下斗在一齐。那五座旗门，也未发动。

妖道邪法厉害，一会青光便被红光裹住，眼看青光暗淡，龙娃正替花仙着急，接连又是好几阵破空之声。小仙倏地左肩一摇，手朝空中一扬，那连柄双钩，立化为两钩金红色的精光，交尾而出，电也似疾，往红光飞去。红脸妖道似知不敌，想要收光飞去，因出意外，小仙始终不曾现身。钩光未现形，

到了上空，突然下击，红脸妖道想收红光逃走，如何能够？只一接触，便将红光绞住。本来妖道也不免死，不知用什邪法，由身旁放出一片红光，破空遁去。红光立被绞碎，洒了一天红雨，花仙也飞落，手朝上一举，道声多谢，人便隐去。

这原是一霎眼之事，花仙身形一隐，那些妖人也随同破空之声，纷纷飞落，共是九人。昨日男女妖人，也在其内。好似不见红脸妖道和花仙在场，龙娃有些奇怪。一个说道："我明见老徐和贱婢在此斗法，到时看得毕真，仿佛看见一片极淡金霞,闪了一闪便全无踪。就走,也没这等快法，莫非有人用太乙潜影迷踪之法，将形隐去不成？"另一妖人答道："就说有人行法迷踪，到此总该见人，徐道友为何不见？难道就这转眼之间，人便隐形飞去？断无此理。适见徐道友已然大占上风，他近年法力越高，也许杀了贱婢，故弄玄虚，使我们扑空，自去破壁取宝？你看何师兄和温三妹，七煞搜魂阵，不是行家到此，怎会毫无动静？贱婢必死无疑。莫如我们照温三妹所说，就今夜分出两拨，一由崖顶，一由崖前，两头夹攻，试他一试如何？"

四手天尊何永亮忽然失惊道："我那阵法被人破了。我数十年祭炼的凶魂恶煞,连同黑道赤尸之气,全都不见，七煞幡也不知去向。适才心疑行法，毫无回应。贱婢无此本领，只有老徐，又凶又贪，今日闻我一说,自告奋勇,并还不等这里有了动静，便借题目飞来，诸多可疑。他忌乌牙洞二老前辈，也许不敢下手，却抽空将我七煞神幡盗去，弄巧贱婢也被生擒回山取药，都不一定。由崖顶直攻，也有顾忌，如若在此，必往前崖一试。此地外人一来，立有警觉。他今日所为，不论怎说，都不够朋友。我们先往前崖一试，如真恃强欺人，我必与他拚命，诸位道友、师兄弟，尚须助我一臂。"

众妖人方自应声附和，忽听花仙在暗中冷笑，喝道："无知妖孽！你那七煞妖幡，早被我朋友破去。可笑你们连点影子也不知道，还在狂吹大气。你那妖党徐全，素恃妖鬼徐完之弟，你们怕他，来时，果是起心不良，想要卖友独吞。可惜邪法无功，奸谋未遂，反将他性命相连的天赤剑失去，还断了两节手指，才得化血逃生。偏生近年，为一妖女与徐完不和，平日凶顽孤立，连个救兵也没处请。我本想不说破，由你群邪内哄，但我花无邪乃芬陀神尼与小瑶宫玉绳仙子门下，两位恩师戒律谨严，向无狂语。实不相瞒，前后两层禁图，均已在我手中。此崖有大雄神僧佛法封禁，已有千年，二图缺一不可，妄想非分，自取灭亡。趁早缩头远去，还可网开一面，少时伏诛，悔无及了。"

话未说完，众妖人已齐声怒喝，十来道妖光邪焰，齐朝花仙发声所在飞去。妖女温三妹更由怀中取出一镜，待要向前照去，数十丈五色光华，连同五座旗门，倏地同时涌现。众妖人知已入伏，阵法厉害，一声招呼，聚在一起，各施邪法想将阵破去，就此绕阵飞驶起来。妖女宝镜晚了一步，为旗门所隔，花仙并未照出。

龙娃见众妖人合力前攻，破完一座旗门，又有一座旗门出现，光芒万道，变化无穷，好看已极。正看得有兴头上，小仙笑道："你师父既打算帮人家，怎不早来？如不是我，那可怜的花道友，岂不为妖剑所害？就这样，为想将众妖人引入伏地，我下手稍晚，她那飞剑已然受了点伤，真个可气。等我把前崖禁光蔽住，送她入内，我去把你师父催来，你却不可离开。"

小仙随即走去，待有半个时辰飞回，说："你师父就来，如觉一阵微风急吹上来，便是师父来到。如其久候不至，我再

带你寻他。此时还有点事须走一趟。”说罢，人便不见。一会，果有一阵风，落向右侧。龙娃试喊一声，怕老师看不见，才用手捞等语。

申屠宏闻言，越知来时所料不差。小小婴童，竟有这高法力，好生忻慰，不时必能相见，便不再去寻找。暗忖：“花无邪已得小师弟之助，进了头层崖洞，禁图全得，神妙已悉，照说，今晚就许得手。恩师先机预示，却说她不到时机强求，不特成功无望，反倒吃苦，多费辛劳，不是有人解救，命且不保。如今崆峒派，所有厉害一点妖人，俱集于此，均为旗门所困，就被破阵脱出，花无邪连来七日，所剩仅此一关，只被攻进，立可运用内中现成禁制，抵御外敌。再按禁图施为，去往内洞寻取禅经。不问敌人发觉与否，均无妨害。

“先前还恐天残、地缺两老怪师徒作梗。一则，为时已久，花无邪当已破关而入，二则，老怪师徒素极自负，生具特性，当双方胜负未分、妖人以众对一之际，当时决不致于出手。迁延时久，人已入洞，转以大雄禅师所设禁制相抗，无可奈何。明有成功之望，恩师说得那等难法，并令自己首次只可暗助，非出不已，不可现出形迹，其中必有原因，并还关系重大。小师弟不知此来，是否奉有师父之命？万一乘着归省，或是私自下山，来此惹事，他虽屡生修积，前生法力俱在，毕竟今生尚是幼婴，天真胆大，惹出乱子，却不在小。几世至交情切，不寻见人，问个明白，如何放心？同时又想到，休宁岛群仙盛宴，他那师父果然不在仙府，定是私出无疑。”

申屠宏越想越愁，又不知他隐向何方，只得悄嘱龙娃：“如遇小仙，可告以师父已然知你是谁。并非有空不去寻他，只为峨嵋奉命时，不许往别处走动，又以孽难未满，无颜见人，意欲重返师门，再往相见，请无要见怪。不论什事。务必先见一

面，或用本门传声之法，先谈几句也好。并说他近来法力更高，我已心服，不要再隐形取笑了。”龙娃应诺。

这时，下面众妖人已然悟出旗门幻相，一个提醒，纷纷警觉，不由急怒交加。一面各施法宝，将四外环攻的五色精光挡住，一面想九人合力，施展“九天都箓、秘魔阴雷”，将旗门震成粉碎，再制敌人死命。申屠宏见下面九妖人，按九宫方位立定，由何永亮为首，各持一面妖幡，幡上飞起一股绿色光煞，正往中央聚齐，看出是崆峒派独门辣手“秘魔阴雷”。知道阴雷已是阴毒无比，况又加上“九天都箓”！魔教中的邪法施为，一经爆发，除却对崖有佛家禁制，可以无害外，休说阵地一带，连自己存身的小石山，也必被震成粉碎。花无邪的五遁旗门，断送还在其次。万一人在崖外，未得入门，再自恃法力，不知隐退，骤为阴雷邪火所伤，凶多吉少。偏为小师弟佛法掩蔽，看不出人在何处。

因昨晚一谈，他越觉无邪身世可怜，又知崆峒派首要诸人，为炼这种邪法，残杀修道之士过多，本已引起各正教公愤；仍还夜郎自大，公然在骑田岭设下“九天秘魔大阵”，想将各正派仙侠，一网打尽。不料极乐真人李静虚，恰在此时功候完满，元神化身，单人入阵，用太乙神雷大破妖阵，首要妖人几于全数伏诛。由此瓦解，剩下十多个余孽，匿迹销声，久不听人说起，不想竟是处心积虑，隐伏山中，重又炼成阴雷。

照此情形，早晚定必猖獗。崆峒阴雷与九烈神君所炼，异曲同工，这般妖人虽非已死诸首恶之比，到底不可大意。申屠宏一时仗义，刚把阮徵所借的二相环取下，静俟绿烟凝聚成一碧绿火球，待要爆发之际，下手破法，免得留在世上害人。他主意打定，忽见西南方现出一团愁云惨雾，乍看邪气一团，不过亩许方圆，晃眼展开，铺天盖地而来。云中隐隐闻得极凄厉

的异声，其势神速已极。声才入耳，月光立暗，妖云已是飞近。申屠宏看出来势太凶，为防万一，刚把龙娃一抱，妖云也停留阵地之上，现出一个又高又大、脸似乌金、一头灰发披拂两肩，左右发脚各挂着一串纸钱。生就一张马脸，吊额突睛、颧高鼻陷、大口血唇、白牙森列、下巴后缩、口眼鼻子乱动；手如鸟爪，长臂赤足。身穿一件灰白麻衣，腰悬革囊的丑怪妖妇。

妖妇才一到达，一声狞笑，把手一伸，便有五条黑影由指爪上飞出，往阵中抓去。下面九股绿色烟光，正往中央斜射，互相会合，凝成一团，尚在转不休，那绿气也正发之不已。只绿气放完，变作一个绿阴阴的晶球，阴雷便自爆发。邪法虽未完成，但那绿色光煞，一样沾它不得，并且所差只是瞬息之间，一样可化无量阴火爆发，端的厉害已极。不料妖妇鬼手影到处，便似一蓬丝般抓了起来，另一头，便与妖幡脱离。手法更快，五条黑气，往起一裹，便即无踪。当妖云到时，众妖人陷身阵中，不曾觉查，忽见五条手一般的黑影，自空飞下，阴雷便被收去。除却两个稍为知底以外，全都暴怒。未及发话，二次鬼手正要飞下，五色遁光一闪，面前一暗，旗门也是无踪，变了一片空地。

众妖人瞥见空中一团阴云邪雾，裹住一个妖妇，纷纷喝骂。待要围攻，妖妇已先厉声喝：“我是乌头婆，与你们无仇无怨，只互相商计一事，不可乱动，免我冒失！”众妖人一见所料不差，果是此人，又在旁大声喝阻：“此是乌老前辈，不可妄动！”于是全都停手为礼，转问：“老前辈，既无嫌怨，何故将我九人阴雷收去？”

乌头婆面容立转惨厉，怪声答道：“话说太长，不及详谈。只因我一个亲生独子，为两贱婢所杀，仅仅收得几缕残魂，

非有佛家无上法力，和两件灵丹异宝，还须三十六年苦炼玄功，不能使他魂魄复原转世。这类有大法力的僧尼，虽有三数人，门户多殊，求必不允，反自上门取辱。为此先打复仇主意。

“我那仇人，乃小寒山神尼门下谢璎、谢琳，既得师门真传，新近又得了佛门至宝七宝金幢，此已难敌，贱婢谢琳，更学会了绝尊者的灭魔宝箓，毒手摩什与她也有杀徒之恨，一样奈何她不得。我老婆子有仇必报，从不轻举妄动，费尽心力，才访问出珠灵涧玉壁，乃西天竺一块灵石，千余年前，大雄禅师将它移来此地。内中藏有两部禅经，和好几件灵丹法宝，于我这两件心事，全有大用。只是内外两层均有佛道两家禁制，埋伏重重，非将此两图得到，多大法力也开不进去。并且外面壁上，更有佛家六字灵符，即此已须在佛门中得有真传禅功深厚，每日按着外禁图附载的时刻，连来六次，才能暂时化解，少停它的妙用。而洞门上面，更有道家混元真煞封固，除却目前有限几人的太乙神雷，与魔教中三十六相神魔外，只有阴雷能开。

“现两禁图均被一个名叫花无邪的女子得去，她本芬陀弃徒，精于大小金刚禅法，已将六字灵符妙用停止，以为用五遁旗门将你们绊住，只一进门，便可照着禁图，从容在内施为。不料混元真煞封闭严固，却没法攻，你们想用阴雷法宝，前后夹攻，也是梦想。再被此女冷不妨暗将六字灵符复原，人还受伤，济得什事？依我想，你们比此女还要无望，不如双方成全我老婆子，由我向她讨图，止住灵符妙用，再借你们阴雷破门入内。事成之后，我只取一部禅经，九粒灵丹、一件法宝，下余除数十粒灵丹，十人平分。另一部禅经，了此女的心愿不计外，法宝恰有九件、由我作主，正好分与你们九人。既免徒劳，平白结仇树敌，而你们阴雷，虽只九粒，但与九烈道友所

炼不同，用后，仍能收回还原，并无伤损。此举不是三全其美么？”

众妖人知她炼“七煞形音摄魂大法”，道力稍差的人，声音形貌，一被听见，立被将魂摄去。一双鬼手更是厉害，在场诸人谁也禁不起她一抓，正在面面相觑，未及答话。妖妇说完，也不再理睬妖人，逕向对崖说道：“花姑娘！我也知你志行坚苦，理应得此禅经。无如我为报仇与救我儿子，非此不可。他为仇敌所杀时，值我归晚，只由别人代收到一点残魂剩魄，无法成形，终日心如刀割，不能再延。适才所说，想已听见，禅经你仍先得一部，另一部，我也在三十六年后还你。如听我活，将图交出，以后不论何人与你作对，都有我乌头婆代你出场。你看如何？”

花无邪并无回应，也未现形，只听一个小孩的口音道：“花道友，今日你已无望，速将六字灵符复原。你走你的，也不可出声现形，由我对付这老妖妇。”妖妇闻言，怒喝：“谁家无知小鬼！敢与老娘作梗！通名领死！”

小孩接口骂道：“无耻老妖妇！你母子积恶如山，在我前生，便想为世除害，未得如愿。我知你因恶贯已满，大劫将临，不敢与人结怨，故此连对几个崆峒余孽，都以好言商量。不似昔年，上来便下毒手。今日便天残、地缺两老容你上门猖狂，小爷也容你不得！别人怕你呼音摄魂，小爷不怕，你想打听我来历，好打主意么？我不要你留情。我说出来，你要不敢动手，当着许多欺软怕硬的狗男女，你丢人却大呢！还有什邪法，只管使吧！”

妖妇闻言，并不发火，冷笑道：“我老婆子，一生怕过谁来？杀你易如反掌！你果是有来头，值我下手，休想活命。如是无知童稚，如此胆大，倒也合我脾胃，我不杀你，只捉去当

儿子便了。”

小孩接口怒喝："放你狗屁！小爷便是峨嵋教祖妙一真人之子李洪，前诸生均在天蒙恩师门下，虔修佛法，今生又拜寒月大师谢山为师。你那两个杀子仇人，便是我两位师姊。休看我转劫，才只三岁，似你这类妖妇，却不在小爷眼下呢！你不用怪眉怪眼，小爷现形你看。你那鬼手，到底出什花样，只管来吧！"话未说完，人已现身，只见一片祥霞，涌着一个背插双钩腰悬如意金环胸悬玉辟邪、各焕奇光、短衣赤足的童子。年纪看去虽不似三岁，最多也只七、八岁光景。生得粉妆玉琢，俊美非常，加上那一身装束佩饰，一身仙风道气，分明天上金童，下降凡世！众妖人知道，既是妙一真人之子，善者不来，全都暗中惊奇不置。

申屠宏在旁，却代他捏着一把冷汗，一见现出身来，这等形相，不禁惊喜交集。忙用本门传声，告以留意，未及跟踪飞去，双方已是发动。原来妖妇闻是妙一真人之子，面上先现惊疑之色，及至听到末两句，面色忽转狞厉，正要下手，人已现出。乌头婆老奸巨滑，刁狡非常，一见这等仙姿英仪，暗忖此子根骨之厚，从来未见，分明此时已是仙佛道中人品，这等美质，如何会死在我手内？忽又想起，前已大劫将临，本欲从此隐迹，不料爱子被杀，复仇心盛，又复出世，就以两个仇人的根骨而论，均不应毁于己手。何况此子，父师无一好惹，莫非情急心昏，仇报不成，反而自投劫数？

妖妇心方一寒，猛瞥见李洪在祥霞拥护之下，一手掐着灵诀，一手戟指喝骂。众妖人除温三妹，手藏袖口中微动，目注对面，似在暗中行法外，余人全都斜视自己，对此婴童如何发落。众目之下，就此退去，太已难堪，至少也应将那禁图强夺了来，才可落场。好在来时，禁网已然暗中布好，花无邪隐身

多妙，只一离壁飞行，便即现形。此子仍以吓他逃走为妙。如真不知进退，逼下毒手，也说不得了。

妖妇念头一转，厉声喝道："无知乳臭，真要我下手么？"随说，便有一团灰色暗光，朝李洪打去。这还是妖妇不愿与峨嵋派结仇，没想伤害李洪，上来未下杀手，只将自炼阴煞奇秽的天垢珠发出。满拟此宝除能污秽敌人飞剑法宝外，并还发出一种极秽奇腥之气，闻到即便晕倒。如能将人擒到，说上几句放走更好，否则护身宝光，必被污失却灵效。敌人虽然仙根深厚，终是幼童，奇秽难当，必逃无疑。

那知李洪并不领情，所带法宝，乃灵峤三仙所赠，专御邪法，不怕污秽，并还深知妖妇来历，胸有成竹，一见天垢珠冉冉飞来，笑骂道："我本心想见识你那形音摄神邪法和那一双鬼手，你偏使出这等下作玩意，有什用处？"说时，那团灰暗的光煞，已是飞近身侧。照例敌人不论用什飞剑法宝，只一出手，妖光立即爆散，化为大片邪气，向人飞涌。其势极快，并具灵性，稍有缝隙，即被侵入，法宝飞剑，沾上就失灵效。

众妖人深知妖妇全身法宝，无不阴毒厉害，李洪不死必伤。不料李洪若无其事，口说着话，手往胸前玉辟邪上一按，立有万道毫光，暴雨也似朝前射出。妖光立被撞成无数烟缕，四下飞射。妖光虽破，废烟剩缕，仍是奇秽极毒。妖妇见事出意外，骤不及防，又惊又怒，百忙中恐毒烟飞射，伤了身旁妖党，越发丢人。法宝已毁，不愿收回，愤急之余，将手一扬，残烟重又前飞。吃李洪宝光一挡，消灭大半，下余邪烟，便由李洪左右两侧绕飞过去。

同时，妖妇也是横心，待下毒手，双手一伸，飞出十条黑影，正要向李洪抓去。猛觉心灵一动，知道花无邪已离崖飞起，待要逃走。想起此女禁图关系重要，怎今日轻重倒置，与

小狗呕什闲气？忽听温三妹喝道："那不是贱婢？"目光到处，花无邪已然现身，往斜刺里飞去。原来花无邪日前连破外壁，以为洞门已现，只照前图施为，当可如愿。不料门上还有混元真气封固，连施法力均未攻破。李洪去唤申屠宏回来，看出她久攻不开，欲往相助，仗着断玉钩之力，方觉有点意思，妖妇便已赶来。二人均知妖妇邪法厉害，李洪便令花无邪暂且停手避开，不可出声，由己上前，如能把妖妇逐走，再打主意。天残、地缺师徒历久未来，只两老怪不出作梗，仍是有望。花无邪明知艰险，终以功亏一篑，不舍就走，想看看再说。

其实，当时妖妇已下禁网，稍有行动，仍被查觉，邪气残烟，猛飞过来，花无邪才闻到一丝，立觉腥秽奇臭，难于忍受。尚幸功力甚高，忙运玄功封闭七窍，不令侵入，虽未中毒晕倒，余气尚是飞扬。唯恐有失，又想起来时申屠宏之言，妙一真人预示先机，定无差错，不该贪功求速，事未成功，反把强敌引来。妖妇人随声到，来去如电，此后防不胜防，又非敌手。再不见机，吃她摄去元神，永沦苦孽，休想出头。

花无邪越想心越寒，便照申屠宏所说，往乌牙洞那一面乘隙遁去。身才飞出，立触禁网。同时，妖女温三妹知花无邪尚在壁上隐迹，暗用镜光查照，因有李洪佛家禁蔽，不曾照见。这一飞出禁地，立被照出。虽然妖妇所设禁网，在发动邪法以前并不伤人，花无邪功力又高，照旧飞驶，可是踪迹已现，不能再隐。妖妇见了，自不放过，立舍李洪，口唤得一声："花无邪，你跟我来呀！"那一双鬼手影，便是抓去。

妖妇呼音摄神之法，厉害无比，如换别人，必被鬼手抓中，真魂元神已被摄住，总算花无邪得有佛门真传，禅功坚定，事前又有戒心，身刚飞出不远，忽听妖妇用极凄厉的怪声呼唤。才一入耳，便觉心旌摇摇，真神欲飞，知道不妙，忙运玄功制

定心神，不去理睬，仍催遁光加急飞遁。不料妖妇飞行更快，人还未到，那双鬼手影已是追近。花无邪心灵上也有了警兆，眼看到糟，幸得那旁李洪，见妖妇鬼手舍了自己，去追花无邪，心中一急，把日前路遇女神童朱文，谈起苗疆斗法，因而要来的乾天一元霹雳子，由侧面照准妖妇便打。同时，左肩一摇，断玉钩立化两道金红光华，交尾电掣而出，朝那黑手影剪去。

双方都快，恰巧迎个正着。李洪这主意早就打好，不过提前先发，满拟妖妇必受重创，甚或震成粉碎。那知妖妇在百多年前，也为雷子惹事，吃过此宝苦头，颇为内行。一见豆大一点紫色晶光，迎面斜飞而来，知道此宝乃昔年幻波池，威震群魔的“乾天一元霹雳子”。不禁大惊，口喝：“诸位速退！”忙即收手退回时，只听震天价响一个震雷过处，紫色星光已化为万道紫光奇焰，横飞爆炸。这一震之威，数十丈方圆以内的山林树木，全都粉碎。

众妖人虽均久经大敌，闻声立纵遁光逃避。两个逃得慢一点的，均受了重伤。申屠宏如非为防龙娃受伤，加以禁制，相隔又远，所立小山也难免于波及了。

李洪见妖光过处，妖妇鬼手前半似乎扫中了些，可是逃遁极速，晃眼无踪。方想妖妇也许知难而退，不料去得快，回得也快，远远一声极凄厉的怒啸，人随声到。妖妇又是飞来，虽然吃了点亏，并不向李洪报复，径由斜刺里往花无邪追去。本来双方动作神速，花无邪逃并不远，又不合闻雷回顾，见妖妇逃走群邪伤避，略一迟疑，四山回响未息，妖妇又追来。又避开了李洪一面，那一双数十丈的鬼手黑影，重又发出。李洪知道断玉钩，乃晓月禅师苦炼多年，准备用来抵抗长眉真人玉匣飞刀的前古奇珍。到手以前，又经天蒙禅师佛法传授，妖妇鬼手依然竟似无伤，照此情势，不将花无邪擒到不休。只有霹雳

子是其所畏，无奈自己共只向朱文讨来两粒，妖妇来去如电，就发出去也未必能使受伤，如再一击不中，便无制她之法。不禁又惊又急，立纵遁光，横截上去，手中暗藏末一粒霹雳，准备迎头再发。

这一面，申屠宏见状也着了急，也是隐身飞起，二人不约而同正往前追截，忽见由乌牙洞那一面，飞来一片天幕也似的黄云，放过花无邪，将妖妇阻住。那云直似一片横亘天半的屏障。上面现出两个死眉死眼，一般高矮的黄衣怪人。这两怪人，不特容貌身材相同，连神情动作，也都一样，乍看直似云屏上画着两个孪生兄弟，不似生人。各睁着一双呆暗无光的怪眼，望着妖妇，一言不发。

申屠宏一见，便知仙柬之言已应，忙用本门传声，招呼李洪速即隐形，退往小山，恩师有话。李洪深知怪人来历，本就想坐观虎斗，只是少年好事，不知打算厉害，乘隙下手与妖妇一个杀着。又以众妖人吃了点亏，俱各忿怒，见妖妇去而复转，气焰更盛，跃跃欲试，已然出声喝骂，待与妖妇合流动手。李洪也想借此除去两个，心方盘算，忽听传声，并有父谕，立即隐身前往会合。

因是先后隐飞，隐遁神妙，怪人妖妇全未看出去向。刚到土山，便听两怪人同声说道："娃娃真乖巧！"李洪闻言方要开口，吃申屠宏连忙阻住，告以少安勿躁。妖妇鬼手已是收回，仍由一团阴云惨雾，环身凌空而立，望着两怪人，也不动手，口眼鼻子，不住乱动，面容悲愤已极。众妖人见此阵仗，全都收势，悄悄避向一旁。双方沈默相持，约有半盏茶时，妖妇好似进退两难，忽然厉声说道："我并非到你乌牙洞禁地，何故逞强作对？"两怪人始终呆视如死，并不理睬。

# 第三回

## 贝叶焕祥辉　地缺天残参佛相
## 魔宫烧毒手　神童仙女盗心灯

话说妖妇连问两次，对方连眼皮都未动一下，也不前进，也不放妖妇过去。花无邪早逃得没有影子。妖妇两问不答，便不再问，凶睛闪闪，望着两怪人，几番欲前又却，好似进退皆难，神情忿怒已极。又相持一会，妖妇倏地眉发倒竖，厉声喝道："你们既是逞强出头，就该说个原因，我如无理，立即就走，为何死眉死眼，装腔作态，连话都不敢出一句？我知你师父一向不捡人现成便宜，大雄禅师玉碑藏珍，他居此多年，毫不知情，一见有人来取，便生贪心劫夺。我想他决不会作此老脸丢人，自背平生言行之事。"我不过打狗看主，不肯轻易结怨，并非怕你。如只是你两兄弟想要染指，尽可商量。今日之事，凡是出力的人，俱都有分。与其无故结仇树敌，何如将花无邪寻回，合力下手，一同分享，岂不是好？有什话只管言明，我老婆子在未叫明以前，决不暗中伤你便了。"

两怪人闻言，互看了一眼，各板着一张死脸，阴恻恻答道：“无知老妖妇，你作梦呢！别的我不知道，就不容人在此卖弄。近年恩师不许我们先动手！才让你一步。你既发了狂言，想好好逃走，不留一点东西，还不行呢！你那一套，只管使出来，否则，我弟兄懒得看你这张鬼脸，先下了手，莫说不打招呼。”

妖妇本因近来时衰背运，不欲树此古怪难惹之强敌，又见对方，人不出门，却将两个元神，附在本门独有的“五云锁仙屏”上飞来。表面上，好似人正在打坐，发现来了强敌，不及复体，逕用元神出战，实则取巧。有些云屏护身，先立不败之地。此宝用无数人兽精魂戾魄，与乾天罡煞之气合炼而成，虽是旁门左道，但是天残地缺法力甚高，平生恩怨分明，无往不报，对人也是如此。事前先遣门下怪徒四出，用他灵符拘上万千人兽魂魄，再经选择。别的左道中人，视为至宝的凶魂戾魄，反倒不要，连同一些看不重的残魂余气，一齐在他魂符护持之下遣走。下余经他选中的，再当众晓以利害，如愿为他服役的，便自认年限，到时放走，不愿者，仍用魂符送回。

这些鬼魂，因炼时极少痛苦，并且年限越多，形神益固，限满投生，必能体健身轻，多享年寿。那服役最久的，也许还有别的好处，因此十九应诺。事出心愿，与邪法强制者不同。对起敌来，也各拚命，发挥所付全力。端的神奇无比！

妖妇暗忖：怪物师徒欺人太甚，并且都是有名乖张怪僻，不通情理，好说无用，空自示弱丢人。对方还不容就此退走，有此云屏护住元神，那呼音摄神之法，多半无用，莫如施展玄功变化，冲入云屏，用这一双抓魂鬼手，将怪徒元神抓裂。也不和两老怪再交手，以防深入虎穴，中他暗算，就此遁回，约好能人相助，再以全力来拚，非将禅经、藏珍得到不可。

妖妇也是大劫将临，自信太甚，不知天残、地缺当晚因见珠涧有人斗法，默运玄机推算，得知有一件关系毕生荣辱安危的事，就在不久发生。心中尤急，此举别有用意，竟自破例由那末次一坐三百余年，不曾离开过的危崖石凹之中，隐形飞出，也同附在云屏之上，两怪徒实是真身。因乌头婆邪法厉害，来去如电，非使受了重伤，胆寒怯步，不能免于纠缠，故意用法力，颠倒掩饰，棋高一着。妖妇果然误认是两怪徒怕他，特以元神出斗，上了大当。妖妇主意打定，一声极惨厉的怒啸，将身一摇，因身立被一团极浓密的黑烟包满，同时发边两挂纸钱也是飞起，化为两道惨白色的光华，环绕身上。众人目光还未看清，两道妖光已环绕一团黑影，箭也似急，往云屏上冲去。

那云屏横亘在珠灵涧斜角上空，看去长只数十丈，高仅十丈，一色深黄，时有光影闪变。众妖人虽然同居此山多年，只偶听人说过，有两个和怪徒交好的，每问俱都不答。忽然出现并不如所闻之甚，看去好似无至异处。

妖妇却精玄功变化，相隔千百里外，声到人到，休说这点间隔，再长百倍，就不冲破，也被由上下左右四边空处飞越过去。竟会望而却步，已是奇怪，只当过去不远，便是乌牙洞禁地，不愿开罪两老怪物之故。及见妖妇忽以全力前冲，知她平日行事向不虚发，也无敌手，况当怒极相拚之际，就便将两老怪引出，这片云屏也非破去不可。

谁知那么邪法高强，与毒手摩什、蚩尤墓中三怪齐名的乌头婆，这一冲，并未将云屏冲破。一到上面，也和两怪人神气差不多，附身云屏之上，只是动静不同。怪人仍旧呆立相看，乌头婆却是眉发怒张，黑烟和惨白妖光环绕之下，在云屏上往来飞舞，其疾如电。晃眼之间，黑烟白光之外，忽然附上一层

黄云，渐渐云气越附越厚。妖妇便和冻蝇钻窗一般，此突彼窜，似想挣脱，末了简直周身被黄云束紧，成了一个大黄团，妖光黑气全被包没，不见痕影。经此一来，休说众妖人大出意外，便申、李二人也觉老怪、果是名不虚传，连门下怪徒，也有这高神通。

李洪想起，花无邪往乌牙洞中逃走，此时未归，也颇可虑，意欲隐形往探。申屠宏力言："此举关照恩师手谕而行，结局虽未明言，当可无虑。老怪更为厉害，一入禁地，立被警觉；等乌头婆败后，再作计较。我奉师命，自有处置。"李洪方始中止。

云屏上忽然光色闪变，由黄而白，转眼又变成红色，同时起了无数大小漩涡。妖妇身外所包云光，也随同变幻，不论飞到何处，均被漩涡裹住，挣脱一个又遇一个，飞舞冲突之势越缓，不时发出两声惨啸。

申、李等人，因在天蝉叶和禁遁隐护之下，只觉听去刺耳难闻，众妖人却似心摇体战，真神欲飞不能自制。有几个声才入耳，便自仓皇飞走，下余还有四人，均露出强自镇摄，面带惊惧之容。四妖人方料妖妇乌头婆情急，正以全力呼音摄神，与敌拚命，猛又瞥见屏上火云电漩中，碧光乱闪，一串连珠霹雳大震。乌头婆身外光云，立被震散了些，紧跟着，一团黑烟比电还疾，冲霄射去。烟中带着一种刺耳的厉啸，由近而远，晃眼余音犹曳遥空，乌头婆踪迹已杳，端的神速已极。

跟着云屏忽隐，两黄衣怪人也未驾什遁光，竟自下落。残余四妖人多与怪徒相识，抢先迎上，意似想恭维几句。那知两怪人死眉死眼，全不理睬，厉声喝道："那九粒秘魔阴雷，乃你门中之物，怎会到乌头妖妇手内？明与妖妇勾结，合谋作祟，师父立等回话，快说！"众妖人俱是崆峒余孽，苦炼多年，

邪法异宝各有专长，满拟不久死灰复燃，重整门户，经此一局，才知不论和邪正那一方比，全差得多。本就气短，一听怪徒声色俱厉，大有反脸之意，适已看出厉害，又是紧邻，如何敢忤？慌不迭极口分辩。

李洪见众妖人窘急丑态，反倒消了敌意，还想再听下去。申屠宏知到时机，老怪已回，悄告李洪："速带龙娃回我书房，我去接应花道友回来。这累赘是你带来，万不可随我同往，包你还有事做，不在今天。"

李洪已觉龙娃一人在此可虑，便答看完即走。申屠宏说声小心，便往乌牙洞飞去。刚到，便见另一怪徒引了花无邪，由崖凹中走出，引往半里外另一设备整齐的石洞中坐下，笑说："花道友，此事两有益处，还望三思。不过家师素不勉强人，本是令我送出山去，我想二位仵师兄曾为道友少效微劳，想请道友暂缓，等他事完回来见上一面，再走如何？"申屠宏忙用传声，令其婉言相拒。花无邪便告妖徒："令师盛意，并解我围，甚为感谢，必有以报。尚有要约须赴，改日登门，再见令师兄吧。"

怪徒极强横固执，闻言面色一沉，冷笑道："我也有事，留否由你。"一闪不见。申屠宏立令花无邪同隐身形，仗着天蝉灵叶与仙柬指示，连越过沿途禁网，飞了回去。李洪、龙娃恰也飞到，各说经过。才知花无邪危急中想起申屠宏之言，忙往乌牙洞飞去。果然身后现出云屏，将乌头婆阻住，先还恐才脱虎口，又入龙潭。继一想，申屠宏奉命相助，所说当无差错，一到乌牙洞上空，除来路外，三面均有禁制，不能冲过，只得硬着头皮下降。见危崖内陷，地并不广，也无陈设用具，只当中有一五尺高、二尺多宽的石凹，并肩挤坐着两个黄衣怪人。一缺左脚、一缺右脚，似是孪生兄弟，虽未见过，料是天残地

缺。知他性情乖谬，狂傲固执，与众不同，便以礼相见。

两怪人冷冷的说道："我这西崆峒，除五龙岩几个后辈，因他师长先住此山，在日对我又极恭敬，容留至今外，向不许外人动本山一草一木。你所做的事，本不容许，但我一向扶弱抑强，见你孤身一人，竟敢大胆来此开山取宝，已有五龙岩这般蠢牛与你作对，再如出手，还当我师徒倚强欺人。本心由你自去，不料你当危急之际，明知我师徒不好说话，偏往我门前投到，足见胆识过人。

妖妇又那等猖狂可恶，才命门人相助。妖妇已为我法力所困，逃生已是万幸，足可无虑。你所取禅经，到此也能成功。我并还可助你一臂。不过，我二人恩怨分明，助人须有酬报。此事，已然洞悉因果，并不想有分润，只是存放贝叶的金篋之内，有一件佛门至宝，非你不能到手。如肯借我一用，到时，你便可安心下手。不论有多厉害的对头与你作梗，均由我师徒应付，我事一完，立即还你。此系彼此有益之事。我师徒不勉强人，时尚未至，也无须即时回话。如若心愿，或是你看出单仗李洪相助无用，仇敌太多，形势凶危，下手前三日，来此一行，我便可为你安排，使你专心按照禁图取宝，决无他虑了。"

花无邪知道对方乃方今旁门散仙中有数人物，脾气更怪，行辈甚高，一向自大，入门并未跪拜，他竟毫无忤色，反允相助，只借所得宝物一用。按说，承他师徒解困，借此酬报，原是应该，不过此老行事莫测，以他神通广大，怎会自贬身价，向一后辈借宝？还有他既凡事前知，申屠宏也在暗中相助，怎会算不出来？贝叶蝉经篋内，是何法宝，他会如此切要？自身灾劫，定数所限，非经魔劫，不能成道，本是明知欲犯，并不需人相助，还是问过申屠宏，再行回答。

略一寻思，花无邪正要回答，天残、地缺已闭目入定。唤了两声“老前辈”，不听回应，只得罢了。身在虎穴，主人喜怒无常，便在侧恭敬侍立，以待回醒。隔有片刻，左侧有人影一闪，忽现出一个黄衣怪徒。花无邪法力原高，看出怪徒早在室内，并非外来，也许隐伏的不止一人，故作不知，方问：“道友，有何见教？”怪徒已作手式噤声，似恐惊动二老，态绝恭谨，随引往另一洞中，一言不合，便自含愁隐去。看神气，似以为禁网周密，若不放行，决难脱身，不料申屠宏赶到，将人引走。

另一面，李洪在小山上，隐形旁观。先是件氏兄弟，咬定诸妖人与乌头婆勾结，经四妖人再三分说，件氏兄弟虽然息怒，却令众妖人不许过问此事，并说，他只是不以多欺少，并非想要自取神经。众妖人自是不愿，温三妹便说：“此事譬如不知，中止前念，本无不可。只是青海二恶，定必不容，早时神魔炼成，寻上门来，却是难敌。不知二位道友，可能助我免难？”件氏兄弟闻言，冷笑道：“不经我师徒默许，谁敢动此一草一木。你只不离此山，怕他何来？你们不听话，与那女子为难，却是自讨苦吃。”说罢，人便不见。气得四妖人咬牙切齿，一言未发，各自飞去。

申、李、花三人，彼此一谈，均觉奇怪，便把仙柬取出，通诚拜观，第三页字迹忽现。才知白眉禅师大弟子朱由穆，自从铜椰岛分手，本约三生至交姜雪君随了大方真人神驼乙休、韩仙子，往除玄门中败类双凤山两小邢氏兄弟，就便应件氏兄弟之约，往寻祖护双凤山两小的天残、地缺斗法，减少他一点气焰。不料邢氏弟兄，凶狡异常，知道铜椰岛拦韩仙子元神，惹下杀身之祸，遍约能人，百计求免。四人结局，虽然大胜，邢氏弟兄也吃乙、韩二人追往北极天边杀死，除去两个极恶穷

凶，却因此意出不少事故。

妙一真人素持宽大，与人为善，深知天残、地缺虽非正宗清修之士，除却生性奇特、专重恩怨、不论善恶，又喜袒护徒弟，是其所短，劣迹无多。门人虽短不了背师为恶，但他本人初得道时，颇积善功，尤其所炼护身云屏，度化了许多冤鬼，用心虽为利己，无形中也积有不少功德。只为狂傲自大，所居直同禁地，有人游山误入或是路过，不论仙凡，均受怪徒欺侮。法力越高，吃亏更大。他不但不问，有时反为张目。几个宠徒，形貌既极丑怪，行事更极骄横任性，近年胆子越大，时与妖人勾结为恶，因此树敌甚众。

朱、姜二人这一去，必与他师徒难堪。念在他成名多年，修为不易，又恐其老羞成怒，激与妖邪合流，生出事来，欲以恩相结，到要紧关头，为其解围。同辈之交，不是无法分身，便是素恨恶他师徒的人，双方法力都高，事前不能泄漏。知申屠宏机智稳练，如将迷踪隐迹和乾坤大挪移法炼成前往，照柬贴所说而行，便可胜任。为此妙一真人乃命醉道人传谕，令其依言行事。

这第三页仙示上，除指示到时机宜外，并说："大雄禅师法力无边，不持洞门上的太乙混元真气，不到时限，无法攻开，并且内里另有法宝封固，不在禁图所载埋伏以内。第三层威力更大，刻经玉牒，已化成一片玉壁，法力稍差，也不能取走。这时，番僧三十六相神魔，已然炼成，随后赶来。花无邪所要禅经，也是得到。当时携经遁往海外，虽可无事，一则，孽难未消，将来仍须应验，二则玉碑所刻，乃是经解，留在世上只剩五日，便须化去。碑重如山，保留，携走两俱不能，非当时默记下来不可。如用前部贝叶禅经，自去参悟，至少三百多年，始能通晓。事前只采薇僧朱由穆和李宁可以相助，但各有

事，到得甚晚，必与青海二恶相遇。

“此经关系番僧日后成败，就令当时不敢苦迫，真形已被摄去，从此苦苦寻踪，不久便为所害，元神也被擒禁——非满十四年不能脱离，异日成就却大。如甘以身殉道，为久远之计，经到手后，速将天残、地缺想借的一片贝叶灵符，交与申屠宏备用，再照图封禁全洞，往末层玉碑之下，读那经解。一任番僧神魔攻山，不去理睬，等碑洞将被邪法攻破，经已记全，速将所得禅经，用箧中所附灵符封固。高呼神僧法号，乞发慈悲，照玉碑掷去，立即藏起。跟着申屠宏所请的人，也是到来，将碑取去。番僧晶球视影只能看出前半，藏经一节，因有灵符妙用，并未看出，只知关系切身厉害的前部禅经，已为人取走，因此拚命劫夺，不肯干休。花无邪如若隐避得快，真形不被摄去，未始不可暂脱毒手，无奈定数如此。花无邪精诚强毅，也必不肯早退，苦难虽不能免，将来脱难出困重取此经，参悟末两章上乘佛法，必成正果”等语。

花无邪向道坚诚，知道事可如愿，又知天残、地缺借宝之事，已有安排，好生忻慰，毫不以十四年炼魂之苦为念。申、李二人，益发感动，对于她将来超劫出困之事，均愿以全力相助。花无邪自是感谢。申屠宏因仙示，未提李洪，便问：“洪弟，怎得到此？”

李洪笑答：“我每年此时，峨嵋省亲，恰值休宁岛群仙盛会，欲往观光，未得如愿。归途遇见世叔藏灵子，将我喝住，先对我夸奖了一阵，后说日前遇凌世叔与陕西黄龙山猿长老，谈起这里的事。回山又探出了些机密，问我如想凑此热闹，助花道友取经，便指点我得一件好法宝，并说他去休宁岛见了爹娘师父，必为分说，事情是他怂恿，与我无干。

“另外又赠我一道极神妙的灵符，一经施为，不论对方法

力多高，也算不出来人心意行动，须等璎、琳二位世姊，有要事寻我时才用。此是他照例三年一次，默运玄功，推算未来。为了感我爹爹高义，一时关切，无意中推算出来的，命我谨秘，尤其不可对师父说。防我不听话，心思白用，冷不防，在我头上拍了一下，加了禁制，一见师父，便想不起，我也不知灵否。送走以后，一想师父也是赴会未归，回山无聊，好在爹娘师父事前全未叮嘱，不算违命。何况还有他代我说情呢！以前法力，近来多能运用，法宝虽未发还，有断玉钩和灵峤三宝，也能抵挡一气，便赶来了。”申屠宏知藏灵子，近与本门修好，此老法力高强，必有深意。仙柬未提李洪，可知无碍，才放了心。花无邪见李洪小小年纪，如此神通，再听二人叙阔，说起前生之事，更为惊奇，赞佩不置。

一会天明，龙娃告辞回家。申屠宏告以：“无多时日，便要下手，形势较前还要凶险，带你徒多累赘，并且你不久随我远行，母子还要久别。明日我便设辞散馆，反正无事，何如家中奉母，多聚些时，事完，我自寻你多好。”龙娃先颇不愿，后一想到母子不久分离，不知何时才得重逢，立即应诺，分别拜辞而去。李、花二人，均说龙娃至性可嘉。申屠宏笑向李洪道：“如不是孝母可取，似此庸凡，如何可要？都是你作成我，头一次收徒便不如人。”

李洪笑道：“大哥休如此说。人贵自修，你没见诸葛师兄初在大世伯门下，那等艰难么？现为本门四大弟子中第一等人物，成就如何？再者，我见这孩子，灵巧孝心，颇为喜爱，既作成他拜在大哥门下，也必助他到底。我一下山，必有办法。我这老长辈决不白当，包你满意便了。”

申、花二人，望他看去，不过一个六、七岁的幼童，偏于老练之中，带着无限天真，深以为当龙娃的老长辈为喜，都不

由得笑了起来。一会，生徒到来，申屠宏告以不久解馆归去，每人暗赠了些银子遣走。生徒去后，花、李二人，重又现身。因昨晚为妖妇所扰，洞未攻进，反把连日心思白用，又须从头做起，将六字灵符解完，也到了神僧所限时日。虽然进洞之后尚须三日始得成功，但这次有申、李二人同往相助，两老怪物，既已明言不出作梗，众妖人也许不敢违怪徒之诫。花无邪心急下手，虽然早了数日，生出好些事故，因此却把崆峒诸妖人阻力去掉，损益也可相抵。

三人商计停妥之后，又把两图取出，互相观望，照妙一真仙示，但加推详。花无邪才知禁法微妙，息息相通。幸而昨日没有进攻，否则，还要陷身在内，进退两难，深悔先前不合私心自用，总算一事审慎，将两图全交申屠宏保管，免却好些难堪。尤其李洪，无端挺身急难，以全力相助，免去燃指头陀所说鬼手抓魂之劫，由此铭感在心不提。

挨到夜间，时辰已到，三人一同前往。因乌头婆到时，李洪前生曾与孽子斗法，知她厉害，立催花无邪速收旗门。花无邪本在壁上行法破门，久攻不开，李洪忽然飞往相助，并说自己来历。花无邪才知引进龙娃的小仙，乃妙一真人之子。看出他禅功甚深，法宝神奇，甚是信佩。又早知乌头婆厉害，只未见过，闻言大惊，立将旗门收走，未被邪污。有此埋伏，可免一层防备，到了灵珠涧，先将旗门布好，好由李洪助她，重破六字灵符，申屠宏仍在小山之上守望。有了二人相助，不特容易放开，并且破完灵符，李洪便由外面加上一层佛法禁制，申屠宏又格外谨秘，用天蝉灵叶将花、李二人形迹隐去，任是多高法力的妖人，决看不出。事完离开，如有妖人到此，别的不说，外面的一层佛法禁制，便极难破。此是天蒙禅师伏魔真传，与行法人心灵相通，只一有事，李洪先自警觉，端的戒备

周密，无隙可乘。

三人初意众妖人未必死心，至少也有隐伏窥伺，前后也有个把时辰，才得毕事。李洪连施佛法，暗中搜索，连预想要讨借宝回音的怪徒，都未见来。第一夜，还当偶然，不料第二夜对方人便会去，接连三夜，俱是如此。三人都料这夥妖人均非强者，即令畏惧怪徒，不敢自来，也必有别的阴谋毒计，或将此事传扬出去，将与天残、地缺法力差不多的妖邪，引来作梗。那有如此便宜的事？

李洪欲往五龙岩，乌牙洞两处探看，申屠宏因他这次转世，法力回复既快，功候越深，胆子更大，恐生枝节，力说："看恩师手谕，虽非容易，既可成功，当然无碍，去惹他们作什？"李洪欲行又止。一晃，到了第五夜，已然事完将走，忽见一道极暗淡的灰白色妖光，由山外飞来，往五龙岩那一面投去。飞行甚速，破空之声也极细微，换了常人，决听不出。明日子夜，便是成功紧要关头，李洪特意在当地隐伏了半夜，均无异兆。妖党往来常有，不愿多事。好在李洪禁法有警即知，仍未往五龙岩探看，便同回转。

次日申屠宏装着起身，退了民房，暗将行李衣物等，平日用来摆样的东西，一齐暗送龙娃家来，告以三日之内前往，带他同行。龙娃母子，见了三人大喜，坚要款待。三人见他诚切，难得动上一回烟火，也就允了。

因仙示上只说当晚可以成功，险阻多在入门得手之后，门上混元真气却未明言破法，是否顺手还不一定。又防临期生变，三人特意早些赶往。到后一看，仍无异状，心虽喜慰，戒备更严。快到亥末子初，竟连听到两次隐微破空之声，飞行甚高，遁光一点也看不出，等到发觉，已由侧面飞过，好似俱自外来，落处并不在崖前一带。成功一篑，要紧关头，就有敌人，

也须一拚，只有仍照预计行事，不去睬他。为防门上真气难破，才交子初，便即下手。仍由花、李二人上前，申屠宏在侧戒备。

约有盏茶光景，花、李二人攻门正急，李洪心灵，忽连起了两次警兆，都是略现即止。照理人一走入禁地，旗门立现，并且来人不到壁上犯禁，不会有此景象。李洪虽然屡生修积，法力甚高，此生终是年幼天真，无什机心，那警兆，又是现灭极快，毫无影迹。一见旗门禁地仍是好好的，申屠宏尚在小山上守望，并还加了一层本门禁制，有此两关，敌人稍有动作，万无不觉之理，怎会已到身旁，尚无异兆？二人本是连人带法宝飞剑，合成一道精光，朝门上猛冲，无奈元气屡分屡合，几次可以冲破的，均未制住机先。李洪心虽奇怪，以为敌人如已冲开禁网入内，有此法力，早已出手施为。正急之际，略一寻思，也就放开，并未通知申、花二人。眼看断玉钩连同灵峤三宝，与花无邪法宝飞剑合成的一片精光，末次冲上前去，将门上混元真煞冲散了十之八九，又和以往一样，不能全数冲破。

方自可惜，待要就势加功施为，猛瞥见酒杯大一团灰白色的妖光，打向门上，"波"的一声，元气四散，门便大开。紧跟着，箭也似急一道暗赤光华，由身侧飞过，往门里冲进。来势神速，事出意外，二人方道不好，未及施为。就这妖光电射，不容一瞬的当儿，猛又瞥见门前现出五青五白十道光华，也是电射而出。两下撞在一起，只听"哗"的一声惨叫，妖光散处，飞起几条黑影。同时，另一道银光，却往门内射去，耳听哈哈大笑道："狗妖孽！你上了我二人的当了！想逃如何能够？"

二人百忙中，俱都情急万分，话没听完，各将飞剑法宝朝那青白光华冲去，双方撞得一撞，觉出其力甚大，又看不出是

什路数。忽听门内有人大喝："贤侄不得无理！此是猿长老，经我便道约来相助。申屠宏快放天璇神砂，留神妖孽逃走！"话未听完，先前妖光散处，旗门立现。

另一面，申屠宏见变生瞬息，事前毫无迹兆，敌人便自入阵，也自惶急，正待往援，门内人一发话，立听出是师门至交怪叫化穷神凌浑，忙喝："洪弟、花道友！不可妄动！"话一说完，立将二相环取出，方要施为。忽听一声可裂金石的清啸，大喝："无须！凌花子，你太小看我了！"话还未完，青白光华只与花、李二人撞了一撞，并未为敌，略为一斜，便自让过。崖前忽现出一个身穿白麻布衫，生得猿臂鸢肩、狮鼻阔口、银牙朱唇，面色红润，颊前搭着两道细长寿眉，大耳垂轮，色如硃砂，须发如银，一对细长眼睛，精芒四射，貌相奇古，身材高大的长臂老者。一出现，便凌空而立，一双细长指爪一齐外伸，那五青五白十道精光，便由指尖射出，往旗门内那几条黑影追去。

申屠宏久闻猿长老之名，尚未见过。李洪来往仙府，早听说起"开府斗法，凌浑义结猿长老，弃邪归正"之事。来时，又听藏灵子说过，一听是他，忙即住手。方和花无邪高呼："后辈一时无知，长老恕过。"凌浑忽然走出，手中托了一件祥辉闪闪的法宝，见面便指花无邪道："我受令友吕道友之托，来此相助。今门已开，还不快些进去。"花无邪连忙礼谢，飞身而入。申屠宏因猿长老一说，不便出手，也飞过来拜见。

凌浑随对李洪道："你这娃儿也不安分，还不到你下山时期呢，便来多事。可笑藏矮子量小，知我借这里一件法宝应用，因记青螺谷和开府时的两次小过节，特意指点你来取此宝，使我不好意思再要。其实，我有此宝，不过少费点事，有什相干？倒是他赠那道灵符，关系重要。小寒山二女，不久便

与毒手摩什恶斗，非用心灯，不能制他妖人死命。此时，谢氏姊妹已往武夷等你，须用此符，才可将心灯得到，去往大咎山火炼毒手摩什，除此一害。你这小淘气，也有一次热闹可看。以后便须再过七年，才可下山行道了。藏矮子尚且作成你，何况于我？省你费事，已将你那件法宝得到，于你将来，颇有大用，名称用法，令师自会指点。底下没你的事，还不快走！”

李洪道：“小侄法宝甚多，本是为开眼界而来，没想要什法宝。世叔如是需要，请拿去吧。或是用过，再赐侄，也是一样。”凌浑道：“胡说！藏矮子还当我非此不可呢！还不快拿了走！”

李洪接过一看，形如一朵莲花，非金非玉，入手甚轻，料知不是寻常。因和谢璎、谢琳最为投契，知道所取心灯，关系至大，只不知师父是他父亲，又是诛邪除害之事，为何要等自己这道灵符，才能到手？此老脾气古怪，不便多问，惟恐误事，匆匆拜谢作别飞去。

申屠宏旁立，看出妖人已死，元神也被剑光击散，只是妖人法力甚高，元神竟能分合。先被旗门困住，吃他接连几窜，已将冲出重围，快要合成一伙。猿长老十道光华，先只分射阵角，忽在此时，合围上去一兜，成了一面光网，将黑影包紧，电闪了两闪，便自消灭。一见飞回，忙即上前拜见。凌浑道：“此时朱、姜二位道友，正与两老怪斗法。驼子夫妻也要前来。我和老猿前往观战，你快进洞去，只将禁制复原，便可畅所欲为。那旗门可先收去。如有什事，我们俱在乌牙洞，立可应援，放心好了。”

申屠宏方自拜谢，凌浑已和猿长老飞去。暗忖恩师所传禁法，真个神妙！那最关紧要的事，以此老的法力，居然不曾前知。休看成功在即，底下的事，更多艰危，丝毫大意不得，便照所说，收了旗门，往里飞进。花无邪正收那第二层埋伏的一

件法宝，尚未成功，见面匆匆一说，忙将外壁禁制复原。那第二层，是一道玉门，法宝是一金环，大约丈许，乍看仿佛画在门上，一圈黄印，不在内外两图所载之内。

花无邪初进来时，并未看出那是佛门至宝，及至按照总图行法，想要开门入内。头一次行法攻门，因是初试，不知威力大小，心怀戒慎，不敢过猛，门上黄圈，只色彩格外鲜明，尚无大异。二次再进，因头次行法无效，也不见有什反应，胆子渐大，心又急于收功，以免夜长梦多，别生枝节。除照总图所载，解禁之法施为外，并以全力朝前猛攻。花无邪曾在芬陀大师门下多年，得有佛门真传，因平日用功最勤，彼时功力，尚在杨瑾前身凌雪鸿之上。以为佛家降魔禁制，十九同源，头层禁制已解，初试不见有什警兆，埋伏许在门内，只把此门攻开，便可照图行事。因忆总图载有逐步解禁之言，为防万一，并还双管齐下，心料照此行事，万无一失。

那知全洞禁制，不但息息相关，并与所埋伏的法宝互相连贯，发生不可思议的威力。如非得有佛门降魔真传，而又与事机巧合的有缘人，便将两图得到，照样无法进去。花无邪这一猛进，恰将金环威力引发，眼前倏地奇亮，门上黄印忽变作一圈金霞，发出无量吸力，吸上身来。如换另一个法力稍差的人，当时定被吸进圈中，吃那西方真金之气裹住一绞，纵不形消神灭，也休想逃得性命。总算花无邪机智绝伦，法力既高，两次施为，禁法已被止住，人未入圈，尚可无害，又是行家，一见金霞焕彩，立即警觉。那黄印乃是佛家法宝，并非禁制，这类法宝，如若无力收取，一经引发，就此想脱身，直是万难。慌不迭一面运用玄功，奋身纵退，百忙中回手咬破中指，施展师传滴血化身之法，朝前弹去，化为一片血光，飞上前去。

那金霞正待离门飞起，急转而至，两下迎个正着，只见血

光投入金霞圈中，一闪不见，金环也就静止原处，不再转动。花无邪知道不将此宝收取到手，不能入内，先前不知误犯，受此虚惊。一经判明是佛门异宝，不能再以强力引发，便照佛道两家收宝之法，试探着小心收取。金环威力虽不再现，连用收法，并无动静。花无邪初意难极，本欲求助。及其二人见面，说完前事，外壁禁制刚一复原，门上金印也回复了原状，不再放光。猛然触动灵机，重又跪拜通诚，起立之后，先不行法攻那玉门，只照总图试一解禁，又见金光一闪，心中大惊，赶即纵退。再定睛一看，那一圈黄印，忽化为一个金环，晃眼由大而小，只有茶杯粗细，向洞外一面飞去。事出仓卒，又是惊弓之鸟，见即闪避，不及下手。申屠宏初来，不曾问出底细，正立迎面，一眼看出是件奇珍异宝，立用分光捉影之法，伸手摄住递过。

花无邪道："此系佛门至宝，我尚不知它的来历用法，定数应为道友所有，否则我早已收取到手了。即请收下，无须推让。我便据为己有，也只暂时保存，多操一份心，并无益处。只门内禅经，关系我大劫安危成败，此时方悟，仅我一人之力，决难如愿，仍望道友终始玉成，感谢不尽。"话未说完，门内水火风雷，与金铁交鸣之声，同时大作。虽然题中应有文章，鉴于前失，知道单靠内外两图还不足恃，前路艰危，一层难似一层，把初来急功自恃之念，去了个乾净。

二人合力下手，先朝玉门按图行法一指，门刚自行开放，门内立有千万点金星，潮涌激射而来。这一道埋伏，又非禁图所有，急切间，分辨不出是法是宝，方自惊疑。申屠宏来时开读仙示，早知究里，把手中二相环脱下准备，见状忙往外一甩。环中所收天璇神砂，也化为千万朵五色星光，激射而出，竟将门内星光，冲了回去。随喝："花道友！此是佛家八功德

池中神泥所化金砂，被我用二相环挡住，速照总图准备，随我入门，再将二层禁制复原，此宝便可收下了。”

花无邪见他用一枚铁指环，发出五色星光，竟将西方神泥挡了回去，益发钦佩，自愧弗如。同时悟出洞中防卫周密，禅经未到手以前，禁制不能全撤，每进一层，必须先将外层来路禁制复原，始能照图行事，否则，另设的法宝埋伏，必生妙用，阻路为害。前面禁制一复原，所伏法宝也可收取，等禅经得到手中，禁法也不破自解，端的互相呼应，神妙莫测。照此情势，分明神僧深知仇敌厉害，特意设此严关，等少时仇敌到来，层层攻破，事情已差不多了，闻言立即应诺。

申屠宏已当先飞入。这时门内星光金霞，吃天璇神砂强力一挡，威势更盛，互相冲激排荡，发出极强烈的轰轰之声，宛如山崩海啸，震耳欲聋。转眼之间，神砂星光竟吃阻住，不能再进。申屠宏觉着神泥，不特威力逐渐加增，并与天璇神砂互相吸引胶着，生出一种极微妙的变化，不知二宝各具吸力妙用，只一方势绌，便可化合为一，增长出无边威力。西方神泥虽然厉害，一则无人主持，当日之事神僧早已算定，一切设施运用，到时逐渐失去灵效。不时便与神砂合为一体，成了峨嵋七矮中第一件至宝。但是天璇神砂，如为神泥所制，虽也一样相合，却凝成一个金块，必须多耗心力，日日重炼，始能运用。只管峨嵋仙府，藏有天一真水，也费事多了。

仙示只说神泥至宝可以收用，并未详言。申屠宏仓卒之间，自未悟透，又以天璇神砂乃阮徵性命相连之宝，除他年抵御邪魔，仗以完成仙业外，不久领导金蝉、石生等七矮，冲破南极磁光圈，在小南极不夜城光明境，天外神山开府，以及“三次峨嵋斗剑”，均有极重要的关系。如少毁损，怎对得起儿生患难的同门至交？当时情势，已无法收退，申屠宏心中一急，

拚耗真元，把多年苦炼的全副功力，运用上去。因与阮徵同门同修，各人法宝妙用，均所深悉。此举人与宝几成一体，天璇神砂不是可以消灭之物，人虽不致死，如稍失挫，创伤却不在小处。形势端的极险！

申屠宏这一情急相拚，神砂威力随同大盛，神泥星光立被制压后退，未容二次发生变化。花无邪撤收禁制，也自成功。神泥与禁法息息相关，禁制一停，便失灵效。天璇神砂吸收法宝，原具专长，申屠宏全力运用，势又绝猛，一进一退，相差悬远，这一来，刚巧合式。申屠宏猛觉前面千万斤的阻力，倏地一松，神泥也未消灭，只吃天璇神砂分化，杂入五色星光之内，随同飞舞，向前冲去，上下四外，更无别的阻碍。他为人素来谨细，虽料神泥已被制住，依然不敢造次，方自停步观查，忽听花无邪道："前面已是神碑，道友快收法宝，容我过去。"

申屠宏闻言，再看见神泥所化金星，与五色星光匀合，仿佛原有，运用由心。倏地省悟，忙戒备着往回一收，神光一闪即隐，与平时收宝一样，只铁指环隐隐多出一圈极微细的金点。知道神泥到手，并与神砂相合，融会一体，喜出望外。

另一面花无邪已将二层禁制复原，朝前飞去，申屠宏跟踪赶到尽头处一看。那神碑乃是一片平整玉壁，当中有一片尺许长树叶形的金影，深入玉里，隐隐放光，好似天然生就，又似一片真树叶藏在里面，玉质晶莹，映透出来。这便是那贝叶禅经，忙同下拜通诚，祝告起立。二人知道此经密藏玉里，金光外映看去隔纸一般薄的玉皮，实则相隔还有尺多深厚，并且外壁所刻禅经，与此关联，非将这贝叶禅经取出，外壁经文不能出现。玉质更坚如百炼精钢，非照总图所载，并须精习佛法的人，不能取出。到手以前，夺经仇敌也必赶到，实是大意不得。

总算事前有了准备，便照预计，由花无邪施展前师神尼芬陀所传佛法，上前取经，申屠宏在侧戒备。事机瞬息，稍为延误，便生钜变。申屠宏少时，更须抽空走往后山，参与采薇僧朱由穆、姜雪君与天残、地缺师徒斗法之事。哪一面都是事难责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由不得心情紧张起来。待了一会，见花无邪面壁而立，先是手挽诀印，由中指上，放出一道毫光，射向壁上，朝树叶四边徐徐转动。跟着便听壁内禅唱之声，隐隐传出，此是神僧所留音文经解，只此一遍，当时如若记忆不全，便须再费多年功力，始能通解。禅唱一完，玉碑上立全变化，禅经也自取到手内。申屠宏暗忖：

“自已不是佛门中人，此经无缘得见，事正危急，也无暇记，不消说了。可笑青海二恶，用尽心机，百计劫夺，虽精晶球视影之法，内洞许多秘奥，仍无法窥测。这禅唱留音不曾听去，便将禅经劫夺到手，也无用处，何况内外两经互有关联，不是深悉细情，又得神僧昔年默许的正宗佛门弟子，多高法力也难取走。结局白用心力，害人转而害已。闻说二恶虽是邪教，法力甚高，麻头鬼王更能前知，行事谨细，怎临事如此愚蠢？现在花无邪功成在即，先前不合贪功，又稍延误，又当天残地缺与人斗法正酣，无人作梗之际，按说仇敌应已早到，洞外怎还无有警兆？”

申屠宏方自寻思，忽听隔洞顶上面，惊天动地一片大震，宛如一、二十个极大地雷，同时爆发。可是洞内仍是好好，并无异状。紧跟着，四外风火之声轰轰交作，顶上巨震更响个不住，两下潮成一片，声势猛恶，自来罕见。知道青海二恶正用“有相神魔”攻洞，此时虽还无害，迟早仍被攻进，难免一场恶斗。并且从此纠结，非到强存弱亡，不能分解。再看花无邪运用法力，虔心默记，直如未闻。申屠宏方想此女根骨既佳，

人又美好，更有这高定力，真个难得。只为当初一时不慎误犯芬驼教规，已受多年辛苦危害，结局仍不免于玉碎香消，还受二恶十四年炼魂之惨。如非向道坚诚，自身能于排除万难，甘于以身殉道，力求正果，势必形神皆灭，连元神也保不住。再想起师长闭关，群邪猖狂，自已虽得重返师门，前路依旧艰难。

因而心忿二恶，明知此经正邪殊途，不应为其所有，仍和乌头婆一样，偏要恃强凌弱，乘危劫夺。花无邪定数如难避免，异日相遇，决不使其漏网。申屠宏正寻思间，外面风雷攻势愈急，待不一会，中间忽杂着一种从未听到过极凄厉的颤声悲鸣，隐隐传来。好似乌头婆呼音摄魂之法，又不全似，才一入耳，便是心摇神荡。

申屠宏知道不妙，尚幸功力坚定，未为所乘。再看花无邪，闻声面上立带惶急不安之状。同时，壁中禅唱也是终止。一阵旃檀香风过处，眼前倏地奇亮，耀目难睁，由内而外，满洞风雷大作，焰光交织。上下四外洞壁，一齐震撼，势欲崩塌。变生仓卒，不禁大惊！忙把二相环往外一甩，那神泥神砂合化的五色金星，立似潮涌而出，先将内层碑室入口封住。

# 第四回

## 蓦地起惊霆　电漩星沙诛老魅
## 凌空呈宝相　缤纷花雨警真灵

话说李洪遇见凌浑、猿长老相助，得到一件佛门至宝，为了小寒山二女，盗取心灯去炼毒手摩什，事关紧要，便先走去。申屠宏、花无邪立照凌浑所说，合力攻入内洞。申屠宏先在二门上，收得一枚金环，又用阮徵所借至宝二相环，将大雄禅师昔年护经之宝，西方八功德池中一丸神泥收去，与天璇神砂融合一体，为二相环增加了许多威力。

跟着玉壁神碑出现，所取贝叶禅经，也在玉壁层中现出，花无邪立用师传佛法，由中指上射出一道毫光，朝着贝叶四边徐徐转动，随听壁中发出禅唱之声。正在虚心默记，忽听洞顶上面，迅雷连震，动地惊天。同时，风火怒鸣，潮成一片，甚是惊人。申屠宏知是青海二恶，将"有相神魔"炼成赶来，见花无邪仍自面壁静听，若无其事，方自赞她定力甚高。洞外风雷交哄中，忽又夹著一种极凄厉的颤声哀鸣，隐隐传来，与乌

头婆呼音摄神邪法，大略相似。才一入耳，立觉魄悸神惊，心旌摇摇，不能自制，尚幸功力坚定，忙运玄功镇摄心神，未为所算。再看花无邪，面色已带惶恐，同时，壁中禅唱也自中断。

忽然一阵旃檀异香过处，眼前倏地奇亮，耀眼欲花，满洞风雷暴作，由内而外，向前涌去，上下洞壁，一齐震撼，势欲崩塌之状。仓卒之间，不知底细，惟恐有失，他忙将二相环往外一抛，那与神泥化合一体的天璇神砂，立化为五色金星，狂涛也似涌出。申屠宏刚想先将内层碑室封闭，忽听身后花无邪急呼道："道友快收法宝，我禅经已得到手，此时神僧佛法已然发动，并蒙神僧慈悲，佛光照体之后，顿悟玄机，因此得知佛法妙用。固然，结局必不免难，不到我将前后两部经文经解全数记下，以及应劫时限到来，任它天大邪法也难攻进。时机紧迫，不暇多言，只等道友取走贝叶灵符，后半部梵唱二次又起，大功即可告成。前得伏魔金环，乃昔年禅师降魔之宝，用法简便，只将前洞六字灵符记住，照我所习佛家诀印，再以本身真灵主持，即能由心运用了。出时可用此宝防身，许能为我除去一害，也未可知。快请习此诀印，由我倒转禁法，送道友出洞，往后山为二老解围便了。"

说时，申屠宏已然收宝回身，第一次见到花无邪满面惊喜之容，暗赞佛法神奇，不可思议。就这转眼之间，此女竟能悟澈玄机，并连洞中佛法也能由心运用，闻言虽代忻慰，但知她大功虽成，十四年苦难魔劫仍所不免，定数所限，无法挽救。方觉可怜可敬，花无邪话已说完，将贝叶灵符递过，催习伏魔金环用法。申屠宏知时迫势急，难于久延，好在禅师千年前早有准备，来时具洞外六字真诀，因防异日或许有用，已然记下。佛道两家降魔法宝，多由本身元灵主驭，大略相同，所差只这

诀印，既然易学，又可为此女驱除妖妇，而以学了再走为是。见那贝叶灵符，形如一片手掌大的翠绿树叶，并无符号字迹在上，只是金光隐隐祥辉浮泛，用法恩师已然示知，便不再细看，随手藏起。

花无邪立传诀印，示以用法出于禅师遗偈留音，并说："道友不是佛门弟子，好些无关，故未听出。适才风雷祥光，便是佛法威力。三、五日内，我与道友尚有一面之缘，但必无暇长谈，且等过十四年，劫后重逢，面谢大德，再行奉告吧。"申屠宏无可劝慰，只得举手作别，说声："道友珍重，行再相见！"随将先得金环取出，如法一试，立有一环金光套向身上，看去只将腰间围住，但是佛光远射，全身均有祥辉笼护。知道威力至大，少时如与二相环合用，多厉害的妖邪也不是对手。如非花无邪夙孽太重，必须经此一劫始能成道，后山之行，又奉有师命，不敢违背的话，便助此女脱难，也非无望。

申屠宏略一寻思，花无邪又催道："道友盛情心领，此时不必管我，请快去吧！"说时，满洞禅光闪变，二次风雷又起，知正倒转禁法，忙纵遁光往外冲去。觉得所过之处，阻力绝大，如鱼穿波，身外焰光万道，祥霞变灭如电，不容一丝缝隙。申屠宏知道花无邪防范周密，佛法威力至大，已与主持人心灵相合，神妙已极。这还是有意放走，更有佛门至宝防身，如仗自身之力冲出，更不知如何难法。申屠宏正寻思间，人已飞过两层门户，一看前面，已是头层出口。忽然想起："洞外现有青海二恶，先听哀呼之声，与乌头婆邪法相似，也许妖妇卷土重来，这两起妖邪，均极厉害，又都性情乖戾，有我无人，双方均把禅经珍逾性命，宁冒险难，势欲必得。但知正教中人已然出手，天残、地缺不容外人在此猖獗，日前已然出手，大有左袒花无邪之势。这类妖邪，平日虽不相下，一到事急，照

例同恶相济，也不知双方连合与否？自己如若现形飞出，定出群起夹攻，何如仍用天禅叶隐身。双方如未合谋，必在外面先自火并，乐得任其相持，耽延时候，等后山事完，再作计较。如已连合，二恶气运未终，又擅魔教中小金刚不坏身法，除他甚难。仗着隐形突出，冷不妨将妖妇除去，想可办到。”

沿途光焰杂沓，飞行迟滞，直到主意打好，才到洞口，申屠宏立将天禅叶取出，并用太乙潜光之法，连护身宝光也同隐去。那知到洞外一看，珠灵涧对面平地之上，竟设有一座法台，上面各色幡幢林立，另有十八个身高丈六、貌相狞恶、威凛凛的神将，手持各种奇怪兵刃法器，按九宫方位立定。当中两个身材高大，貌相凶恶，手持戒刀、金钟、火轮、法牌等法器的红衣番僧，坐在两朵丈许大小，血也红似的千叶莲花之上。花瓣上面，各有一股血色焰光朝上激射，高起丈许，合成两幢血光，将两番僧全身一起笼罩在内。

法台周围，也有一层血光环护。上首手持火轮令牌的麻面番僧，由牌上发出一道金碧光华，长约百丈，直射身后崖壁顶上，神态甚是紧张。台前不远，一片愁云惨雾，笼罩著日前所见妖妇乌头婆，和一个形似鬼怪的妖人。生得尖头尖脑，头上短发稀疏，根根倒立，脸作暗绿色，前额下面，白著一条不见眉毛，好似生病烂掉，一双圆睛，怒凸在外，碧瞳闪闪，直射凶光。高颧削鼻，尖嘴缩腮，上穿绿色短衣，下穿短裤，赤露出黑瘦如腿的腿足，胸前挂著一个拳头般大的死人骷髅，背插三叉，腰系葫芦，同向台前悬空而立。

双方似在争论，下首妖僧喝道“侯道友，你我彼此闻名，井河不犯，久闻三位道友，言行如一。那盗取禅经的女子，已成网中之鱼，来时大师兄曾用晶球视影，此时两老怪物正准备与劲敌斗法，无暇及此。又以日前，此女心粗糊涂，未肯应他

所求，决不会和我们作梗。你并不须此经，不过受人怂恿而来，如肯依我先前所说，我们事后必将你得到的两件法宝奉上，从此交个朋友。否则，暂请回去，我弟兄回到青海，恭候光临如何？”话未说完，形如鬼怪的妖人，似要变脸，一只鸡爪般的怪手，已然扬起，旁立妖妇似与应合，作势欲发。二番僧也似在暗中戒备神气，不知怎的，妖人面色倏变，好似有什警兆，吃了一惊，厉声答道：“我弟兄三人，说到必行，永无更改。无如此时，大哥、三弟忽然催我回去，无暇与你两个不知死活好歹的番狗纠缠。总之，神经如落人手，我自会去寻他，不值与你计较。如落你手，不献出来，休想活命！”

下首番僧，见他声色暴厉，令人难堪，不由大怒，方一扬手中戒刀，麻面番僧嘴皮微动，意似不令轻举。刚刚止住，妖人也似事情紧急，连末句话都未及说完，竟化作一条绿气，刺空激射而去。其疾如电，余音尚自摇曳，人已飞向遥空云层之中，一晃不见。

妖妇见帮手一走，神情更转狞厉，口眼耳鼻似抽风一般，不住乱动，厉声喝道：“我向不服人，只为我子残魂不能重聚，苦痛日深，心如刀割，明知劫数将临，依然来此拚命。早知你们必来犯险作梗，特请侯道友同来，与你们商量。此事合则两利，分则难成，只求保全我儿一命，暂借此经，并不据为己有，终于归你。已然再四言明，你偏不听；休看侯道友已走，照样能坏你们的事。不过，不愿两败俱伤而已。休再固执！”

话未说完，麻面番僧本来目注前面晶球，全未理睬，忽然一声诡笑道：“我弟兄向不与外人联手行事。念你为子心切，暂宽一线，联手仍是休想。你既吹大气，我且将攻山神魔暂止，让你先往下手，你如不行，或是为人所杀，我们再行下手

如何？此事并非容易，便我两弟兄此来，能否如愿，也还未定。但我二人，劫数未临，法力又高，虽还未尽算出之处，早已防备周密。不似你这老妖妇，为了孽子，明明大劫临头，还敢胆大妄为罢了。”妖妇闻言，立被激怒，厉声喝道：“我本心防你作梗，闹得两败俱伤。为了我儿，忍气吞声，否则，我已将蚩尤三友吸取真经神之宝‘白骨吹’借来。你们先前也曾尝到厉害，如非预坐‘小金刚禅’，心魂已早被它摄去。何况此女微末道行，我只一吹，她必由我摆弄，自将禅经献出。话须言明，到时不要作梗。”

说时，申屠宏因听番僧口气，后山斗法似正开始，稍迟无妨，意欲相机下手除害，仗著隐形神妙，便往侧面绕去。他早看出妖妇胸前，挂著一个白骨哨子，先听飞去妖人姓侯，本就疑是蚩尤墓中三怪之一，再听妖妇说是白骨吹，益发惊异。先前异声悲啸，必是此物无疑。怪不得连自己也几乎支持不住。为防花无邪闻声失闪，申屠宏心正忿恨，忽听番僧喝道：“无耻妖妇！让你先下手，尽说废话作什？想挨到神魔攻破山顶，捡便宜么？真是作梦！此地三日之内，决无人来作梗。现且停手让你，再如拖延，我们前言，便作罢了。”

申屠宏出时，风雷之势并未停止，再稍往前，便见崖顶之上，焰光腾涌中，另有十八神将与台上所立相同，正用手中法器，发出百丈风雷，在麻面番僧右手令牌妖光指挥之下，猛力攻山。这时忽然一闪不见，山顶仍是好好，心方稍放。妖妇也是恶贯满盈，明知前路凶危，仍想因人成事。素日又极凶横自大，本想借著说话延挨，等山顶稍被攻出一点裂痕，再行运用玄功变化，入内夺经。及被番僧道破，怒火上升，自觉难堪，不由犯了凶狂之性，怒喝：“番狗休狂！此时无暇多言，早晚必取你命。”末句带著哭音，甚是刺耳。

二番僧好似早有成竹，任她叫骂，只把目光注定妖妇动作，全不答理。妖妇说完回身，两臂一振，身外邪气立即暴涨，满头灰发连同鬓脚两挂纸钱，一同倒竖，飞舞起来。跟著飞身而起，将那两只鸡爪般的怪手，往外一伸一扬，立有十条黑影，由指爪尖上飞出，各长数十百丈，将对崖连顶带洞，交叉罩住，大片愁云惨雾，便疾如奔马，朝前涌去。

申屠宏行事谨细，上来便恐番僧、妖妇设有禁网，为防触动，特意由侧绕去，相隔尚远。本在准备发难，及见妖妇动作神速无比，知那妖云邪雾只一近身，妖妇心灵立有警兆，便不等涌近，突然现身，大喝："无知妖孽！你劫数到了！"说时迟，那时快！申屠宏原因身是峨嵋高弟，不愿暗中伤敌，又防一击不中，又留后患，身形一现，二相环一脱，天璇神砂早化作无量星涛，金芒电舞，狂涌而出。

妖妇长于玄功变化，原可遁走，无如心痛孽子，夺经之心太切，邪法又高。刚一反身施为，心灵上便有了警兆，觉著左侧有人隐形埋伏，忽然想到日前吃亏之事，由于李洪作梗而起。心疑花无邪与李洪合力下手，一个入内取经，一个在外接应，又在作对。不由怒火中烧，既想报复前仇，又想借此卖弄与番僧看个厉害，表面装著行法，实是就便布置邪法，乘敌不备，冷不防回身，用鬼手抓魂，将仇人生魂抓去。不料煞星照命，左侧隐伏的，并非前见幼童李洪，天璇神砂已是极厉害的克星，再一加上西方神泥，威力更大。一经发出，疾逾雷电，尤厉害是稍为沾上一点，下余立生感应，一齐飞涌而来。妖妇当时见机，变化遁走，尚非容易，何况事出意外？一味蓄势前扑，未有退逃之念。

当申屠宏现身时，妖妇也自猛然回身，扬手抓到，双方恰是同时发难，迎凑在一起。等妖妇瞥见对方是个大头麻衣，身

有佛家金光祥辉环绕的少年时，那山海一般的五色星涛，已当头罩下。心方一惊，猛觉身外压力绝大，行动不得，才知不妙，怒啸一声，便要化身遁走。那知此宝威力无上，专戮妖邪！不动死得还慢一些，这一行法强挣，星涛受了激动，内中神泥所化金星，各具绝大吸力，首将妖妇通身绕住，吸了个紧。申屠宏再伸手一指，与金星杂在一起的五色星光，跟著往上一涌一裹，互相激撞，纷纷爆裂。火花密如雨霰，只管随分随合，妖妇却是难当，只惨嗥得两声，便自形神皆灭。

申屠宏因知妖妇，身带法宝甚多，均极污秽狠毒，惟恐消灭不尽，侧顾二番僧目注自己，面有惊容，守在台上，一意戒备，并未出手。料他行事审慎，必不先发，为防万一，便将飞剑放出防身，连新得伏魔金环，也放将出去。金光方离身而起，果有几声极难听的鬼哭悲啸之声，由神砂星涛中发出，金光还未飞到，已自消灭。申屠宏终不放心，仍指定金光祥霞罩上前去，使神砂由佛光照过，方始缩小收回。正想此宝如此神妙，好在为时尚不算晚；率性一不作，二不休，将二番僧“有相神魔”破了再走。忽听左面番僧喝道：“道友奉命后山解围，正是时候。你我素无仇怨，我们早用晶球视影，看出此事，各用‘小金刚不坏身法’防护。道友法力虽高，仍是无奈我何。并且道友一来我便看出，有心假手道友除此妖妇，以免你那女伴元神被她摄去。我们志在取经，并无他意。道友何苦违背师命，与我作对？”

申屠宏不知番僧仅知大概，并未看出底细，所说一半是诈。急切间被他瞒住，又知所持魔教中不坏身法，委实难破，心虽吃惊，仍想略示威力。方自寻思，如何下手，猛听后山乌牙洞那面，雷声大作，精光宝气，上冲霄汉。一看日色，已是酉初。知难再延，只得大喝道：“大雄禅经，留赠有缘，各凭法力

蓄取无妨。如被花道友先得了去，你们如敢伤她一根毫发，妖妇便是榜样。”麻面番僧忙插口道：“我们决不伤她。道友留步，尚有话说。”

申屠宏原知恩师既有仙示，决难挽回，只是可怜花无邪，一时义愤。又看出番僧有些内怯，故意如此说法，急于赶往后山，说完，便自飞走。耳听番僧大声疾呼，与叹息一声，也未回身理睬。飞行神速，晃眼乌牙洞在望，忙照仙示，不飞近前，先在中途隐身飞落，步行赶去。看出沿途均有埋伏禁制，有的已为人破去，仗着师傅灵符，通行无阻，还由乱山中，绕到洞前危峰之上。那乌牙洞，在崆峒后山深处，地甚僻险，中隔森林绝涧。天残、地缺师徒，脾气古怪，喜怒无常，怪徒更是骄横任性，仗著乃师袒护，专与生人为难，平日仙凡足迹之所不至。申屠宏也是初次经历，那地方就在日前申屠宏寻找花无邪时，所见怪徒住的山洞左近。那洞位列西首危崖凹中，并不广大，洞外大片地盆，三面均是危峰怪石，宛如犬牙相错，石色乌黑，形势奇特，险峻非常。

本来乌牙洞四面均有极厉害的禁制，申屠宏未到以前，既防主人先行惊觉，更恐采薇僧朱由穆和姜雪君识破，老早施展迷踪隐形，乾坤大挪移法，另用蝉叶隐身，悄悄前进。先还恐主人法力高强，稍为疏忽，便触禁网，甚是小心。那知刚到峰下，一片黄云闪过，所有禁制忽全撤去，隔峰遥望，佛光祥辉，连同各色光华，仍在隐隐相持，映得满天暮云，俱成异彩。申屠宏知道双方未分胜负，心中一宽，立即走上。到了峰顶，觅好藏处，往下一看，崖对面两座危石顶上，分立著两人。一个是面如冠玉，身着黄葛僧衣的小和尚，一个美艳如仙的青衣少女，看年纪不过十多岁，都是气度高华，神仪朗秀。一见便认出是师门至交，朱、姜二位师叔，知道神驼乙休、韩仙子，还

有先在珠灵涧所遇穷神凌浑和猿长老，也必在此。细一寻视，并无踪影。凌、猿二老，本为解围而来，也许隐伏在侧。乙、韩两老夫妻，本与朱、姜二人约好一路，事又一半为了乙氏夫妇，追戮双凤山两小而起，怎会不见？

这时，天残、地缺也未现身出斗，只日前逐走妖妇乌头婆的黄色云屏，放了出来，也不似那日飞高，横向天半，只将乌牙洞，连崖护住。云屏上面，立着五个怪徒，一律黄色短衣，形貌丑怪，仵氏弟兄却不在内。朱、姜二人，一个由手指上，发出五道佛光，朝屏上五怪徒射去，一个左手指定一青一红，两道长虹也似的精光，分射开来，将云屏两头照住，另一手掐著一个法诀，目注前面，蓄势待发。

五怪徒立身屏上，不言不动，态甚沉稳，各有一幢白光护身，另外一道五色精光宝气，由屏中心激射出来，分布成一片光墙，挡向怪徒前面，将佛光敌住。有时势子稍细，吃佛光往前一压，缩回屏上，五怪徒立现不支之状，可是彩光也颇强烈，略为缩退，晃眼强行冲起，将佛光敌住，怪徒神色又复自若。朱由穆见状，将手一指，佛光重盛，五彩光墙又复后退。双方进退不已，似此相持，到了天黑，精光祥霞照耀之下，四外峰峦齐幻异彩，更是奇观！

申屠宏知道天残、地缺尚未出现，还不到下手时期，且喜双方全未惊动，便耐心静候下去。中间姜雪君几次想要扬手施为，均吃朱由穆止住。到了后来，光墙似知不是对手，已不再往前冲起，却挡向云屏前面。这一改守为攻，看似势衰，佛光反倒不能再进，成了相持不下。姜雪君意似不耐，叱道："老怪物！你以为将元神附在孽徒身上，人不出面，只凭这万千游魂所结的挡箭牌，就可免难么？除照我们先前所说，将两孽徒献出，当面责罚，念你二人虽是左道旁门，除喜护短任性，夜

郎自大，和这次包庇双凤山两小外，恶迹无多，只肯认错服低，便可无事。否则，我不似朱道友仁慈，一发无音神雷，你这千万游魂炼成的保命牌，和你这老巢，齐化劫灰了！”

随听洞中，有两人怪声怪气，一同答道：“你当我弟兄怕你们么？不过你们来得凑巧，正赶有事，暂时无暇罢了。是好的，少时我弟兄自会出来见个高下。你只不怕造孽，无音神雷只管发放，看看可能伤我分毫？”话未说完，忽听当空有人大喝道：“老怪物！少说嘴！你明知姜道友可怜这些游魂，用意只想逼你出头，不肯下此杀手，得了便宜，卖乖作什？本来是我的事，被朱、姜二位赶在前头。我夫妻照例不喜两打一。小和尚已然抢先，只索让他。原想你这两个老残废，自负多年，既敢纵徒为恶，包庇妖邪，人已寻到门上，总该把你那些鬼门道使点出来，令人见识见识。始终藏头不出，已是无耻，还要发狂言，空吹大气。我夫妻决不打帮槌，朱、姜二位道友也无须人相助。只是来了半日，看着闷气。我夫妻也不与你动手，只将你这龟壳揭开，省你无法出头，你看如何？”

申屠宏早看见神驼乙休同了韩仙子，突在乌牙洞上空现身，相隔洞顶危崖，不过数丈高下，可是说话声音，却在朱、姜二人身后列峰之上，正与相反。再一回头注视，果然又另有一个神驼乙休在崖对面，相去里许的小峰之上立定，戟指喝骂，韩仙子却未在侧。怪徒闻声，一齐朝前注视，身后崖顶有人，并无所觉。知是身外化身，难得是两下均能一样言动施为，各行其是，心中好生赞佩。

乙休话未说完，朱由穆方自插口大喝：“驼兄住手！我不捡人便宜。老残废可速出现，免得驼子用身外化身、五丁神掌将你牢洞抓去，被人逼出，平白现世！”话还未了，乌牙洞上空的乙休，听朱由穆发话阻止，早不等说完，手伸处，立发出

五股长虹也似的金光，飞射下来，将乌牙洞连崖顶一起搭紧。乙休随纵遁光飞向空际，口喝得一个“疾”字，那高广约十多丈的一座危崖，连同当中凹进的乌牙洞，立似齐地面铲去。一片裂石之音过处，齐整整与地脱离。吃乙休手上五道金光抓起，刚刚悬向空中，先是清濛濛一片淡烟闪过，猛听天崩地裂，一声大震，那座危崖，忽然自行炸裂。爆音迅速，宛如千百巨雷同时爆发，那石崖已化为百十丈大，一团烈火，声势猛恶，从来罕见。

同时只见小峰上乙休原身，哈哈笑道：“老残废，慣用心机！平白将你牢洞自行炸裂，闹得少时无家可归。你那多年炼就的灵石真火，可曾伤我分毫？白便宜山妻，炼一纯阳之宝！”说时，韩仙子也在峰上现身，腰间挂着一个黑葫芦，扬手一招，崖石爆发所化火团，本悬空中，立时电驰飞去。申屠宏先还奇怪，雷火怎会聚而不散？这才看出火外还包著极薄一层光网，淡如轻烟，火光强烈，如非慧目法眼，休想看出一点痕迹。韩仙子见火团飞到，将手一指，火团便裂了一口，自向葫芦之中钻进，晃眼全消。笼在火外的青色淡烟，也往韩仙子袖中投入，同时不见。

对面云屏之上，五徒忽然一闪不见，跟著云屏敛处，先飞起一团黄气、两道青光，将朱、姜二人的佛光、剑接住。同时，现出两个一缺左腿、一缺右腿，貌相奇丑的孪生怪人，并肩而立，挨挤甚紧。须发皆张，神情好似忿怒已极，也不发话，一照面，便朝乙、韩二人并立的小峰飞去。身上也未见什遁光，连手足都未见过，飞起来，却是快得出奇。人方出现，便自飞到小峰前面。申屠宏那好目力，竟未看出，两老怪是怎么飞过去的，便是朱、姜二人那高法力，也似出于意外，未及阻隔，便被飞近身前。申屠宏因天残、地缺已然出现，一面准备贝叶灵

符，一面朝前细看，就这瞬息之间，双方已然交手。

原来天残、地缺恨极乙休，本朝乙、韩二人扑去，不料对方知他巢穴一毁，又把灵石真火失去，必要情急拚命，事前早有准备。先前所见淡青色的光网，忽又出现。天残、地缺的太乙潜光遁法，虽不如佛家心光遁法，神游千万里外，念动即至，但也神速不可思议，去势又猛，差一点没被撞到网上。同时朱、姜二人，见两老怪物一言不发，纵遁飞来，竟舍自己朝乙休夫妻扑去，佛光、飞剑也吃那黄气球和两道青光敌住。知两老怪物得道年久，在各异派旁门中，独树一帜，所用二宝，乃二人昔年在两极尽头，采取千万年前的遗留，快要积成星球的混元真气，凝炼而成，青黄二色一清一浊，分合由心，威力至大。此外，尚有一件异宝，乃南极磁光炼成，更是厉害。

这三件法宝，多高法力也不能破。看去虽只一团黄气，大才尺许，如在当地破去，一经震裂，五千里方圆以内，立被鸿濛大气布满，自相激射震裂，地震山崩、洪水怒涌、烈火烧空。在此震圈以内，人畜生物固全毁灭，弄巧还要蔓延开去。所到之地，气重如山，生物遇上，立即闭气裂腹而死。非俟二气日久自分，轻清上腾，为云为雨，大雨数年，重浊之气，受了雨湿凝聚，化为土石下降，方始停歇。虽不似天地定位以前那么厉害，灾区相差悬远，也须经过数十百年，才可无事。震圈以外，人物虽不致于死亡，水火天时之灾，也多受波及，端的厉害无比！

老怪物一向珍逾生命，不特与人对敌，从未用过，并且多年来，均深藏在所打坐的崖洞山腹之内，亲身坐镇守护，连门人也不令见。原备千三百年大劫临身之时，去往两天交界之处，把应遭劫的几个同道至交也约了去，仗此三宝抵御末劫。这样行事，使此三宝威力散向天空，不致伤生，还助好些旁门

散仙脱劫。论起为人用心，并不算恶，只是自恃成道年久，法力高强，性既骄狂自傲，又专以一时喜怒来分亲疏。怪徒每喜结交妖邪，横行为恶，只管法严，事后也必责罚。但因师徒情长，当时必加护庇，与对方为难，从未清理过一次门户。尤可恨是无论什极恶穷凶，如双凤山两小之类，遇到危临事败，无可幸免，只肯低首下心，忍受苦痛恶气前往求告，碰到二人高兴头上，也必援手，不稍顾忌。因此结怨甚多，人却奈何他不得。

朱由穆前生有两好友，便吃他师徒大亏，几于惨死，彼时激于义愤，未及往寻，便奉师命转世。上次峨嵋开府，恰遇见当年肇事的两黄衣怪徒，事已过去，两友已然仙去，本想放过。两怪徒反向自己招惹，逃时叫阵，因值有事，迟延至今，方始来会。对这三宝，事前原料对方，为防被佛光击破，决不敢用，竟自施展出来，必是恨极乙休夫妻，又知自己和他一样顾忌，不肯造此浩劫，佛光威力神妙，非此不敌之故。老怪物尚是初会，果然有点门道。朱由穆本心不为除他，只是义愤其纵徒行凶，略加儆戒，虽然备有制他之法，照此神通，委实不可轻视。为防万一对方情急，豁出两败俱伤，大家造孽，自将大气爆散，佛光还不能回收。随见姜雪君不等对方冲向光网之上，扬手先是一粒无音神雷，发将出去。

英姆无音神雷，何等威力，势更神速，发时并无声音，多厉害的妖邪一被打中，只金光一闪便成劫灰，甚或形神皆灭。本极神速，万无不中之理。那知对方竟以预先知道，金光闪处，当地大片山石全成粉碎，尘雾高扬，涌起数十丈高下，地也击碎了一个大深坑。再看天残、地缺，人已飞出十里以外，金光闪过，人又飞回原处。手略一扬，那高涌天半的尘雾，立即消散，行动端的比电还快。同时，每人肩上发出一片五色奇光，

流辉四射，耀眼光芒，冷气森森，老远都觉逼人。姜雪君见对方已将两极磁光所炼之宝发出，便将师门至宝天龙剪，化为两道金碧光华，交尾而出。天残、地缺二次飞回，本仍想朝乙休拚命，一见此宝，知道厉害，只得暂停。两下斗在一起，双方动作神速，原是瞬息间事。

朱由穆心念微动，还未及出手，乙休已哈哈笑道："我向不喜以多欺少，似他这样老残废，两人只能算得一个，连山妻也无须上前。既是专来寻我拚命，有我一人足够发付，小和尚和姜道友，速将法宝飞剑收转，停手观战。我先看看他那混浊之气结成的坏包，是什么玩意？"说罢，不俟答言，乙休身形微闪，化作一道金光，惊虹刺天，朝那黄色气团飞去。气团原吃佛光包没，停空相持不下。申屠宏是个行家，早看出气团虽小，重如山岳，佛光虽然将它包住，并看不出能够破它。

金光正要往佛光之中穿进，忽听朱由穆大喝道："驼兄不可负气！老怪物虽然可恶，此是他的命根，你将此重浊之物，送往两天交界之处破去，也颇费事。他不过借此抵挡，便敢造此大孽，我也早有防备，决可无害，还是由我与姜道友对敌，老残废只一服输便罢。快请回来，免他日后说嘴，道我又请帮手！"乙休不理，依然冲光而入。

朱由穆知道乙休，欲以全力大显神通，将此宝送往两天交界之处毁去。此次来时，曾接妙一真人飞书相劝，又遇师弟李宁代传师命，本心不为已甚，为防乙休记念对方袒护妖邪，结局虽将双凤山两小除去。因被连次作梗，不特大仇元凶儿被漏网，韩仙子还失了几件法宝，连所居白犀潭水宫也几不保，又结下许多无谓仇怨，必不干休。朱由穆又知妙一真人密令门人，暗有安排，为防逼走极端，特意赶在前头，故意虚张声势，把事情揽在自己身上。不料乙休久候不耐，依然出手。朱由穆

一见不听拦阻，气团渐有上升之势，只得发挥全力，指定佛光，连金光一齐包住，不令上升。双方功力原差不多，气团早变成了一个极大光球。金光、佛光齐焕霞辉，双方再一进一退，便在当空上下滚转，气象万千，壮丽无伦！

朱由穆一面阻住乙休，不令飞走，一面寻思，两怪物幸吃姜雪君绊住，不然，事更难测。此时势成骑虎，除却最后一着，不能取胜，乙休也决不善罢。又见天残、地缺手掐灵诀，知他也要施展杀手，用玄功变化应敌，便喝道："老残废！非我倚仗人多欺你，只为驼兄恨你自不为恶，却喜庇护妖邪，想将你御劫三宝破去，以示儆戒。我不为已甚，强行劝阻，你也看见，再不服输，驼兄法力高强，我一个阻他不住，你数百年苦炼之功，付于一旦了！你那小诸天邪法和玄功变化，均无用处。如嫌我们多了一人，我请姜道友停手，由我和驼兄对敌如何？"

此时天残、地缺，也是气急之下，竟没想到对方知他动作如电，早有成算，闻言方想自己原不舍这两道磁光，才被绊住。只对方天龙剪一收，立可施展玄功变化追上仇人，乘机下手，与乙休拚个存亡，免得施展杀着，为害生灵。闻言，正在准备，谁知姜雪君已得暗示，天龙剪往回一撤，三方动作均快，又是同时发动，就在这将要飞去，时机不容一瞬之际，朱由穆大旃檀佛法，已自施为。天残、地缺刚收转两道磁光，要往上空飞起，猛闻到一股旃檀异香，当时心神便觉迷忽，知道不妙。怒喝一声，手才往起一抬，意欲拚命。忽又瞥见一片祥霞，由侧面峰上冉冉飞堕，看去并不甚快，可是才一入目，全山立被笼罩在内。同时，空中现出一个身高丈六，形与观世音相似的一尊菩萨，头上环著一圈佛光，手执一朵青莲，拈花微笑，凌空而立。宝相庄严，气象万千，一时祥辉敛艳，花雨缤纷，一派祥和景象，与先前金光宝气满空激射飞舞，形势迥不相同。

二人这时方清醒过来，只觉天机宁静，通体一片清凉，不特先前怨毒嗔怒之气，一齐化为乌有，连发出去的那些法宝也全回到手上。仿佛噩梦初回，并无其事情景。二人言行心念本都相同，猛想起身非佛门中人，此时空中忽现佛菩萨金身，所用法宝又复无故收回，直如未发，必是敌人施展大旃檀佛法，身已受制无疑。多年盛名威望，不料毁于一旦，心中一急怒，神智刚又一迷，同时空中飞剑法宝，连同强仇乙休元神所化金光，也均不知去向。

这时二人已为佛法所制，随着心情反应，成败所关，仙凡系于一念，当嗔念才起之际，已然神智不清，周身火热欲焚。愤怒之下，再生先前恶念，立为本身真火所焚，堕入轮回了。总算二人苦炼千年，法力高深，神智尚未全昏，见空中宝光全隐，心中一动，忙往左右查看。目光到处，乙休已然回到原处，身前光网已收，连同山石上分立的朱、姜二人，俱在向空顶礼膜拜，神态十分虔敬，满面喜容，那有丝毫敌意？再看对面高峰之上，多出一个葛衣矮胖少年，不由大悟！

原来二人日前曾算出为了自己一时负气，护庇妖邪，始而势成骑虎，欲罢不能，终于树下强敌。事后虔心推算，不久便有对头寻上门来，此次斗法，竟关系到成败安危。恰巧日前珠灵涧有人斗法，刚算出取经女子和一同伴是个救星，设计引来，向其借用灵符，偏又不答，被人隐形潜入，冲破禁网，带了逃走。二人话已出口，不能向其作梗，或是自行强取，并且不到时限，经和灵符均取不出。后又再四推算，除此无救。自己那高法力，竟会推算不出详情，越知厉害。总算此女虽未明允借符，也未拒却，又曾助她脱难，见时神情甚是感激，也许不致袖手。万般无奈之下，知道此女便肯借符，也在敌人到来以后，只得先把两个最招恨的徒弟隐藏起来，自在洞中打坐。袁

面故作大意，仅将护身云屏放出，一面分化元神附在五怪徒身上，出来应敌。

二人本想拖延时刻，以待解救，不料被神驼乙休所愚，将洞府连崖拔去。自己将机就计，暗放石火神雷，又吃韩仙子收去，失了一件至宝，连遭失利，怒火中烧。心料花无邪乃芬陀弃徒，与敌人多有渊源，日前不肯借符，必由于此。这时符当取到，并未送来，可知无望。多年盛名，就此断送，恶气难消。反正敌人难伤自己，好歹也须与之一拚。

及至现身出斗，所恃三件法宝，又吃敌人分头吃住。两不相下，已是忿极，尤可恨是乙休竟想把将来御劫三宝中最具威力的"混元一炁球"毁去，如何不急！二人暗忖："你既无所顾忌，率性大家造此大劫。"恰巧敌人托大，收回天龙剪，二人正要赶往，佛身忽现，法宝无功，自己也未离地飞起。正在心念起伏，周身火热剧痛之际，一见申屠宏，猛触灵机，刚自醒悟，盛气一平，周身重又立转清凉，越知所料不差。本身功力原极高深，当时明白过来，刚双双顶礼膜拜下去，口呼："我佛慈悲！"似觉一片祥辉透身而过，宛如醍醐贯顶，周身气机和畅，神智益发空灵，那有丝毫杂念？

正自潜光反视，静心体会，忽听身侧有人唤道："老怪物，齐道友嘉惠于你不少，今此佛光一照，异日天劫免去许多魔障。加上你那三宝，抵御外魔，决可无害。灵符已收，还不起来！"二人睁眼一看，自己趺坐在地，并未跪倒。旁边除先前五人外，又添了二人，一是凌浑，一是猿长老，以前均曾见过。猿长老更是对头之一，俱都含笑，环立面前，彼此都是有道之士，自然无须细说。本来胜败未分，又有佛力化解，芥蒂全消。二人从容起立，笑答道："以前种种，本属虚幻，不消说了。只是嘉客远来，蜗居已为乙道友所毁，只好请至小徒洞中一叙

了。”

朱由穆笑道：“道友你说此话，又入魔障。以前既是虚幻，怎会毁去？”乙休也微笑插口道：“道友仙府已为佛光复原，只令高足们不合私出观战，虽然隐形，并无用处。佛光照时，妄生嗔念，如非符收得快，几乎堕劫。现在人俱昏迷峰侧崖凹之中，尚在受苦，只小和尚能救，你我均难为力。可是此经一来，气质已非，决不再为盛名之累了。”

凌浑笑道：“我向不服人，今日越看出佛法神妙，不可思议，只金身一现，佛光所照，弹指之间，不特在场诸位仁兄仁姊，杀机悉泯，连我驼兄说话也文雅起来。自与驼兄相交以来，连峨嵋开府，第二次又听到他这等吐属。早知如此，我和老猴头真不该藏得那远，假使藏在左近，让佛光照上一照，好歹把我这身穷气和老猿的一身野气去掉，不是好么？”

韩仙子、姜雪君，俱都好笑，连申屠宏正向天残、地缺礼见，素来谨饬的人，也都被他引得忍俊不禁，只不敢笑出声来。天残、地缺闻言回顾，已早看出乌牙洞仍是好好，原样未动。已知门人均在受苦，便请同往。申屠宏随往一看，怪徒共是七人，仵氏弟兄也在其内，业已昏迷不醒，面上各带苦痛神色。

朱由穆道：“因申屠宏不是佛门中人，不能尽发贝叶灵符妙用，否则，此时西方至宝具有无上威力妙用。善恶转移之间，大千世界任何事物，那怕化成劫灰，立可返本归原。二位道友也必回坐原处，不在外面了。他们七人，佛光不曾普照，如藏原处，便可无事，可是不如此，焉能转祸为福？可惜福缘还浅，因我也是劫中之人，不敢妄行收取。幸家师早知此事，已用佛家心光收去。如在我手，他们更是得益不少呢！”随说随将自炼佛光放出，照向七人身上。约有盏茶光景，七人逐渐如梦初觉，天残、地缺立命向众礼见。

# 第五回

## 孽重忧危　离魂怜倩女
## 心灵福至　隐迹护仙童

话说天残、地缺请众仙落坐后，慨然道："我二人早该成道飞昇，只为性情奇特，延迟至今。多蒙齐道友命门人解围，居然转祸为福，与诸位成了朋友。现蒙佛法度化，备悉前后因果，孽根已净，连门人也变了气质，真乃万幸。师徒九人稍事清修，便须出山修积。此后小徒在外行道，仍望诸位道友，便中相遇时，加以教益。还有此次，虽是齐道友暗中主持，花、申二人实是首功。花无邪处境，尤为可怜。适才默运神光查看，珠灵涧碑洞，已被香僧连用三十六相神魔，攻进头层门户。花无邪禅经已得，本可冒险遁走，此女向道诚毅，因见经解梵文，尚未全通，已拚以身殉道，定欲学全。仗著大雄禅功，二、三层禁制，尚未失去灵效，一任风雷烈火猛攻，全未在意，现正相持。可惜佛法神妙，头层禁制未解以前，查看不出内里情景。又以日前，此女不肯借符一用，未曾命人往助，否则也不

致如此。我因番僧长于晶球视影，先前撤禁，本为等候此女送符之故，自见申屠宏道友，省悟之后，便将原有禁网回复，这里他决查看不出。此女志行如此高洁诚毅，行路之人均无坐视，我意欲同了诸位，稍逆定数，将这青海二恶除去，使此女永除后患。得经以后，再仗佛力化解夙孽，免去这十四年炼魂之惨如何？”

凌浑笑道：“你两弟兄，又想左了！我和小和尚、驼子夫妻，还和姜道友和老猿，那一位不是和贤昆仲一样，专讲人定胜天的么？如能这样，随便那位前去，也只举手之劳，何必劳师动众呢？请想她那前师，芬陀神尼是什人物，不堪造就，决不会收到门下，既收，决不会再逐出。分明有意激励，设法玉成，稍可挽回，休说似她师父的法力，便一干师执之交，也决无坐视之理。这十四年的苦厄，虽极厉害，于此实有大益。我们爱之，实以害之，由她去吧！但那青海二恶，横行川藏青海等地，为恶已有多年，固然他结局也是徒种他年恶因，终觉气他不过。我们到时，自会除他。你两弟兄护身云屏，为小和尚佛光侵烁太久，不免受伤，这些游魂，也颇可怜，我们走后，便须重炼，以免多受苦痛。花无邪危急之时，另有人来应援。我和猿长老，秦岭归来，也许前往凑趣。你两个由她去吧！”

乙休笑道：“主人虽经佛力度化，但他恩怨分明，根于天性，佛家原重因果，去原无妨，只不要早去便了。”

朱由穆笑道：“乙道兄，此话多余。主人法力高强，他已知定数难移，无非想使少减苦孽，异日少受一点魔难便了。本来事尚凶险，因蚩尤墓中三怪，执意想与幻波池易、李诸人为难，杨道友偶然对人谈起，吃所收古神鸠听去。得知三怪已然约好日子，由大三两怪，先往洞庭山寻岳韫道友斗法，只打一个平手，便用邪法发出信号，由埋伏幻池左近的二怪，去向英琼、

癞姑二人，报复一刀之仇。恰巧杨道友所去之处，相隔幻波池只数百里，古神鸠和神雕佛奴，鸟友至交，立即溜出，赶往幻波池送信。本意报警，令神雕转告主人，多加戒备。神雕为主忠义，知古神鸠专制类僵尸恶鬼，当时用鸟语一激，不等发难，便先寻去。

“事有凑巧，三怪因平日自负，立有信条，犯他三怪的人，固是必杀无免，如在下手以前，有人逞能，包庇作梗，便先寻这人作对，非获全胜，连生魂也摄去，决不再与前人为难。并且一击不中，永不再发。此次为了看中幻波池藏珍灵药，虽然双管齐下，毕竟有背向例，料定岳道友不是好惹，本就不甚愿意。妖妇乌头婆又往卑词求助，许以禅经重利，已向大三两怪力争，只能胜得岳榅，报仇何必急这二、三日内，多年信条，万不可改，已然变计，应了乌头婆妖妇之约来此。

“大三两怪，飞行本极神速，路过大咎山，忽遇毒手摩什败逃回去。说起七宝金幢，已落他仇人小寒山二女之手，破幻波池更有二女在内，双方仇人，已结为一体。两怪知那七宝金幢，也是他的克星，闻言大惊，妄想赶往幻波池外，用邪法先摄癞姑生魂试上一试，途中正遇古神鸠，自不放过。休看三怪那高邪法，竟遇克星，连吃了好些亏，脑中元丹也几被神鸠抓去。后来情急，各用玄功变化，拚耗元神，施展阿鼻七煞，神鸠刚现败象，杨道友便自赶来，将两怪困住。后用邪法，向第二怪告急，隐形暗助，才得遁走。可是三怪元气受伤不轻，复原尚须时日。又知乌头婆已死，估量这里主人也不好惹，想等二恶夺经之后，再捡现成，否则，花无邪危机还要多呢！”

乙休道：“话虽如此，闻说后半部禅经，连同副册经解，均刻玉碑之上。还有几件法宝，尚未取出，前部禅经，末了也要藏于碑内。第五日上，碑文便隐，由经声止后起算，今天虽

是第二日，但此后部禅经，也不宜为群魔窃窥。上次分手，你与人所约时日已至，我还有事他行，此碑运走保存，均非你不可，你真大意不得呢！”

朱由穆道：“这个无妨。我固有成算，齐道兄也预有安排。申屠宏只等我们一走，便往幻波池请我李宁师弟去了。”随对申屠宏道：“你此次功劳不小，功力尤为精进，齐道兄日前谈起，颇有奖意，好自为之，前途无量。我们尚要往主人洞府少坐，不必等候，定数如此，无须匆忙，只在第五日内赶到，决不误事，你先去吧！”申屠宏早就盼走，闻言拜谢道：“弟子待罪多年，幸蒙各位师执前辈恩怜，始有今日。此后重返师门，或出恩赐，敢不勉旃！”又向姜雪君谢了上次义释女仙夫妻之德，然后分别拜辞。步行出洞越过山，再驾遁光往幻波池飞去。途遇神雕，引入洞内，见了李宁与诸女同门，谈完前事。

英琼笑问：“师兄过大咎山时，可见小寒山二女么？”申屠宏答道：“我因小师弟李洪赶回武夷，便要暗助谢家姊妹盗取心灯。他年幼喜事，也许跟了去趁热闹。他虽灵根不昧，法力甚高，这等强敌，既然有人出头，终以不去招惹为是。见他行时甚是高兴，恐随了二女同往下手，不甚放心，过大咎山时，曾经隐形前往窥探。

“只见山顶魔宫外面，平崖之上，涌起一幢祥霞，静悄悄的，连个人影俱无。祥霞也极淡，日光之下，如换常人目力，直看不出。方想试探著近前查看，霞影中忽现出两个孪生少女，一立一坐，并无洪弟在内。同时，遥天空中，异声大作，妖光邪雾，电驰飞来，东南方更有两道细如游丝，不用目力，直辨不出的金碧光线闪动。晃眼便要飞落当地，立的一个少女，又在朝我挥手，我虽未用本门心法，天蝉叶隐身也极神妙，

不知怎会被她看出。看神气，分明知我来历用意，必因妖党将来接援，恐我遇上生出波折，催我速走。我见洪弟未在，二女已可制胜，又急于拜见老伯父，便赶了来，未看下文，立即飞走。刚一离开，妖人也相继飞落，稍差一瞬，即被撞上，端的神速已极！”

李宁接口问道：“可看出妖人的形相么？”申屠宏答道：“来的共是五人，虽是初见，内中三人似是毒手摩什同类，只那护身金碧光线的乃是两个十多岁的幼童。各穿一身短装，赤着双足，头上顶著一朵拳大的金莲花，身上各缠著一条金碧光线。相貌也颇俊美，并无邪气，看不出是什路数。”

李宁微噫道：“果不出我所料！这两人果然背师下山，邪党多事，小寒山二女，如听我别时之言，只将他们惊走，或可无事。谢璎也还无妨，谢琳如恃绝尊者灭魔宝箓，加上李洪年幼，疾恶喜事，定必多所杀伤。固然此是他二人夙世因果，数应如此，毕竟佛力广大，将来道成，仍可化解。诛杀邪魔无妨，这两人一伤，乃师必不干休。小寒山神尼，决不出手伤人。何况二人之师，前虽魔教，近已皈依佛法，他师徒父女并不为恶，老的法力甚高，七宝金幢妙用也所深知。除因二女得有佛门最高心法，功力又深，真灵已与此宝相合，不能夺去以外，并难以此制他。阮徵遇他女儿纠缠，尚在他昔年旧居魔宫之中，困了两年，受尽烦恼，如非定力坚强，几为所败，近方脱困，化敌为友。彼时阮徵如与动强，直难幸免。李洪今生福厚，到处逢凶化吉，也还罢了。二女虽然灵根特秀，毕竟未到火候，如何能与此人为敌呢！”

众人闻言，全都忧疑起来。申屠宏更和阮徵、李洪几生患难，骨肉之交，正想询问：“李洪在内，怎未看出？这两个对头的师父是谁？”易、李二人尚义性急，好友、同门均所关心，已

然纷纷请问。李宁却向申屠宏道："你未见李洪，以为他不在内么？七宝金幢神妙无方，任何隐形妙法均无用处。当运用时，千百里内人物往来，均可由内查见。李洪也真胆大，他原是背师行事，不特同去，并代二女主持心灯，见你去后，恐遭劝阻。在金幢中，看出各方妖邪强敌，纷纷赶来，防你众寡不敌。又恐你对敌时久，误了花无邪取经之事，才令二女现形示意，催你快走，内中人本可随心隐现，你自然看他不出。阮徵非但脱困，并将屡生宿孽化去，连受将近两年的魔难，终以坚诚毅力战胜，未施一点法力，结果对方也受感化，同受其福。他那对头原是个女子，此女之父，便是你所遇头顶莲花两幼童之师。所居在云南高黎贡山西南，与缅甸交界的火云岭绝顶神剑峰上。你与阮、李二贤侄，几生至契，此时听我一说，你想必知道了？"

申屠宏闻言，得知阮徵夙孽，居然化解，不禁惊喜交集，方自应诺，英琼笑道："这家父女师徒是谁，如此厉害。爹爹怎和申师兄打哑谜，不说出来呢？"李宁道："你们迟早必知底细。一则，此事说来话长，我就要走，无暇多言。二则，此人现虽改归佛门，嗔念犹存，更与有名异派散仙苍虚老人同一积习。人如无知相犯，他并不以为意，如知是他，而与对敌，或他自道姓名，仍不认罪服输，必杀无赦。至今未参上乘佛法，也由于此。但他所习法术，和两件法宝，实具释、道、正、邪诸家之长，别有妙用，决不可以轻敌。我料谢琳必树强敌，你们与二女至好，不知此人姓名来历，也许遇事，还可相助。他见你们末学后进，又这等好资质，不特不致为难，并巧故意任你解围而去。但他姓名来历，必在你们去时说出，二次相遇，再与为敌，便须由他喜怒行事，难于逆料了。此事得知，反有害处，先说作什？来日方长，足够你们应付。以前所说，务须

紧记。我们已然迟了些时，花女正在危急，另外虽有救星，仍非我和你朱师伯去，难收全功，我走了。”

英琼等知留不住，方欲恭送出洞，李宁笑说：“无须，我二人自会飞出。我去十日之内，便有事故，最好暂时守洞待敌，不要无故轻易出外。事虽一样，到底要省好些心力。”说罢，将手微扬，一片金光闪过，便带了申屠宏冲开禁制，飞将出去。

申屠宏满拟遁光已隐，路过大咎山，还可就便观察，后见李宁竟自绕越过去，径飞崆峒。不知何意，只得罢了，心中仍是惦念李洪不置。飞行神速，比来时要快得多，不消多时，已离崆峒山不远。遥望珠灵涧，烟光交织，风雷大作，恶斗方酣。申屠宏暗忖：“此人与番僧为敌，自是花无邪的援兵，怎也看不出他来历？”心念才动，人已飞抵当地上空。

李宁忽将遁光停住道：“花无邪的好友吕璟，竟背师命来此，现与青海二恶正在相持。大番僧魔法颇高，花无邪真形已被摄去，我们到得恰是时候。早来吕璟尚未赶到，花无邪不与见面，将来难免又生枝节。如到稍晚，天残、地缺感念花无邪借符之惠，必先出手，二恶自知不敌，必有毒计。固然禅经不会落于他手，今日已是第三日，二恶晶球视影只能查知大概，玉碑有佛法禁制，不能洞悉微妙，后部禅经再有一、二日，便要隐去。如被施展魔法，将碑沉入地底，连取前部禅经也费事了。我自起身，便用佛法隐蔽，番僧尚无所知，你可在崖左近隐形埋伏，只见洞顶冒起祥光，速将你那金环、神砂放起，以防二恶见势不佳，施展崩山下策。”说罢飞去。

申屠宏再用慧目往前一看，珠灵涧崖顶，已被魔法揭去。番僧所用“三十六相神魔”，各由所持兵刃法器之上发出风雷烈火与各色光华，四面围定，正在朝下猛攻。洞前站著一个丰

神挺秀的中年书生，右手掐著灵诀，左手平舒，托着一个形制古雅大才五寸的小香炉，由炉中心发出一股青色烟光。那青烟初出细才如指，又劲又直，越往上越粗，到了空中展布开来，化为一座极大穹顶光幕，将全崖洞一齐罩住。四外妖光雷火为其所隔，虽然急切间攻打不进，书生面上已现悲愤之容，申屠宏料知此人，必是阳阿老人之徒吕璟无疑。花无邪真形为妖法所摄，人必昏迷，失去知觉。

申屠宏方自寻思，忽听大番僧麻头鬼王喝道："吕道友，我原料今日之事未必顺手，但是此经，我和令友均非此不可。我此时已不想掳为己有，只求容我二人将全文读上一遍，经仍任她取走，你且问她，心意如何？"随听花无邪接口道："番狗无信无义！你来时已然上当，几为所算，玉哥不可睬他。何况禅经上部被我藏起，眼前除我，只几位长老、神僧能解，经声已住，经解已隐，虽然后部禅经尚在碑上，日内也要隐去。就令他读，必难通晓。况我适才真形被他摄去，此时有佛门至宝防身，固然无妨，将来魔劫，终于不免。我志已决，再挨一会，番狗多年苦炼的神魔，便化为乌有，他能逃生，已是幸事。此时分明又是诡计，等我容他入门，再用邪法连人摄走，逼索经解，再加楚毒。我如非尚有些事未了，本拚以身殉道，早晚一样，已然豁出去了。你理他作什！"

二番僧闻言，面色越转狞厉，同声怒喝道："小狗男女！不知好歹！佛爷如此委屈求全，你偏不听！今日不将你们擒去，受我炼魂之惨，你也不知厉害！"说时，将手一扬，先前法台上的两朵血焰莲花忽又出现，往洞前飞去，势子却缓。大番僧又厉声喝道："你们留意，再不降伏，我这莲花往下一合，你那法宝立毁，人也成为灰烬！"话未说完，先是一道祥光由洞中升起，到光幕顶边停住。

申屠宏见李宁发出信号，忙即现身，刚把伏魔金环与天璇神砂，一同飞出手去，紧跟着，又听两人怪声怪气，接口冷笑道："只怕未必！"那声音听去甚远，似在后山一带，但是来势神速已极。话完人到，两个死眉死眼的黄衣怪人，已在空中现身。四外空空，二怪人凌虚而立，一扬左手，一扬右手，看神气，似要往那两朵血莲抓去。申屠宏刚看出是天残、地缺两老，不知怎的，只现身一闪，忽然不见。同时一道佛光，金虹电射，由当空直射下来，晃眼展布，将那三十六个身高丈六、貌相狞狰的有相神魔，全数罩住。另一面，西南天空中，又有一片青霞，电驶飞来。这原是瞬息间事，又是同时发动，势疾如电。

番僧瞥见申屠宏突然现身，天璇神砂，金星电般潮涌而来，方觉此宝厉害，天残、地缺一现，不禁大惊。心仍不死，刚自咬牙切齿，待作最后一拚，未容打好主意，佛光已将神魔罩住。益发手忙脚乱，忙即行法回收，已自无及。青色光幕忽然撤去，下面祥光突涌，佛光往下一合，只闪得一闪，神魔全数烟消，心灵立受剧震，知已受伤不轻，总算神魔已为佛光所灭，不曾倒戈反噬。番僧功力甚深，一有警兆，立将心神镇住，不曾反应昏迷。知道对方救星云集，再不见机，万无幸理。以为血莲尚未飞抵洞前，未受波及，还可保全，慌不迭，将手一招，一面纵起魔光，待要带了逃走。不料申屠宏临敌最是机智稳练，伏魔金环早已准备应用，佛光一现，更不寻思，一指满空霞雨金星，改朝番僧冲去，金环也化作一圈金霞，脱手飞起。

申屠宏见番僧手忙脚乱之状，忽然想起二恶数还未尽，两朵血莲乃魔教中心灵相应之宝，如能破去，日后害人，也要减少许多凶焰，岂不也好？心念微动，金霞立向血莲飞去，恰好迎个正着。神砂星光再反卷回来，两下一凑，相次裹住，随化

血雨爆散。金霞再一闪动，全都失踪。二番僧一见如此厉害，当时亡魂丧胆。百忙中，又听空中有老人口音大喝道："我向不打落水狗，来晚一步，便宜你多活十数年，结局仍须死我门人手内。逃生去吧！"二番僧已然逃出老远，犹觉声如霹雳，听去心脉皆震，那里还敢稍为迟延？就此逃去，只把花无邪恨入切骨不提。

番僧刚逃，便有一幢金光祥霞涌起一座神碑，左右分立著朱由穆和李宁，由崖洞原址冉冉升起。朱由穆朝下面点首说道："我二人急于护送神碑，往覆师命，不及与道友叙阔。令高足此来，实出不已，还望道友从宽发落。我们改日登门拜访吧！"说罢，佛光忽隐，不知去向。再看洞前，立着一个白发白须、面如红玉、黄衫朱履、手执佛尘的老人。吕、花二人，分别拜倒在地，知是在海外闭宫隐修多年，新近方出走动的吕璟之师——阳阿老人。申屠宏方想上前拜见，老人已指著吕璟说了几句话，青霞微闪，便自飞去。

近前一看，吕璟满面愁容悲愤之色。花无邪仍是那么玉立亭亭，神态从容，手上托著一个布口袋，见了申屠宏，先为吕璟引见，然后说道："此次多蒙道友相助，且喜大功告成。这布袋口内便是神碑藏珍，连前番所得，共是九件。禅师留有遗偈，除道友前收伏魔金环西方神泥，与李道友所得金莲宝座以外，尚有一粒龙珠，我暂借用。袋中共有五件奇珍和四十九粒化魔丹，此时还不到开视时候，道友带向仙山，妙一真人自有交派。我这次因吕道友知我危急，拚受他师父重责，持了师门镇山之宝，来此应援，几为邪法所污。阳阿老人原知此事因果，只为一时疏忽，为佛法所掩蔽，没算出采薇大师护送神碑一节。由海外施展他多年未用的太清仙遁赶来，到得恰又稍缓须臾，见此情势，越发不快。如非采薇大师前生曾与交好，行

时说情，吕道友受累更重。就这样，行时仍罚吕道友回山，将一十九炉灵丹，炼成以后，尚须鞭打一顿，罚在外面乞食数年。炼丹虽苦，于修为上反有进益。那行法的蛟影鞭，已是难禁，最厉害是那行乞，事前本身法宝法力，全要追去，直比凡人强不多少。更不许受人分文，和向朋友求助。他生性耿介，日月又长，如何熬得过来？”

话未说完，忽听身后有人接口道：“花姑娘，不必为令友关心，此时且先顾你自己的事吧！”三人一看，正是凌浑，忙同礼见。凌浑不等发问，便先说道：“我和乙驼子，以前专喜逆数而行，近听朋友之劝，虽不似以前那么任性，有时仍按捺不下。为了花姑娘心志坚强，爱莫能助，事前早和驼子、老猿商量，知道朱、李二位，今日必到，并且一切均已算定。我们事前赶来，至多不令番僧摄去真形，结局，花姑娘仍不免难，反倒因此迟延岁月，多生枝节。与其这样，何如釜底抽薪，给青海二恶苦吃，先出点气，使其异日再炼有相神魔，难于成功。而那魔火威力，也因此减少大半。比起来此助威，实强得多！定数所限，仍难尽如人意。

“我原想和驼子夫妻，分头埋伏在番僧去路左近，算计神魔一亡，他必遁走。却没想到驼子有事他去，阴阿老人也会赶来。我们俱知此老轻不出手，出手便是辣的，向无虚发。他在岛宫，闭关二十七年，连上次峨嵋开府，均未得去，近甫开宫出外走动。匆促之间，未及推算，以为番僧必无幸免，那知他来得这么雷风暴雨，其势汹汹，竟连手也未伸。番僧因受你们几面夹攻，连受损害，心胆皆寒，再吃他挡住去路，竟吓得舍了回去正路，往相反方向逃走。我们看出番僧元气大耗，将来魔火风雷虽仍厉害，只要禅功坚定，苦厄虽所不免，难关必能度过。驼妻韩仙子，想与老人见面叙阔，并代吕道友求情，知

他飞遁神速，已然赶向前去。适听传声相告，吕道友罚仍不免，本身法力却不加禁闭，那一顿长鞭，也从宽不打了。我没有追去，知道你们定必担心，特意来此送信。以后不论什事，我必竭力相助便了。”

吕、花二人，拜谢不迭。凌浑又道：“我不喜人谦恭多礼，无须如此。还有你二人，一个要赶回海外领责，一个来日大难，今生所用法宝也须准备。尤其令师遗留的那件锦云衣，务须贴身穿好。龙珠用完，你只心念峨嵋，高呼大雄禅师法号，自会飞走。有此至宝护住元神，应劫之时，可免好多苦难。不过全身快被魔火化净时，必须留意便了！你们先走吧！”花、吕二人，立即应诺，分别拜辞，一同飞走。

申屠宏见二人走时，花无邪还不怎样，吕璟却在暗中切齿，悲愤已极。想起花无邪，这好一个志行高洁的修女，不久便吃青海二恶用魔火化炼成灰，再受十四年炼魂之惨，稍一疏忽，元神也为地火风雷所化。身受如此惨酷，朋友一场，爱莫能助，好生愤慨！凌浑见他义形于色，笑道：“他二人原是欢喜冤家，已然历劫五世，女的夙孽更重。到了今生，因受芬陀大师点化，方始勘破情关，再经十四年苦厄，脱困出来，便以元神成真，吕璟也必受她点化。此举于他两人实有大益，本人心志又强，不便逆他，否则我们助她脱难，岂不易如反掌？只是番狗下手惨毒，明知不行，仍想由此女口中，逼出梵文经解，并且居心险诈，便此女肯献出来，仍是难免，令人不忿而已。你与她也颇交厚，如不服气，乘着师长未回，何不找点事做。还有你那徒弟，怕你不肯带他，你又再三禁阻，不令来此探看，急得在山口外，不住背人祝告，眼都望穿。你也应该把他带走才是。”

申屠宏便说：“我不放心李洪，欲乘恩师未回以前，就便

往大咎山一行，尚不知能去与否？如带龙娃，未免不便，意欲先往嘱咐他几句，大咎山事完，再来带他同行。还有花无邪之事，既承师叔见示，此女实是可敬可怜。不知有无方法，使其减少苦孽？仍求师叔赐示。”

凌浑笑道：“这两件事，我早想好。你先往大咎山去，别处你还有事，事完照我柬帖行事，内有灵符一道，去时应用，便不至被番狗觉察。他们原是青海玉树乌龙族中两个番子，幼时往海心山采药，本是硬爬过去，不料附近火山爆发，海中冰解，无法回转。为避狂风，误入魔教中一个主脑人物所居魔宫地阙以内，巧值每三百十五年一次开山之期，不但没有送命，反留在宫中百零九日。除传授魔法外，又赐了两部魔经，并说西昆仑有一破头和尚，乃他师叔，命持魔经，前往求教。

“番狗将入寻到，炼成魔法以后，横行青海，无恶不作。破头和尚是个汉人出家，得道早数百年，人更凶恶乖戾。因和血神子邓隐，夺取魔教中秘籍血神经未成，反遭大败，心中忿愧，立誓此仇不报，决不出世。番狗本与他貌合神离，这次劫夺禅经，本来欺他闭居山腹，不使与闻，现见花女大援甚多，又知血神子已然伏诛，必往求助。秃贼前在西昆仑山腹隐居，禁闭甚严，与外隔绝，本是负气苦修，入定多年，竟将一次劫难避过，越发自恃。不知修道人的本身劫难，非到临头，极难尽悉天机微妙。番狗前往一说，定必静极思动。如将此人除去，功德不小，并免花无邪每日魔火风雷之外，更受金刀炼魂之厄。就便再给番狗一点苦吃，岂不也妙？我看龙娃，喜色已透华盖，决无凶险，只管带去。如不放心，你将他放在大咎山北山谷崖洞之内暂候，事完同走便了。”

申屠宏料无差错，方自应诺拜谢，凌浑人已飞走。忙赶往谷外一看，龙娃果然独坐谷口，向内探头遥望，见面喜极，便

同往他家中，给乃母留了一些金银，然后走向无人之处，往空飞去。龙娃对师亲热异常，从见面起，老是喜形于色，师父叫不绝口，不住请问对敌情形，和往返幻波池经过。

申屠宏本就爱他天真，素性又极和易，见他问得甚详，心想此子根骨虽差，但极聪明志诚。本要带他在外经历，此时所问，俱是本门师执尊长名姓法力，和诸妖邪的来历，幻波池地阙仙景，日前也听自己谈到，却未问起，也无歆羡之意。小小年纪，竟能逐处留心，分别轻重，实是难得。心中一喜，便有问必答，不厌其详。龙娃一一记在心里，仗着师父带了同飞，天际罡风吹不上身，问答方便，竟连大咎山斗法起因，及此时情势，全听了去。

师徒二人且谈且行，不觉行抵大咎山绝顶不远。依了龙娃，还想跟去，申屠宏终觉累赘，不令同往，先往北山谷中降落。遥望绝顶之上，双方似在相持，佛光祥霞，反倒加盛，不似上次经过时隐晦，看出谢、李二人正占上风。这般妖人，均非弱者，本心为防李洪误伤那两个头戴莲花的道童，意欲观便解围，不必树此强敌。照所见形势，谢、李二人分明着重化炼毒手摩什，仗着七宝金幢防护，未怎出手，自己守著李宁预嘱，既未打算助其诛杀妖邪，稍为延迟无妨。

当地邻近魔窟，龙娃无什法力，只身在此，休说遇上妖邪一流，便厉害一点的猛兽，也禁不住。虽有李洪所传法术和隐形绢符，一是学习日浅，功力不够，只能用来防御蛇兽，如遇妖邪，反而有害。绢符虽可以隐形飞遁，但又人地生疏，不知逃处，再因事急寻师，遁往山顶，更是可虑。本门隐形已极神妙，天蝉叶此时实是多余。申屠宏便取出来交与龙娃，传了用法，择好藏伏之处，令其将身隐起，不可出现。为防万一，并在外面，上了一圈禁制。

龙娃大喜，立即跪请传授，说：“师父去时，不知久暂，适见附近果树甚多，如知收撤之法，便可随意出入，弟子决不远走便了。”申屠宏也觉那地方，是个仄小隐僻的岩穴，龙娃年幼，独个儿禁闭在内，也实气闷，一个忍耐不住，走出圈外，便不能再返原处。本想传以出入之法，再见两手牵衣，依依膝前，仰望自己种种诚求之状，一时怜爱过甚，竟连收发口诀也同传授。初意还防他功力太浅，到时遗忘，或时临事疏忽，想将衣襟割下，留道灵符备用。

那知龙娃向道诚切，逐处用心，加上服了阳阿老人两丸灵药，灵智大增，自从领了本门心法，日常勤习，数日之隔，居然大有进境。因见师父常用此法封禁学塾，每次旁观默记，除功力不济，不能由心运用，产生极大威力妙用，仗以擒敌，外人决难发现侵人。单是收撤复原，竟是一学就会，毫不费事，出手更是谨细从容，一点不慌。申屠宏见他如此勤勉向上，自更放心嘉许，嘱咐了几句，便即起身飞去。龙娃初次学会本门禁法，高兴非常。师父走后，便在洞外演习，始而还用天蝉叶隐身，嗣一查看，那山谷隐于乱山危崖之中，四外更有高林掩蔽，岩穴左近，草莽繁茂高可过人，端的隐秘已极。觉着这等地方，怎会有人到此？不由胆子渐大起来。又想师父昔曾说起，本门禁法威力甚大，外人决看不出，即或外人心生疑念，强行闯入，不死必伤，至少昏迷成擒。虽然初学，功力太差，多少总可生出一点妙用，意欲寻点物事，试上一下。

无如天蝉叶也是初学，人在禁圈之内，自不须去，一出圈去，便须如法施为，始能隐形，一心不能两用。龙娃暗忖此地决无人来，便师父也说防备万一，事出多虑，一会工夫，有什妨害？便将天蝉叶收起，走出圈外。先寻了块山石，假当敌人，往禁圈中投去，一面按照师傅发出法诀，只见一片金霞闪过，

石成纷碎，一点也未侵入，越发高兴。连试了几次，俱是如此，不论是石块，是树枝，全都一触禁网，立即碎裂四散。龙娃意犹未足，又想寻个活东西试试。那知当地野兽甚少，先在附近一寻没有，不由往前走去。等走到半里多路，忽想起禁法厉害，自己不过藉以演习，却要白害一条生物性命，那蛇虎等猛恶毒物，又制它不住，兔子一类小生物，俱都与人无害，无辜弄死，岂非造孽？念头一转，忙往回走。

快到岩侧，似有金碧光华，一闪即隐。龙娃无什经历，光又细如游丝，斜阳影里也未看清。同时想起，先前原和师父求说，决不远走，如何忘却？虽然师父不在，也无什事，终是违背师命。自身根骨又差，好容易有此仙缘遇合，理当时刻仰体恩师心意行事才是。只要用心勤学，将来飞剑法术，全可学会，忙这一时作甚？并且师父已去了好些时，想必快要回转，行时曾说，自己坐功长进，与其出外贪玩，何如去往洞中打坐？既可用功，还讨师父喜欢，多好！龙娃心中寻思，禁法已撤，便走将进去。那地方本是危岩之下一个洞穴，左近还有两洞，比较高大，但颇污秽。这洞虽小，地势却好，外面还有丈许大小一片石地，上面危岩前覆，更有藤蔓下垂挡住入口，本不易为人发现，再一设上禁制，外观一片侧壁，决不知内有洞穴。申屠宏行事谨细，那禁圈又隐藏在藤草之后，除非来人揭藤俯身而入，便走到岩前，也不相干。

龙娃因觉不该走远，入时心中想事，稍为呆立了一会，方始走进。刚把禁制复原，用功打坐，忽听破空之声，甚是劲急。龙娃知道师父飞行之声，细微得多，不特没有冒失出外，反将天蝉灵叶取出，准备随时可以运用。方始伏身崖口，隔著禁圈往外张望。目光到处，两道白光已自凌空飞射，落向谷中，现出两个白衣少年。一个长身玉立，丰神俊秀，手持一柄玉如

意，背插一口宝剑，腰紧一个白玉葫芦，一个身矮微胖，方面大耳，貌相丑拙，背插双剑，两手各持一镜，斜对著四面乱照。镜光远射，宛如银电，不时向左手镜中注视，似用镜光照看，摸索什物事情景，面色也极紧张。

龙娃近来耳濡目染之下，能稍能分别邪正，暗忖大咎山顶斗法正亟，这两人剑光宝光，均不似妖邪一流，来路又与山顶一面相反。自己在此半日，从未离开，并未见什事故，这两人如此搜索，必有原因。忽听身后似有极轻微的声息，心中一动，忙将天蝉叶随手一晃，隐身纵向一旁。龙娃回脸查看，洞中竟多了两个十五、六岁的幼童，穿著一身莲花短装，赤著双足，臂腿裸露在外。都是星眸秀眉，面如冠玉，头上戴著一顶金莲花，前发齐额，后发垂肩，貌相甚是英美。装束一色，身材高矮也差不多，比画儿上的哪吒红孩儿，还要好看得多。

内中一个，已然受了重伤，头面身上好些血迹，满面忿激之容，倚著墙壁，坐在地上。一个本来掩向身后，不知是用何意，因见龙娃忽然隐身飞遁，神色似甚惊惶。先朝外面匆匆看了看，将手一扬，回身说道："我弟兄二人，因受仇人追迫，偏我哥哥受伤，仇人空中布有罗网，难于逃遁，来此暂避并无恶意。我知你就在我前面，如蒙相助，异日必有重报。这里说话，外面决听不出，就被发觉，来人于你也无妨害。你如愿意，请即出现商谈，否则，我弟兄死不皱眉，也决不强人所难。只答一个不字，我们便走如何？"

龙娃素具侠肠，一见两人这身装束貌相和李洪相仿，本就心生好感，等话说完，忽然想起："来时师父所说往幻波池请人，路上所遇头戴金莲花的两幼童，正是这等打扮，并还说起，这两人来头甚大，此次帮助妖党，必是受人之愚。师父赶往大咎山，便恐李师叔不知底细，与人结怨，意欲相机化解，或到

事急，助其逃去，不料在此相遇。追他这两少年，照那遁光，决非师父所说本门尊长，好在不要出手，乐得助他为李师叔解冤。”想到这里，立时收了天蝉叶，现身出去，笑问道：“二位道长，只有用我之处，力所能及，我必尽心。不知有何话说？”

龙娃原因师父常说，在外对人务要谦和，又因初遇李洪，那高法力，却是一个小孩。自已初次从师，什么都不会，一心对人谦恭。以为师父虽未细说，既肯为这两人解围，必是师父同辈，所以这等说法。那两道童见龙娃如言现身，已现喜容，再见词礼甚恭，越发喜他。立的一个便凑近前去，拉着龙娃的手笑道：“我也知你无什法力，但你那隐身法，和这五行禁制，均极神妙。我先见你禁法，颇似敌人一路，只一发现我们，撤去禁制，仇敌立时寻来。固然我们还有脱身之法，受伤终所不免，起初对你也无十分恶意，只想将你制住，以免坏事。你隐身遁走以后，想起这等行事有欠光明，非我弟兄所为，因此和你明说。为防万一，我并还留有退步，不料你小小年纪，竟有这等胆识。此时彼此莫问来历，免你事后为我受过。我们也别无所托，只说在我仇敌罗网未撤，人未离去以前，同我们藏隐洞内，你也不可出去。还有你那隐身法宝，甚是神妙，我也不便相借，万一仇人识得禁制，搜寻进来，你只和我弟兄立在一起，由你行法，一同将身隐去。出洞不远，我便将你放下，自行遁走。你如能答应，将来不论什事，只你一开口，我必照办，另外还送你两件法宝，你愿意么？”

龙娃也是福至心灵，记准师父化解之言，暗忖：“师祖仙府中，法宝多着呢！只我向道坚诚，必有赏赐。旁门法宝多是妖魂魔鬼所炼，我已见过，那似师父师叔的好，谁希罕他！”随口答道：“些须小事，理应效劳。我知二位道长，法力甚高，

这次必是不留神受了人欺，法宝飞剑，将来师父自会赏赐，外人的多好也不想要。万一将来有事相求，二位道长如能答应，却极感谢。”

道童闻言，喜道：“你这人真好！实不相瞒，本门法宝也难送人。本想另外寻找，否则现在就送你了。你竟不起贪心，我也不再勉强。既是这样，将来无论天大的事，只你一言，我弟兄必允便了。”龙娃忽想起师父不令我离洞，少时如何同人隐身飞走？话已出口，无法挽回，方自后悔末一节不该答应。洞外两少年，本在谷中四处持镜查照，搜索甚细，这时，忽然寻近洞外，正在说话。两道童面色立变，卧地的一个，也被同伴扶起，打一手式，同凑近前，一边一个，将龙娃夹在当中，令其暗中戒备。龙娃知不能抗，再说已然答应了他，转不如放大方些，便将天蝉叶取出施为。先将身形一同隐起，以示践言。二童同声喜谢，悄说：“就被仇人破法冲进，也无妨了。”

话未说完，两少年已寻到洞外立定，一个持镜四下查照，面上同带惊奇之色。只听高的一个说道：“师兄，此事奇怪，莫要被这两个小鬼滑脱，却累我们白费心力呢！”矮的一个忿道：“凭我这‘两仪天昙镜’，所照之下，决难逃脱。何况我们追他走时，知道小鬼精于玄功变化、滴血分身，老早便把‘如意五云罗’，暗放空中。大的一个，又为谢、李三位道友所伤，只可惜事前未用宝镜，稍为疏忽，吃他用两滴鲜血，化成两个幻影，往相反一方逃走。”“等到警觉，你将幻影破去，我用宝镜查看，落在此地，虽然搜寻不出，但是人如逃出千里之外，阴镜人影，定必消灭。如今阴镜人影尚在，阳镜却不现形，如用魔法隐藏，镜上又无形迹烟雾之类出现，真个奇怪！我料人必在此，如不寻到，用那根‘锁心神索’将其制服，迫令立下誓约，将来必是隐患。如何可以大意呢！”

高的道："你休看宝镜一照之下，物无遁形，但师父说，此宝灵效，仍非极品，如遇峨嵋、青城两派玄门正宗禁制，或佛法禁制，便照不出。莫非正教中，有人借助小鬼隐藏吧？"矮的道："师弟你倒会想。谢家姊妹佛门高弟，与各正教中长老门人多有渊源，李洪更是寒月大师门人、妙一真人之子，他三人在此诛戮妖邪，连我二人遇上此事，尚且相助出力，岂有反帮对头之理？"

高的道："这事难说。你没见李洪喊他大哥的那位麻面大头道友的行迳么？如不是他，用伏魔金环挡了一下，小鬼怎会遁走？至今我还疑他，有心卖放人情。如非李道友和他那样亲热，又亲见他杀死两个妖邪，真要当他奸细呢！我们先前不问这事也罢，如今闹得势成骑虎，不将小的制服，回山一拨弄是非，老的必不干休。师父又快闭关证果之时，已为蚩尤墓中三怪延迟了些日，岂不又要为此操心？"说时，天空中忽有云光闪动，两少年好似有什急事发生，各自眉头紧皱，将足一顿，破空飞走。

道童道："蒙你相助，仇人因恐所布五云天罗为毒火邪焰污毁，赶忙撤去，也许另外还有什急事，不欲再寻我们晦气。现虽飞走，但是仇人诡诈，又持有两面宝镜，一离此洞，便易被他发现。平日无妨，此时我们有人受伤，元气已耗，好些法力不能施展，飞行也较往日要差得多。仍望你始终如一，用这隐身法宝，将我二人隐送五百里外，便不愁他追上了。"龙娃闻言吓了一跳，随他逃往近处，已是违背师命，如再远出数百里外，休说无以对师，自己不会飞行，怎得回来？方想据理力争，问他前后之言，为何不符？忽听耳侧有人低语，令速允诺："远出无妨，自有人往接你，也不会令你走出那远。"声音极低，料是师父传声，心胆立壮。同时侧顾受伤的一个，头

汗涔涔，面色愁苦，似已难受。发话的一个，似见自己迟疑，也现出不快神色。

龙娃忙答道："我原在此等候师父，又无法力，不会飞行，为恐走远相左，现见这位道长受伤颇重，想必急于回山医治。好在师父法力甚高，自会寻找，只好豁出受责，陪著二位道长同行了。"道童闻言，喜道："本来我不令你远送，无奈实逼处此。大咎山敌人，只小寒山二女和一小孩，你那师父，可是先前仇人所说的大头道友么？"龙娃答说："正是。双姓申屠。"道童又道："有一阮徵，你可相识？"龙娃原听师父说过，忙答："那是我师叔。入门未久，尚未见过。"

道童朝受伤的一个，对看了看，随道："我本不肯食言相强，你如不愿同行，还须冒险出探。既蒙相送，就此走吧！"随令撤去禁制。龙娃依言收法，只见金碧光线闪得一闪，即便随同凌空而起。刚同飞过两座山头，道童忽然侧顾喜道："仇人不知何事，竟未终场而去。今日之事，只这两人可恶，无须远送了。"随说，随同下降，到地说道："此地离你原处，只六、七十里。本想送你回去，无如事正紧急，只好由你跋涉，徐图报德了。详情无暇细说，如见令师，只说我二人近和他好友阮徵有交，今日甚感令师徒盛情，必知我姓名来历，不致再累你受责了。"

龙娃原从李洪学会隐形飞遁之法，只是所去须有一定地方，不能随意飞行，和远出百里之外。闻言方答："几十里路，自会回去。"二童已自相扶飞去，一道金碧光线，破空入云，转眼无踪。龙娃心想师父已知救人之事，并还愿意命人来接，好生忻喜。收了天蝉叶一看，四外并无人影，以为人还未来，或是误听，好在路近，正待行法自回原处。那知遁法失效，竟连试三次未起。眼看夕阳又快落山，算计不会有人来接，这六、

七十里山路，跑多快，也须两个时辰，不走又不放心。龙娃正自愁急，寻路回跑，刚一举步，忽听身后噗哧一声笑道：“你这娃儿！竟敢暗助敌人，放他逃走，胆子不小！”

龙娃闻言，大惊回看，正是李洪，不禁大喜，忙喊：“师叔”，跪拜在地，急问：“师父可曾怪我？我是照师父口气行事的。”李洪拉起笑道：“你这娃儿，专会取巧闹鬼，这便宜又被你捡上了。不过，田氏兄弟平日虽然好强，危急之际，也顾不了许多。彼时如不允助他，就许吃亏，连天蝉叶也被夺去。你师父见你遇事留心，应变机警，竟能体他心意行事，也颇高兴。我起初原恨他二人党恶助邪，后知受人愚弄而来，本已不想伤他。你师父再赶来，传声相劝，正想逼他回去，不料谢二世姊的灭魔大法发动，即此已是他的克星。

“偏巧玉洞真人、岳韫师叔两个门人孙侗、于端，自在武夷见到谢家两姊妹，便刻意结纳讨好，因听人说起火炼毒手，田氏弟兄助邪作梗之事。他知田氏弟兄所炼魔法，已得他师父尸毗老人真传近一甲子，乃师皈依佛门，虽然未参上乘佛法，法力却极高强。他两弟兄，最得宠爱，又学了好些本领，更有独门飞剑、金碧神锋，和几件神奇法宝，甚是厉害。孙、于又恐谢家姊妹功败垂成，竟把师门几件镇山之宝，全带了来，恰在这时赶到，两下夹攻。如非你师父故意放出金环佛光，挡了一挡，他二人休想全身回去。就这样，田琪还受了重伤，元气大耗，幸得田瑶用滴血分身，护了乃兄，才得逃走。

“孙、于二人，只顾讨好，一面发出五云天罗，一面用宝镜，照形追赶。既要和人作对，又怕人家师父。打算追上，乘其受伤挫败，有力难施之际，强行擒制，迫令服输，只不再与妖邪一党，回去不向乃师诉苦报复，便即放手，永罢干戈。也不想想，对方师徒是什人物心性？田氏弟兄岂是受人强迫，便

肯服低的？并且这次，如非先为灭魔神光所伤，二人虽有师门至宝，也制他不住，就被追上，乘人于危，如何肯服？这两兄弟，照例同共祸福，一见不妙，定必铤而走险，拚舍肉身，只将元神遁去，双方立成不解之仇。老的把这两人，和他一个前生女儿，珍爱如命，以前闹了不少事故，由魔归佛，以致苦修多年，至今不能证果，全是为了保全他们。你阮师叔那高法力，如非师门渊源，老的近来脾气略改，前年也几乎死他手内。凭这两人便想制服，如何能行？但他自信太甚，素无交情，无法劝阻，已然对你师父生疑，如何化解？

“恰巧你阮师叔，同时隐形到来，将我唤出金幢宝光之外，匆匆说起他与田氏兄弟渊源，可惜定数所限，晚到一步，不及阻止。你师父知我已无敌意，他正会同你阮师叔，合用天璇神砂防护，又有强敌侵扰，不能分身，命我隐身赶来，相机化解。我到时，田氏弟兄正与你相见。孙、于二人，也自寻来。我一面传声与你师父，一面令你允诺，正想暗护你们三人，设法愚弄孙、于二人，遁出云网之外，不料又来强敌。那云网天罗，原与宝镜相辅为用，大咎山上空，已吃神沙神、泥宝光笼罩，多厉害的邪法，也无所施。想是孙、于二人。讨好过甚，仗着此宝可以如意展布，相隔不远，于是连大咎山顶，一齐罩住。本来妖人一见天璇神砂，定必知难而退，因为云网所隔，你阮师叔把宝光隐却十之八九，来势又急，匆促之间，没有看清。

“孙、于二人一到，便用魔火阴雷，往下硬冲，云网差点为其毁去。容到二人警觉收宝，他师父又在行法催归，只得怀著鬼胎，赶回山去。总算云网未破，妖人冒失下冲，吃神砂裹住，毁了两件厉害法宝，负伤逃走。我先见孙、于二人，谈得颇好，法力也不弱，行事如此冒失，看去好笑，不知是何缘

故？田氏弟兄，起初也是屡生修积，根骨甚厚，本来早该成就仙业，只为一点夙孽，转世不久，便吃他这位老魔头，由危难中救出，收归门下。二人也真忠于乃师，誓不他投，立意随同乃师，以旁门左道修成正果。近一甲子，方始随师改习正教。平日只是任性恃强，恩怨心重，虽与左道来往，有时遇事相助出手，本身却和乃师一样，无什恶行。我前生曾经人指点，见过一次，不曾交言，他们说话最算数，所允之言，必能照办。这次他和谢家姊妹，仇怨不轻，孙、于二人更无庸说，将来如由你化解，就太妙了。”

龙娃知要起身，涎著脸笑道：“那山洞又仄又暗，师叔还叫我回去么？”李洪笑道：“你这娃儿，真个胆大，莫非还想跟我到大咎山顶去么？”龙娃恭答：“有师叔携带，不论那里我都敢去。弟子还想听那盗心灯的事呢！”

李洪道：“热闹的事，多著呢！岂止盗取心灯一件？此时火炼毒手，正当紧急之际，无暇多言。我且把你带去，事完，问你师父吧！只今日情势，比珠灵涧还要厉害。虽说毒手摩什原身早死，元神也将化完，但他炼就三尸元神，玄功变化，轩辕老怪邪法甚强，接应人多，稍被逃走一点残魂剩魄，早晚复炼成形，仍是隐患。又有妖党环伺，乘隙发难，到时务用天蝉叶隐身，紧随我身侧，连话都不可说呢！”龙娃大喜应诺。李洪正待起身，遥望大咎山顶，霹雳连声，满空星光霞雨四下飞射，先前隐伏在天璇神砂光幕之外，一些妖云邪雾，全被太乙神雷击散。随见四五道深赤、暗绿和乌金色的妖光血焰，带著极凄厉的异声长啸，分头逃走，其急如电，晃眼遁向遥空暗云之中，一闪不见。李洪不禁又好气，又好笑道：“我上阮二哥的当了！”龙娃问故？

李洪朝前山看了看笑道：“你师父和阮师叔，知道光幕之

外必还隐伏著不少妖党，必是防我事完之后，节外生枝。又知我爱你，假说田氏弟兄心性难测，你不允助他，定必反脸他情，如若助他，孙、于二人也在情急之际，又未见过你面，二人冒失手狠，如误当你是敌党，必不肯容，处境甚危。他们又须合用神砂，不能分身，令我来此相机暗护。不料竟有用意，现时妖魂全灭，群邪鼠窜，谢家世姊送完心灯，即回小寒山。这都不说，最可气是你阮师叔！日前脱难之后，奉命往小南极，冲破太阴元磁极光，去助金石诸位兄弟，合诛万载寒蚿。在天外神山遇到大方真人，令其赶回中土，向杨仙子借用九疑鼎和古神鸠。偏巧古神鸠，为助乌友神雕佛奴，与贵无幕中三怪，结下深仇，要等过数日，始能借用此鼎。杨仙子命他就便来此相助。我与他二次见面，还在喜欢，难得师父又放了我三个月假，正想事完和他说好，均往小南极光明境一游，看看极光圈外、天外神山的奇景。他竟不辞而别，我偏和你守在这里不走。他只听你师父的话，真个丢我一走，从此再理他两个才怪！他们嫌我惹事，我日内率性杀几个著名的妖邪，与他看看！”

龙娃和李洪亲热，言笑无忌，闻言当他真急，所埋怨的又是师长，想要劝解，难于措词。正不知如何说法。忽听空中有人接口道：“洪弟，错怪我和大哥了！此行正还须你相助，如何不辞而别呢？”龙娃一看，话完人到。突有两人自空飞落，一是师父申屠宏，那发话的是个重瞳凤目，着青罗衣，腰悬长剑的英美少年。知是师父同门至好阮徵，连忙礼拜在地，二人命起。

申屠宏笑道：“二弟说你见妖人败逃、谢家姊妹回山，不见我二人寻你，不知是在扫荡魔窟，只当二弟隐形走去，保不负气，发点牢骚。我还说是不会，来时行法查听，果然还是这等天真。”李洪哈哈笑道：“你们何曾猜对！不过我想和阮师

兄--游小南极，看金、石诸兄弟的天外神仙，如何开发。又恐吃碰，不带我去，准知你们要查听我的言动，故意说些话探口气的。不然，就你二位，好意思不辞而别？二哥那高法力，前生法宝日前已经大姊奉命送还，大哥又代你收了一丸西方神泥，怎还须人相助？如是哄我，却不行呢！”

阮徵笑道：“你太把宇宙极光看易了！我这二相环，近日威力大增，虽能控制极光，偏又带上一座九疑鼎，故非你和大哥相助不可。请想，乙师伯那高法力，去时尚由地轴之下绕越过去，回来便难。也非真个不可，但他必须等候时机，还要少损元气，才能通过，可知不是容易出入的了。”

李洪道：“我们都去，那么龙娃呢？”阮徵道：“为了他事母甚孝，至性感格，已蒙教祖乙、凌诸老恩怜，不但令其随往，还令在当地寄居三年，随我炼本门大还丹。脱胎换骨之后，再来中土修积呢！好在极光虽然厉害，有我三人法宝佛光围护，便是凡人也能过去。此子福缘，真个不浅！先听大哥说他根骨稍差，此时一见，根骨虽非上等，诚厚强毅，根于天性，人又灵慧，异日成就，必不在小哩！”

李洪道：“我三人无处可去，除龙娃外，无须饮食，弟兄久别，尚未畅饮，此地景物不差，山月已升，就在这里谈上一会，少时再定行止如何？”申屠宏因当地邻近魔窟，元凶群邪虽已消灭逃亡，终妨生事，方欲劝阻，阮徵已先点头。再一想，凭三人这时法力，就有什事，也是进退裕如，欲言又止，便由阮徵先说本身经过。

# 第六回

## 怨毒种灵禽　白骨穿心腾魅影
## 缠绵悲死劫　金莲度厄走仙童

原来李洪由珠灵涧别了凌浑起身，往武夷山赶去。暗忖：“谢氏姊妹，乃师父前生爱女，来借心灯诛邪，为何不与，还要自己相助？藏灵子这道灵符又是何用？怎的非他不能借到？前在峨嵋，闻说此次休宁岛群仙盛会，实因岛上许多地仙大劫将临，特借这数百年一次的盛会，向爹娘和各位有法力的尊长求助。所以爹爹此行为期最久，前后须去三次，与其他会后即去的仙宾大不相同。师父必被留在岛上，未必回来。就是回来，如其不允，自己是门人，也无相助世姊偷盗之理。”正想不出是什原故，那知藏灵子有心以全力作成此事，法力又高，日前当头一掌，竟将元神分化附在李洪身上。

李洪因见对方父执之交，好心指教，事出意外，没有防备，心灵竟受遥制。那道灵符更是神妙，路上还在盘算，一到武夷，便只记着灵符必须转交两位世姊，始可将妖邪除去，永绝

后患，别的全想不起。尤妙是，身刚到达，还未走进，便见小寒山二女飞来。双方见面，自甚忻喜，谢琳开口便问："我爹爹呢？"

李洪见仙府云封，禁法未撤，知道赴会未归，笑道："我也刚回，师父大约还在休宁岛吧？"忽想起身旁灵符，连忙取出，说道："来时途遇藏灵子世叔，交我一道灵符。命转交世姊，说有大用，世姊请看。"谢琳刚一接过，一片红霞闪过，符上现出两行字迹，也是一闪即隐。心中大喜，忙即收好，并用传声告知谢璎，令其如言行事。李洪正与谢璎叙谈，刚觉符上有字，已然隐去。李洪问是什字，二女同道："说来话长，我们进去再说吧。"

李洪随即撤禁，延入仙府以内。谢琳先将灵符取出，朝入门处一扬，又是一片红霞飞起，连闪儿闪隐去。符已不见，然后落坐，说道："我爹爹少时即回。我们来意，是想借那心灯，去除毒手摩什。照着爹爹本意，为恐由此生出枝节，本不肯借。我虽然想好一个主意，爹爹法力多高，岂能巧取？正自为难，不料有人暗助，事已可望如愿。不过，事情仍须洪弟相助，你却不许推辞呢！"

李洪道："只不叫我欺骗师父去偷，那怕受顿责罚，也必照办！"谢琳嗔道："洪弟忒小看人！莫非我所求不遂，便作偷儿么？就说自己父亲，事后可以涎脸请罪，也断无迫你同伙行窃之理！"李洪见她生气，慌道："我不过一句笑话，如何认真起来！"

谢琳笑道："你说话气人么！其实前半一样瞒着爹爹，不过事有凑巧，仗着爹爹不曾明令禁止而已！我只问你，灯在你手，你肯不肯借吧？"李洪道："如在我手，拚受责罚，也无不借之理。"谢璎接口道："我看还是一面向恩师叶姑通诚求

告，等爹爹回来，明言借用吧！”谢琳道：“姊姊真迂。适才灵符出现，已然指点，并且到时自有机缘。适才恩师叶姑，均无回应，当有原因，再求未必有望，弄巧还被爹爹警觉。偏生这几日无法求见，寻了去也是无用；时机甚迫，稍纵即逝。爹爹不知如何不允？万一坚执成见，说明更糟。好在诛邪除害之事，异日有什么难，我自当之。我真恨那妖孽，难得有此除他良机，豁出爹爹见怪，便做小偷，也所不计。何况无须作贼呢！”

谢璎便未再往下说，李洪还想问师父如其不允，既不暗取，如何到手？话到口边，吃二女说话一岔，就此忘却。二女也不再提前事。这日李洪正谈花无邪取经经过，谢山忽然走进。李、谢三人迎前礼拜。谢山笑问二女：“幻波池事完了么？”二女略说经过。

谢山笑道：“那毒手摩什连吃大亏，必不干休。你姊妹不久下山，却须随时留意呢！”谢琳乘机说道：“那个自然。便女儿们此来，也是想求爹爹相助，将这妖孽除去呢？”谢山道：“这妖孽在老怪门下第一凶残淫恶，委实能早除去的好。我此时尚难为谋，且从缓议吧！”随对李洪道：“休宁岛诸位道友，欲借心灯一用。但是此灯所存万年神油，本来无多，所余几滴，又经叶姑和我先后用去，而休宁岛这次天劫，须用四十九朵佛火灯花，相差悬远。虽然此宝神妙无方，无油也能应用，威力终差得多，休说这等数百年一次的天劫，便用以化炼具有神通的妖邪，也未必所奏全功，并且叶姑将来诛戮小南极四十七岛妖邪时，也甚需要。

“这类神油本极珍贵难得，也是邪魔将亡，机缘凑巧，杨瑾道友在白阳山古妖尸无华氏墓中，竟将这神油无意之中得有甚多。事后分了一半送与令尊，因须炼过，始可合用，在我峨嵋

开府时，不曾索取。昨听令尊说，杨道友已用佛法将油炼成，恰可取来应用。此外尚有一事，须我亲往，必须半月，始可办完。特地回山一行，命你持此心灯，去向杨仙子求取神油，她此时已回倚天崖，去必获允。她正与蚩尤墓中三怪为敌，如有什事，你只照她所说而行便了。还有我这一去，须要三月始回，回山不久，你便同我往谒天蒙、白眉二位神僧。由此勤修佛法，七年之内，难得离山一步。你灵智虽复，童心犹盛，前生良友又均难满，重逢在即。好在我这里，并不须人照看，你取来灯油之后，乘我未归以前，三个月内许你自在游行。但那神油，必须在十四天内取到，仍放原处。只将留存的灵符如法一扬，此灯即自向休宁岛飞去，你就无事了。”

谢、李三人，闻言大喜。谢山手朝洞壁一指，一片金霞闪过，壁间现一尺许高的小洞，心灯便在其内，随将灯交李洪，传以存放启闭之法。二女笑道：“爹爹心灯原来藏在这里，将来女儿想要借用，爹爹不肯，便可偷了。”谢山笑道：“你们还是以前顽皮！异日有事，暂用何妨，说什偷字。”谢琳闻言，首先跪谢。谢山看了她一眼，笑道：“你莫得意。你姊妹二人，独你习了灭魔宝箓，魔障也随之而生。你如一遇事便来借用，我并不一定都肯呢！”

谢琳故意把樱口一撇，笑道：“习那宝箓，原为仰体爹爹心意，如今说了话又不算。女儿日后不用此灯便罢，如用此灯，不问明偷暗盗，也须到手才算哩。”谢璎知道时机纯熟，父亲法力甚高，惟恐灵符时久失效，插口道：“琳妹说话全没检点，幸而洪弟不是外人，否则，和爹爹这等放肆，岂不被人见笑！”谢琳知她用意，故作负气，走向一旁不理。谢璎又对谢山道：“女儿久已不见叶姑，杨仙子对女儿们也极期爱。洪弟法力虽然已复原，终是年幼，持此至宝远行，也觉可

虑。意欲与他同往龙象庵，拜见杨仙子，就便看望叶姑，等取来神油，再返小寒山，不知可否？”

谢山笑道：“你看他年小么？稍差一点的妖邪，真没奈他何呢！同往无妨，叶姑却见不到，双杉坪无须去了。杨道友如无什使命，回山去吧！”李洪把朱灵涧所得莲花形法宝取出，说了来历。谢山笑道：“我已听人说起，此是大雄神僧昔年降魔至宝——金莲神座。我此时无暇，你见杨道友，她两生对你均极期爱，必有传授。我等一人来此，便要起身，你们去吧！”

二女巴不得早走，忙催李洪，一同拜别上路。谢琳心急，刚同驾遁光飞出不远，便向李洪商说：“火炼毒手就在日内，等油取到，便先备用。”李洪一算，尽有富余日限，刚刚应诺，忽见一道金光由身后电驶追来。方疑是正教中长老父执，想看是谁，晃眼已自追近，正是谢山同一头陀。

谢山唤住三人，先命向头陀礼见，然后说道：“事虽定数，蠢灵子胡再下谋？只顾他感念齐道友的厚情，却忙了别人添累。我如不允，反道我真个畏惧这些邪魔外道。燃脂道友，又代你三人力保，你们此去尚还有事。我已允借心灯，无须再有顾忌，事完由璎琳二女送回，照我适说行事。你小世弟与前生良友重逢，不舍回山，且由他去便了。”

说时，李洪早认出同来的是前生至交燃脂头陀。心中大喜，忙上前拜见，想问隐修何处，未及开口，已吃头陀拉起，笑道：“一别多年，在此重逢，皆是前定，再有数面之缘，我便去了。”同时，谢山话也说完，一道金光便同飞去。二女见父亲追来，本在担惊，不料竟奉明命，喜出望外。谢琳笑道：“可见还是做好人上算，洪弟如不允借，岂不白做恶人？”李洪笑道：“我早打好主意。心灯虽可借用，你不要我同去，却

是不行。”

谢璎道：“洪弟你太胆大，我们两次败于毒手摩什之手，这妖孽实是厉害。闻他这次并有好些能手相助，便我们也只试试，并无必成之望，如何可以视如儿戏呢！”李洪急道：“那乌头婆鬼手抓魂何等厉害，照样吃我大亏。我有三宝护身，怎去不得？何况还有你我七宝金幢呢！你们多大乱子都敢惹，怎一有我在内，就胆小了？反正我不多事，只帮你们助威照料，总可以吧？”谢琳接口道：“如论小世弟的法宝功力，去是可去，不然，爹爹早就禁止，也不是那等口气了。我只恨他狡猾，始而说他不肯背师偷盗，但又愿受责罚，暗助我们。既不背师，如何暗助？话已矛盾。本心喜事，想趁热闹，却不先说，直到爹爹追来，明允借灯，才坚执同行。分明先前怕有碍难，预留地步，如非答应借灯，还有一点情分，我再和他好才怪！”

李洪忙分辩道：“二世姊怎错怪人？我一离山，藏世叔赠符之事立时想起，因叔父法力高，念动即知。又知你近来心急口快，惟恐师父查知，不但去不成，还误你事。到了地头再说，不是一样？你偏路上先说，我正耽心师父这时离洞，必定查知究里，果然追来。幸我应命于先，不然，更当我藏私，有口难分了。我这人言出必行，永无更改。也知二位世姊爱我，恐有失闪，并非轻视，不令我去，仍是不行。你只细想，师父行时所说，是不要我去的话么？真不令去，我将心灯交与世姊，自己一样能去。妖邪人多势众，你们要炼毒手，难于分神对付别的妖党，你们不放心我，我还不放心你们，恐其功败垂成呢！这心灯，师父便传过我用法，你们虽以佛法运用，终是初试。有我同行，既可为你们护法，遇事还可代为应付，以免分神。这等白送上门的好帮手，还有多好？”

谢琳笑骂道："小猴儿！又逞能吹大气了！到时如稍误事，看你日后，拿什面目见人！"李洪笑道："这个只管放心。真要丢人，两位世姊也在一起，大家一样，有何可笑！"

谢璎伏魔法力不如谢琳，禅功却较高深，迩来益发精进。先因李洪年幼，不欲令犯奇险，及见非去不可，回忆父言，果有许他同行之意，只未明说。再一想，此人屡世修积，功力根骨无不深厚，今生应当证果，福缘更厚。何况法力早复，又有灵峤三宝防身？不特无妨，果还是个极好帮手，如何因其天真稚气便加轻视？忙接口道："如论洪弟法力，足可去得。只为来时李伯父力戒，此次只除毒手妖孽，不可多杀，恐你好贪功，又生枝节罢了。只能听话，同去可也。"李洪闻言，自是高兴。

三人一路说笑，飞行神速，倚天崖已然在望。忽见一点黑影疾如流星，迎面飞来，两下都快，晃眼邻近，黑影由近而大。二女见是杨瑾门下古神鸠，一面告知李洪，随问道："杨师叔知道我们要来拜谒么？"神鸠点头，欢叫了两声，便朝前引路飞去。李洪久闻神鸠之名，尚是初见，笑问道："闻说神鸠得道数千年，妖邪鬼物望影而逃，怎和老鹰差不多大，莫非故意缩小的么？"

末句话未说完，神鸠身形，忽然暴涨，两翼立即伸长十多丈，铁羽若箭，根根森立。身上更有栲栳大十八团金光环绕，目光宛如电炬，回顾三人，张开那比门板还大得多的铁喙，一声长啸过处，身子倏又暴缩成拳大一团黑影。那十八粒金光，也缩成绿豆般大，宛如一蓬星雨，朝最前面峰脚下射去，一闪不见。李洪笑道："神鸠果然通灵变化，不比寻常，差一点妖人，休说与之对敌，吓也被它吓死。人言它性情过于刚烈，也真不假。我只随便一说，立时现出颜色来了！"

谢琳笑道："只你小娃儿家口没遮拦，说话冒失。它去得那快，也许生气了呢？"李洪笑道："我本疑似之间，又没说它不好，怎会见怪？显点威风我看，也许有的。"谢瓔惊道："神鸠所去之处，不是倚天崖，莫非杨师叔换了仙居，命它来接引么？"

李洪、谢琳也被提醒，见那地方偏在倚天崖左，百余里峡谷之中。倚天崖矗立大雪山川边界上，四处景物本就荒寒，那條峡谷更是险恶阴晦，隐秘非常，更有高峰危崖掩蔽，三人不是飞得甚高，又有神鸠前引，决难发现。心想这等寸草不生的穷山暗谷，主人怎会移居来此？峡谷中间一段，谷迳长约里许，仄只数尺，两边均是危崖，三人已然飞过。李洪因觉神鸠好玩，飞得又快，相隔近二百里的峡谷，晃眼飞投下去，一闪即隐。先前因将到达，未催遁光急追，竟未看出下落，寻时格外留心。偶一回头，瞥见身后危崖，近地面一段竟是空的，二女也恰回顾。

谢瓔首先心动，觉出有异，见李洪正要开口，忙使眼色止住，故作前飞。越过谷迳，再打一手式，同隐身形，往回急飞。落到谷底一看，原来那中间一段，空中下视，仿佛一条裂缝，仄只二三尺，下面却甚宽大。一面危岩低覆，凹进之处竟达六七十丈宽深，直似把山腹掏空，成了一个大洞。因前面入口，仄只尺许，崖石厚达数丈，又甚倾斜，便走近前，也当是峡谷尽头，不易看出。方觉洞中空空，无什异物，忽听一声鸠鸣甚是洪厉，同时，瞥见当中地皮下陷一个巨穴，邪气隐隐。各运慧目定睛一看，一股绿气涌起，内中裹定三个大只如拳的骷髅。一出现，便在绿气之中上下滚转，其疾如电，晃时儿百转滚过。吱吱儿声鬼叫过去，绿气忽连骷髅，落地爆散不见，化作三个周身灰白色的赤身怪人，俱不甚高，貌相狞恶已极。身

外各有五尺长一朵火焰灯心，各持着一根死人根骨，有一个三寸大小的六角环，非金非玉，色作灰白，环中碧锋交射，密如针雨，看去和刀圈相似。三怪初成形时，似有畏难之色，及听神鸠在外鸣啸不已，正在互相推托，分人出外探看。穴中异声忽起，三小怪人闻声全都惊惶已极，慌不迭各把手中六角环一晃，那环随即暴涨五六尺方圆。当头一个环中现出一个古神鸠的影子，似被邪法困住，在里面左冲右突，慎怒已极，无如被那一圈碧锋绿气吸紧，脱身不得。另外两环，却是空的。

李洪并没把妖邪看在眼里，几次想要出手，均吃二女阻住，不令言动。等三个形如鬼物的赤身怪人走出，互相一打手式，谢琳首先往外飞去。谢璎刚把七宝金幢放出，压向穴中，忽听穴中，远远传来两声极凄厉的鬼啸。同时，外面震天价一个迅雷过处，雷火金光交映中，耳听谢琳大喝："休放妖邪逃走！"声才入耳，三小怪人已自电驶飞回，那现有鸠影的妖环已自失去。瞥见金幢祥光，徐徐转动，霞辉四射，花雨缤纷，归路也断，同声惨嗥。两个想往外面分路冲逃，一个就地一滚，化为一溜绿气，往地便钻。

那知遇见剋星照命，休说七宝金幢威力神妙，一经施为，多厉害的妖邪，也难脱身，更能凭着主人心意，发挥威力。这上下方圆数百丈地面，全在禁圈以内，何况相隔这近，另外两人还有防备，不过谢璎想看看妖孽邪法究有多高，是否先前所料？又因心性祥和，当地虽然无什赋有邪气的生物，又是深藏山腹之内，终防万一有什伤害，不肯发出全力，势子稍缓而已。想逃如何能够？绿气才一沾地，便吃祥光，裹入金幢之内，消灭无迹。另两怪人，一个被李洪挡住左边出口，胸前放起一片霞光，先将怪人裹住，断玉钩随即飞出。两道宝光，交尾一绞，便成粉碎。另一个，吃谢琳扬手一串连珠霹雳，同时

了帐。剩下几缕残余妖烟邪气，连那骨朵妖环全被金幢祥光吸去，晃眼全灭。

谢琳道："此与癞姊姊所说蚩尤墓中三怪，一般路数，必是记恨神鸠，不知怎会被他将形摄去？先前神鸠来迎，多半杨师叔不在庵中，自知有难，欲引我们来此相助。恰值邪法摄魂，它用那十八牟尼珠抵御，洪弟恰在说它，适逢其会，并非是能呢！"说时，地底忽然隆隆大震，山崖似要崩塌，吃谢璎金幢略转，便即止住。李洪道："适闻穴中异声，三怪必在远方主持，现成地穴，何不寻去，永除后患？"二女同道："你真看事容易！休说三怪行动，捷逾雷电，追他不上，他适妄想发动地震，吃我镇住，地穴已然填没。何况邪法所开地穴就算还在，也由他主持运用，急切间如何追寻？如用金幢硬冲，岂不又要造孽伤生么？"

话未说完，神鸠已自飞进，仍是苍鹰般大，朝着三人欢啸不已。谢琳因当地曾有邪妖出入，为防卷土重来，又下了两层伏魔禁制，方始各收法宝走出，一同飞起。神鸠这才是朝前引路，并没往别处飞去，相隔百多里路，晃眼飞近。正要往倚天崖上庵门前飞去，神鸠忽然回顾三人，叫了两声，绕崖而过，往叶缤炼法的绝尊者故居双杉坪对面山脚下飞去。

三人疑心另外还有妖邪伏伺，赶去一看，那地方乃是一片童山削壁，神鸠已先飞到。爪喙齐施，朝壁上划了几下，张口喷出一团金光，一股紫焰射向壁上，山石立即裂开，现出一个石洞。方觉神鸠变化通灵，神通广大，只惜不会人言，是个缺点。

杨瑾已由洞中迎出，三人忙同拜礼。杨瑾拉起，同到里面落坐，笑道："这孽畜枉自修炼数千年，劫后重生，又经家师佛法点化，虽不似前凶野，天性仍是那么刚烈，又喜多事，常

时累我清修。日前忽与三怪结仇，我知三怪无德不报，此鸠在化去横骨以前，尚有两次大劫。怜它虽然性暴疾恶，对于主人和同道鸟友，倒也忠义。正赶叶道友这次重返双杉坪闭关炼法，不日完满，期前不免邪魔烦扰，欲为暗中护法，移居在此，就便结坛，为她解去这场大难。彼时叶道友也功成出来，正好合力将三怪引来，一齐除去。事虽勉为其难，并非无望。它偏心急，耳目嗅觉又极灵警，知我在此护法防魔，每日都在留心守伺。三怪因我设有佛法禁制，推算不出虚实，昨早命一得力妖徒来此窥探，被它在洞中闻出邪味。此洞原是山腹中空之处，并无门户，出入均须行法，此鸟功候甚深，随我这几年，这类禁法已然通解。本身又有裂石开山之能，阻它不住。先想用它身佩十八牟尼珠将其禁住，不令外出，因它急叫不愿，只诰诫了几句，没有施为。又当炼法正亟之时，竟吃开禁出走。

“它专长抓食这类凶魂戾魄炼成的精怪，和僵尸一类的邪魔。妖徒本难免死，偏吃了性急的亏，妖徒知道此间人鸟均不好惹，来时隐了身形，并还备下退路和替身。其实此鸟，神目如电，老远便能闻出邪味，隐形无用。如若故作未见，声东击西，冷不防喷出丹气紫焰，张口一吸，妖徒决无幸理。它始而性急，一出便照直飞扑过去，临快下手，一见不是三怪本人，便存轻视，忽想生擒回来，由我问出口供，再行享受。又因在峨嵋开府时，得了一口飞剑，经我无事时略加传授，居然与身相合，常想卖弄。于是没喷丹气，却将飞剑吐出，以为它那飞剑不比寻常，将妖徒裹迫入洞。

“那知妖徒诡诈已极，邪法又高，李英琼紫郢剑尚难伤他，何况别的？隐形无用，本在行法欲逃，如来得及便下手暗算。一见所用飞剑，三怪来时告诫所说紫焰并未喷出，正好乘

机暗下毒手。一面故作张惶，现形欲逃，冷不防，暗用白骨锁心环，将它真形先行摄去，一面化作一朵火焰，还想另施毒手。总算此鸟应变尚速，看出飞剑无功，妖徒有诈，心灵一有警觉，立将紫焰喷出。妖徒知难迎敌，方始穿地逃去。它回到洞中，尚不知真形被摄，后来三怪邪法发动，心魂欲飞，才知不妙。幸而身怀佛门至宝，略一运用，便即无事，三怪自不死心。

"白骨环乃蚩尤胸骨所制，三怪镇山之宝，例存墓中，向不轻出。再如三环同用，一任道力多高，也挡不住。记仇心切，本身又在养伤，决计先杀此鸟，日后再寻我的晦气。便令门下三妖徒，仗他本门玄功变化，将三个白骨环一齐带来，由地底潜行，在你们所去谷洞之内，设好埋伏，诱令此鸟上当。它如不多事，只须挨过今夜，佛法炼成，加上九疑鼎，便可将机就计，连妖孽师徒一网打尽了。

"想是运数所限，适才大方真人令人来此投书，上说阮徵被困火云岭神剑峰魔宫之中，已近两年，灾孽将满。昔年阮徵被妙一真人逐出时，曾允有事相助。无如魔宫主者尸毗老人得道千年，法力既极高强，阮徵和他前生魔女又有屡世夙冤。此老以前虽习'大阿修罗法'，为魔教中第一人物，但他昔年立志欲以旁门证果，千年苦修，备历灾劫危难，从未做过一件恶事。近两年来闭关期满，改修佛法，虽以嗔念未净，暂时难参上乘佛法，已然兼有诸家之长。此事他又有理可说，不便和他动强。

"并且阮徵仗着定力持强，性行诚洁，被困两年，已将孽净难满。不过，最后一关尚须佛法暗助，始能圆满，双方交受其益。但是此老争心犹盛，又最喜爱灵慧有根器的幼童，大方真人目前默运玄机，推算因果，只李洪能胜此任。恰巧大雄神

僧西方至宝——金莲宝座，又为所得，更易成功。因金蝉、石生等人，近由陷空岛误入北极地轴，走往小南极天外神山。大方真人早知此事，前在铜椰岛分手，曾赐金蝉一件法宝，告以将来如遇一身具六首四十八足、精于玄功变化幻形美女、能运用太阴元磁真气的怪物，被其困住，可用此宝求救。此宝原是两块，刻有符篆和太极圆形的铁牌，乙真人也留有一块。无论相隔千万里，只一如法施为，立生感应。

“这时恰巧接到求救信号，时当极光最盛之际，乙真人那高法力，如欲冲越过去，也非容易，必须仍由陷空岛地轴通行。相隔十数万里，先是不愿延迟，使金、石诸人吃苦，意欲早去。又算出你三人今日来取前古神油，特命司徒平与我送信，请我传授此宝用法。并将所附柬帖转交，令在此间开看，借我法力禁闭，以免对方由魔宫宝镜中查知，别生枝节。

“司徒平还未起身，乙真人忽得妙一真人由休宁岛飞剑传书，说‘金、石诸人只此一场困厄，过此便无往不利。加以妖物寒蛟，贪恋七人屡世童贞，志在必得，决不加害，晚去些日无妨。并且凌云凤师徒不久也要赶去，她持有前古至宝宙光盘，专破磁光和太阴元磁真气，无足为虑。到时乌牙洞之行，万不可缓，务请与天残、地缺践约之后再去’等语，乙真人方始息念。司徒平来时，我又恰在入定，人鸟本来相识，开山放进。他为人恭谨，不肯惊动，偏巧另奉师命，有事秦岭，必须赶往，好在详情均在信上，便向此鸟略说来意，礼拜留书而去。此鸟听我说过七宝金幢威力，一听宝主人就快要来，人走立迎上去。刚遇见你们三人，妖徒也快赶到，内中一个忽用妖法摄形。本是存有戒心，意欲三环合用，试上一试，如能就此将神魂摄去，便省来此犯险。那知另外两环不会摄形，连在一起，力虽加强，并无用处。

"此鸟自然警觉，知道仇人已来，此次非它所能抵敌。……面发动牟尼珠，挡了一挡，一面缩身隐形，引你三人前往，将三妖徒除去，破了摄形之法。我恰回醒，知这一来，仇怨更深，三怪也不敢再自恃邪法玄功，轻来犯险。可是不来则已，来必厉害，此鸟必有一场大危。事已至此，只率听之。李洪本习佛门，近日禅功精进，金莲宝座用法极易传授，你只记得珠灵涧外层六字灵符，再由我传一诀印，立可应用。大呇山之行，应在五日之后，火云岭却须早去。灯油现成，事不宜迟，看完柬帖便须起身了。"

李洪一听阮徵有难，早就心急，忙接柬帖一看，不由惊喜交集。杨瑾随向二女要过心灯，取一玉瓶，将瓶中神油注入，传了诀印，命带心灯起身。二女也要同去。杨瑾略为闭目寻思，笑道："柬帖你姊妹也各看明，同去更多一层助力，但须用无相神光隐身。只能由李洪一人出面，照柬帖所言行事，却不可现露形迹，也不可到峰顶上去呢！"二女领命，便同拜谢辞别，杨瑾亲送出洞。

谢琳见神鸠低鸣连声，意似感谢，忽然心动，笑对它道："你放心，我大呇山回来，也许能帮你除此一害。"神鸠欢啸一声。说时，已行至洞口。杨瑾唤住三人道："你们由此起身，比较稳妥。"三人随即隐形飞起，往火云岭神剑峰而去。

当地在滇缅交界乱山之中，四围山岭杂沓，高峰入云，上矗天半。山阳一面，上下壁立如削，无可攀升，峰半以上，终年为云雾包没，看不见顶。左右两面，溪谷回测，幽险莫测，其中更多毒蛇猛兽，森林覆压，往往二三里不见天日。林中蚊虻毒虫类以千计，更有毒虫成群，大如人指，数盈亿万，无论人兽与之相遇，群起猛啮，转眼变成枯骨。瘴气弥漫，中人立毙，人兽足迹之所不至。只山阴一面，有一横岭，乃哀牢山支

脉，由莽苍山蜿蜒而来，与峰相接，成一数千丈高的斜坡，与峰相连。沿途草莽怒生，灌木盘虬，更多险巇，亦难直达。本来四面无路可上，三人因有大方真人预示途径，一起身便直往半峰云雾中飞去，到处一看，云上竟是别有天地。

原来那峰周围，有百十里方圆，云层以上忽作圆锥形，往里缩小，现出大片平地。上丰下锐，孔窍甚多，宛如朵云高起，矗立云端。高出霄汉，天风浩荡，烟霭苍茫。四望云外，大地山河宛如蚁蛭，历历可数，景绝壮阔。上半峰岭，果如卓剑，知那魔宫就在剑柄护手两头，山主尸毗老人父女分居其内，上下皆有禁制，仙凡不能冲越。李洪便请二女埋伏峰半崖坳之中，潜为接应，自照仙柬所示，觅到峰侧盘道，用佛法护身，潜踪而上。魔宫禁制森严，止此一条道路，专供魔女平日游山上下之用。但离峰丈许以上，便为禁法所制，不死必伤，并难脱身遁走。

峰形如剑，上下笔立，盘道环峰而建，其间洞壑灵奇，水木清华，移步换形，时有胜景，令人应接不暇。外观却如一条青线，盘绕峰腰之上，时隐时现，断续相间，峰高前突，已难窥测。入口一带，乃一暗洞，仄只容人，高仅数尺，深约十丈，不知底细的人绝难发现。李洪知道此行，如用法力飞行，易为对方警觉，前段必须步行上去。好在途中避忌均已知悉，隐形又极神妙，只要走到峰左魔宫平台之上，大功即可告成，便飞步直径而上。沿途所见瑶草琪花美景甚多，也无心观赏。仗着奔驰迅速，不消多时，赶到峰颠。

那峰上层，宛如一个丄字形，魔宫分列两边，横岭之上，地大各数百亩。魔宫金碧辉煌，峰石如玉，宛如一根绝长大的碧玉簪，一边担着一幢金霞，卓立天汉云海之中，气象万千，壮丽无伦。魔女所居在左，平崖突出，下临无地，魔宫便建其

上。前边一片花林，灿若云锦，花大如碗，多不知名。

李洪刚由林中突出，遥望魔宫前面，一伙美艳如仙的少女拥着一个着青罗衫的少年缓步走来。李、阮二人屡生至契，一望而知，那少年便是平生唯一好友阮徵。料知难发在即，又想起和二女分手时谢琳面上神色，似有不服之意。恐其自恃法力，用无相神光隐身，冒然掩来，一触主人禁制，便生波折。良友关心，好生忧虑，那一伙人又走得慢，直似闲谈玩景，不似变生顷刻之势。再稍前进，便入禁地，易被觉察，没奈何只得守在花林旁边一株石笋之上，静立相待，以备接应。

初意当地看似一片绝好园林仙境，实则禁制重重，埋伏杀机，李洪唯恐发难时相隔太远，不及救援。事机瞬息，稍纵即逝，心情正自紧张。阮徵同那一伙少女竟似预有成约，当地美景甚多，均未流连，直往林前走来，神态偏又那等从容，若无其事。李洪心方奇怪，来人已自停步。正对花林外面是一十亩方塘，水清见底，荇藻纷披，游鳞可数，左通小溪，右傍花林。当中有一晶玉所建水榭，兀立水上，通以朱栏小桥。水榭顶上是一玉石平台，相隔石笋只二三十丈，阮徵等已到平台上面。李洪这才看出，内一黄衣少女，云佩霞裳，仪态万方，周身珠光宝气，掩映流辉，容光照人，美绝仙凡，似是众中之首。一到平台，便与阮徵分坐青玉案侧玉墩之上，诸女侍立两侧。

待不一会，黄衣少女随顾左右说了两句，内一侍女意似不愿，黄衣少女凤目微睁，立现怒容，诸女分别各去，阮徵和那少女便争论起来。隐闻少女说：“你非此不能脱难，我虽经惨劫，不过苦难三年，有我父在，终不至于灭亡。而你异日道成，倘能念我对你三生热爱，将你师父的毒龙丸与大还丹各赐两粒，也不枉我对你这番痴情苦心，就足感盛情了。”

阮徽道："我误你两世仙业，你又为我身遭惨死，受尽苦难，本是不解之冤。蒙你大恩宽宥，自行化解，深情意厚，终古难忘，愧负已多。我已连铸大错，如何又使你为我受此惨祸？只你对我容恕，令尊法力虽高，我不过每隔些日受上一回苦难，并不能奈我何，反倒加强我的道力，有什相干？你因对我情痴太甚，见我每月必受几次金刀刺体、魔火焚身之厄，爱莫能助，心生怜念，故尔出此下策，不惜舍身相救。此时你我二心如一，无事不可明言。实不相瞒，我仗本门法力与二相环守护心神，令尊毒刑我并不怕，反以为非此不足抵消前孽，似祸实福。倒是你以前对我深情蜜爱，有时过分，尤其情痴太甚，有失常度。我既不能自毁道基，屈志相从，终于两败，又不忍对你难堪，加重怨孽。当时你那玉骨冰肌、雪肤花貌，无异刀林箭雨攒刺全身，浅笑轻声、柔情媚态，更似烈火毒焰烧心灼骨。又是日夕相处，软硬兼施，随时皆可发难。不比令尊毒刑，至多只一日夜，甚或片刻之间，即可耐过。

"彼时你神智失常，全无理性，魔法又高，为防诱惑，一面镇摄心神，一面还须甘受凌逼，婉言劝解，以防恼羞成怒，情急生变。彼时处境轻重皆难，内心苦痛更有甚于魔火金刀之厄，至今思之，犹有余悸。现你既已如梦初觉，不听老人之命，我便无所顾忌，别的何足为虑？我自日前彼此把话说明，对你敬爱甚深，便没有这两生夙孽，也不忍伤你分毫，何况目睹心中爱敬的人，为我受此惨祸呢！我每日但得来此一游，终有脱身之望，因我许多话不便先泄，大约出困当不在远。異日道成，便来接你，一同清修，天长地久，共享仙福。昨日已然言明，静候时机，或是另作计较，如何又欲变计，定以身殉呢！"

少女叹道："哥哥，你那知道爹爹的神通和厉害呢！适才

因师弟密告侍女阿嫚，说爹爹当初原意人非木石，我的容貌也非庸流，早晚必能被我痴情感动。他一面以毒刑煎逼，迫你降顺，知我彼时虽然怨你薄情，爱你深情，依然胜逾性命，见你受苦，自然不舍。于是每次行刑，故意弄出一点空隙，以便我私入解救，所以你身受虽苦，多是片刻即完。只有三天，经时一日夜以上，那是他听侍女告密，说我百计千方虽身自荐，不顾羞耻，种种难堪。每受伤归来，又是那等服侍将护，无微不至，深情一往，任是铁石心肠，也应动心。你却始终置之不理，至多说上几句花言巧语，再不，竟同老僧入定，无一次不使我伤心已极。为此大怒，立意惩罚，以全力禁制，使我不能冲入相救，给你多吃点苦。

"这还是他，身为我父，不愿看见儿女之私，并防师弟由宝镜中看出，将这里全境预以法力掩蔽。只听口说，如真见我那些俯就丑态，更不知对你如何楚毒了！我没想到侍女饶舌，不能入内解救，向他哭求了一夜，才行将你救出。你除心智灵明未减外，事后苦痛尚非人所能堪，狱中情形可以想见。好容易调养痊可，我不合又生欲念，强迫同好，你又不从，第三日便吃摄去。我才查知侍女告密，向爹爹哭求不允，正要斩杀侍女泄忿，再往拚命，爹爹忽然将你放回，只不许杀那侍女。我见你周身糜烂，心如刀割，恨那侍女不过，方要毒打报仇，忽被师弟奉命救走，由此逐出宫去，不令随侍。第三天，原是我不好，因往参谒，想起伤心，爹爹盘问，略说了几句。当时激怒，说此时此地，只妙一真人和天蒙、白眉两禅师可以救你，但你负我两世夙冤，情孽纠缠，因果相循，于理无亏。这三人，一是方今正教宗师，二是有道信僧。除你自行化解，三人法力虽高，决不肯作此逆数背理之事。当时无杀害之心，刑却更毒。我知失言，这场毒刑以次加重，越往后越难当，哭求不允，

只得横心拚命。总算爹爹爱我，恐行今日这等拙智，以身殉情，于危机一发中将我放进，救你回宫，由此对你便不再似前此恶毒。我更时刻留心，见人失踪，立即赶去，所以你以后每月例受苦难，只我强行冲进，便即救出，为时不多。如非冲入费事，简直连那片刻之苦都不会受了。

"爹爹见我不念两世杀身之仇，今生情痴更深，时将两年，依旧固执，昨日谈起，大为愤恨。知你道心坚定，功力甚深，又有至宝防护心灵，料我决不伤你。设下法坛，施展魔教中'九天十地大阿修罗法'，到时先将我禁住，以免从殉，再将你擒去，化炼成灰。也不伤你生魂，仍放投生，只将你本身多生修积的灵智摄去，为我补益。这么一来，我灵智道力无不大增。欲念一消，夙孽也解，就不敢再作痴心殉情之想了。即便你师父知道，以你一命偿我两命，也不为过。祸在旦夕，除此无救，你如何还可延迟呢！"

阮徵闻言，先颇吃惊，听完慨然答道："我宁遭惨杀，堕入轮回，纵然转世成了凡胎，毁却数百年功力，只心志坚定，终有成功之日。何况前生恩师良友以及各位师执尊长，见我处境如此，岂不坐视呢！我志已定，决不容你行此拙计。"

少女笑道："我自受你感化，情发于正，已决不再以色身相示。今当生离死别之际，为示我心志坚定，使你一见，当不致说我食言无耻。你来看！"说罢，慷慨起立，两臂一振，满身霞佩云裳一齐委卸，除胸前有形似背心的一片冰纨遮住乳阴外，通体立即赤裸。人本极美，这一来，把粉弯玉腿一齐呈露，越觉柔肌如雪，光艳照人。阮徵一着急，指上所佩二相环，立化一圈虹镜飞起，将少女全身罩住。口中急呼："我实爱你，妹妹不可！"李洪不愿见裸女形态，无如事机正迫，不容少懈，方自暗道："晦气！"，晃眼工夫，少女从头至脚，

突现出无数小金针金刀金叉之类，长约二三寸不等，俱都深深钉入玉肤之内，有的看去，已然刺入骨里。胸前七把金刀，更是长达尺许，金光闪闪，看去可怖，通身钉得密层层，刺猬一样。

少女随笑道："这二相环与你心身相合，为你防身，我爹爹如施全力，尚且难当，如何拦得住我魔教中最恶毒的金刀解体、化血分身、'阿修罗绝灭神法'？我只心念一动，不必自己拔刀，全身化血云而起。快快依我收去，休伤一件至宝，照计行事，免被爹爹追回，平白送我一命。只图他年聚首，便是怜我痴情，真心相爱，否则我志早决，魔法已然发动，不能收回。除非我佛菩萨亲来，此时便我生了悔心依你，也无法自救，转不如听我良言，来生尚有相逢之日。如非爱你过甚，不舍分离，想在死前多看得一眼是一眼，等你答应起身，我再发难，也放心些。不然的话，我已只剩一点精气化成的血云，休说肉身不受三年炼魂之苦，连神魂都散不成形了！好哥哥，你听我的话，走吧！"

少女心志虽然如此壮烈，起初并不带一点愁苦容色。尤其听到阮徵说是爱她，更是媚目流波，满脸欣慰之色。及至说到末几句上，想是会短离长，柔肠欲断，满腹悲苦，再也矜持不住。始而翠黛含颦，隐蓄幽怨，渐渐语带哽咽，到了末句"哥哥走吧"，竟自不胜凄楚，星眸乱转，泪随声下。

人是那么绝艳多情，音声那么凄婉，处境又如此壮烈悲苦，端的子夜鹃泣，巫峡猿吟，无此凄凉哀艳！李洪九世修为的道真有道之士，也被感动，心酸难过。少女见阮徵不肯收那二相环，不住以好言求告，满面愁容，惶急万分，不禁破涕为笑道："我爱你太深，不惜百计千方，屡以色身诱惑。现虽蒙你见怜，允作名义夫妻，他年同修仙业，我也知你至诚君子，

不会欺我。终觉形势所迫，为解夙孽，不是真心相爱，想起前事，引为奇耻。今得见你至情流露，百死无恨，除不舍这长时之别外，只更喜慰，料你二相环不肯收去。这件法宝，于你异日修为关系至大，我决不舍损伤我心爱丈夫防身之宝，但决阻我不住。为全此宝，说不得，只好拚受痛苦，以次而行了。”说罢，口皮微动，胸前七把金刀便缓缓自行拔起。刀上金光骤转血红鲜色，少女酥胸上，鲜血立即随刀上涌。

阮徵见状，刚刚收环扑抱上去，李洪知是时候，忙即现身喝道："二嫂无须行那拙见！我来接应二哥，持有佛门至宝在此，你二人均不妨事。只请二嫂暂等三年，便与二哥同证仙业了！”

语未说完，佛门至宝已先发出，化为一朵亩许大的千叶莲花宝座，飞向男女二人头上。李洪再挽灵诀一指，莲花上突涌起一圈佛光，照向少女身上。少女此时本是苦痛万分，眼看形神将化血云而散，忽见李洪现身，听出来的是丈夫好友。但知魔法厉害，万无解救，既不信一个幼童有此法力，又恐来人失陷，话未听完，便自负痛急喊："你那法宝无用！来人快走！”

佛光已照向身上，立觉金芒掩耀，神铁无光，通体清凉，血痛全止。魔法自解，全身金刀、金叉、金针之类纷纷坠地，事出意料，心中狂喜。同时瞥见前退侍女，由魔宫左角蜂拥而来，为首一女，隔老远将手一扬，花林四外突然血焰飞扬，中夹千万金刀，潮水一般，向平台上涌到。大片园林，立成刀山血海，李洪归路已断。少女见状，一声娇叱，将手一挥，四围血焰金刀便不再进，口中急喊："哥哥还不快走，等待何时！”

这原是转瞬间事，李洪早连宝座一齐飞向平台之上。不等

少女说完，飞身上前，手拉阮徵，另手一扬灵诀，莲座往下略沉，阮、李二人飞身其上，佛光随将二人照住。宝座千层莲瓣齐放毫光，拥住二人，电也似疾，更不再由故道，冲破千层血焰金刀，往花林上空，突围而出。耳闻身后风雷大作，宛如百万天鼓一时怒鸣，声势惊人。

回顾少女，手执一枚金环，由环中射出一道黄光，一晃分布开来，将血焰金刀阻住，似在断后神气。同时又闻远远传来一种钟磬之声，悠扬娱耳。李洪料知尸毗老人已然警觉，血焰金刀已被少女阻住，正好逃走。刚飞出不远，忽想起小寒山二女尚在峰半崖洞之中潜伏。略一迟疑，猛听空中有一老人口音喝道："孺子何来！竟敢犯我禁条么？"声才入耳，便见前面高空中，天绅倒挂，悬下一条宽达十丈、长约百丈以上的黄光。当中站着一老人，生得白发银须，修眉秀目，狮鼻虎口，广头丰颐，面如朱砂，手白如玉。穿着一件火也似红的道袍，白袜红鞋，貌相奇古。身材高大，宛如画上仙神，手执一枝白玉拂尘，挡住去路。形貌那样威严，面上却无怒色，手指二人道："你这娃儿虽然无知，这等胆大，倒也罕见。先不问你来历，我只问你，你救这人欠我女儿三生孽债，尚未清偿，你们一走，就算完了么？"

李洪虽然法力甚高，年幼胆大，毕竟屡世修为，见多识广，人又灵慧机智。一见这等声势，知非易与，又因阮徵乃屡世患难骨肉之交，知他成败安危，系此一举。本意委屈求全，但求免难，不肯操切从事。何况来时又经高人指教，竟把往日遇敌一往直前之气去个干净，破例小心起来。当时躬身答道："我与令婿多生至友，义同生死，明知老人法力无边，得道千年，此举无异以卵击石。但是交深金石，不容袖手，为此甘冒百死，来犯威严。师长父母均未请命，纯由义气所激，一意孤

行，幸托我佛默佑，侥幸成功，令嫒冤孽亦同化解。尚望老人念在世哥阮徵九世苦修，能到今日，煞非容易。并念翁婿之谊，许其暂离仙山，三年之后，再接令嫒去往海外同修仙业。令婿固感玉成之惠，后辈也同拜大德了！”

说时，隐闻身侧有一女子声音冷笑，知是小寒山二女隐伏在侧，心方一放。老人还未即答，猛又瞥见一个貌相奇丑的魔女，驾着一朵血云电驰飞来，近前说道：“小贼另有同党，不知用什法宝隐身，暗将禁法破去三层。小仙源入口山径也被毁去好些，阿嫂并受重伤，主人千万不可放此二人逃走。”老人闻报大怒，喝道：“孺子大胆乃尔！我在此修炼千年，从无一人敢犯我一草一木！你来此救人，念在为友义气，本不想与你计较，略问数言，便即放走。你竟敢率人毁我灵景，伤我侍女。就此放你，情理难容！就算我女儿孽缘已解，也须将我灵景复元，还须问明情由，方可酌情释放。”

老人话未说完，忽听谢琳在暗中插口笑道：“老人枉自修道千年，为何这大火气？阮道友所欠乃是令嫒孽缘，与你何干？逞强出头，已嫌多事，冤孽未解，也还可说。如今债主已自愿了结，你仍出头作梗，理更不通。如说毁你山中景物禁制，须要赔偿，那么阮道友与你并无冤仇，无故将他困禁两年，受尽金刀、魔火、风雷之厄，你将如何赔法？”

老人已怒不可遏，厉声喝道：“何方贱婢，敢在我面前饶舌强辩！”随将手中玉拂尘一挥，立有千百万朵血焰灯花暴雨一般飞出，布满空中，将阮、李二人金莲宝座一齐围住。虽因佛光环绕，无法近身，但是上下四外已成一片血海。李洪心灵上立有警兆，知道老人魔法至高，自己法宝新得，虽习禅功，功力尚差，一个冲不过去，全数被擒。所幸老人尚未自道名姓，心中愁急，方欲婉言分说，与之辩理，忽听谢琳传声低语

道："洪弟，你不要慌，事情有我担待，只准备走好了。"

阮徵同时也要挺身向前理论，闻言略一迟疑，二女七宝金幢已先发动。李洪深知谢琳近日性情法力，料将决裂，难于挽回。因受大方真人之诫，惟恐做过了分，将来更难化解，一面传声密告二女，不可现身，一面把云蟒三宝连同断玉钩，同时施为。也不前攻，只将宝座四外护住，挡在金幢宝光之前，高声说道："后辈不敢班门弄斧，只望老人大度包容。三年之后，再与令婿同上仙，负荆请罪．暂时我们告辞了。"

老人本极高明识货，明知金莲宝座两方至宝，李、阮二人根骨福慧平生仅见，阮徵孽缘已解，转祸为福，素性最喜这等灵慧英秀的幼童少年，本无伤害之意。此时造出拦阻，虽以千年威望所关，不愿来人随意出入禁地，事成之后从容而去，一半还是另有深心。

不料小寒山二女久候李洪不至，谢琳首先不耐。又以阮徵乃妙一真人九生高弟，昔年法力高强，并有两件至宝随身，稍差一点妖邪闻名丧胆，望影而逃。此次为了犯过，逐出师门八十一年，在强敌林立群邪环伺之下，竟以精诚毅力历尽苦厄，排除万难。这最后一场冤孽更是厉害，有力难施，师长良友全都爱莫能助。终仗笃诚苦志，感化魔女，同保真元，化敌为友，人又生得这么英秀。谢琳前在峨嵋仙府，曾听癞姑说起，此人在同辈仙侠中有第一美少年之称。不特一般异派妖邪淫娃荡妇，均欲得而甘心，便是海外女散仙，甘弃仙业欲谋永好的，也大有人在。灵云姊妹未成道时与之情分甚厚，历劫九生，终能守身如玉，以迄于今，又将这仙凡所不能解的夙世爱孽奇冤一朝化去。闻名已久，早欲一见其人，又想就便观赏魔宫奇景，谢璎也有同感。

谢琳既恃伏魔威力，又恐李洪年幼，不能济事，略一商

计，便即起身。路上疏忽，不曾步行，虽然寻径飞驰，离地不高，仍将埋伏引发。谢琳虽听杨瑾叮嘱，并未放在心上，那知魔法厉害，牵一发而动全身。到处皆是梗阻，金刀箭雨，血焰如潮。幸而此是魔女所居，主人正与阮徵死别生离，情爱缠绵之际，虽有警兆，无心及此。二女有无相神光隐身防护，居然冲到魔宫前面，沿途景物却被毁去不少。

事有凑巧，那丑女便是魔女恨其告发阮徵、欲加毒打、后又逐出的侍女拉蛮。因为求荣反辱，仇恨在心，算计两年期满，阮徵不从婚姻，魔女痴情，必将此人放走。为想讨好老人，近日常往伏伺，正与同党侍女阿嫚在一小峰之上密语窥探，却被二女隐形跑来听去。同时阮徵和魔女正在诉说前事，情致哀艳，令人心恻，二女大为感动。因听两侍女准备阮徵一逃，立将埋伏全部发动，擒去惨杀，心已愤其残酷。跟着李洪发出金莲宝座，刚将分身解体魔法破去，两侍女也将埋伏引发。

二女立时生气，顿忘杨瑾之诫，谢琳首将灭魔宝箓施展出来，谢璎又将碧蜈钩放起，化为两道翠虹，飞将出去。因不肯轻用七宝金幢，魔宫禁制又极神妙，阿嫚本不至于受伤。偏生平台上魔女见阮、李二人还未起身，侍女已将禁制发动，惟恐情人受伤。又陷罗网，当时急怒交加。也未看清李洪有无同伴，猛以全力，将所有禁制强行止住，双方恰是同时动手。拉蛮狡诈，一见小主人身上刀叉飞针自行脱落，人也未伤，魔法全解，大出意外。小主人不死，不问阮徵能逃与否，决不与己甘休，知事不妙，见势先逃。阿嫚骤不及防，竟为碧蜈钩斩断一臂，化道血光逃去。

丑女拉蛮本往老人宫中告急，老人已然警觉追来，同时阮、李二人也飞身遁走，二女立即追去。这事本是一时疏忽，阴错阳差，老人又预有算计，假使无人告密，老人必定故作不

知，双方问答几句，即可无事。无如丑女拉蛮本系老人寄名弟子，因犯过恶，降为侍女，人极奸狡，蓄有私心。自惭貌丑，老人又最恨淫恶，自见阮徵，便生嫉妒。谋害未成，反与魔女结冤，仇恨越深，巴不得有事，一见老人追出，随后赶来大声告发。

老人虽有通天彻地之能，只是嗔念未消，积习难忘，闻言自觉多年威望，情面难堪。又听二女出语讥嘲，最奇是凭自己这高法力，竟看不出对方形影，越发有气。刚刚出手将来人困住，本心迫令服输，稍加惩治，仍愿放走。那知血焰刚涌上去，金莲宝座佛光骤盛，已出意外，紧跟着又涌现出一幢上具七宝的金霞，祥辉滟潋，瑞霭千里，将阮、李二人，笼罩在内。血焰挨近，便即消散。认出此宝来历，只不知幢顶舍利已失。

心方惊急，李洪又将灵峤三宝与断玉钩一齐飞出，光芒万丈，奇辉电耀，挡在金幢之前，都是闻名多年的仙府奇珍、西方至宝，竟在此时突然出现。一任老人平昔自负，也由不得心生戒惧，急怒交加，嗔念与好胜之心也被激发。正待施展玄功变化，改变初衷，与敌一拚，忽听李洪这等说法，盛气渐平。又觉对方法宝如此厉害，纵然炼就不死之身，不致受什么伤害，但是此时尚可乘机下台。再若出手，一个制伏不住，盛名立堕，反而不美。心念一转移间，老人遥闻魔宫金钟连响，知有急事发生，忙按神光查看，才知爱女为防自己与逃人为难，竟发动魔宫禁制。假作向己求情，实则以死相挟，心想正可借此下台，但须使对方知道，免其轻视。

同时李洪话完，金幢宝光已在冲荡血焰，向侧面移动。为示不与老人为敌，行动虽缓，所到之处，那势如山海的魔火血焰，已似狂涛怒奔，纷纷消散。老人忙把手向空一指，大声喝道：“无知乳臭男女，现已放你，且慢逃走，听我一言。”阮

微知道利害，忙止二女，暂停前进。谢琳因老人辞色强傲，意犹不服。总算谢璎心平气和，又因阮、李二人为此行主动，不应相违，将金幢强行止住，不令谢琳开口，李洪先问："老人有何见教？"

阮徵也接口说道："岳父息怒，我与令媛虽无肌肤之亲，已有夫妇名分。蒙其深情厚爱，不特自解前孽，并允三年之后，与小婿同去海外合籍双修，同证仙业。今当孽消难满，蒙陵生良友解危脱困，冒犯威严，实非得已。尚望岳父念在来人急于义侠，未知利害，大度包容，使小婿重返师门，再事潜修，感恩不尽。"

老人把两道其白如霜的寿眉往上一扬，冷笑道："此中因果，我原晓得。救人尚可酌情容恕，为何毁我灵鼎，伤我侍女？本来欲加惩处，现因我女在宫中苦苦哀求，拚舍一身为你们赎罪。如以为你们持有仙、佛两家至宝，便行自满，日后再犯我手，就难活命了。"说时，对面现出一團银光，大约数亩，中现一座金碧辉煌，宛如神仙宫阙的魔宫洞府。魔女跪在一个法坛之上，四外尽是金刀魔火，围紧烧刺，正在哀声号泣，哭求乃父宽纵来人，音声悲楚，惨不忍闻。阮徵见状，慨然接口，厉声说道："我不忍见此惨状。请速停止禁制，我束身待命，任凭宰割便了！"

老人红脸上方转笑容，笑道："既允放你，决不食言。我女自作自受，以死相挟，此时虽然不免受伤，但亦无妨。你们去吧！"说到"去"字，把手一挥。先是光中刀火全消，只剩魔女娇呻悲泣，委顿在地，柳悴花憔，奄然欲绝，同时四外血焰潜收，晴空万里，重返清明，老人也自隐去。只觉一股重如山海的绝大潜力由后涌来，推着宝座、金幢，比电还疾往来路飞去，晃眼远出千里之外，方始停止。老人末句话的余音，犹

复在耳。

谢琳几欲要想开口，均被李洪阻住，直到潜力收去。众人又飞行了一阵，算计途程已达二千里外，料知不会有事。刚把势子放缓，想要互叙别状以及各人经过，忽听破空之声，同时瞥见一道金光如长虹经天，横空飞来。李、阮与二女同声急呼："大姊来了！"来人已自飞近，光中现出一个年约十八九岁的道装女子，正是峨嵋四大女弟子的齐灵云。见面把手一招，便往左近山头上飞去，众人料知有事，忙收遁光法宝，跟踪降落。

互相礼见之后，灵云首向阮徵道贺，匆匆略谈别况，随又说道："昨日家母由休宁岛飞剑传书，上写蝉弟等七人，因甄氏弟兄在苗疆赤身峒为毒刀所伤，同往焰空岛求取万年续断，与岛主发生误会，困入迷宫。后经易氏弟兄与石生合力，由地窍中遁行，误走小南极天外神山，被盘据当地多年的妖物万载寒蚿所困。命阮师兄急往救援，家母代你保存的法宝，以及四枚二相环均已发还，交我取出带来。另具白眉禅师所赐心光遁符一道。此符飞行千里，顷刻即至，又当宇宙磁光最弱之时，当日便可到达。如过今天，磁光威力绝大，便有此符也甚费事。并且你事完之后，日内还要重返中土，故非迅速不可。此环尚有一枚，在申屠师兄手中，他得了一丸西方神泥，与之融合，如能六环合用，威力更大。无如他日内也有急需，暂不能取。你我劫后重逢，尚有多少话说，请即起身，日后相见再作长谈吧！"阮徵闻言大喜，随将法宝、灵符接过，一纵神光，往小南极飞去。

灵云又对谢、李三人说："大咎山之行，由今天起算，应在第四天上。早去便生枝节，务要留意。洪弟虽然年幼，此行尚还无碍，倒是二妹眉宇间隐伏杀机。自来道长魔高，尤其二

妹近习灭魔宝箓，法力虽然高强，也必从此多事。所望杀戒少开，遇事务从宽大，便可少却许多烦恼。属在知交，特为奉告，留意为幸。愚姊新近移居紫云宫，本意同往一游，无如远在东海，相隔数万里，往返费时，万一误事，反而不美。异日事完有暇，再奉邀一游吧！此三四日中，最好能寻一处知交姊妹，前往小聚，以待时至，往除毒手妖孽。以金幢威力，一日夜间即可将其消灭，如愿回转武夷等候更好。愚姊尚另有事，行再相见吧！”说完，作别自去。

谢琳笑道：“灵云姊姊人是极好，就嫌她稍为有点头巾气。你是她前生爱弟，性情却不一样，这等淘气。”李洪未及答言，谢璎接口道：“琳妹此言不对。他虽宿根灵慧，今生毕竟年幼，可记得你我未到小寒山以前，不也是带着几分稚气么？”谢琳笑道：“你还说他幼稚呢！平时那样好胜喜事，多大乱子，他都敢惹。可是适才对付老魔头，说那一套，何等文静谦和。酸溜溜的，你我当初说得出来吗？可见他也是欺软怕硬，见景生情，不似寻常初生之犊，惯吃前眼亏呢！”

李洪气道：“二姊专挖苦我，也不想想今天是什情势？阮二哥和我多深交情？休说几句软话，为他脱难，再大委屈我也愿受。如非有所顾忌，一任对方多凶，我要皱一皱眉头才怪！”谢琳把樱口一撇，笑道：“事后说话，谁相信你！象老魔头那高法力的人，方今能有几个？另换一人，自然你狠，何足为奇！”

谢璎见李洪无话可答，赌气把小胖脸往侧一歪，假作看山，不再理睬。知道二人世交至好，无事常喜拌嘴，妹子灵心慧舌，妙语如珠，李洪稚气天真，一说不过，就生闷气，转眼就好，已成常事。便笑说道：“琳妹，话不是这样说。尸毗老人得道千年，法力兼有佛道正邪诸家之长，实非小可。眼前各

位长老，尚且无人对他轻视，何况我们后生小辈？这次我们因候洪弟不至，前往窥探，本心不想为敌，不料无意中触禁制，毁损好些灵景。他千年威望，不快自是人情，你不合出语讥嘲，越发激怒。当血焰猛压洪弟法宝，尚未施为之时，虽然西方至宝仍具极大威力，冲行其中，便不似毒手妖光云幕那么容易，我心灵上也有了警兆。幸我存有戒心，又知金幢舍利已失，未敢轻敌。'无相神光'不曾撤去，魔女恰在此时舍身求告，才得善罢。否则，以我今日观察，我三人结局，胜负正自难定呢！就以修道年龄而论，洪弟词意稍为卑下，也不为过。何况对方乃阮兄的岳父，而洪弟所说不亢不卑，也甚得体呢！分明我姊妹不来，事更易了，这一来，反倒生出嫌怨。此时想起，真觉多此一行呢！"

李洪立转笑容道："还是大姊公平讲理，不似二姊欺人。今日你也看见，以我三人所用，无一不是具有极大威力的奇珍至宝。休说冲荡血焰，不以往日遇敌那等顺利，就以临去而论，人家只把手一挥，道声'去吧'，那催送之力，晃眼竟把我们送出千里之外，法力可想。对方别的神通尚还未见，是否能敌，实是难料。就这样我也不肯怕人，只为去前，乙世伯仙示再三告戒不可轻举妄动，务以阮二哥为重，不得不委曲求全。二姊说我欺软怕硬，早晚找一个与此老有同等法力的人，斗他一斗，看我李洪年纪虽小，法力不高，可是怕人的么！"

谢琳星眼微嗔，未及发话，谢璎已先拦道："你两个都是小孩脾气，这些闲话，说他则甚！我们往返火云岭，尚有三四日的闲暇，往哪里去呢？"李洪道："我有主意了。昨天和你说那花无邪志行高洁，向道坚诚，身世处境至为可怜可敬。我们反正无事，何不前往珠灵涧助她一臂？"谢琳答说："也好。"谢璎道："此事不妥。花道友劫难乃是定数，我们去

了，不能救她，反倒难过。至于惩治番僧，照昨日洪弟所说，已有申屠师兄在彼，更有凌真人暗助，何必多事？”

谢琳道：“那么我们到哪里去呢？莫非在这荒山顶上露立四天么？”谢璎道：“如今各位姊妹道友，俱各奉命下山建立洞府，积修外功，都可以作主人。除幻波池，因听李伯父的口气，似乎不应再去外，余者哪里都可去，地方多着呢！”

谢琳喜道：“我想起来了！前此峨嵋开府，我姊妹几乎被余娲混元球装走，多亏半边大师赐我一根玄女针，才得转危为安，甚是感念。她门下武当七姊妹，又有五人与我们交好，分手时曾答应日后有便，往作良晤。山在鄂西，邻近四川，以我们飞行之速，往大咎山，片刻可至，由彼动身，也颇方便。我意欲往作数日之聚，便践前约，不是好么？”谢璎拍手称妙。李洪却不愿意道：“我不惯和女子同玩。武当门下尽是些女弟子，有什么意思？你们去，我不去。”

谢琳笑道：“你敢不去！日后你再出花样淘气，我们再帮助你才怪！我姊妹不也是女的，你怎么也跟我们好呢？你刚到武夷拜师，为太幼小，好玩喜事，我们每去，你磨着出游，好姊姊喊个不住，哪一次不是我抱你同去？如今又不愿与女子同玩了，羞也不羞？你不知道，石家姊妹她们人有多好，还不是和我们一样。”李洪笑道：“莫非这也算是我的短处？引头带我出游，不也是你吗？第一次和妖人动手，还是你教的呢！去我便去，你要当着外人拿我取笑，我决不干！当时就走。心灯在我手上，误事你却莫怪！”谢璎接口拦道：“你两姊弟，每到一处就拌嘴。洪弟也是多余，我们比同胞骨肉还亲，当着外人只有夸你，怎会取笑？这里景物荒寒，久留无趣，我们走吧！”

三人随同起身，谢璎为防万一，并还将遁光隐蔽。这时原

是深秋天气，沿途山野中，不是梧桐叶落，桂子香残，便是黄花满地，枫叶流丹，秋光满眼。天色本极晴爽，哪知飞到武当附近，三百余里暗云密布，天色忽变，再往前便下起雪来。沿途都是崇山峻岭，山中气候阴晴百变，地势高寒，原不足奇。二女所居小寒山虽是仙灵境地，但在西藏大雪山后远僻之处，四围冰山雪岭，亘古不消，看惯无奇。李洪长居武夷，地暖气和，难得见雪，不住赞妙。

谢璎笑道："这有什希罕？几时你到我小寒山一游。当地到处冰封雪压，终年愁云低垂，暗雾沉沉，令人闷损无数，你一看就无趣了。"李洪道："闻得小寒山灵境福地，麋虎共游，雀鼠同栖，一派祥和气象，瑶草奇花，四时同春，怎会是这等晦暗景象？"谢琳道："大姊说的是山外。这雪越下越大，看神气已下多时，武当仙府定成玉砌银妆。可惜时在九秋，岭上梅开尚差一月，无由领略寒芳，美中不足而已。"

说时，三人已然越过卧眉东西两峰，直达五当后山绝顶，绿云崖前降下。崖在半边大师所居仙府张祖洞左侧，地广百亩，背倚崇山，面临碧嶂。中间隔着一道壑，浮云低漫，深不可测，修竹流泉，映带左右。对面峭壁上更有一条广约丈许的大瀑布，自顶际缺口倒挂下来，顺着崖势，折成长短数叠，如匹练悬空，玉龙飞舞。直泻下面云雾之中，隐闻铿锵铮鏦之声由壑底传来，与上面泉响松涛，汇为繁籁。仿佛黄钟大吕，杂以笙簧，清妙娱耳，尘虑皆消。云层之上，水烟溟濛，如笼轻纱，雾亮冰纨与雪花相映，分外缤纷。

# 第七回

## 缟袂可胜寒　万树梅花佳人独立
## 璇沙能御敌　弥天灵雨妙女双飞

话说三人为想观赏雪景，由洞侧危崖之下缓步走来，见积雪已厚尺许，雪仍未住。当地山势灵秀，再吃积雪一铺，到处琼堆瑶砌、玉树银花，照眼生缬，观之不尽。一时心喜，无相神光也忘撤去。谢璎低语道："你看此地又是一种美景。前闻林绿华姊妹最爱梅花，姑射仙之得名，也由于此。这里乃她七姊妹啸傲游赏之地，就说梅花未到开时，怎连成阴的绿叶也见不到一片？"李洪道："莫是被雪盖没了吧？"

话未说完，忽闻一股幽香随着春风吹来，沁入鼻端，二女忙即示意噤声。刚转过崖角，猛瞥见崖腰上突出一根虬枝，上缀红梅三五，正在凌寒吐艳，自竞芳华，忙赶过去一看。原来崖上有一斜坡，近壁一株丈许高的梅树正向前斜伸出来，铁干盘虬，迎风飞舞，上面约有百十朵梅花。因为树大，看去稀落落的，有的枝上，尚还挂着几片残叶，积雪难任，似堕不堕，

叶旁花萼两三，嫣红欲吐。

二女原极爱梅，觉着此中消息大有天趣，正自流连观赏，不舍遽去。忽见李洪跑来，笑呼道："二姊快看！那旁梅花多着呢！"二女闻声回头，问在何处？李洪道："我无心中往前走了几步，就在前面坡下。你们的朋友也在那里，还不快去！"

三人边说边走，已然看见前面崖势凹下现出一片平崖。雪势已止，崖上一幢楼台精舍，前面大片梅花林，树头满缀繁花，香光如海，望若云霞。林前一枝大梅花树下，站着一个年约十五六岁的白衣少女，玉立亭亭。人本美秀，再吃四外白雪红梅、琼楼飞瀑一陪衬，宛如缟衣仙人离自广殿瑶宫，又似小李将军云山画图中，添了一个仙女。

武当七女中，二女只见过五人，方欲现身上前通问，忽听少女娇叱道："何人大胆，窥视仙山？即速现形出见，不怕死么？"语声未住，把手一扬，立有一道青光飞起，同时二女也自现身走近。白衣少女一见来人，略一注视，立即转怒为喜。因看不出来人所在，飞剑并未照人下落，似有愧色，连忙收回，赶迎下来，笑唤道："来者是小寒山谢家二位姊姊么？肉眼无知，只当外人，幸无见怪。"

二女同道："姊姊贵姓芳名？石林诸位姊姊，可在仙山？"少女答道："小妹司青璜，去年才蒙恩师收录，不在武当七女之列。二位姊姊却是心仪已久，今得相见，真乃幸事！这位道友尚望引见。"随向三人礼拜，三人答礼。

谢琳道："此是我小世弟李洪，妙一真人齐世伯九生爱子。偶因暇日，来此拜望七位令师姊，不料又得一位良友，真乃快事！"司青璜道："诸位师姊多半有事远出，只林绿华师姊现在入定。因见积雪，闲中无聊，偶然游戏，把林师姊的催

花灵符暗中取了一道，照她所传，如法施为。此地梅花多半女仙姜雪君所赠，均是洞庭山中灵木，各有一点气候，林师姊又极珍爱，常用灵泉滋润，故此花开容易。本心想等林师姊出来，同赏香雪，博她一笑，不料三位道友光降，倒真成贻笑大方了！”三人自是谦谢。

青璜道：“佳客远来，只顾说话，还未及请进叙谈呢！”遂请三人入内。刚刚坐定，林绿华便自走来，见面大喜。互相礼叙。绿华道：“愚姊妹如今奉命轮流下山，修积外功，众同门姊妹在山时少。今日石玉珠师妹本已回山，又被卧眉峰系铳桐鼎姊姊约往鼎湖峰采药，见面没有说几句话，便匆匆走去。我因家师近方闭关，须人留守，未得同行。却值天降大雪，小师妹故弄狡狯，知我最爱梅花，行法催开，三位佳宾又从天外飞来。古人谓：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今乃兼之！梅花有知，当亦欣喜。只惜诸姊妹未得迎待，辜负此清赏罢了。”

说时，青璜已将主人自酿香雪饮，连同山中特种葡萄、苹果、梨、枣、松仁、何首乌之类，杂以松菌、笋脯等素肴，用碧玉盘端来奉客。绿华笑道：“薄酒野菜，愧无兼味，款待佳宾，惟此果品数事。虽是常事，尚系愚姊妹由各名产地移植而来，此间地脉，尚属膏腴，复经灵泉浇灌，味颇甘芳，有异常产。若比凝碧仙府仙果灵实，自相差不可以道里计了！”三人随意取尝，果为玉肪流香，芳腾齿颊，隽美非常。那酒倒在玉杯之中，湛然深碧，芳馨袭人，尤为色香美三绝，比起峨嵋仙酿另具胜场，俱都赞不绝口。

谢琳道：“林姊姊冰肌玉骨，美绝天人，仿佛梅花化身，同此冷艳。吐属容止，更那么温文娴雅，与你相对，就有一点俗气，也被你的容光所化了！”绿华道：“二妹几时学来这一套客气话？莫非玉珠妹子不在，我便见外不成？”

青城二人谦词相对，笑道："我这人口直心快，常说同门师姊妹中，绿华姊姊最美。久闻谢家二位姊姊天真美貌，并世所希，常想这有比我绿华姊姊更美的么？今日一见，果然珠辉玉映，仪态万方，青女素娥，未必胜此！你三人瑜亮并生，我绿华姊姊也不遑多让。可是姑射仙人孤芳自赏，哪似二位姊姊，琼树双生，琪花并秀，看得人眼花撩乱，直恨不能永为臣仆才快心呢！"

李洪道："你们尽抛文，放着好酒好东西不吃，说这些文话干什么？"谢璎道："洪弟毕竟年幼，连主人说在一起。初次登门，也太不客气了！"谢琳笑道："此时此景最宜清谈，谁似你这等俗气，只会吃呢！"绿华前在峨嵋见过李洪，知他九世修为，法力甚高。忙笑道："我们修道之人，原无须乎客套。本来是我说话酸气，小师妹再一随声附和，无怪乎李道友齿冷。"

谢璎道："姊姊才说不客气，为何对洪弟道友相称，若不见外，和我们一样称呼如何？林、司二女谦谢不肯。谢璎道："洪弟童心未泯，你要客气，他便不能久留了。"绿华本意结纳，又听出三人此来，不似略谈即去口吻，随即应诺。随问是否便道相访，还是另有别事？谢琳说了来意。林、司二女一听，三人似愿小住，益发高兴，再四往留，三人便应了。

当地乃是一座玉石所建的两层楼舍，楼外便是大片花林。宾主五人凭栏赏梅，对雪小饮，笑语甚欢。李洪见主人对他格外殷勤，也自高兴，忘了拘束。三人因半边老尼闭关入定，不能进谒，只托绿华日后致意。雪住以后，天气渐趋晴朗，遥望夕阳已衔西山，大半轮红日浮在地平线上，射出万道光芒，把左近山石林木都映成了红色。

谢璎道："今方九月，天并不冷，这场快雪，恐怕留不住

哩？”司青璜道：“此间地暖，本来难得遇到这等大雪，就下也难久留。适才略施小技，留此快雪，伴梅花，并留姊姊洪弟同赏寒芳。你看此崖以外积雪，不都化了么？”三人斜倚玉栏，先未留意，闻言四顾，尺许厚的积雪已然化去了十之八九，只剩薄薄一层，浮在地上。雪后飞瀑，越发雄快，玉溅珠喷，水烟溟濛，斜阳映照上去，缤纷五色，顿成奇丽。正观赏间，忽见遥天云影中，有两道金碧光线闪了两闪，细如游丝，一霎即逝，也分不出邪正家数。李洪回问众人见么？绿华眉头一皱道：“此与妖邪不同。名姓详情，我不深知，不值一谈。”

正说之间，又是一道青光如长虹飞渡，朝那金碧光线飞去，晃眼落向左侧乱山之中。相去也只五七百里，青光之中邪气隐隐。绿华道：“本山虽不许左道妖人驻足，但在五百里外，向不过问。这道青光尚是初见，我们还是饮酒赏花吧！”李洪回头，见青璜愤容初敛，绿华辞色也颇可疑，好似有话不说神气，料有缘故，便留了心。

一会，东山月上，清光大来，照得楼外花林香光浮泛，对月开樽，佳趣无穷。彼此又那么情投意合，直谈到斗转参横，翠羽啁啾，东方有了明意。三人知道，武当诸女在山时均有常课，力请自便，主人方始引客去往楼后云房中安置。三人也想用功，略为商谈，便同在房中玉榻上入定。因连日不曾用功，这一坐，直到次日下午方始先后起身。

李洪先起，见主人不在房中，信步走往前楼。见晴雪梅花益发繁艳，想往花下踏雪，刚刚飞落，忽见青璜急匆匆跑来，说道：“好弟弟，快帮一帮她！绿华姊姊出了事了！”李洪知道绿华道力颇高，半边老尼好胜护犊，向不许人欺她门下，何人大胆，敢捋虎须？忙问：“现在何处？”青璜急道：“就是昨

日青光下落之处！林师姊不许我去，更不许对人说起。本来不想出口。无如她此时还未回来，令人放心不下。此事不宜人多，最好快去快回。事前连谢家姊姊也无须使知，问时我自会代你应答。请快去吧！”

李洪离家，住在当地，本非所愿，只觉绿华人好，匆匆也未深思，当即起身，破空飞去。六七百里的云程，飞行神速，晃眼即至。因青琐不知一定所在，只照昨日青光落处寻找，见下面乱山杂沓，溪壑纵横，空山无人，毫无迹兆可寻。正在盘空疾飞，打不定主意，忽见前面山谷中飞起一片蓝色妖光，光中一个貌相痴肥的妖人，刚由林中飞起。紧跟着后面一道尺许长金光电射追去，晃眼赶上，两下才一接触，“霹雳”一声，妖光立被震破，洒了一天蓝色星雨。妖人一声怒啸，化为一溜烟逃去，一霎不见，金光也自撤回。

李洪认出那金光便是玄女针，谢琳曾有此宝，乃半边老尼所赐，知是绿华所发，人必在内，忙即赶去。入林一看，绿华手指一道金光，与昨日所见青光相斗，敌人乃是一个貌相丑怪，一目已眇的中年秃子。面前另一美少年，面容愁苦，正向绿华陪话，神情甚是惶遽。绿华面有怒容，似在大声斥责，回顾李洪赶到，意似惊急，更不再理少年，手指敌人喝道：“我实委曲求全，投鼠忌器，秃贼休再不知进退！再不见机，刚才妖人便是你的榜样！”随把手一指，金光骤盛，李洪也自赶近。因知绿华所用金牛剑，乃武当派镇山之宝，威力至大。妖人并无所惧，绿华又是那样情急，匆匆未暇寻思，左肩摇处，断玉钩立时化为两弯精虹，神龙剪尾飞将出去。惟恐不能制胜，又将玉玦一按，一片祥霞随同飞起。

那妖人乃左道中有名之士，受人之托而来，本心想迫绿华降伏，未施全力。不料绿华应变神速，反乘隙将另一妖人打伤

败逃。一见飞来一人，虽是幼童，遁光却不寻常。暗忖：“此是何人门下？小小年纪，具此根骨功力。今日若败，以后何颜见人？”方想另施邪法取胜，金牛剑光骤盛，正自迎御，断玉钩已迎面飞来。

妖人深知此宝来历，心中一惊？祥霞一起，越知不妙。无如所用飞剑，也是苦炼多年，雌雄各一，不舍失去，想要收回。慌迫中略一迟疑，那知来势万分神速，青光又被金光绊住。缓得一缓，断玉钩已追上前来，照准青光一绞，立成粉碎，化为片铁，纷纷坠地。妖人急怒交加，未及施为，玉玦霞光电驶飞来，当头压下，精虹也跟踪首尾而至。两下夹攻，知无幸理，只得咬牙切齿，把心一横。左臂往上一迎，立被钩光斩断，就势化为一道血光遁去。

李洪耳听绿华急呼：“洪弟且慢，事已无及！”匆忙中也未在意。事完回看，那美少年仍立在林华面前，面色已是惨变。绿华急道：“你这不听好话的人，自寻苦恼，谁来管你！再不见机，此时便难活命了！”说时见李洪回身走来，脸上一红，似有愧容。正待迎前说话，少年面色忽转悲愤道：“妹妹再不见怜，有何生趣？你不肯下手，便请贵友杀我吧！”绿华见李洪已然走近，知难隐讳，只得苦笑道：“洪弟乃我好友，怎肯杀你！倒是你连番弄巧成拙，今日更是引火烧身，幸而田氏弟兄被我说服，否则，误己还要误人！你真是我屡世冤孽，我决不忍见你自毁仙业，徒取灭亡！今日你如连合妖人与我为敌，结局我蒙李道友相助，也不至于吃亏。妖人虽败，你却无害。不合首鼠两端，既想借外人之力，乘我于危，又恐我受伤害，事急之时，反而倒戈相助，以致两妖人反胜为败，相继伤逃。这两个一是姬繁爱徒，一是小南极群邪之首，对你岂肯甘休？

“你虽愚昧无知，昔年情分仍在，况有义母抚育之恩，岂

容坐视？偏生师父对你又极厌恶，妖人寻找，尚有师父荫庇，你孤立无援，田氏兄弟未必助你。本来再有一甲子，我功行便可圆满，经此一来，又要为你延误。事已至此，尚复何言！绿云崖左近，师父决不容你涉足，若往别处，保不与妖人相逢狭路，吉少凶多。幸石师妹好友孙毓桐隐居卧眉峰阴壑一洞，深入地底数百丈，乃古仙人炼丹之所，可往相依。就这样，踪迹仍须隐密，我每月两次，或是得暇，必往背望，就便考察功力，也许日后机缘巧合，将你引进到诸正派长老门下。你虽在旁门，从无恶行，今世又是散仙门下，只肯勤于修为，仙业并非无望，何苦自暴自弃呢！”

少年起初闻言，神色依旧悲愤，好似无动于衷。及听绿华日后，要去看他，面上忽现喜容，答道：“今日才知妹妹对我仍是关切，本心只求常得相见，并无他求，但得如此，百死也所心甘，请即同往便了。”李洪细看少年，方觉他丰神俊朗，道骨仙风，颇似散仙中人，并非左道一流。心颇喜他，未及发问，小寒山二女忽然现身，笑道：“林姊姊有什为难之事，但请明言，我三人愿效微劳如何？”

绿华见二女赶来，益发玉脸生春，朝少年嗔视一眼，眉宇间隐含幽怨。转对二女道：“你我至好，无事不可明言。这位崔道友当初乃我世交至友，说来话长。三位请回绿云崖，等我将他送往卧眉峰安顿之后，回来再说吧！”随向双方引见，礼叙后分别飞回。

原来李洪走时，二女已自警觉赶出，随后追去，相继到达林中。一听双方说话，便明白了几分，知道绿华别有难隐之言！本来不想现身出见，因见少年情辞诚切，神情悲愤，隐蕴无限深情，人又那么英俊，一身道气。绿华对于少年只是难处，并无恶感，反甚关切，不由生出同情，意欲问明相助。一想李洪

已与绿华相见，妖人也为他所伤，少时仍须明问，便即现身相见，回到崖前。

青璜正在盼望，问知前事，知难再隐。便同去楼中笑道："林师姊虽是丽质天生，性情温婉，但她玉洁冰清，纤尘不染，此是她难言之隐。少时回来请勿多问，由我略说经过吧。"二女一问，才知林华前生乃西藏派教祖凌浑之女。因父母雪山炼丹，年幼不能同去，经乃母白发龙女崔五姑寄养仙都后山碧梧仙子崔燕洞中。少年乃崔次子，两人本是两世情孽，转世重逢，情更深厚。先颇发情止礼，终以冤孽纠缠，致为妖人所算，同失元真，又堕尘劫。

绿华幸得前世恩师半边老尼接引，重回师门，仙业已将成就。少年接连三世俱在旁门，今生始拜在一位散仙门下，对于绿华情深爱重，相思入骨，一心只想常伺玉人颜色，并无邪念。无奈武当教规至严，半边老尼性情古怪，因爱徒前生为其所误，大为厌恶，不许入山相见。

少年在左近守伺多年，好容易见到两次。绿华性情温柔，始尚敷衍，嗣见少年情痴更甚，恐蹈覆辙，又陷情网，往往避道而行。少年自是凄恋，本就难耐，近闻武当七女奉命行道，"照胆碧"张锦雯、"摩云翼"孔凌霄与绿华不久还要别寻灵区胜域，另建仙府。闻讯惊喜交集，顿触夙愿，欲与绿华乘机同在一起共修仙业。

绿华为人谨畏，如何敢逆师意行事？近三月中，少年乘着老尼闭关，七女他出，绿华一人在山，竟自犯险暗至绿云崖与绿华相见。绿华又急又怒，严词拒绝，并以法力驱逐。少年情急难堪，一时激怒，忽发奇想，便约了几个左道中的好友，欲以强力迫令如愿，此已三次，均未得逞。但对绿华情痴意厚，行事便多颠倒。一面约人相助，又恐绿华到时受伤，不是发难之

前飞书告警，令作准备，便是到时一见绿华有了败意，便锐身掩护，甚或反戈相向，情愿事后向所约妖人陪罪，受尽折辱，所识几个左道中人竟全因此反目。

这一次辗转请求，所约的也无一庸手，为愤绿华薄情，少年已下决心。那知人约定后，知来人法力高强、行事毒辣，情切心上人的安危，又害了怕。忙在人到以前赶来告急，吃绿华怒斥回去。三人来时，绿华实在暗中准备，因想师傅法宝神奇，近来功力尤为精进，只有田氏兄弟乃尸毗老人爱徒，魔法甚高，恐非敌手，心中疑虑。先想请三人相助，又觉羞于启齿，今朝一见时至，如若不去，必要寻上门来。心对少年仍存维护，师父最恨外人来此扰乱，何况上门欺人？万一将其惊动，少年必无生理。忙中无计，只好硬着头皮，前往一试。那知田氏兄弟甚通情理，绿华义正辞严，竟被说服，首先退去。这两个最厉害的一走，绿华心便放了许多，以后情事，三人均曾眼见。

青璜说完，绿华也自回转，见面谢琳首先说道："此事已听青璜妹子说起，姊姊处境困难，令友痴情也是可怜，久藏在此，终非了结。我想此事只有佛力度化，方可无害。妹子事完回山，必向家师求说，请其相助便了。"绿华闻言大喜，再三称谢，随对二人道："今日秃贼邪法甚高，未容施展全力，便为洪弟所伤，决不甘休。此贼手狠心毒，炼有邪法九寒沙，此外异宝甚多。洪弟再与相遇，最好先用灵峤三宝制住他的本身元灵，忽留空隙，再将断玉钩与太乙神雷同时发动，方可永绝后患。否则，此贼最长暗算，识人甚多，海外妖邪多半是他后辈，定往仙山寻仇。固然洪弟法力高强，必可无害，现当用功之时，岂不惹厌。"

二女同声说道："早知此贼是我叶姑对头，刚才我也动手

了”李洪道：“早知如此，我只放出一朵灯花，立可了账，何必费事！”谢瓔道：“这可来不得！我们踪迹一现，毒手妖人立可警觉。如知此宝在我们手中，必先隐匿逃遁，再过些日，元气炼复，除他更难。所以我们行动，均用‘无相神光’隐身，虽也有现身之时，决不使其看出将有除他之意。妖孽虽知金幢厉害，一则幻波池诸姊妹未与我们一齐，魔宫防备森严，邪法厉害，心仍自恃，以为我们畏惧轩辕老魔，必有顾忌。到了明日子夜，我三人突然前来，出其无备，方可成功，如何打草惊蛇呢！”

众人笑語欢叙，时光易过，不觉到了用功之时，仍去分别入定。等次日功课做完，同时走出，林、司二女，又陪往游玩全景。偶谈起卧眉峰主人，雅善修治营建，匠心独运，清景如画。残雪早消，满山红叶与秋菊争艳，秋光独盛，主人不在，也可观赏。

众人欲往一游，便信步行去。快要到达，忽见一道白光刺空飞来，直往面前落下。现出一个道装女子，正是武当七女中的大姊张锦雯，与三人分别礼见之后，便对绿华道：“我原说山中那有如此年幼的道友，原来李道友与二位姊姊宠临，无怪乎那么厉害的妖人，也不是对手了！”众人问故。锦雯道：“适才归途，发现川鄂交界深山之中，水木清华，涧壑幽奇，意欲日后为本门辟一洞府，前往查看。忽然发现有人在彼修炼，刚把身形隐起，便见两人走出。听他一谈，内中一个秃贼竟是小南极为首妖人尤鳖，主人乃昔年在东海三仙无形剑下漏网的妖妇——半杨妃勾魂姹女马庚仙。秃贼说起昨日为李道友所伤之事，痛恨彻骨，必欲得而甘心，只不知姓名来历。已知妖妇定下毒计，由明日起，秃贼先来本山查访窥探，只一见面，便即诱往妖妇山中，用邪法困住，由妖妇吸取真阳，再由秃贼嚼

吃肉身，方可报仇雪愤等语。我知又是林师妹那位冤孽所惹的事，此人也太情痴，长此纠缠，如何是好呢？”

谢琳插口对李洪道：“你这个胖娃娃，少惹点事，留神秃贼要吃你的肉呢？”李洪在旁，本就有点气，不等说完，怒道：“秃贼、妖妇实太可恶，反正无事，就此除去也好！”说完，手向张、林、、司三女主人一拱，道声：“行再相见！”双足一顿，破空飞去。谢璎一把未拉住，想要飞身追回，谢琳拦道：“秃贼以前尝往金钟岛生事，叶姑门下两世妹几为所害，断乎容他不得。就此除害，岂不也好？”

张锦雯道：“我看秃贼、妖妇恶实满盈，此去手到成功。愚姊妹尚有要事，未便远离，恕不奉陪了。”二女问明途向，作别起身，以为飞行神速，必可追上。那知叙别稍为耽延，李洪年幼疾恶，匆匆起身，未及细问，只知他在川鄂交界深山之中，本来不易找到，也是妖人该死，阴错阳差，却在此时离山外出，二女反倒扑空，李洪却迎个正着。等二女寻到，双方已然恶斗多时，生出枝节来了。

原来李洪飞经川鄂交界，忽想起先恐二人拦阻，忙于起身，不曾细问山在何处。荆门一带，千山万壑，如何寻找？又不便回去问人。心想今天才第三日，有的是闲空，豁出把这一带山岭寻遍，也许查出妖人下落。心念才动，猛瞥见一道青光同了一道暗光华横空而渡，飞得极高，也与赤阴教相似，说不定就是所说的妖妇，立即跟踪赶去。原意身形已隐，对方不能发现，等追上看明再行下手。不料男女两妖人邪法甚高，还未近前便被警觉，因觉来人决非平庸之手，特意诱往小峨山一个有力的同党那里，准备合力应付。

那同党正是毒手摩什门下妖徒闵乌能，正在山上祭炼邪法。性本凶残，仗恃乃师凶焰，无恶不作，所炼邪法，得有师

传，也极厉害。一见二妖人匆匆跑来，神色张惶，见面说不几句，李洪也自赶到。因见那邪法厉害，妖人已然现身，果是秃贼、妖妇连同妖党师徒，有十余人之多，正向自己来路指说，知被警觉。少年心性，不欲示弱，立即现身，方喝：“妖贼纳命！”山顶上忽有一片乌金色的云光飞涌上来，将李洪围在其内。

李洪虽不知妖党来历，但听二女说过，这“玄武乌煞——罗喉血焰神罡”的厉害。近来精习禅功，应变神速，心灵上略有警兆，灵峤三宝立即发动。玉玦祥霞，首先飞起，护住全身，金连环同断玉钩，相继飞出。本来心有先入之见，毒手摩什又未见过，虽然当地山形景物，与二女所说大咎山魔宫不类，但因所用邪法同一路道，心疑毒手摩什也在其内。又见金云电漩，血焰如潮，上下四外成了一片乌金色的火海，宝光以外，甚么也看不见。那么强烈的护身宝光，所到之处，只管纵横如意，并不十分为难，潜力却大。妖光随灭随生，散而复聚，越来越密，李洪匆忙中不知妖徒伎俩只此，以为邪法厉害，二女又未同来，如无七宝金幢将妖邪困住，必被逃走。虽有制他之宝心灯在手，不能妄用，胜负两难，方自寻思。

对方男女妖人原是行家，先觉闵乌能邪法可恃，人又刚暴逞强，不便伸手。及见李洪周身都是佛光祥霞环绕，邪法无功，大有相形见绌之势。妖妇首把腰间葫芦一拍，便有粉红色的淡烟杂着一股赤阴阴光雨，朝前激射出去。此是赤阴教中最阴毒的邪法，厉害非常。看去光并不强，中杂一股带着膻香的腥秽之气。洒中人身，骨髓皆融，终化脓血而死，连生魂带所化污血全被妖妇葫芦吸去。每害一人，便增加若干凶威，不论道力多高的人，骤不及防，如为所乘，初闻尚觉腥秽异常，只一入鼻，便觉另具一种膻香，越闻越爱。不多一会，便软瘫在

地，听其摆布，终于化血而死。

妖妇原因李洪仙骨仙根，致生邪念。又见李洪头顶祥霞，身环金光，精虹如电，上下飞舞。以为妖光血焰虽不能近，并非无隙可乘，所放毒气俱是凶魂厉魄，与极污秽淫毒的精气合炼而成。能由心运用，得隙即入，敌人稍为疏忽，即受暗算。便用宝光护满全身，稍为疏忽，也必晕迷过去。对头法宝虽极神妙，终是年幼，无甚经历，多半不知厉害。又因妖徒势绌，不容袖手，明知宝光强烈，此举必有损耗。继而一想，敌人不知是什来历，这好根骨禀赋从来未见，如能吸取他的真真，足偿所失。贪心一生，立即如法施为。秃子也将轻易不用的九寒沙发出助战。

李洪本有戒心，前生曾与赤阴教妖人对敌，深知邪法来历。又见九寒沙化为千万点碧萤，暴雨一般射来，乌金色光云血焰又未减退。一时惊疑，惟恐失算，便把金莲宝座取出，望外一扬，化为一朵金光万道的莲花宝座。本意腾身其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先把人护住，再打御敌主意。没想到西方至宝威力绝大，前与尸毗老人相斗，心存退让，全力并未发挥，这时却显出此宝的妙用。灵峤三宝本就万邪不侵，妖妇所谋只是徒劳，所用毒气并不能侵入丝毫，那再禁得起这一件西方至宝的威力？一经施为，那千叶莲花瓣上突射出亿万金芒，所到之处邪焰全消，毒氛尽灭。更有一圈佛光，大约十丈，悬向敌人头上，祥辉滟潋，徐徐流转。

妖妇先打着如意算盘，欲等对方中邪晕倒，立即连宝带人，一齐下手抢走，捷足先登，以免同党觊觎。特用玄功变化，掩向火海邪氛之中，相隔甚远，做梦也没想到祸发这快。佛光一现，立被照住，邪法全部失效，原形毕现，想逃已自无及。

李洪原为有点疑虑，上来便照杨瑾所传，猛以全力施为，未料此宝如此威力，一见金莲涌出，邪法全破，天色立转清明。妖妇忽在身前不远现形，手执阴火葫芦，周身邪烟围绕，被佛光照定，正在强力挣扎，似想逃走。知道上有佛光，下有金莲，任何邪法异宝俱难侵犯，无须再用法宝防身。将手一指，断玉钩先飞出去，妖妇首当其冲，精虹略闪，立时毕命。如意金环宝光赶上前去，裹定一绞，连人带葫芦一齐消灭。秃子见势不佳，首纵妖光逃去。冈乌能看出不妙，再不见机，绝无生理，心中狠毒，急怒交加，也忙化为一溜乌金色的妖光，电驰遁走。

李洪虽觉妖人邪法不如意料之甚，但是貌相狞恶，身材高大，连所发妖光均与二女所说相似，仍疑心是毒手摩什本人。也许幻波池新遭惨败，元气未复，故此法力大逊。一见逃走，惟恐二女不在，被其兔脱，因而误事，便着了急。立纵遁光加急追去，百忙中连所用法宝也未收回，身在莲花宝坐佛光环绕之中，前面又有一道金红色的交尾精虹，和灵峤三宝所发宝光，相率齐飞。一时光焰万丈。上烛重霄，慧炬流天，星驰电射，顿成亘古未有之奇观！千万里外俱能看见。

当时只苦了山顶上一伙毒手门下的徒子徒孙，因妖师情急逃命，忘了携带，来势万分神速。金连宝座本是佛门降魔至宝，寻常妖邪只吃那圈佛光照住，或被金莲宝焰射中，决难幸免，常人遇上，转可无事，且增智慧。这班极恶穷凶的妖徒一经接触，立生反应、欲逃无及，佛光宝焰，已照上身来。李洪只顾追敌，并未在意，众妖徒却全数遭报，死于就地。总算李洪不曾有意诛戮，佛法慈悲，经此佛光一照，邪法戾气与原有恶性一齐解消，仍可前去投生，转入轮回。只不过法力全失，与常人死后精魂一样罢了。

当地原离大咎山魔窟不远，双方飞得又快，不消片刻，先后飞近。这时毒手摩什正在宫中修炼，欲谋异日报仇之计，忽见一门下妖徒，神色慌张，飞身入报，说："闵师兄被一敌人追来，已将到达。"毒手摩什闻报大怒，身形一晃，便到宫外。迎头遇见妖徒鼠窜逃来，手指身后来路，连话也顾不得说，神色甚是惊惶。毒手摩什素日凶威远震，无人敢撄其锋，这多年来，只小寒山二女曾来本山与之对敌，由此连遭挫折，想起便怒不可遏。一听有人追上门来，想起前事，更是火上加油，暴跳如雷。因愤妖徒脓包，怒吼一声，方要打去，猛瞥见遥天空际，一座千叶莲台带着大片金光祥霞，电似飞来。

先前他原吃过佛门中人的亏，一见这等声势，疑是平日意想中那几个强敌来寻晦气，方自惊疑。再一想，来人如是方今佛门中几个有名人物，妖徒一遇，早为所杀，怎会被其逃走？再说来人也不会这等卖弄，许又是对头门人有意欺人？念头一转，怒火重又上升，李洪也自追到。毒手摩什一见来人是个不满十岁的幼童，再见周身俱有法宝防护之状，分明年幼无知，仗着师长法宝，私出生事。觉着自己多年威望无人敢惹，如今时衰运背，连这么一个乳臭未干的幼童也敢上门欺人。怒极之下，心想来人根骨至佳，从所未见，如能摄得生魂，祭炼邪法，报仇必可如愿。毒手摩什自从幻波池逃走以后，也曾防到对头寻他晦气，魔窟内外均设有极厉害的埋伏禁制，将手一挥，立即发动。

李洪正追之间，瞥见妖徒下落的山头竟有大片平地，一头矗立着数十幢金碧楼台，殿阁崇宏，气象万千。前面更有无数琪花瑶草，云骨撑空，佳木秀列，软草如茵，山光泼黛，景极壮丽，有似神仙宫阙，不类人间。但用慧目法眼遥一谛视，便看出其中邪雾隐隐、暗含煞气。快要飞到时，他忽见殿前玉石

平台上出现一人，紧跟着两旁金碧台榭内，又飞出一伙奇形怪状的妖人，前追之敌，也自落地现身。先出妖人把手一扬，便即退去，这才看出为首一个，方是毒手摩什。李洪暗忖：“这里方是大咎山魔窟，至多挨到明朝，二女必要寻来，一举成功。”心中一放，人已飞上山顶。

# 第八回

## 惊丽质　蓦地起微波
## 愤轻狂　凌空飞巨掌

话说李洪独自一人追赶妖徒，不料竟追到大咎山毒手摩什魔窟门上。等到发现毒手摩什在对面山顶上现身，才知先前所追不是本人。虽幸妖孽未被滑脱，但是小寒山二女不曾跟来，是否能敌，尚无把握。方自惊喜交集，人已飞近。

毒手见来人是个幼童，越发忿怒。立意生擒，用邪法逼问口供，摄取元神祭炼魔幡。厉吼一声，扬手一片乌金色的光幕，飞将出后，将李洪连人带宝光一起罩住。这玄武乌煞“罗喉血焰神罡”在魔法中最是厉害。李洪虽有佛光、法宝护身，毕竟今生功力不够，只能仗以防身，取胜却是无望。这还是毒手日前幻波池连受重伤，妖光魔火损耗太甚，所剩只是一点残余。虽然连日苦炼，尚未复原，否则更凶，但也伤害李洪不了。

李洪不知就里，一见妖光当头压到，跟着血焰如潮，四外

涌来。防身宝光以外，成了一片暗赤色的血海，乌金色的妖光，更是箭雨一般射到。虽为宝光佛光所阻，不能近身，上下四外全被胶住，无法行动。比前遇妖徒固凶得多，连尸毗老人魔光血焰也似无此厉害。耳听毒手现身恶骂："何方小狗，通名纳命，少时可免好些痛苦！你那法宝不过稍挨时候，我只略用玄功，你连人带宝立时粉碎了！"

李洪想起二女以前所说，妖法厉害，虽有制他的法宝，不能妄用。方想把如意金环和断玉钩，放出防身宝光之外试试，忽听两个女子声音同声接口，清叱道："无耻妖孽，少发狂言！你今日恶贯满盈，活不成了！"刚听出是二女的口音，话还未完，猛瞥见一幢祥霞突然涌现。同时，又听一声厉啸，那布满山顶，高入数十百丈的妖光血焰，连同毒手师徒多人，全数不见。只有十几道妖光黑烟，往祥霞中投去。天色重转清明，妖氛净扫，云白天青。面前七宝金幢仍在徐徐转动，祥辉潋灭，彩霞千重。内中现出谢璎趺坐在地，身后站着谢琳。金幢约有三丈多高、丈许粗细，由谢璎头上升起，将二女带妖人一齐笼罩在内。

再看毒手师徒十余人，仅有两条黑影随同毒手摩什，在光幢外围之内上下冲突，往来飞舞，倏忽如电。正在注目查看，一会工夫，妖徒肉身早已消灭不见。元神所化黑影，随同佛光祥霞闪变之际，一个个由浓而淡，转眼化为乌有。只剩毒手摩什尚在光中张牙舞爪，拚命挣扎，想要逃出。谢琳一手掐着一个灭魔诀印，一手指着一道佛光，射向妖人身上，随同飞舞。似以全力防范，不敢丝毫松懈之状。谢璎闭目趺坐，神仪内莹，正在默运禅功，如增金幢威力。二女本来美绝天人，再吃佛光祥霞一陪衬，越觉宝相庄严，仪态万方，容光照人，不可逼视。

李洪方自赞妙，待要走进，忽见谢琳朝自己看了一眼，面有怒容。随闻妖人厉吼悲啸之声，由光幢中隐隐传出，挣扎冲突，势更猛急。再看谢琳，好似有点制他不住，神情也不慌乱。暗忖："金幢佛门至宝，多厉害的妖邪，一被困住，休说逃生，连声音也被隔断，想向同党求救也办不到。吼啸之声如何听出？"又看金幢祥霞大盛，转动渐快，啸声也时闻时辍。猛想到："心灯佛火尚未施为。妖人未受重创，已被二女擒住，闻说妖法厉害，声到人到，已然听见啸声，许是金幢制他不住。莫要被他乘机逃走，却是大害。"心中一动，手掐法诀，取出心灯。谢琳脸上忽现喜容，越知所料不差。

方想如法施为，说时迟，那时快！毒手魔影忽在金幢光层内急挣了几挣。一片极淡的血焰妖光，倏地爆散消灭，毒手前半身竟然冲出光外，妖遁神速无比。这时毒手已拚舍弃原身，只留妖魂元神，本来非被逃走不可。也是恶贯满盈，数限将终，二女又以全神贯注在他身上，金幢威力绝大，挣逃甚难。毒手将原炼形体失去，已是痛心万分，出于无奈，再将三尸元神葬送两个，自更不舍。欲保全魂而逃，以致弄巧成拙。

二女原恐附近有气候的生物，无辜受伤，又恐隐却宝光，李洪看不见自己，特用有相神光，笼罩在外，未将金幢全力施为，以免波及。及见妖魂要逃，心中一急，便不再顾忌，加增威力。毒手身刚逃出一半，便被吸住，知被擒回，再逃更难。这时方自咬牙横心，拚着苦炼六十年，想要分化元神，只保得一半残魂逃去时，就在这时机紧迫、不容一瞬之际，李洪手指处，青荧荧只有豆大一点，极柔和的佛火神光，已然发将出去。双方相隔甚近，恰好迎个正着。

毒手神通广大，见多识广，百忙中瞥见幼童手上拿着一盏玉石灯檠，灯头上发出一朵灯花，看出是件佛门至宝，情知不

妙。无如里外受敌，想逃如何能够？当被打中，只觉身上微微一凉，佛火神光随即爆炸，将元神震散了一半。只惨嗥得一声，立被金幢佛光摄去，转眼合成一片黑影。虽然仍在里面挣扎，比起先前便差多了。金幢转动，便由快而慢，回了原状，渐渐停住不动，光霞也减少了多半。这原是瞬息间事，先后不过半盏茶时。

李洪见妖魂逐渐势弱，知已无碍，正自高兴。忽听谢琳娇嗔道："洪弟还不收了你的法宝，进来代我护法！妖孽这一声鬼叫，不知要有多少妖党被他引来。强敌将到，你一人在外，如何应付？"说时，李洪已如言走进，觉着由光层中穿过，如无其事。知道佛门至宝，随同主人心念所至，因人而施，果然神妙无方。方自赞妙，谢琳已埋怨起来说，因李洪忘了施展心灯，看出妖人欲用玄功变化逃走，略用眼色示意，稍一分神，差点没被漏网。李洪随问如何寻到？

原来二女照张锦雯所说妖人巢穴寻去，敌我俱无踪影，惟恐有失，正在巫峡上空飞寻。忽遇金姥姥罗紫烟说："适才空中遥望，李洪在佛光金霞环拥之中，追一妖人，往西南方大咎山一面飞去，前面妖人驾着一道乌金色的妖光，颇似毒手摩什门下。"

二女闻言大惊，立用无相神光隐身急追，到时李洪已被困住。便趁妖人口发狂言，尚未惊觉之际，冷不防施展七宝金幢，将毒手师徒一起擒住。虽然出其不备，得手容易，不似预计之难，但下手早了一天，难免不生波折。又知这类妖邪颇具神通，同党呼啸，均有邪法运用，不论多远都能听见，毒手这一喊，必已发出求救信号。轩辕老怪因知劫运将临，邪法尚未炼成，惟恐因此生出波折，牵动全局，虽然不敢出手，毒手是他第四爱徒，任人宰割，心必不甘，定必示意妖徒来援。而毒

手本人所结妖党，也不在少，必来为他报仇。

谢琳不愿李洪犯险，又恃学会绝尊者灭魔宝箓，便令李洪用心灯代他护法，以便专心御敌。刚刚准备停当，将宝光缩减，便由金幢中看出申屠宏绕道飞来，另外两三起妖党也由天边出现，名纵妖光，似往当地飞到。李洪知道这些敌人定极厉害，申屠宏此来，必为不放心自己是否在此。忙告谢琳，令其示意催走，不令停留，一面把身隐起。人在金幢之内，千百里内人物往来，俱能看见，更能随意隐现。申屠宏到时，未见李洪。谢琳又挥手示意，再见天边两道金碧光线与几道妖光，三面飞来，有事在身，不便久留，便往幻波池飞去。

申屠宏刚走，先是那两道金碧光线飞落山顶，现出两个头顶金莲花、各披云肩、臂腿半裸的白衣道童。一现身，便手指金幢，喝令二女现身答话。谢、李三人见两道童面如冠玉，皆是英俊。赤着一双白足，年纪不过十五、六岁，和画上哪吒、红孩儿相似。又都生得一般高矮，装束貌像宛如一人，分不出谁长谁幼。连人带那金碧光华，均不带一丝邪气。虽不知来人乃魔教中第一人物——尸毗老人的爱徒田琪、田瑶，初见也未有什么恶感。尤其李洪，见他们这等形貌打扮，惺惺相惜，首先有些喜爱，本意不愿伤他。三人均在金幢祥霞之内，万邪不侵，一心想等毒手魔什炼化之后，再作计较，任其叫骂没有理他。

转眼之间，又飞落三个妖人，都是满身妖气，面目狰狞，神态凶恶。一到更各施展邪法，放出各色各种的妖光法宝，上前夹攻，纷纷厉声怒骂，话甚秽恶。随后又一妖妇赶到，貌相奇丑，偏是赤身露体，不挂一丝，只有一团粉红色的彩烟将身围绕。紫黄色的胖肉体上，画着不少赤身俊男美女。始而不曾动手，只在光层之外摇头晃脑，做出许多妖声媚气，向三人娇

啼哭喊说："毒手摩什是我情人丈夫，快快放出还我便罢，否则，我身带'诸天欲界、阴阳五淫神魔'，稍一施为，你们连元神带肉体，全被我身上神魔享受了去，休想活命！我虽然形貌不大讨人喜欢，但是身具艳质奇资，不论仙凡无此禀赋。又具阴阳二体，平生阅人千万，从无一人合意，只有毒手情郎是我心爱之人。无如他情爱不专，一年中难得聚上两次。适才闻他求救之声，特意赶来相救。我也知道你们正派门下，专与他这样的人作对。如能看我五淫仙子情面，将他放出，他对我固是知恩感德，我有了合意郎君，常年快活，必定同他隐居在我那小春城诸天欲界之中，终日厮守，永不出山害人为恶；你们无形中也算积了极大功德。彼此两益，何苦结什么冤家呢？"

妖妇人既长得奇丑，说话偏那么浪声浪气。那粗如水桶的腰身，连同前胸一双肥肉口袋，后身两片紫酱色的肥股，还随同乱扭，丑态百出，厥状至怪。先来三妖人深知妖妇厉害狠毒，始终在旁夹攻乱骂，只让出中间一段，由其向前答话，眼看别处，故作未见。田氏兄弟见此怪状，也忍不住笑出声来。

谢、李三人本自打算，除去毒手之后再说，藏身宝光之中，对这些妖党全不理睬。及见妖妇这等丑怪，简直梦想不到，再想起毒手摩什那副尊容，与妖妇恰好配对。初遇不知来历，谢琳首先忍不住好笑起来。那知妖妇邪法厉害，别具专长，即此也是邪法之一。幸被金幢宝光隔断，未受暗算，否则，谢琳这一笑，先吃大亏了！妖妇早就看出毒手摩什只剩残魂在内，勉强挣扎。暗中激怒之下，因对方三个少年，男女根骨之好，从来未见，意生妄念。既想代毒手报仇，救出残魂，又想把敌人真神摄去。及见邪法无功，内中一个少女同一幼童，还在指点自已笑骂，竟如无事，不禁大惊。当时一声怒吼，现出本来面

目，浓眉望上一竖，两只猪眼突泛凶光，拍手跳脚，狼嗥也似破口大骂起来！

谢璎近来禅功精进，佛法越高，一经运用，便如一粒慧珠，通体灵明，不染丝毫尘滓，任何事物绝难摇惑。此时正在灵光返照，潜心默运。打算时机一到，再发心灯佛火，消灭残魂，妖妇只管丑态百出，直如未见。谢琳却是不然。因七宝金幢已有乃姊主持，护法有人，又恃炼就伏魔诛邪之法，先见群邪猖狂，本就跃跃欲试。又见妖妇怪声怪气，哭求了一阵，无缘无故忽然翻脸——张着一个连腮血唇大口，露出满嘴黄板牙，唾沫横飞，跳脚乱骂，出语更是污秽不堪——便是鸠盘、嫫母恶鬼变相，也无此丑怪，不由有气。李洪更是早就厌恨。双双不约而同，一个把断玉钩化为剪尾精光，一个把碧蜈钩化为一道翠虹，同时飞射出去。

不料田氏弟兄喝骂了一阵，见对方三人不曾理睬，当作有心轻视，越发有气。把来时所闻妖人激将之言，信以为真，早要发难。不过两人出身虽是魔教，因尸毗老人为人正直，除因身是旁门，恐正教中人轻视，无甚往还，交游不多，善恶之分，却极明白。见妖妇淫秽丑态，也是心生厌恶，羞与为伍。这还是与群邪同在一面，妖妇不曾犯他；如在别处相遇，绝看不惯妖妇这等淫邪无耻，也许动手杀她皆未可知，如何还肯与之同流合污？因此一来，反倒停手住口，暂作旁观。

因心料妖妇邪法虽高，不是对方三人之敌，田氏弟兄想等妖妇败退，再行上前，以示并非妖党。只为闻说二女学会绝尊者宝箓，要将宇内魔教中人一起除去，自己虽已随师皈依佛法，以前总是魔教，为此不服。又与轩辕门下妖徒好些相识，一则想寻对方理论，教她知道魔教中人厉害，就便救出毒手，应人之托。停手以后，仔细往光中一看，见二女生得美胜天

仙，清丽绝尘，又是一般装束貌相，不由生出爱意。暗忖：“自己也是孪生兄弟，又都生得那么秀美，自负举世无二。谁知天地钟灵毓秀，并不偏私，竟会生出这样两个少女。师父近来虽习佛法，因是得道千年，法力高强，无从拜师剃度，至今不曾受戒。本门不禁婚嫁，新近师父还将师妹的前生爱侣擒来，迫令允婚，自己学样，当不怪责。如得此女为妻，岂非天造地设，两双四好，永传佳话！”想到这里，二田多年道心竟为二女美丽容光摇动。本就越看越爱。谢琳再因妖妇丑态嫣然一笑，越发爱极。正在痴看，不料两道虹光电射飞出，当前妖妇首化作一片红粉色的妖光，一闪不见。

李洪年幼爱才，对于二田并无敌意。见妖妇逃退，右侧三妖人正以全力猛攻，想救毒手。金幢宝光虽冲不进，但谢璎一心对内，未将金幢威力向外发挥，而来的这三妖人，所持均是魔教中的异宝，厉害无比，如换别的法宝，早已被它毁去。尤其内中一个身材高大的妖徒，竟用大量阴雷来攻。只见一团接一团茶杯大小、紫碧二色晶球，在光层外连珠爆炸，发出极猛烈的雷火精芒。连同另两妖党手上发出来的十几根血焰火箭，所到之处，激撞起千重霞彩，花雨缤纷，霹雳之声，震天动地。如非金幢镇压，轩辕老怪秘炼阴雷，与九烈神君异曲同工，凶威最猛，休说为数这多，只消两三粒，两座大砦山也被从顶到底连根炸去，成了平地。就这样，当地虽无什残破，附近峰峦也被震裂了不少。纷纷倒塌，此起彼应，轰降砰訇，响成一片巨震，声势猛烈，也实惊人。

此时正越来越猛，李洪自是不容，一指断玉钩，改朝三妖人飞去。双方斗在一起。谢琳见妖妇逃退，本来想与李洪合力御敌，猛瞥见田氏弟兄痴看自己，低声说笑。金幢以内，心灵所注，能听出千里以外，任何巨声繁喧均不能乱，照样听得毕

真。先见二童喝骂叫阵，因见身无邪气，左道妖邪中从来无此人品，当是海外散仙一流，受人蛊惑而来，本和李洪一样不想伤他。及见神色可疑，行法一听，对方竟垂涎二女美色，正在暗中商计，想用魔法擒回山去为妻，如何不恨？当时大怒，以为两道童决非好人，立意除他。不愿再寻三妖人的晦气，一面指挥翠虹，改朝田氏弟兄飞去，一面把近炼的伏魔法宝，纷纷飞将出去。田氏弟兄竟然不惧，朝着二女，喜孜孜同喊得一声："好！"连身化作两道金碧光华，与那四、五道宝光雷火斗在一起。

妖妇五淫仙子秦娘邪法高强，本非真败。因见金幢神妙，邪法难侵，又见钩光厉害，措手不及，本意败退诱敌。将邪法准备停当，敌人法宝又在纷纷发出，正合心意。知道这类法宝，多与主人心灵相合，如在行法时先有防备，不令上身，便有成功之望。只要对方心神稍受摇动，所炼五淫神魔便如影附形，不到把对方真元吸尽，骨销神灭，便是天仙也难解脱。又看出田氏弟兄对她意存鄙视，对于二女却甚有情，不由激发天生凶残淫妒之性，妄想就势连男带女一起下手。这时妖妇刚刚准备停当，飞将回来。二次现身，手朝脐下一拍，丑怪形体忽然隐去。谢、李三人面前，忽然出亩许大小、明镜也似、一团略带粉红色的光华。先前妖妇身上所绘五双赤身美男美女，忽同出现，在一片繁花盛开的桃林之内，舞蹈起来。始而粉臂轻摇，玉腿同飞，雪股酥胸、极妍尽态，跟着艳歌互唱，媚笑相闻，声音柔漫，荡人心魄，到了后来，更是横陈花下，引臂替枕，活色生香，备诸妙相。

谢琳禅功本有根底，不合心忿敌人，必欲置之于死，全神贯注在田氏弟兄身上，生了嗔念，心神已分。率性厌恶妖法污目，不去看她也罢，一则，妖妇邪法相隔不远，正在对面，占地又

大，目光所及，不容不看，再则，谢琳童心未退，性最爱花，又擅灭魔大法，未免自恃，不知厉害。见那片花林花光潋滟，灿若云锦，十分好看，一时大意，不由多看了一眼。及见林中邪魔诸般丑态，谢琳不愿再看下去，暗骂："该死妖妇！少时一定教你形神皆灭。"一面想施法宝破那妖法，猛又瞥见镜中飞起一蓬粉红色的彩烟，朝外面宝光中射去。当时心神一荡，心旌摇摇，心灵上立生警兆。知道妖法厉害，虽因金幢阻隔，不曾受害，因所用法宝与心神相合，也觉受了感应，几为所算。可见厉害阴毒无比，不由大吃一惊，改了先前轻视之念。一面忙把最具威力的灭魔大法，施展出去。

妖妇不知金幢威力不可思议，就算谢琳神魔已然附身，不过元神稍受损耗，谢璎必定警觉。稍为运用，不特害人不成，那淫魔也必消灭，再不，便是倒戈相向，反攻主人。本来万无幸理，偏又是既贪且狠，竟想谢、李三人之外，就便连田氏兄弟一齐下手。做梦也没有想到，李洪九世童真成道，虽然年幼，不论法力，专论道力，竟比二女还要深厚。不特见如未见，无动于衷，反倒恨它污目，正要一举除它。

而另一面，田氏弟兄得道多年，又是行家，虽未见过妖妇，闻名已久，知她淫毒无比，不论亲疏，早有防备。先还想妖妇震于自己师徒威名，必不敢犯，不料竟连自己齐下毒手，毫无顾忌，不由大怒。又妄想借此向心上人卖好，同声大喝："谢道友暂停玉手，留神邪法暗算！我代你除此妖孽。"随说，田琪扬手一蓬彩丝，暴雨一般飞将出去，首将那团妖光一齐网住。田瑶又发出三根血红色的飞钉，朝妖光中打去。

李洪为想一举成功，竟将金莲宝座取出，手挽诀印，往外一扬。那圈佛光立飞出去，罩在红丝妖光之上。妖妇隐身妖光之内，见所想擒的五人，除谢琳面色略变，即复原状外，一个

也未受摇动，心中惊奇。正待加紧施为，忽听二田喝骂。猛想起："欲令智昏，怎会忘了这两人？他们看去年幼，实则得道年久，又是尸毗老人爱徒，如何惹他？"情知不妙，方欲收法暂退，谁知对方出手神速，恰又同时发动。刚被红丝连人带淫魔一起网住，已连中三根魔钉，现出原形。

那五淫神魔所化的十个美男美女也齐现原形，变作十个青面獠牙、形如骷髅的狰狞恶鬼，一窝蜂朝妖妇扑咬上来。她心中一慌，佛光也自照到，本就万无生理，另一面，谢琳又扬手一片雷火打到，三面夹攻。妖妇固是形神皆灭，连带二田的那蓬红丝和三根魔钉，也一起消灭。谢琳心恨二田轻薄，妖妇一死，又指宝光夹攻上去。田氏弟兄把师门至宝连失其二，不由急怒交加。又看出谢琳恨他已极，明知对方厉害，无如心爱二女，又从未丢过这样大人，就此退去，面上无光，只得各施法力斗在一起。双方相持，不觉过了一日夜。

谢琳存心要制二田死命，见对方法力甚高，法宝层出不穷，急切间无奈他何，欲用所习"小金刚灭魔神掌"伤他。但是刚刚炼成，若未用过。此法威力太大，功力不纯，一个驾驭不住，自身元气也有损耗，事前还要准备，必须有人相助，始保万全。此时谢璎专炼毒手，李洪正与三妖人为敌，刚刚得胜，又来了两个妖光，打得正紧。又看出李洪对于二田似无敌意，越不好意思把前闻之言告知。打算暂时相持，等到妖魂将要炼化，再告知姊姊，一同下手。

本来毒手魔什的妖魂黑影，至多再有几个时辰便可消灭。谢琳如不先发，到时二女合力上前，只将七宝金幢往前一罩，田氏弟兄便难幸免了。事有凑巧，玉洞真人岳韫的两个门人孙侗、于瑞，因随师父武夷访友，遇见二女二次，意欲结纳。闻说二女在大咎山化炼毒手摩什，有不少妖邪前往作梗，特意赶

来相助。见田氏兄弟也是李生，貌相非常英美，所用法宝邪正皆有，甚是神妙。谢琳与他只打个平手，李洪以一敌众，却常站上风，心中奇怪。便飞身上前喝道："你二人乃何人门下？不去好好修道，来与邪魔为伍！少时形神皆灭，悔之晚矣！"

田氏弟兄正没好气，闻言怒答道："无知鼠辈，也配问我姓名！说出来吓你一跳！我弟兄乃火云岭神剑峰尸毗老人门下，田琪、田瑶。此来不与别人相干，因闻小寒山二女近炼灭魔宝箓，口发狂言，要将魔教中人一网打尽，为此寻她。先见她姊妹并不似传言那等骄狂，又是李生美秀，已不想与她计较。恰值妖妇用五淫神魔暗算，摄她真神，被我二人看破，助她先将妖妇现形困住，合力杀死。此女不知好歹，反将我法宝毁了两件。此时除她姊妹嫁我二人，绝不干休！"孙、于二人一听，对方竟是尸毗老人爱徒田氏兄弟，心中一惊，本在踌躇，及听到末两句，不由大怒，各把法宝、剑光纷纷放出，上前夹攻。

谢琳听对方公然当众明言，要娶她姊妹为妻，不由怒上加怒，更不再有顾忌。随即暗嘱李洪，暂缓与群邪为敌，彼此合力，先将二田除去。正说话间，申屠宏忽然赶到。李洪一见大喜，一面答应谢琳，一面高喊："大哥怎又寻来？花道友呢？"申屠宏看出田氏兄弟必败无疑，因在光幢之外，还不知谢琳要下那等杀手，忙用传声说："田氏兄弟并非恶人，与阮徵还有渊源，千万不可伤他。"

其实李洪自听对方道出名姓来历，已无伤他之心。只为深知谢琳心性，又见她第一次这等生气，如不依她，少时必受责难，口虽应诺，心中早打好两全之策。再听申屠宏一说，越发小心。知道日前往救阮徵时，田氏兄弟必已离山他出，受人之愚，不知二女厉害，生此妄念。见谢琳已将外面法宝收回，由

孙、于二人迎敌，暗中默运玄功，准备发难。欲向二田警告，故意喝道：“我名李洪。阮徵是我二哥，为令师所困，便是我同谢家两位师姊救他脱险。你难道不知厉害么？”

田氏弟兄虽因二女只守不攻，不曾发挥全力，毕竟得道多年，早已看出神妙，知非易与。只为天性好胜，不肯服输，又丢了好几件法宝，心中怨恨。二女寻毒手摩什时，不曾眼见，自恃炼就玄功变化，兼有正邪诸家之长，所用法宝均极厉害，心又不舍二女，明知不能如愿、仍想勉为其难，只管迟疑不决。不料孙、于二人，因在途中听姜雪君说起二女诛邪之事，只想见好，特地回山把师门几件至宝全收了来，内有两件恰是专制魔法的克星，正待施为。即此已是难当，那再禁得起谢琳一击？双方又是同时发动。

正斗之间，谢琳突在无相神光护身之下，飞出光幢，一声清叱：“小贼纳命！”随说，玉手往外一扬。田氏弟兄见谢琳现身出斗，想说两句便宜话，口还未开，猛瞥见金光奇亮。光中一只大约亩许的蓝手，由敌人玉臂下飞起，发出轰轰霹雳之声，当头打到，这才知道不妙。弟兄二人最是友爱。田琪因见敌人法力太高，身子已被金光照住，情知不能幸免。惟恐与兄弟两败俱伤，不特未逃，反倒迎上前去，回手望头上一拍，头上莲花金顶，立时飞射出千重金色莲焰，朝那大手迎去。满拟用师传防身救命之宝挡它一下，好放兄弟先逃。自己无事更好，如若不敌，拚受一点伤，再纵玄功遁走。不料神掌威力至大，如何能与相抗！

另一面，孙、于二人又将专破魔教元神的“五雷神锋”，发将出来。两面夹攻，全都厉害非常，形势危险万分。幸而五行有救，阮徵也在谢琳发难以前，由小南极赶来。见状大惊，当时不便现身，忙用传声告知李洪，令其暗中解数。李洪本有

此心，又最听申、阮二人的话，假装从旁相助，一指断玉钩朝正中飞去。申屠宏更是早有准备，也将伏魔金环连同飞剑，一齐发出。田瑶瞥见金光蓝手当头压到，乃兄不顾危险，口喝："瑶弟速退！"自己犯险迎上。知道凶多吉少，不禁大骂。危机已迫，知拦不住，又以弟兄情重，不愿独退，正拚运用玄功，冒险抢救。晃眼之间，田琪已被神掌打中，当时金冠震裂，血流满面，受伤甚重。那旁孙、于二人的宝光雷火，又似暴雨一般打到，不由心胆皆裂。料知不能逃命，怒吼一声，待用魔教中解体分身大法，与敌人拚命，就算二女有佛法护身，不致受伤，拚得一个是一个，好歹也将孙、于二人杀死泄忿。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心念微动之间，猛又瞥见一道精虹剪尾飞来，恰将蓝手挡了一下，未再下击。同时斜刺里又飞来一环佛光，将孙、于二人的法宝神雷挡住。这两起来势都是又巧又快，虽只微微一挡，不过瞬息之间，田氏弟兄久经大敌，应变神速，最是机智，百忙中，见两面强敌均被对方自行隔断，知是逃生机会。田瑶就势一把抱起田琪，化为一道金碧光华，飞身遁走。迎头又遇孙、于二人，扬手 蓬飞针打到。正自惊惶，恐乃兄禁受不住，不料那环佛光正往回飞，似有意似无意的，又将飞针挡了一下，然后转往斜对面众妖人中飞去。田氏弟兄始得逃退。

二田逃时，瞥见那用佛光解围的，是个大头麻面少年。心想："照此情势，分明存心解救，连那小孩也似有意助已逃难。这两人明是敌人至友……"当时还未想到阮徵身上。满腹悲忿之下，正待逃回山去，禀告师父，设法报仇。

谁知孙、于二人见二田逃走，知已闯下大祸，除非将其擒住，追令服输，立下誓约，后患无穷。见谢、李二人正在争论，那发佛光的麻面少年并未起追，直似有心助敌神气，又忿

又急，不暇理论，匆匆飞起便追。惟恐敌人飞遁神速，被他逃走，竟把师父一向不许轻用的五云天罗，向空撒去。晃眼展布空中，一面照准逃人，穷追不舍。二人在玉洞真人门下多年，法力颇高，田氏弟兄伤败之余，不能同运玄功，晃眼便被追近。

田瑶抱着乃兄同飞，回顾敌人越追越近，四面天空均被五彩光网布满，知道再被追近三五里内，光网往下一罩，立被擒去。兄长又被重伤，没奈何只得拚耗元神，咬破中指，回手一弹。用魔教中滴血分身之法，幻出同样一道光华，带着两个人影，在血云拥护中，往斜刺里飞去。真身却用玄功往相反的方向遁走。因有一人受伤，空中又被五色云光隐隐罩住，不能逃远，意欲就近觅地藏起。刚向前面山谷中降落，孙、于二人已用两仪天昙镜发现幻影，又用镜光照查，跟踪追来。幸遇龙娃，得救回山。

申、阮二人和李洪匆匆见面，便令他将心灯交与谢琳，前往暗助二田脱难。李洪走后，在场诸妖人均为申、阮二人所败，除有两个为谢琳就势用神掌击成粉碎而外，全数受伤逃走。跟着又来了几个妖邪，均是左道中能手。二人因见二女成功在即，不想多结仇冤，只将天璇神沙会合四方神泥，一同放起，护住山顶，不去理睬。这时整座山头，都在五色星沙与金光灵雨笼罩之下，多高邪法也难侵入。孙、于二人偏又将云网远布，盖向上层，不料后来这批妖邪，竟有黑伽山主元南公门人在内，邪法自是厉害，几乎毁却一件至宝。孙、于二人见云网连受阴雷妖光冲击，眼看要破。同时，又听乃师用千里传声，催令速回，只得收了法宝，连二女也未见面，便即飞回山去。

众妖人连用邪法、异宝攻山，均被神沙阻止。又相持了些

时，谢琳见毒手摩什妖魂黑影越来越淡，挣扎之势逐渐缓慢，好似就要消灭神气。方想："李宁曾说，'这妖孽本由精魂炼成肉体，又曾炼就三尸元神，与别的妖邪不同。邪法甚高，那怕只剩一点残魂余气，经妖师祭炼数十年，仍可成形复原。非仗心灯佛火之力，不能将其消灭。否则，如用金幢，便须多耗时日，至少也在七天以外始能化尽。旷日持久，必生枝节，势必从速……'等语。共总两天工夫，怎会消灭殆尽？可见金幢虽无那一粒舍利子，仍有这大威力妙用，不仗心灯也许能够成功。"

正在寻思，不料妖魂刁狡，自知难于逃死，二次被禁以后，想下诡计。知道佛门至宝，抗力越强反应越大，消灭更快，便不再十分挣扎。一面拚受佛光炼形之厄，忍痛待救，故意装出力弱不支，暗用玄功，准备最后一试，作那万一之想。这时因见群邪相继死散逃亡，新来援兵不能攻进，光幢之外又是星沙弥天，祥光如海，妖魂自知逃生望绝。那佛光炼形苦痛也实难忍受，万分恨毒之下，早想出其不意，与敌拚命。又见李洪离去，谢琳正与申、阮二人说笑，主持金幢，谢璎又把眼睁开，笑向来人点头。似因自己形影越淡，快要消灭，不知暗藏诡计，意存轻视，心神已分。不由触动凶心，妄想乘着仇人心神松懈之际，猛下毒手，与之同归于尽。

妖魂用心虽是刁毒，实则并无用处，死得更快。休说谢琳早有准备，金幢佛光已将妖魂隔断，多厉害的邪法也难施展，何况谢琳手持心灯，应变又快。见妖魂微微挣了两挣，倏地一闪，由大变小，缩成尺许长一條黑影，张牙舞爪，目谢凶光，猛向谢琳头上便抓，同时闻得谢璎喝道："琳妹还不下手！"立被提醒。手掐诀印一指，灯头上便飞起一朵青荧荧的佛光灯花，照准妖魂打去。妖魂本拟骤出不意，多半如愿。刚把元神

缩小凝聚，忽见谢璎目注自己，正在微笑。面前祥光突盛，身被隔断，无法冲过。同时佛光潮涌，上下四外平添了无限压力，将妖魂紧紧逼住，不能移动分毫，才知弄巧成拙。刚刚吼得一声，佛火已当头打到。休说逃避，连似先前那样回复原形，也办不到。当时只觉头上一凉，佛光爆发，连声都未出，便被震碎。化为无数零烟，跟着佛光祥霞，随同金幢转动，略一闪变，便即消灭，化为乌有。

申、阮二人见大功告成，便向外面群邪喝道："毒手妖孽已然伏诛。除他的小寒山二女谢家姊妹，与我们四人，各有西方至宝七宝金幢、大雄禅师伏魔金环与天璇神沙，万邪不侵。因念尔等为友心热，数限未终，不与计较。再如不知自量，我四人出手，尔等形神俱灭了！"随说，把手一指，一面发挥天璇神沙的威力，一面由二女现出金幢宝相。众妖人先见敌人一味防守，不曾应战，虽然技无所施，仍在妄想报仇主意。及听对方发话，紧跟着百丈星沙，金光电漩中，突又现出一幢上具七宝的佛光祥霞。内一少女，手持一个玉石灯檠，青光荧荧，佛光神焰似要离灯而起。这才看出，无一不是专戮妖邪的至宝奇珍，料知厉害，俱都胆怯，纷纷逃退。只有两个行辈较高，邪法特强，自觉被敌人几句话吓退，太已难堪，仍想一拚。一个被谢琳用心灯佛光杀死，一个被天璇神沙裹住，自断一臂，用身外化身之法，化道血光逃去。总谢算璎未再施展金幢，否则那伙妖人一个也休想逃命。大功告成，互相谈了几句。二女知道李洪要随阮徵往小南极一行，便带心灯先行辞去。

# 第九回

## 绝海渡鲸波　喜得冰纨传密奥
## 求丹行铁甬　巧穿石壁赴璇宫

话说申、阮二人送走二女，又往魔宫扫荡邪气。将全宫行法毁灭，成为平地，方始往寻李洪，说起数日之内往返小南极的经过。原来金蝉、石生、南海双童、甄艮、甄兑、易震等六人奉命下山时，金蝉因七矮中为首的阮徵待罪在外，尚未重返师门，特意把小神僧阿童拉来补缺，凑成七矮之数。自从苗疆大战红发老祖，又随易静、癞姑、李英琼同往陷空岛，求助万千续断和灵玉膏，为秦寒萼、李文、向芳淑三女同门医那化血神刀之伤。到手以后，与岳雯新收未入门的弟子灵奇，一行十一人飞回中土，到了西川境内，各自分手。

易静等三人自往幻波池，去除妖尸玉娘子崔盈。金蝉等八人自往姑婆岭，与秦、李、向三女送药。到时三女正被群邪围困，幸八人赶来，诛邪解危，得免于难。并因此交了两个道友，一是土木岛主商梧的门人卜天童，一是麻冠道人司太虚惟

一得意门人干神蛛。因追妖妇赵金珍，误入秦岭石仙王昔年石宫地府故居，毁了不少仙景，将石仙王派来守洞的一个怪人，连所庇护的妖魂一齐诛杀。幸而南海双童甄氏弟兄，将石仙王之孙石完，收到七矮门下，免去双方嫌怨，未生枝节。跟着带了灵奇、石完，欲往峨嵋拜见师祖，正值闭关期中，未得进谒。偶往解脱坡探访天狐宝相夫人，巧遇黎人云翼之妹云九姑。并受宝相夫人之托，分途赶往贵州娄山关九盘岭，左道妖人癞僧盘据的巢穴以内，杀死两个妖徒，救出云翼和癞僧所禁制的九姑真形。癞僧也受伤逃去。

当地本名金石谷少清仙府，原是道家西南第十四洞天。景物本极灵秀，又经癞僧多年布置兴建，到处瑶草琪花，缤纷满目，修竹流泉，交相掩映。越觉水木清华，洞壑幽奇，仙景无边，观赏不尽。

七矮先因所奉仙示偈语，隐微难测，累次推详，好像自己新辟建的洞府，似在云贵野人山苗疆一带，又似另有一所远出天外的极好去处。可是经年寻访，飞遍宇内名山，未有遇合。一见当地风景如此美妙，地名又与金、石二人暗合，以为仙示已然应验，甚是高兴。

正想作那久居之计，不料癞僧虽因小妖徒韦蛟，在斗法前巧遇石生，改邪归正，拜在七矮门下。拜师以前，见癞僧危急，舍命求救，得保元神，连身遁走。但是癞僧虽系左道旁门，法力甚高，自知大劫将临，难于避免，为此想下两样主意。准备强迫云九姑嫁他，将末几页道书得到手中，一同修炼，仗以免难，作一地仙，固是心愿，否则，便在期前两年，设法兵解。事前原有成算，不料将七矮引来，未容将机就计。身受众人围攻，又被阿童佛光罩住，如非韦蛟舍命相救，势必形神皆灭。虽得逃走，心仍未死，不多几日，连往故居侵扰，均为七矮所败。第

二次并被擒住，也是韦蛟向众跪求放却。

癞僧第三次又往，事前七矮发现他昔年恶迹，同时看出他想借阿童神木剑兵解的用意。因癞僧这次做得太狠，将石生新用仙法布置的一处美景毁坏，七矮全都激怒，欲使形神俱灭，由当地起，直追到云南滇池香兰渚旁小瀛州上空。癞僧眼看危急万分，幸蒙前辈散仙宁一子出头，代为说情，才得如愿兵解。

本来无事，偏巧赤身峒两妖徒，也在此时路遇。一个为石完所杀，一个逃时口发狂言。七矮师徒杀完癞僧，别了宁一子，便跟踪追赶。到了赤身洞，与为首妖人列霸多、长臂神魔邓元规师徒多人，苦斗了七日夜。末了，向芳淑约同凌云凰，带了沙佘、米佘二徒，和新得的两件至宝赶来，双方合力，将全洞妖孽诛杀殆尽。甄氏弟兄和米佘却为七煞鸟灵毒刀所伤，甄兑断去一只左手，米佘断腿，受伤更重。

金蝉知道云凰还未找着洞府，便请她暂带沙、米两小，前往金石洞调养待救，并助韦蛟留守。自己率众去往北海陷空岛，再向陷空老祖求取灵药。说完，云凰师徒先走。甄氏弟兄虽然受伤，仗有灵丹御毒止痛，照样飞行。干神蛛也要随去，金蝉等已早看出他为人心性，双方成了至友，自然愿意。因都怜爱沙、米两小人，略为商谈，匆匆起身。以为陷空岛乃旧游之地，上次取药，主人相待颇好，这次前往必能如愿。众人年轻好友，同居一处，不舍离开，上来便把遁光连在一起，把臂同飞，一路说笑甚欢，并未细想。

灵奇虽知主人上次曾有"此后不令入境"之言，但是孺慕情殷，想见乃父灵威叟，又知这几位师叔都好说话，就有不合，不至怪责，何况此举由于思亲，见未阻止，便随了去。走到路上，想起岛主法令甚严，向不许人违背，父亲又在他的门

下，如何明知故犯？有心告知众人，中途退去，无如海天辽隔，路逾十万，父子二人难得相见，岛主不许自己登门，好容易遇到这等机会，又觉不舍。一路思潮起伏，进退两难。

众人飞行神速，不消一日，已飞入北极冰洋边界。只见下面寒流澎湃，悲风怒号，万里鲸波，全在冻云冷雾笼罩之中，一片沉冥，望不到底。一座座的冰山，顺着海浪飘来，上载千百年的积雪，远近罗列，互相激撞。或是浮着浮着，忽然自行中断崩裂，海波当时激起好些水柱，高涌数十百丈。此外冰岸冰山受了震荡，冲撞越多，轰隆砰訇，与碎冰互击，铿锵丁东之声，洪细交鸣，远近应和，汇为一片繁音巨籁。时见鲛、鲸等百十丈长的大鱼，在海面上出没游行，吹浪如山，嘘气成云。玄冥界天限严关已将在望，灵奇念切思亲，心中愁急，不禁现于颜色。

众人横海飞行，极目万里，正觉波澜壮阔，奇景难穷。金、石二人因见灵奇从起身便未开口，随众说笑，先当他为人恭谨，未怎在意，这时见他满面愁容，忽然想起。金蝉首问："你是怕岛主不许你入境么？"灵奇也想到事态凶险，不应如此冒失。闻言，躬身答道："弟子本想随同诸位师叔神僧，往见家父一面，但知师祖法严，不敢妄入。意欲过了玄冥界，便即落下，去往昔日鸟神叟所居，神峰故径之处守候。只求师叔与家父带一口信，请抽空赶出，使弟子得见家父，感恩不尽。"

金蝉还未及答，石生素孝，上次听说陷空老祖不许灵奇父子相见，便抱不平。首先接口道："岛主此举本来不近人情，如照他那岛规，便干道友和石完也未必许他进去。岛上奇景实在举世所无，另有它的妙处，北极磁光也因此岛正对南极子午线，能见全景。先前不请干道友同来，说在前头，也还罢了。如今十万里外横海飞来，好容易有此机缘，如何望门却步？情理上

也对不起朋友，岛主此举更是不近人情。依我之见，既来之则安之，我们还是一同进去，到了岛宫对岸，把那防守海岸的精怪唤出，令其代为通报。就说于道友和石完、灵奇三人，一是仰望他的威名和岛宫海底奇景，特意前来拜望。灵奇乃我们的师侄，因为随同行道，他道浅力薄，初入师门，尊长全都不熟。目前各派妖邪正乘师长闭关之际、到处寻仇，强敌甚多，未便令其孤身在外。又想念他父，意欲一见，请其开恩，收回前命，许随我们入宫拜见。肯了固好，不肯，至多不许进去，想必也不至翻脸为仇。你看好么？”

金蝉笑道：“你到说得轻松，此老有名刚愎，性情古怪，不通情理。上次行时，原说连玄冥界也不许灵奇踏进一步，休说玉殿晶庭，便岛宫海岸也不能到。按说此事绝对不行。但我来时已然想过，一则此老，将来有求于我，二则上次来时，原说我们如将他的叛徒邓元规杀死，便不消犯那战斗灵癸殿、丹井等奇险，去往丹室，盗取灵药。这次邓元规恰被我们杀死，形神皆灭，替他出了一口恶气。而邓元规被杀，又因灵奇知他底细，从旁提醒，我们才得成功，未被妖魂逃遁。于道友也是出力最多的人，此行实是有词可借。你们不必发愁，到时我自有话说。既带他来，焉有中途退出之理！岛主如若见怪，我便说他禁制神妙，道法高深，我们非有灵奇领路，无法深入宝山，故此带了同来。有什责罚，我自承当。此老虽不讲理，想必不至对我下那毒手。可惜温玉、冰蚕均在峨嵋，此时无法往取，否则，他还更高兴，当我们嘉客登门呢！”

众人俱觉言之有理。只灵奇深知主人性情，心中不无疑虑，但想这等说词，对方当不致于十分翻脸成仇，至多把自己辱骂一顿。只要见得父亲，再因此一来，把话说开，使其收回前言，他年父子长得相见，岂非万幸？于是便未再说。众人以

为轻车熟路，一过玄冥天限，便可按照上次所行之路，仍由灵奇引导入内。哪知上次众人取药走后，陷空老祖防范更严，不特神峰下面出口的晶壁，行法封闭，连灵奇昔年发现的那条震源通路，也被隔断，无法寻找。

众人并不知真相，又因主人法力高强，所居霜华宫设有法坛，按照一元五宫，略一转动，两三千里内外人物往来，纤微悉睹。为求慎密，率性连玄冥界神峰天险，都不去犯他，径由上次斗白熊的冰洋海岸，顺地底穿行入内，等到岛宫对岸绣原，再出其不意突然飞出，通名求见。及至找到海獭土穴，飞将出来，仍用前法，通行前进。

才只三数百里，忽见地底震脉甚多，道路分歧，时遇阻碍，与上次迥不相同，众人心已生疑。先还仗着灵奇地理熟悉，南海双童与千神蛛均擅穿山行地之术，易氏弟兄更有九天十地辟魔神梭，任何坚厚的冰雪石土，皆不能阻止。只当又经过了一次地震，把上次通路填没。等到再走二百余里，不是道路毫无，便是曲径弯环，形如螺旋。最后一次，竟绕回到了原处，几连方向，也难分别，因未见什么法力阻隔，仍不在意。互相商计，料知通路已然堵塞，决计由南海双童师徒三人辨明方向，照准往陷空岛那一面，用地行法当先开路，众人跟在后面直穿过去。这一来，居然又穿行了五七百里，比起刚才初入地时还快得多。哪知正走之间，当头三人猛觉前面有一股奇冷之气扑上身来。因未见有别的异状，仍旧施展法力，向前冲去。

本来众人非要吃点小亏不可，尚幸灵奇机智细心，先见旧路堵塞，因在岛上居住多年，天时地理最是熟悉。知道当地冰山虽常有崩塌，地形容易变异，因有神峰火口常年狂喷焰火，宣泄地气，地震数十百年难遇一次，怎会如此？又见沿途曲径

弯环，平列地底，高低却差不多，也与地震裂缝不同，尤其是一处处形如螺旋，上下都有。知道主人法力甚高，有时敌人已然深入腹地，还看不出，有时只使来人知难而退，还不妨事，否则，到了最后一关，所有埋伏一齐触动，益发难辨，不可收拾。来人能保得全身逃去，更是天幸。灵奇早就生疑，有了戒心，一直用心提防。这时紧跟在甄艮之后，一觉对面有冷气扑来，便知不妙。再如前进，万一所伏寒雷冷焰突然爆发，纵令众人法力高强，骤出不意，事前未用法宝防身抵御，这等寒毒之气撞上，受伤也是不轻。万一对方再用毒计，将众人倒反在北极地窍之内，更是凶多吉少，难于藏身，赶忙上前唤止。

偏巧石完童心好胜，初入师门，不明礼让。仗着身秉灵石精气而生，穿山透石，如鱼游水，竟与乃师抢先飞驶。甄氏弟兄知他一味天真，此举实是卖弄他的天赋本能，与家传独门神通，志在讨好自已，想得夸奖，并非不敬。心想："看他天生特长，在地底能走多快？"便由他去。这时恰好被抢在前面，约有两三丈远，同时前面埋伏也被触动，只还不曾爆炸。石完觉着师父地行法还没有他快，正在卖弄精神，加急前驰，猛瞥见迎面一片寒碧光华突然飞涌，冲上身来，不由得机伶伶打了一个冷战。随听后面灵奇急呼："师弟、师叔，快快止步请回！"

另一面，阿童同了金、石、易诸人正走之间，心灵上忽起警兆，方自戒备。跟着，身上一冷，目光到处，石完已将碧光引发。又听灵奇大声急呼，料知不妙，把手一指，一片佛光金霞电也似急飞将出去，挡向前面，石完也闻声飞退回来。灵奇见埋伏已被触动，不及细说，忙喊："诸位师叔神僧快退！如往地底穿下最好！"

众人见他神色惊惶，料有缘故。石完首先应声开路，往地底深处穿去，众人跟踪而下。阿童、干神蛛，一发佛光，一发

出大片灰色的光网，护住上面，断后同行。众人应变极速，刚刚下落丈许，那寒碧光华随着佛光一撤，已和电一般快，由头上入口潮涌而过，后面更夹着许多银电般亮的针芒。耳间爆音轰轰，宛如密雷，如非佛光盖住穴口，定被跟踪追来。等众人下降了数十丈，上面方始过完，隐闻雷声猛烈，朝前面来路响去，一晃响出多远。不时听到几声极沉闷的巨震，地底好似波浪起伏一般，不住晃漾。可是那声音听出，少说也在七八百里以外，约有半盏茶时，方始静止。

灵奇请众人暂停，连说："好险！"众人问他："何故如此惊慌？"灵奇道："此是岛主冷焰寒雷，乃万年前寒毒之气所积精英，凝炼而成，厉害无比。虽有小神僧与诸位师叔的至宝奇珍护体，不致受它大害。一不留神，佛光法宝不及施为，那寒毒之气比上次诸位师叔在战斗灵癸殿所遇，阴毒得多，尤其那寒雷已然爆发，威力至大，对面撞上，那怕一座钢山也成粉碎。抗力越大，它也越凶。最厉害是见缝就钻，无孔不入。容它通过升出地面，遇到热气自行爆发，万里冰原生物稀少。还有一些如在地底遇到阻碍，接连爆发，生生不已。那一带千百里方圆，数十百丈深厚的地面，定被整个揭去，震裂成一个大洞。由此当地冰坚胜铁，终年笼罩着数十百丈高的一团冷雾，变成奇寒之地，任何生物不能走近一步。至少经过数十年，才能逐渐减退，端的厉害已极！方才幸是下降，如由来路退回，除非飞行比它更快，一直退出千余里入口之外。如被追上，固是难当，我们再如不愿远退，中途停留，或是回身抵御，想要破它——这不比由下面封闭入口，没有正面迎阻，小神僧和诸位师叔也许无妨，弟子和石完必定禁受不住，不死必伤了！"

石完在旁笑道："你说得那么厉害，我不过打一个寒噤、

并未觉得怎样。”灵奇说时，本朝石完脸上注视，面现惊奇之容。闻言又走过去，拉着手细看了一看道：“我明白了。先见你触动埋伏，人未倒，心还奇怪。这时想起你的天赋本能，水火寒暑所不能伤，难怪平安无事。但是你刚遇冷焰，便即退回，又被佛光挡了一挡，冷焰被阻在禁圈以内，寒雷不能爆发，你才未与相撞，不知它的威力。否则，那雷一个接一个联珠爆发，越来越多，你便大罗神仙也禁不住，只怕比我还要吃亏呢！”

石完意似不服，众中还是甄氏弟兄见闻较多，早已看出厉害，同说：“灵奇之言不差，实是厉害。我们虽有佛光至宝防身，那一震之威，就不受伤，恐也难支。”石完最信服师父，又和灵奇至好，想起他从未以年幼无知，轻视自己，话到口边欲言又止。众人都信二甄，便问灵奇：“照此厉害，禁制周密，如何可以过去？”

灵奇道：“此时过去并不难。一则最厉害的冷焰寒雷刚刚发过，适听雷声已在千里左近，揭地而出，向空爆散。此宝虽极猛烈，设伏并非容易，不是当时便可施为。我们有佛光宝光防身，更精地行之法，此最厉害的一关已然过去，底下纵有禁制，均可抵御，不致伤人。不过事情仍须隐秘。好在寒雷威力极大，又追出老远方始爆发。此地在玄冥界外，霜华宫法坛观查之所不及，岛主必料来人，就不震死，也必重伤逃走。这里已深入地底三百余丈，再下数百丈便入海底，平面之下七十余丈，霜华宫一样查看不出。可是我们已将邻近地肺，所过之处其热如焚，有的地方还有地火沸浆和金铁石煤等熔汁。如非小神僧的佛光，与诸位师叔那几件至宝奇珍可以防身，不畏地水火风之险，照样也过不去。此举决出岛主意料之外。莫如将机就计，不由上面寒雷故道，径出地底

遁行。等他惊觉，我已到达绣琼源，深入腹地了。”

众人同声称善。商定之后，仍由甄氏师徒开路，降往地层深处，往陷空岛绣琼源飞去。众人为想考验各人功力，初下时，只驾遁光，紧随甄、石三人身后飞行，未用佛光法宝防身。先是地层土色随同下降之势，变异气味，窒息难闻，便把七窍闭住，以本身真气运行全身，不再呼吸，还不妨事。降至五、六百丈以后，泥土渐软，地气越热，便与寻常天热不同，另具一种况味，仿佛人在一座蒸笼之内，难受已极。

等到降近地肺，改作平面飞行，不特热气加重，果如灵奇所说，不是一片沸浆溶液阻路，便是凝结数十里方圆，大团暗绿色的地火。人行其中，宛如火海熔炉之内通过。更有阴风刺骨，黑水毒烟横亘前路，到处皆是，此去彼来，一任法力多高，也难禁受。还未进到最深之处，易氏弟兄首先忍耐不住，方将九天十地辟魔神梭取出，藏身其内，向众招手。

石生看出干神蛛胸前蜘蛛影子，突然出现，好似不耐神气。干神蛛因金、石二人未退，还在随众强支，一同进入梭舟以内。前路的易氏弟兄虽精地行之术，因先受七煞毒刀之伤，甄兑更断去一手，如非石完奋勇当先，地水火风全不能侵，也几乎难于如意通行。

金蝉看出众人多半不耐，又见易氏弟兄放起神梭，忙喝止道：“此宝通行地底，响声太大，难免不被对方惊觉，如何能用？易师弟还不快些收起！”随说手往胸前一按，身佩灵峤三仙所赠玉虎，立即离身飞起，晃眼暴涨，长约三丈。金蝉手朝众人一招，各纵遁光，随同附在玉虎身上。易氏弟兄忙将神梭收去。

石生把手一指，那金霞再飞向玉虎之上。阿童也忙将佛光放起，护住前面甄、石三人，一同向前飞驰，这才未受侵害阻

难。只见佛光护住一道墨绿色的光华与两道白光，金碧交辉，虹飞电舞，当先开路。后面一片山形金光，笼罩着一个银光闪闪的玉虎，涌起十丈祥霞，无穷灵雨；缤纷五色，电漩星飞，朝前直射，穿行于火海黑波阴风毒烟之中。所过之处，冲荡起千重火弄，百丈玄云；毒烟滚滚，阴风怒号，顿成从来未有之奇观。众人多半天真，童心未退，纷纷喊起好来。

这一来，飞行越发加快。灵奇默计途程，已离地头不远，忽然想起一事。忙请甄、石三人把势子放缓，说道："今天事情太怪。那寒雷冷焰，岛主视为防御外敌的至宝，从未见他轻用，这次竟将它暗藏在玄冥界地底埋伏之内，数量又那么多，好似早知有人要来生事，竟欲一举制他死命。诸位师叔素无仇恨，又有师门渊源，说什么也不会特地下此毒手。如说为了弟子，岛主与家父师徒情分甚厚，知道家父只此一子，又最怜爱，就算痛恨弟子，也必看在家父面上，至多加上一点责罚，何须小题大做？此事实出情理之外！他当初不许再来入境，而弟子今日便遇此事。也许岛主有什仇敌，应在今日到来，故此设下这类极厉害的埋伏，欲使来人形神俱灭，永绝后患。偏被我们赶在那人前面，无心引发。而来人也在此时随后赶到，见机遁走，或是受伤逃去，也未可知。如弟子所料不差，以岛主为人性情，定必忿急，到时还须留他点神才好！"

众人闻言，颇觉有理。因想到了地头，再突然上升，以免中途遇阻，对方仗着天时地利、特有的禁制法宝，闭关相拒，不令人入境，平白徒劳。不过这等走法，途程、方向计算稍差，容易错过。正由灵奇一路查看土色形势，缓缓往前行去。走了一会，忽见前面地层土色如雪，甚是干净，地水火风已不再见。知道陷空岛绣琼源方圆三千里内天生灵境，近年地层深处也与别处不同，照情势，转眼必要到达。各自留神，暗中戒

备，以便一举直上。

果然前进百余里，灵奇由土石中看出，到了绣琼源地层下面。因灵奇当地情形虽熟，这等走法，尚是初次，惟恐有失。又往前走了一段，寻到陷空岛最深的海眼附近，由干神蛛行法，听出海声，再由灵奇算计好了远近和上升之处，然后聚在一起，冷不防一同破土，直上数百丈深的地层。在甄、石师徒三人开路之下，不消半盏茶时，便自升出地面。

金蝉一看，上面正是绣琼源旧游之地，料知岛主已然惊觉，事机瞬息，恐有延误，意欲抢先发话。无暇赏玩当地仙景，一出土便向海岸赶去，躬身说道："弟子齐金蝉、石生、甄艮、甄兑、易鼎、易震，同了白眉老禅师弟子阿童、司道长门人干神蛛，师侄灵奇、石完，一行十人。自从上次拜谒老祖，蒙赐灵药，回转中途。因在滇池追一妖人，看出那是赤身峒为首妖孽列霸多门下妖徒，想起叛师卖友的恶徒邓元规，意欲就便除去，为老祖效劳，清理门户。不料邪法厉害，弟子等与他师徒苦斗七日夜，虽然得胜，将赤身峒妖孽师徒全数除去，但是师弟甄艮、甄兑一时疏忽，为七煞毒刀所伤，断去一手。师侄米佘更将两腿斩断，现在金石谷养伤待救。为此二次又来拜谒岛宫仙府，求取灵药。望祈老祖看在家父师面上，并念事由诛杀邓元规而起，加恩垂怜，再赐灵药。俾将断处接续还原，感恩不尽！"

金蝉说完，不见动静。暗忖："上次易静三人刚到海岸，还未开口，便有夜叉水怪相继出现，这次怎说了一大片话，无人答应？形势似较上次和缓，也许有望。"方自寻思，忽见一道寒光白如银电，由陷空岛隔着海面飞来。晃眼落下，现出两个道童。项围云肩，身穿形若冰纨的短衣短裤，手腿半裸，面白如玉，貌相俊美，年若十三四岁的道童。石生在后面，认得

那是上次所遇岛主再传徒孙，寒光、玄玉二童。知他和自己颇为投契，心中大喜，连忙赶近前去，众人也随后赶到。

玄玉正向金、石二人举手为礼，一眼瞥见灵奇在内，星眸微微一瞪，扬手便是一蓬银丝，似暴雨一般朝灵奇当头撒下。灵奇似知不妙，纵起遁光想逃，已自无及，吃那蓬银丝，连人带剑光一齐网住。玄玉跟手一指，便网了灵奇，朝陷空岛上飞去。晃眼投入岛中心盆地之内不见，势急如电，神速无比。众人因二童上次一见如故，谈得甚是投机，这次见面又以客礼相待，万不料会有此举。突然变出非常，虽他不及拦阻，竟吃在人丛中把灵奇擒去。七矮虽然惊急不快，因对方只向灵奇一人下手，事后仍以笑颜相对，不现一丝敌意，料知灵奇为违背上次岛主行时所诫，二童奉命行事，只想向其责问，尚未发作。

石、干二人不知底细，尤其石完性如烈火，生来手急心急，又和灵奇同门至好，首先情急。也未留意众人举动，口中大喝："白娃娃，你敢伤我师兄？"话还未了，扬手一道暗绿光，早朝玄玉头上飞去。玄玉把手一指，先前那道银光重又飞起，将绿光敌住，同时张口一股银光，朝石完迎面喷去。石完闪躲不及，只打了一个冷战，仍站地上未动。

那旁干神蛛又是一个爱友护群的心性，数十百条纵横交织，形如蛛网的灰白色的光影也脱手而起，飞向前去。玄玉也是自恃太甚，未及闪避，竟被网住。寒光见状，又急又怒，正待施为。金、石二人知道话还未说，此时不宜动手结怨，何况二童奉命行事，也难怪他。忙喝："干道友，快请停手！此与二位道友无干！"干神蛛虽然性急，人却机警。见七矮一个未动，知道冒失，丑脸一红，也未动手，白影忽然不见。玄玉虽是千万年寒魄精英炼成，也被白影勒得痛痒难禁。双方宝光飞剑也各收回。

众人俱料二童定必发怒，那知二童若无其事，只玄玉朝干神蛛看了一眼，笑道："你这丑鬼，真没道理！这事能怪我吗？灵奇之父是我师伯，如何肯无故伤他？你们闯了大祸，我二人好心好意，借题来此指点，不装得像，如何能行？你跟那小黑鬼怎都不知好歹？"干神蛛已看出二童骨秀神清，浑身上下宛如冰玉搓成，这等根骨，从来未见。听双方口气似有深交，平日爱交朋友，对方说话又那么天真，并无怒意，连忙谢过。

石完剑虽收回，仍然不服，口中咕噜道："不问是谁，要害我灵师兄，我和他拚命！"甄艮闻言喝止，不令开口，方始默然，面上仍有忿容。二童见他生得那么矮胖奇丑，憨态可掬，又听出是七矮门下，便笑道："我不想你二人竟有这两件专长，我代你们又少担了一点心了。"

金、石二人等二童把话说完，方要询问："老祖是否允许入见，何故将灵奇擒去？"猛听远远一声大震，好似崩山之声。跟着，便有一道奇亮无比银光，在遥天空际闪了一下。二童面上立现惊异之容，同向众人施一眼色，大声喝道："师祖有命，说灵奇不受前戒，已应严惩，来时更不合引了外人触犯禁制，引发寒雷冷焰。本意将其斩首，一则念在他新近已拜在峨嵋门下，又是大方真人接引，姑看齐、乙二位真人情面，虽不要他的命，似此胆大妄为，不加责罚，必当我陷空岛可以随意胡为，如入无人之境，情理难容。

"至于你们上次所得灵玉膏，原够十人之用，尚有盈余，尽可取用。就说妖刀阴毒，万年续断与灵玉膏只能接骨还原，邪毒仍然暗伏体内，当时不痛，隐患无穷，欲用我师祖秘炼的冷云丹化尽邪毒，来此求讨，事情又为诛杀本岛叛徒邓元规而起。如若来时向玄冥界通诚，叩关求见，或是选出两人，径由

上空飞来，一过玄冥界，师祖自会命人接待。偏要胆大妄为，仗恃地行之术，由地层之下私越禁地，已属无礼欺入。姑念后辈年幼无知，不与计较，但想求讨灵药，却无如此容易。

"那灵奇也不伤他。昔年三样灵药，现同放在霜华宫后地底'地璇宫'内。你们既然法力甚高，飞入禁地，目中无人，只管前往盗取，连灵奇一同救走。否则，那地璇宫连近地轴最深之处，相隔海底千四百四十九丈零六寸，更有许多埋伏，你们法宝佛光只能防身，有时并此不能，只可见机逃避，切勿自恃，以免取祸！话说在先，凭你们的运气吧！"

二童口内说话，所着冰纨短衣前胸，接连现出好些字迹。大意说：岛主有一强仇，定在今日由地底来犯，想要破坏丹井下面磁源真气。岛主知道此人不除，必有后患，为此在玄冥界内布上疑阵，暗藏本岛至宝"寒雷冷焰"引其入阱。不料因事疏忽，御敌匆促，未算出众人会先一步赶来，误将寒雷引发。这时敌人正由众人所开的地道赶来，一见神雷，赶忙遁走。并还将机就计，想将寒雷引去，炸毁神峰，激发地底大火，把方圆五千里的地面化为火海，引起地震，毁损本岛仙景。幸而岛主深知敌人厉害，神峰早有防备，未为所算。敌人几乎弄巧成拙，只得穿地而出。寒雷也随同爆发，将一座冰山揭去，震成粉碎。岛主也自查看明白，本意阻止众人，不令入岛。略一占算，改命二童，等众人到了绣琼源，先将灵奇擒去，再命众人自往地璇宫，盗丹救人。

二童知那"地璇宫"邻近地轴，与南极子午线遥遥斜对。全宫系岛主多年心血，按照天星躔度建成，其中途径回环往复，密如蛛网。休说救人，到了里面定必迷路，投入七星环死地，人到里面，休想脱身。并且宫中布置，宛如缩小的一个天体，到处均有禁制埋伏，神妙无方，威力绝大。每月由初七日

起始，多在里面留上一天，便多受一种危害。再过七日之后，所经途径宫室，不是化成一段极长的坚钢，便是化成无量火焰熔汁，逐渐凝成其热无比的胶质，将人埋藏在内。

再要误走日、月两宫，一个是日轮压顶，发出万道金光，比烈火还热几千万倍的热力，将人化成一缕青烟消灭。一是一团暗影压向头上，当时奇寒透体，毒火烧心，寒热交作，同时似有几千万斤压力，将人吸入暗影之中，气闭身死。当地乃北极天枢与地轴中极奥区，本来具有地利天机、阴阳五行生尅妙用，并非全由法力使然。实在厉害已极，多高法力，也难破解。

二童因与七矮一见倾心，虽不知师祖用意，但知双方师长均有渊源，惟恐众人仗恃法宝，犯险送命，恰好奉命擒人，就便警告，令其留意。到了地璇宫中，如果迷路者是遇险，须记准五宫五行方位。不管原途歧路多少，只照右转三丈六尺、左退两丈一尺，照长圆形往前走去。如见黑色六角小亭，便是金宫顶上，由亭中地洞下去，便是藏丹困人之地。下去之后，全宫禁制必生变化，日月七星连同五行妙用，齐发威力，便大罗神仙也难冲出重围。

二童也不深知底细，但知金宫正亭下面有一甬道，如能下去，寻着道路，可以脱险。此时必被一块极厚的玄晶封闭堵塞，前见众人法宝神妙，尤其李英琼那粒定珠，似乎可以将它破去。偏生此女未来，见时正替众人着急。不料石完、干神蛛，一个天生耐寒之力，连玄玉先前所喷寒精，俱都不怕，一个所发白影，不知是何法宝，竟能将自己网住。由此二人同行，足能下去。但是前听师祖说起，下面便是地轴入口，也须留意。师祖现已回宫，不敢多言，也不便接待。相知以心，行再相见，请各保重等语。那字迹随现随隐，现完，话也说完。

金蝉想了一想，当先答道："烦劳二位道友转告岛主，说我们此来，本以后辈之礼求见。请其念在代诛叛徒微劳，而杀邓元觙的正是灵奇，纵令犯过，似可将功折罪。初意岛主旧规，不喜人由上空飞越，直抵岛前求见，欲寻昔日地底故道，不料触犯寒雷埋伏。更不知岛主为防御外敌而设，因见威力惊人，不敢再由上面穿行。而受伤的人必须灵药医治。前赐灵药虽然还有，所余均在两位女同门手中，现正奉命幻波池诛杀妖尸，不便往寻，再者，三人所受邪毒，也非岛主冷云丹不解，故此冒昧同来。岛主既然见怪，又将灵奇擒去，身属后辈，不敢多言，自取愆尤，只率遵命而行。但是陷空仙府贝阙珠宫，上下方圆地质数千百里，惟恐愚昧无知，干犯禁忌。尚望指点地璇宫所在之地，引往入口，以免妄自走入得罪左右，负罪不起。"

二童答道："家师祖原命，诸位如敢入宫盗丹救人，不特我二人应为领路，并以诸位道友均是妙一真人门下高弟，此举意在警诫，并非有什恶念。知道贵派法宝神奇；宫中五行七星，除日宫最为厉害，但是老远便可惊觉，望即远避，不致受害外，余者多半也能防御。只是前途另有危机，遇时难免受制，特赠神雷三粒，以备缓急之需，另外还有神香七枝，须用三昧真火方能点燃。此是千万年前天龙毒涎，与千百种异香灵木合炼而成，任何海中精怪一闻此香，立生妙用。今赠七位道友人各一枝，前途许有用处，也未可知。"

金蝉原因父师尊长都说自己和石生仙福至厚，此后任意所为，绝无凶险。又知主人性情刚愎，言出必践，永不更改。已然激怒，出此难题，又将灵奇擒去，求告无益，徒自取辱。再见二童身上现字示警，更知事在必行，乐得大方应诺。料定前途凶险，不是易与，忽听这等说法，心想："主人既然有心为

难，如何又肯赠这两样法宝？行事矛盾，令人莫测。也许此行又和上次一样，转祸为福。”心念一动，方才盛气便平和了许多，笑问：“此香有何妙用？”

二童笑答：“师祖传命如此，我们也不深知，道友请收此宝同行罢！”金、石二人接过一看，那神雷乃是三粒黑色晶珠，虽然透明，并无光泽，看去毫不起眼，拿在手里，却是沉重非常。那七枝毒龙香长几二尺，粗约寸许，看去仿佛六角形的尖头乌木棒，其坚如钢，又黑又亮。二童便叫七矮人佩一枝，插在背后备用。金、石等六矮如言斜插背上。惟独阿童料知前路凶危，自已有佛光护身，不怕遇险，心爱石完，怜他小小年纪，初次随师出山，便遇到这等厉害关头，惟恐途中有什险难，多此一宝，便多一层防护，有意转赠，惟石完坚辞不肯佩带。

玄玉笑道：“这小黑鬼，法宝功力不如你们，如说此行，他和那丑鬼却是别有专长。休看你佛法高深，到时定力稍差，如无此香，便难保不吃亏呢！”寒光看了玄玉一眼，说道：“玄弟如何随便说话？你知小神僧无此定力么？”玄玉便不再说。阿童年幼好胜，闻言自更不肯再要。金、石二人，看出二童词色可疑，知有隐情，力劝阿童不听，只得改与石完佩了。那三粒神雷应由一人应用，便自金蝉收去。

二童随带众人凌波乱流而渡，往陷空岛上飞去。由岛中央万年寒铁所建仰盂形的铁城中心，直降下去，深达三百多丈，方始到地，乃是大片水晶铺成的一座广场，大约十里方圆，其高八、九十丈，用六根粗约十抱晶柱支住。除通向上面一段外，顶上也是水晶铺成，精光灿烂，耀眼生辉，迥非旧游之地。众人因上次来时，灵威叟曾说：迷宫疑阵，共有周天三百

六十五个门户，为岛宫第一难关，多高法力的人也难走完。稍为疏忽，便被陷入战坛之内，两仪之火一齐夹攻，难于抵御。因已移往他处，不曾见到。二童所说地璇宫，必是指此而言。谁知还有七星五行之险！

金蝉边走边问二童道："灵威道友可在宫中么？"寒光答道："大师伯现正随侍师祖，不得出来接待。诸位道友可有什么话说么？"金蝉道："灵威道友前说，这里有一迷宫疑阵，共分三百六十五个门户，可是地璇宫么？"二童惊喜道："正是此宫，他还说别的话没有？"金蝉道："并未说什别的，见时颇为致意。"二童好似失望，应诺未答。

那广场尽头，远看一片晶壁。及至走近一看，竟是极深厚的海水，因受仙法禁制，成了大片冰墙，望若碧晶。众人除金、石二人，一落地便早看出外，余人也全是慧目法眼，先前竟自误认。

二童先领众人由南而北，将到尽头，忽然转身立定说道："此是地璇宫的上面，这片广场乃此宫总图。我弟兄与七位道友一见如故，承蒙折节下交，认作平生幸事，按理不应徇私。一则，双方师长原有交情，岛主此举必有用意，不是想置来人于死。二则，我弟兄实秉万年寒冰精气而生，虽是岛主再传弟子，平日期爱最为优厚。曾允将来转世，亲自收为门人，不与二代弟子并列。并说我二人灵根特异，天仙有望，无如身负奇寒之气，任何母体俱难投胎，不等降生，亲母必死。只有冰蚕温玉，还有毒龙丸、大还丹两种灵药，可以助我二人转劫成道。曾嘱遇到友人持有这类至宝灵丹，便可任意行事，纵犯本岛规令，只不过分，也免责罚。先前便想略说几句，总以平素谨畏，本岛法严，胆小不胆妄言。此时见诸位行即入险，而此四宝又全在贵派门下，想起师祖前言，正可借题，略为尽心。等

我现出总图，诸位道友道法高深，当能看出天星躔度，与阴阳两仪上下相生，七宫五行之妙。固然天枢地轴玄机微奥，变化无穷，仍在诸位临机应变，随时警悟，不是一看即可全解，到底不无小补，所望留意才好！”

说罢，将手一指，立有一个形如罗盘的碧玉，冒出地上，大约三尺。离盘寸许，悬着大小七根铁针。二童手伸盘内，分朝第二、第四两针微微一拨，针头上立时射出一青、一白两股细才如指的精芒。长的丈许，到了前面，互相激撞，一闪即灭，紧跟着，轰的一声巨震、广场上六根金柱齐射毫光，同时转动，电也似旋将起来。大约有盏茶光景，忽然隐去。再定睛一看，已换了一副景象。前面大片水晶地面已全不见，四外青气混茫，当中裹着一个略带长圆、不甚整齐的大球，正在徐徐转动。看去好似实质，但是气层中隐现着好些脉络，密如蛛网，更有无量大小星光明灭闪动。小的几如微尘，不是目力所能发现。横面南、北两端各有一道光线，绕向上面圆珠之上。光并不强，好似一青、一白两股光气互相接触以后，合而为一，颜色却不能混。再由中心聚点，向两旁各射出一片奇光，形态各殊，变幻不同。

众人自从峨嵋开府以后，功力大进，知道此是宙极缩影。刚刚悟出一点地轴天枢妙用，球上躔度还未看清，忽听远远金钟响动之声。二童慌道：“师祖升座，我二人必须前往。下面便是地璇宫入口，请快走罢，恕不奉陪了！”说罢，圆球忽隐，广场并未复原，当中现出一个井形大洞，黑沉沉看不见底。金、石二人运用慧目，定睛一看，底层暗影中似有一团亮光，停住不动，上下相隔约有三四百丈。阿童正放佛光望下照看。大洞一现，二童面上更形惊慌，见阿童放出佛光，忙又回身急喊：“诸位请就此下去，不用法宝，还可免却入门时好些阻

力！”话未说完，便双双往上面来路飞去。阿童也将佛光收起。

众人略为商量，料知二童善意相告，必有原因。但是深入重地，主人又是那么难说话，不得不加小心。便戒备着，往下飞落。沿途并无阻碍，只觉气太浓重，如行大雾之中。如换常人，必难呼吸，别的并无异状。晃眼到地一看，那发光所在，乃是一个六角的洞门，作斜坡形，好似半个圆球平置地上。正面开着一个孔洞。来路天井已然不见，上空四外一片沉冥，雾气浓密，其黑如漆。用尽慧眼法眼，只觉地方奇大，也看不到一点物事，也不见有宫殿影子。那光便自洞中发出，光并不强，细查洞内，也是一片茫茫，依稀只辨出一点甬道影子，休说归路已断，其势也无中途退出之理，只得一同试探着，往里缓缓飞入。

进约数丈，光气忽隐，偶然回顾来路，门也不见，后面也化成一条又弯又斜的极长甬道。金、石、甄、易六人前破紫云宫，曾在神沙甬道中出入，料与相似，便无二童之诫，也不敢妄用法宝，引发它威力变化。便嘱干神蛛、石完、阿童三人："大家一起，不要走单，须听招呼行事。"一面率众前行，顺甬道走去。

众人飞行神速，一晃飞出数百里。刚觉出甬道奇长，前面忽现出七条岐路，参差分列。金蝉等近年已通晓七星五宫，两仪运行之妙，先前二童泄机，又沾了不少便宜。知道此是七星环入口，内中金、日两宫通路最为厉害，必要避开，便即立定。方在仔细观查，寻找土、木二宫入口，比较减少危害，忽见第七条岐径上黄尘滚滚，互相磨荡，发出一种极洪烈的巨声。遥望门内，无量数的火星互相激撞爆发，密如雨雹，势甚惊人。下余六条岐径仍是静悄悄的。断定此是土宫入口，看去

虽然猛烈，比较下余六宫威力要差得多。

一行诸人，好几个精通地行之术，就有险阻，也可用法宝撞过，不致被其困住。立率众人纵起遁光，往里飞进。觉着尘沙火星，越往前越密，威势越大。仗着各人均有法宝护身，阿童更放佛光护住，众人一同急进，居然通行无阻。方想七宫虽然通报，本身各有躔度，可通中枢要地，二童所说的六角黑色小亭，取得灵药，将灵奇救了出来。那知飞不多远，忽到尽头，并无出路，壁坚如钢，非金非石，无法再进。同时，尘沙火星全数敛去。

众人不知土宫也有好些变化，那尽头处实是通明，只由甄、石师徒三人，用地行法穿将过去，即可直达所去之地。当时疏忽，不曾细想，误以为黄尘迷路，走错了地方。回头一看，果然左右两侧均现出不少甬路。事出意外，先看总图又未记全，急切间想不出如何走法。没奈何，只得选中一条较小的甬路，往前走去。行约里许，看见前面似有一座金亭。初次见到亭舍，以为那是金宫中心要地，只一入内，便可看出日月五星七宫方位，走到一看，果是一座大约二十多丈的金亭。可是那亭居中高起，每面各有一条极长甬道通连，内有两条最大。

众人站在亭内，正在分头查看，不知往那面走好，忽听干神蛛惊呼速退，回头一看，东首甬道不见。一个极大日轮发出万道金光，由远而近电驶飞来，老远便觉奇热无比，灼人如焚，任何火力也无此强烈。以为误走日宫，不禁大惊，纷往来路退回。众人退得快，那日轮来得更好！众人刚刚退出，还未立定，只听轰轰发发，一片霹雳之声，那日轮直似一个极大的火球，已由原甬道外穿亭而过。那亭立时不见，路也隔断，变成一片金壁。总算飞遁神速，没有撞上。

众人虽是法力高强，还有至宝防身，也几乎面热心跳，烤

得透不过气来。心神乍定，方想另外觅路，四下一看，地形又变，歧境更多，无所适从。还未看清方向，对面又有一片黑影冷气缓缓飞来。先前日轮，尝过厉害，恐是二童所说月影，恐生变化，不愿与抗，忙即退入别路。正不知如何是好？忽听石完大声喜唤："师父、师伯快来！我能开路了！"

# 第十回

## 冰魄吐寒辉　霞影千重光似焰
## 金庭森玉柱　花开十丈藕如船

原来迷宫奇境随时变化，当众人匆匆飞避之时，石完早就疑心那尽头墙壁是个玉石之质，打算仗着家传仙法，撞它一下试试，同时，见那黑影冷气来势较缓，初生之犊不知利害轻重，退得迟了一步。刚要飞去，恰巧甬道又生变化，左手一条极长的甬道，倏地涌起一片黄尘，紧跟着又变成一片墙壁，挡住前面，和第一次所见一样。心中一动，不再随众退下，径往左侧刚变出来的墙上行法撞去，果然石质只是坚硬非常。本来这一冲，土宫妙用已被引发，石完如若回身，又生变化，仍是无用。总算福至心灵，一经试出真相，不特未退，反用家传法力将那墙壁裂口制住。经此一来，妙用全失，急切间不能生出变化，致被众人安然寻去。见状大喜。同时，闻得风、雷、水、火夹着各种极猛烈的异声，万籁齐鸣，上下四外一起震动，全甬道也不住摇撼，仿佛海啸山崩，就要爆发情景。

金、石、干、甄诸人不是得有师传，便是见闻广博，知道宫中妙用埋伏，已被石完触动，此是应有现象，不足为虑。前面石壁必是入口。前行固然不免险阻，且喜无心中得到出路，由此可以悟沏玄机，反正不用法宝不行，且由石完先行开路，到了前面见机行事。因知石完地遁由于天赋，与祖父母的独门传授，具有专长，便令他当先路，甄艮、甄兑左右相助，金、石二易居中，阿童与干神蛛殿后，一同前进。

众人刚刚穿入石中，不过数丈，方才风、雷、水、火各种爆发之声，忽然停止。初意一座石壁能有多厚，一心只防冲开石壁，走上正路，必有许多阻碍，那知并无别的变化，石却深厚得出奇，前途不知多深。尤其是前面坚如钢铁，石完当先刚刚冲过，上下四外直似快要冻凝的石膏一般，又似极浓厚的胶质，随分随合，齐往身上挤来，身后立即填满，向人涌到。如非阿童、干神蛛各放佛光蛛网，分头抵御，后面两人非被陷住，埋藏在内不可。并且越往前越难通行，压力逐渐加增，在佛光笼护之下虽还无害，均觉吃力异常。金蝉看出情势危急，稍一疏忽，必受其害。权衡轻重，不管前途如何凶险，终于防身为上，便令易鼎、易震将九天十地辟魔神梭取出，化成一条两头尖的梭舟，众人藏在里面，各将法宝飞剑放起，护住四面，试一冲行，竟比石完开路还慢。没奈何，只得仍命石完开路，众人驾着神梭尾随在后，向前冲去。所过之处，只见金光电闪，霞彩飞腾，上下四外的石浆狂涛，全都排荡开去。虽然神梭一过，后面仍旧合拢，比较先前却好许多。四边压力为宝光所阻，石完走起来也较先前容易了些。

似这样，也不知飞行了多少时候，众人见前途漫无止境，又觉着所行之路迂回往复，并非直路。几次命石完留意，朝前直穿，总有穿通之时，不料费尽心力不能如意，非顺石性，不

能通过。要想用法宝神雷往横里攻穿出去，看清石外形势，再作计较。总算甄氏弟兄持重，力说："这里面既是主宫门径，被我无心发现，总有到达之时。以我观查所得，好似此中只有一条道路。不照它走，便有无量阻力，此外无路。否则，早和先前一样，现出许多奇境了。"金蝉也觉有理，只得前进，走上一阵再说。也是众人不该遭难，否则，以众人法力，再如妄用主人所赠神雷，这条石中道路难免不被震破。不特众人脱身无计，五行也必失次，甚或引起一场大劫，均未可知。

众人在里面，又飞行了好些时，方到尽头。只知顺路穿行，早分不出东南西北，更不知土宫蹬道已将走完，过去不远，便是中心六角黑亭，但在将到以前，还有一重难关。走着走着，方觉石质逐渐松软，石完在墨绿光笼罩之下，奋力往前一冲。众人紧随在后，猛觉身外一轻，前面石壁变作一片极浓厚的黄影，与初入土宫所见相似。晃眼冲将出去，面前一亮。回顾身后黄尘滚滚，星沙飞舞，正似潮水一般退去，一闪不见。来路只是一堵石壁，知将土宫走完，心中大喜。

众人再往四面一看，除来路外，歧径纵横交错，蜿蜒回环，密如蛛网，望去甬道甚长，尽顾虑各有门户。同用心力，按照先前所见总图，仔细参详，好容易才看出五宫五行方位。可是一经走动，险阻横生，不是金刀水火突然怒涌，便是风雷爆发霹雳横飞。更有五行神雷，连同五色光柱各象本形，互相生化，夹攻上来，一个退避不及，几乎便为所困。幸而胸有成算，始终合在一起，不曾走单，方得保全。就这样仍受了不少虚惊，才得化险为夷。末一次，更将日轮月影差一点引发。

起先众人深知五星生克，与七星运行之妙息息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捷愈影响。法宝威力越强，压力越大，到了后来，全数引动，一齐夹攻，必不能当。虽幸应变机警，都是浅

尝辄止，不曾深入腹地，但是动辄得咎。除开来路短短四、五丈地面，一段死甬道外，任走何路均有埋伏。每经变故，地形必变，所现甬道更多。正无奈何，石生笑说："主人真有玩意，想不到这地璇宫，竟比紫云宫千里神沙还要讨厌，何不照着那两位朋友所说的走法试试？"

金蝉早就想到二童身上所现字迹，因主人法严，二童此举徇私泄机，大犯岛规，但能不用最好，就用，也要装着无心巧合，以免主人看破，使受责罚。闻言看了石生一看，故意说道："他教我们遇到危险，用岛主所赠神雷抵御。照着此行经历，前途大难，不到万分紧急如何妄用；我们还是查看好了躔度和五行生克方位，试探着前进罢。"石生闻言会意，想起二童私现总图，闻钟惊慌之状。人家为友热心，何苦累他受责？好生后悔，便不再说。阿童、石完想要开口，也被金蝉使一眼色止住。又犯了两次小险，方照二童所说，往右边一条甬道。

走进三丈六尺，果然发现左面有一往后退的甬道。众人仍作不知往前走去，等前面埋伏发动，然后故作慌不择路，往那甬道退回。到了两丈一尺左侧，又一甬道形如鹿角。改退为进，仍作不知，照前触动埋伏，再退回来，改走进去，果然无事。料定所说不虚，只恐二童负过，一路做作，有时相准行势，连往别路犯险，始回正路。似这样，经过七、八次之后，方始装着悟出玄机，照着所说进退之法，往前飞驰，也未再遇丝毫阻碍。所经道路竟达三百六十五条之多。走到一半以后，发现沿途所经，是个长圆形的螺旋躔道，由外而内，圈子越来越小，知将到达。事情虽可如愿，金宫黑亭最后还有难关，既不知如何冲出埋伏，更不知归途如何走法？方自商计，路已走完。略一转折，便见黑亭当路，其高九丈，大约亩许，正中心果有圆形地洞。

金蝉沿途行来，已觉越走地势越低。估计离上面海底，少说也在千丈以上，亭心地洞深三、四百丈，知道下面必与地轴相连。少时遇险，再要深入，必要走近两极子午线，或将元磁真气引发。众人法宝，除灵峤三仙所赠玉虎，和石生的两戒牌、易震火龙钗、阿童神木剑外，无一样不是五金之质。心方一动，忽闻有人与灵奇说话，甚似耳熟。石完、干神蛛、阿童首先飞身而下。金蝉不暇多想，恐防遇阻分散，匆匆率众跟踪赶去。快要落地，便见一道青光涌着一个红脸矮胖老头，正是灵奇之父灵威叟，朝着众人把手一拱，一言未发，便迎头飞过，往上升去。落地再看，灵奇手里拿着一个小晶瓶，和一个内贮灵丹的玉盒，上前拜见递过，神色略现紧张，似未受苦。只奇怪灵威叟怎会在此？彼此情意颇厚，见面不交一言，径自飞走？

金蝉接过灵丹，方要问话，灵奇已抢先说道："诸位师叔，请快随我游入甬道，再说不迟。如非家父在此，诸位师叔一到，所有埋伏全发动了！"说罢，当先走去。众人料知来势厉害，忙即跟去。下面形势长圆，一头大，一头小，并有凹凸，不是纯圆。那甬道入口，在横面之北化作三角形，大约三丈。但只一块银色，光可鉴人，不知底细，绝看不出那是甬道的入口。众人刚刚走到，便听上面万籁怒号，震耳欲聋，比初入土宫所闻更要猛烈得多。知道厉害，金蝉不等灵奇招呼，先命石完行法开路。

石完当日连受奖勉，又听出玄玉口气，破此玄晶非他不可，越发兴高采烈。不等说完，冒冒失失，头一晃，便冲将进去。只见墨绿光华刚刚破壁飞进，忽听石完惊呼一声"嗳呀！"同时，那块玄晶也变成一股奇亮若电的银色光气冒起，亭上面的五行神雷，也似排山倒海一般快要涌到。下面立生回应，上

下四外一齐震动，壁上银光若箭，暴雨一般相对飞射，晃眼化成一片光海。

众人先听石完惊呼，知已遇险。因他年小胆勇，独任艰难，全都对他怜爱，惟恐有失，一着急，各用法宝护身，便要赶去。甄氏弟兄更是情急抢先，刚一飞近，猛觉奇寒侵骨，几乎血脉皆凝快要冻僵，银光中又飞出一蓬淡青色的寒星。这才看出那玄晶竟是万载玄冰所结精英，寒星更是厉害。知道不妙，本难避免，幸而金蝉早有防备，见石完不等话完，先自飞入，忙喊："干道友、小神僧留意！"

干神蛛扬手一片灰白光网，飞将出去。不过二甄心急，稍为快了一步，几吃大亏。就这受寒惊退之际，光网已飞向前面，将那一蓬寒星兜住，不令喷出，众人也无法前进。干神蛛回顾身后，形势大变，全室除甬道入口这一片外，都在灵光箭雨纷射之下。见阿童正用佛光抵御，不由着急，自言自语道："你不趁此时进攻，我将来如何向人求告？暂时就吃点亏，所得也足偿所失。就现原形，有什相干，谁还不知道么？"众人料他要令附身神蛛破那玄晶。果然话未说完，胸前黑衣上现出一个大白蜘蛛。以前众人所见，只是神态生动、若隐若现的蜘蛛影子，这神蛛虽未离人飞起，却是全身毕现，看得甚真。

只见那蜘蛛形如人面，狞恶非常。遍体灰白，六脚长毛如针，一双火眼，其红如血，凹鼻方口，上下各有两枚利齿。一现形，便由肚脐眼内射出一股白气，光网立即加厚，同时，嘴里喷出一个血色火球，由光网中心穿出。对面银光寒星虽被网住，仍在冲突飞舞，毫未减退，火球一现，立时爆散，化成一片火云。只一闪，便连光网带银光寒星，全部消灭，蜘蛛也自不见。以众人的目力，并未看出是怎么收回来的。面前立现出一个三角甬道，连忙一同飞进。

石完也由里面迎出，见面说道："我出生头一次遇到这样奇冷，差点没有把我冻死！"千神蛛见甄氏弟兄尚未复原，便请与石完立在一起。跟着胸前蛛影略现即隐，一片红光朝三人当头一照，立觉一股热气罩向身上，寒气全消，当时复原。就在这略一停顿的工夫，上面五行神雷全数打发，随见一股五色变幻的精光直冲进来，甬道全被填满。前头各色火花乱爆，发出连珠霹雳，狂潮也似朝众人涌来。阿童殿后，忙用佛光挡了一挡。方觉力大异常，从来未有，猛瞥见五色精光齐射中心，互相一撞。跟着，便是惊天动地一声大震，威力加倍猛烈，佛光竟被荡退。心灵上忽生警兆，心中一惊，不敢再抗，忙大声急喊："大家快走！我支持不住！"

这时雷声更密，千百团五色火花，随同霹雳之声纷纷爆射，宛如百万天鼓一齐怒擂。众人虽听不出说些什么，但见阿童惊慌退却之状，料似不妙，无法再相问答，各纵遁光，连合一起，朝前飞去。后面神雷飞驰追来。众人见那甬道作圆弧形，往下弯去，只顾逃避，也不知飞出多远。似这样，逃窜了半个时辰，甬道渐渐缩小，最前面只有丈许方圆，看去深黑异常，后退无路，只得飞向前去，相机行事。正虑地势如此狭小，无法应付，一同施展全力，飞身逃遁，又飞出老远。

金、石、阿童三人留意后面无什声息，回头一看，惊慌忙乱中，后面的五行神雷已然退去。四外静荡荡的，黑暗异常，雾气浓密。那么强的宝光，只能照出七、八丈远近。神雷收得奇特！意欲回看，那知才一举步，便觉潜力阻路，重如山岳，寸步难行，如往去路飞行，却是轻快异常。惟恐强行回冲，引发神雷，又入危境，互一商讨：取丹救人已然做到，主人又将灵药交与灵奇转付，当无再用深机密阱苦苦为难之理？既有道路，总可通行，率性前飞，看到尽头是何景象？

金蝉随问灵奇：怎会父子相见，被困时可曾受苦？灵奇答说："自被玄玉擒去，飞到岛上，便见父亲灵威叟赶出，带了自己，飞入地璇宫最下层金宫洞底。一直聚到众人快来，才将丹药交与灵奇，说'五行神雷万不可抗，应由石完开路，一同飞入。这时五行神雷一齐发动，定必来追，只要不与接触，飞出百里左右，神雷必退。虽然可回原路，穿行全宫，脱身出去，经此一来，途径已变，除向岛主服低认过，要想觅路脱身，却非易事。逃时如若误用法宝佛光去敌五行神雷，一生反应，却不知要被它追出多远，方始撤退。不过前行彼此有益，比由璇宫迷径走出反而容易，只是道路要远得多。'说完，众人便来，乃父也自飞去……"等语。

众人先前只顾寻路急飞，无人留心里程，只知所经途程甚多，不知神雷退时，人已深入地轴，为前面元磁真气所吸。先只觉得越往前飞越快，好似不用飞遁，也能照样前进。那甬道已不见，上下四外暗沉沉一片混茫，以金、石二人目力，竟看不出前面景物。所行却是正中央略作弧形的一条直线，毫不偏倚。后来发现前进固是轻快无比，后退却是有不可思议的绝大阻力，不能倒退一步。非但成了有进无退之势，除照中心飞驰前进而外，连往两旁移动，稍改方向都办不到。甄艮、甄兑首先发觉，跟着金蝉也自醒悟，如非深陷地肺之内，将为太火所化，形神皆灭，便被两极元磁真气吸住，人已由地窍中穿出，走向去往南极的子午线上，互相一说，全都惊慌起来。

众中只阿童、石完二人还能勉强挣退，其势又无丢下众人，退走之理。正在忧疑，七矮见身被前面吸住，除越飞越快之外，别无所苦，也不见有什异兆。暗忖："照此飞行，早已穿入地肺深处，为地底千万年郁积的太火所困。照前此神驼乙休在铜椰岛陷入地肺情景，就仗法宝护身，不至炼成灰烟而

灭，绝无如此平安。再者，主人与师父尊长俱都相识，对几个后辈也绝不会深机密阱，行此阴谋毒计。此时必是附身在地轴中枢，地休下层之外，上下四面均有极浓厚的混元真气裹紧，只当中子午线有两极元磁吸力，可以通行无阻。左右移动，固然不能，什么也看不见。太火焚身之险虽可免去，但那南极尽头的宇宙磁光，威力之大，不可思议，多高法力也必禁受不住，到时如何抵御？脱身更是奇难。此行如有凶危，下山时所赐仙示如何不提？”心念一动，金蝉首先想起，仙示偈语微奥难解。几经猜详，和玉清大师、邓八姑二人答话暗示，好似新辟的金石谷，只是自己他年小住往来之地，真正洞府在海外两极等处。照着目前情势，好些俱已应验。向众一说，再互一推测，果然一点不差。

石生更说：“灵威叟最爱灵奇，有时为他，甘受岛主重责。上次暗中相助何等出力，那还因灵奇拜在岳师兄门下，爱屋及乌之故，果有凶危，断无一言不发之理。我看不特仙示应验，前行当有奇遇，连那宇宙磁光，到时也必能通过。”众人法力虽高，仍是少年心性，闻言忧虑全消，反嫌飞行子午线上，黑暗奇闷，巴不得早到尽头，见个分晓。一点不知利害，全都胆壮高兴起来。众人所之法宝、飞剑，什九是太白金精所制，为防万一，遁光又连在一起。对面吸力自然随意加增，便不御遁飞行，也不由自主朝前疾驶。这一心急赶路，飞行更快，端的比电还急！朝前射去，快得出奇，晃眼便是千百里。

众人只觉飞行之快，从来所无，也不知飞行多远？飞了多少时候？正在加急飞驰，忽然发现前面淡微微有了一片亮光。众人以为快要到达，心中一喜，猛觉身上奇热，前面吸力倏地加增。因见前进太快、初次经历，不知吉凶如何？想要仔细盘算应付方法，试把遁光停住，任其自进，果然慢了许多。

七矮上次见过北极磁光，见前面光影相隔渐近，只是一大片灰白色光影，并不好看，暗忖："前见磁光，精芒万丈，辉耀中天，千万里的天空布满彩霞，大地山河齐幻异彩，光怪陆离，不可逼视，现时并觉奇冷异常。怎同是极光，南北不同？不但光不强烈，并还如此奇热，莫非相隔尚远之故？"

正指点说笑间，猛瞥见灰白光影中现出一个黑点，并无光华，照样发出无量芒雨，作六角形往外四射，吸力又复加强好多倍。众人身子竟如一群陨星，往前飞投下去。不知黑影便是大气之母，阴阳二气正在互为消长。平日所见极光并非实物，乃是气母与元磁精气分合聚散之间，发出来的虚影回光。黑影一散，极光立现，阴疑于阳必战，此正是极光出现以前应有现象。阳极阴生之际，那热力竟比寻常烈火加增到几千万倍，而且吸力大得出奇。不论宇宙间任何物质，稍为挨近，便自消灭，化为乌有。

众人已然将近死圈边界，形势危险万分，一点还不知道。眼看走上死路，也是仙缘深厚，该当转祸为福。就在这抉入死圈、危机一发之际，那气母元磁精气恰巧由合而分，爆散开来，挨近子午线旁的极光虚影立即出现。众人正飞之间，瞥见那六角黑影突然暴涨，四边齐射黑色精芒，当中突现一点红色，其赤如血，晃眼加大，热气同时增加百倍。如换常人，早在半途热死，也绝不会飞得这近。众人本就热得难耐，那经得起热力暴加？又看出黑影红星威力猛烈，不近前已热得五内如焚，透不出气，再如飞进，焉有倖理？

因觉这等突发奇热，从来未有，金蝉已早将玉虎放起，也只觉对面吸力减少一点，仍然抵御不住奇热。正不知如何是好，忽听干神蛛惊呼道："前面死路，万万不能再进！"众人闻言大惊，身子又被吸住，无法停止回退。正待回问，猛瞥见

左侧极光突现，万里长空齐焕精光，霞影千重，瑞彩淤空，壮丽无伦，俱以为极光原来正是彼而不在此。大家全都怕热，看出前面厉害危险，猛又觉出吸力骤灭，身上一轻，不约而同，便往有极光的地方飞去。本来众人身上飞剑、法宝，俱与心身合一，早被元磁真气吸紧，万拉不脱，事有凑巧，极光现时，众人恰飞到正子午线侧面来复线交叉之处，已然无意巧合，现出生机。

阿童本在断后，始终未向前去。因众人法宝、飞剑均极神妙，不在佛光之下，初次下山，无什经历，只用佛光试行后退，觉着艰难，以为前面也是一样，并未再试。忽听干神蛛大声警告，自己也是热得难受，想用全力发动佛光去挡热力，再试一下。如在先前，此举也无什补救，这时却是适逢其会，正赶到子午、来复两线交叉之地，再巧没有！又以师傅心法全力施为。金蝉玉虎不是金铁之质，又具有隔离妙用，于是太阴元磁真气首被隔断，挡了一下。不等由四方身后包围上来，众人已然发现极光虚影，同时身上吸力一轻，更不怠慢，纷纷改道往侧飞去。

一经脱身子午线外，吸力全消，当时一个寒噤，又由奇热变成奇冷，知已脱险。惊魂乍定，惟恐又陷危机，俱以全力飞行，朝前疾驶。直到飞出老远，方始回顾，见右侧横着一条奇长无际，不知多粗的气体，别的一无所见。天色上下一片混茫，也与平日所见天色不同。只前面银色极光布满遥空，下半齐整如前，上半长短大小参差不齐，宛如一大片倒立着的天花宝盖，璎珞流苏，不往下垂，根根上竖。霞光电射，银雨星飞，与上次陷空岛北极磁光正好相反。正奇怪：万里长空，上下四处只此一片极光，不见一点云彩与别的景物，极光虽然非常好看，却不能照远，近身一带仍是黑沉沉的，并且越往前

走，遥望极光越发鲜明，所行之处反更黑暗起来。心中奇怪，仍想前途总有光明，一味疾飞。那知人已飞到南极尽头，转眼重又走入极边地窍。由地轴中通行，穿出大地底层，只消冲破最后一关，便到了小南极左近，附在地体旁边的天外神山之上。

众人飞了一阵，眼前一暗，极光不见，又入黑影之中。先还不知就里，等到又飞行了些时，才看出与陷空岛初入地窍时情景相似。心料危难已过，前途必是南极奥区，只要和北极一样，见了宝地，便可进退如意。一面又想着仙示海外开府的语意，全都兴高采烈，不以为意。这一段地窍竟短得多，不消多时便自走完。众人正飞之间，忽见前面微有光亮，近前一看，所行之路乃是一条弧形甬道，已然行到尽头。光并不强，只似一团实质，将去路堵塞。易氏兄弟心急，首将飞剑放出。那知飞向光中，竟如石投大海，剑光一闪即没，无影无踪，仍是好好的并无异状。

众人一见大惊，石完不知厉害又当是石土之质，飞身便朝前穿去。甄艮想拦，没有来得及，人已冲入，当时发生变化。只见奇光电漩，石完陷身其内，只管用尽力量挣扎，不能脱出。急得大声急呼，哭喊："师父、师伯救命！"又有无数光箭朝众人猛射过来。虽仗各有飞剑、法宝防身，不曾受伤，但那力量大得出奇，尤其是酷寒难禁，与上次陷空岛初探战斗时所经一样。晃眼，众人便全陷身光海之中，冷得乱抖。同时，阿童一见石完失陷，首先一指佛光，飞身上去，虽然将他护住，但那寒光之中另具有一种极大压力，上下四外一起涌到，不能脱身。灵奇强挣着喊道："这必是两极寒精所萃之地，那三粒神雷呢？"

金蝉不等说话，已先警醒，便将陷空老祖所赠神雷一起发

将出去。那寒光竟似有灵性，想要逃遁，无如金蝉出手得快，又是连珠同发，已然无及。只见神雷脱手，三团酒杯大小的五色火花，纷纷爆炸之中，耳听两声哀吟过处，寒遇光消，一闪不见，所失飞剑也自收回。前面地上，甬道重现，倒身两具残尸。过去一看，乃是两个质如晶玉的女子，各穿着一身薄如蝉翼的冰纨沙衣，与陷空岛二童一样形质，只是貌相狰狞，凶恶非常，已被神雷打死，肢体碎裂，横仆地上。众人知是寒魄精气炼成的怪物，已然身死，便不去理她，仍旧前行。

走出四、五十里，前面又现微光。众人全有戒心，惟恐又遇阻拦，洞径弯曲向上，看不到尽头，便把势子放缓。正在戒备前行，忽听干神蛛笑道："我看看去！也许走远一点，诸位寻不到我，不要介意。这地方我许有一点事要办呢。"说罢，身形一晃，电光飞去，转眼不见。行时，众人见他面有喜色，胸前蜘蛛影子时隐时现，张牙舞爪，兴奋异常，不似路上那样沉默忧郁之状。前面光影似由上透下，与先前遇险不同，已将邻近。到了尽头，才知那地方正是通往上面的出口。形如深井，上下相隔约数百丈，势向前侧，上面洞口大只数尺，天光由此斜射下来。知到地头，出险在即，不由精神一振，大放宽心，忙催遁光飞将上去。

出口便见面前现出一大片奇景。那地方乃是一座极面的冰山顶上，通体翠色晶莹。一座高约十丈的黄色玉亭罩住出口，平顶垂直，整齐如削，直似整块晶玉嵌空雕削而成。众人先看到的是对面大片海洋，碧波浩瀚，天水相隔，极目苍茫，漫无涯际，水色又极清深，几可见底。水中鱼介多具文彩，五光十色，千形异态，不时往来飞翔于水面上。海底深约百丈，细沙如雪，上生海藻海树之类。有的五色交辉，槎枒分岐，宛如巨树，有的翠带纷披，长达十丈以下。更有不少奇形怪状的海兽

飞鱼穿行其间，追逐为戏。偶然激怒，争将起来，海底细沙受了震荡，立卷起千层星雨、亿万银花，飞舞于翠带珊瑚丛中。

方觉奇景当前，从来未见，忽听石生、阿童传声惊呼，起自身后，金、甄、易、石诸人回头一看。因前面亭外矗立着一座高达数十丈的玉壁，众人一出口，便见大海前横，景又壮丽，纷纷向海眺望，亭前景物被那玉壁和两边冰崖挡住，不曾绕往前面查看，也未想到这等海上神山，岂无仙灵精怪之类隐居盘踞？多半不曾留意。

只阿童一人，因先前几为寒精所困，想起大师兄朱由穆闹椰岛别时之言，始终戒慎。见当地景物过于奇异，休说眼见，连听也未听过，本就惊疑。同时，心灵上又起了一点警兆，照着初下山时恩师传授，料定必有事故发生，乱子还不在小。见众人正在看海，指点碧浪锦鳞，十分有兴，此时尚无异兆，不愿大惊小怪，因为石生并肩而立，便悄声说道："这地方太怪，我们往亭那边看看去。"

二人本甚交厚，随同往亭前走去。本意那山顶形势奇特，左、右两面有数十丈高的冰崖，环向对峙，前面一座玉壁，除亭后向海一面，下余三面外景全被挡住，打算飞向前面玉壁之上，往外查看。那知上面，看是空的，暗中竟设有禁制。刚飞到顶，便将埋伏引发，万点银光，似暴雨一般当头打下。幸而阿童早有防备，石生那一块三角金牌又是灵峤奇珍，自具灵异，与主人心神相合。金霞佛光同时飞涌，那禁法巧遇到克星，才一接触，即便破去。二人知已深入重地，一面传声告警，一面隐身上飞。到了墙头，恐又有什埋伏，越将过去，方始下落。同时，看出墙外别有天地，景更光怪奇丽。原来下面仍是数千里方圆一片盆地。先在山顶观海，已觉那山甚高，再由这山前下望陆地，更显得那山之高出于意外，上下相去达数

千丈，地面似比海底还低许多。地面上也有不少峰峦，远近罗列，最高的约有千丈，但比这座高山却差得多。

最奇是，除开坡陀溪涧而外，大都地平如镜，其白如银，也看不出是冰是雪。每座峰峦均由平地拔起，翠色晶莹。上面各生着不少奇花异树，遥望过去，俱似晶玉之质，不是金光灿烂，便是锦色辉煌。有的花朵生得奇大，从来未见，如非树身高大，老干槎枒，蟠屈飞舞，姿态生动，简直不像真的。更有不少金碧楼台掩映光林之中。下面地上也是处处花林，灿若锦绣，繁艳无伦。由上望下，到处仙山楼阁，霞蔚云蒸，光怪陆离，不可名状。头上的天是青的，长空万里，湛然深碧。除偶然白云如带，横亘在东南方峰腰殿阁之间，舒卷回翔，似欲飏去而外，不着丝毫云翳。下面的地又是白的，广原平野，其白如银，有似一片奇大无比的银毡。上面堆着千万锦绣，花光浮泛，彩影千重，分明梦想不到的美景奇观！便凝碧仙府也无此宏阔壮丽，气象万千。令人见了目眩神迷，应接不暇。

石完喜得便要往下飞去，被金蝉一把拉住，说道："你知这是什么地方？如此冒失！"说时，发现那山占地甚大，除玉亭高居山顶正中，三面均有玉墙冰崖环绕而外，形势灵奇，景物也颇繁妙。便令众人先寻一个隐秘之地，就冰块上坐定，说道："适才推详仙示，好似此地是我师徒七人久居修道之所，但是事前似有不少凶险。似此灵境仙山，休说是见，听也不曾听过。其中如是海外散仙所居宫室，这大的地方，人弃我取，选上一处做我们的洞府，对方如是正经修道之士，声应气求，必无嫌忌。如是左道妖邪，事情就难说了。

"干道友此地从未来过，怎会一去不回？必有原因。事须谨慎，我们孤悬南极天外，相隔中土不知多少万里，一有失陷，连救兵也请不到。上次在铜椰岛与师伯分手时，虽蒙他赐我

一面告急求救的信符，但是相隔太远，又有宇宙磁光太火、大气阻隔，也不知道能否当时赶来？干道友虽是初交，已成至友，蒙他数十万里犯险同来，如今失踪，吉凶难定，也须从速查探他的下落。二甄师弟伤还未愈，一路险难飞驰，虽有灵药，无暇医治，必须治愈复原，将毒气化净，以免临时仓促，容易吃亏。”

金蝉随将陷空岛所得晶瓶、玉匣取出，打开一看。瓶中除灵玉膏、万年续断和冷云丹外，玉匣中尚有一个小蚌壳，中藏绿豆大小十粒透明金丸，另附威灵叟一张二指大的鲛绡，上写“辟邪去火，解毒清心。到后即服，可以防身”等字。人数正对，只干神蛛不在。分后，将另一粒连蚌壳带余药收起。甄氏兄弟接过灵药，便照前法医治。因所中刀伤乃是奇毒，虽仗本门灵丹保住身心，仍非陷空岛灵药不能去毒复原。但不似红发老祖化血神刀厉害，复原甚慢，不到半盏茶时，甄氏弟兄便同复原。各人又把那粒金色丹丸服下，入口觉有一线清泉之气，流行全身。再等行完一周天后，好似心神比前更要清灵，只心头微有一点凉意。急于查探干神蛛下落，是否入伏被困？匆匆起身，均料此丹有益无损，也未在意。

行时金、石二人同用慧目法眼，仔细往那群楼阁查看，觉着相隔太远，纵有妖邪盘据，也难看出。但是内中一所楼台，金庭玉柱，高大崇宏，一片平台甚是广大。别的楼阁都在峰上，独此一处建在平地。四外群峰环绕，一水中涵，觉比紫云宫中的贝阙珠宫、蕊珠树两处还要壮丽得多。占地最大，相隔那那山也最远。心疑正经修士怎会如此奢侈，穷极工巧？意欲先往一探。又恐下面设有埋伏，干神蛛不曾走远，便被困住，这等地方不见一人，越看不出一点迹兆，越是危险，深入重地，虚实难知，便试探着隐身降落。打算由平原花林之中，沿途观

查，隐将过去。先还恐地面上设有埋伏，众人降时甚是审慎。那知由上下落，倒还无事。因见近山一带，除万载坚冰，青凝如翠，从未见过而外，由上到下都是空的。山下地面虽也银色，大片平原草木不生，那最壮丽美观之处全在东南角上，相去约数百里，便同由上往下斜飞过去。

落地一看，所有地面非晶非玉又不似冰，一片银色，通体晶莹，不见一点尘沙。那么坚滑光润的地面，竟会生着许多不知名的奇树。每株均有七、八抱粗细，其高多达一、二十丈以上，树身碧绿，宛如翠玉。琼枝碧叶，上缀各色繁花。有的花大如盆，宛如一朵圆径五、六尺的白牡丹，千叶重台，天香欲染，有的花大如杯，满缀繁枝，宛如锦幛，绵软芬芳，有的铁干挺生，直上二、三十丈，到了树顶繁枝乱发，广被十亩。每一枝上挂下七、八丈长，形似垂丝兰叶的翠带，叶上再生着无数五色兰花。偶然一阵微风吹过，花、叶随同披拂，看去好似一座撑天宝盖，繁花如雨，五色缤纷，冉冉飞舞，似下不下。花叶相触，发出一片铿锵之声，如奏宫商，自成清籁，最为奇绝。下余有的和陷空岛绣琼源所见，大略相同，但是花开更艳，到处香光荡漾，玉艳珠明，为数更多更奇。那花香也与别处不同，不特清馨细细，沁人心脾，并还沾襟染袖，人由花下走过，便染上一身香气。香并不十分浓烈，只觉暗香微逗，自然幽艳，闻之心清，令人意远。眼、耳、鼻所领悟到的妙处，一时也说它不完。

众人念切良友安危，灵景当前，暂时也无心观赏。连穿越过好几次花林，飞行迅速，已然又多深入了一、二百里，由一座孤峰绕过。忽闻笙簧交奏，琴瑟叮冬，会成一片极繁妙的潮音。过去一看，原来面前横着一条大溪，阔约十丈，水甚清深，水底满铺着大小宝石。三座碧玉飞桥，宛若长虹，横卧水

上。上下疏疏落落，矗立着不少玉笋，翠色晶莹，高出水面三数丈不等。上生一种五色苔藓，其大如钱，宛如无数奇花，丛叠贴在上面。通体孔窍甚多，玲珑剔透，风水相激，顿成幽籁，适听潮声便由此出。桥下无柱，全桥宛如整块翠精碧玉雕成。除来路孤峰上下童秃而外，两岸俱是参天花树。因为树大枝繁，上面花枝纠结连成一片，一眼望过去，直似两条花龙锦城，蜿蜒飞舞于碧波之上。

因处在花林深处，更有远近群峰遮蔽，众人先在山顶并未看到。这时一见等这等壮丽形势，心想："来路花林，还可说是是千万年冰玉精英灵气凝结而生，这三座翠玉虹桥，雕镂精细，巧夺鬼工，明是人力所为，怎会入境已深，始终不见一人？"桥长中高，非到桥上，看不见对面景物，桥旁空处，又为花林挡住目光。石生、易震，正要飞高查看，再行过去，金蝉、甄兑各用传声拦阻道："我看此事奇怪，桥对面必有埋伏禁制。我们虽然行法隐身，身在异地，危机将临，干道友并非弱者，忽然不见，大是可疑，如有埋伏，由地上走过，或者不致引发，这一飞高，难免触动禁网，还是小心些好！"

说罢，各把法宝、飞剑暗中准备，敛去光华，由当中桥面上贴地低飞过去。一看桥那边，果然邪气隐隐，正当中涌起一片轻烟，将路阻住。那烟似烟非烟，看去好似一簇轻纱，甚是淡薄。偏生前面景物，尽被遮蔽，不能远视，怎么也看不见。再用慧目细查，两旁花林也有这类淡烟浮动，情知有异。待了一会，不见动静，石生、石完和易震三人首忍不住，待要上前。阿童也说："已然身入虎穴，终须见过分晓。邪烟阻路，也许干道友陷身在内？夜长梦多，迟则生变。好在身形已隐，如不该来，或有险难，教祖仙示必已言明。似此相持，何如试它一试？"

阿童和众人学会峨嵋传声之法，大家说话，外人一句也听不出。金蝉本在暗中推详仙示上的偈语，意欲谋定再动，并非真个胆小，听众一说，立即应诺。因恐人单势孤，和干神蛛一样走了单，发生险难，仍然聚在一起。料定林中埋伏，必更多而厉害，转不如径由侧冲将过去。那三座玉桥，每桥相隔约有十丈，通体约有五、六十丈之宽，全被那片淡烟挡住。众人议定以后，便连合一气，往对面烟中心冲去。快冲过时，忽听有人急呼："诸位道友请慢！"刚听出是干神蛛的口音，人已飞过，那片淡烟只一冲便即散灭。同时眼前一亮，前面冲现出三座白玉牌坊，上面用古篆文刻着"光明境"三个丈许大字。那牌坊约有三十丈高大，通体水晶建成，银光灿烂，耀眼生花。众人那么高的隐身法，竟被破去，各现原身。

干神蛛也由左侧赶来，神情似颇惊惶。牌坊旁边不远，倒卧着一个虎面鱼身、六蹼四翼的水怪，身旁流着一滩腥血，脑已中空，头上陷一大洞。众见那么清洁的仙山灵境，竟会发现水怪死尸，忙即止步，双双见面。干神蛛道："可是寻我来的么？我虽被困，并不妨事，再有一会便脱身了。可惜少缓一步，诸位隐身神妙，没有看出，等到警觉，已然入伏。我本想求诸位相助，代办一桩彼此有益的事，偏生我那冤孽老怕人笑他，性子又急，不令我和诸位商量，致有此失。这一来，又要多费手脚了！"

众人问故。干神蛛道："前事说来话长，无暇详言。这里底细也不深悉，只知我们已然深入重地，有进无退。好在妖物自恃神通，又是天生特性，现在还不致发难，乐得探明虚实，再作计较。幸我早有防备，隐形法未破，且引诸位同去，见机行事便了。"众人见他早来，以为必知对方虚实来历，便即依言而行。干神蛛随将众人身形隐去，由牌坊下往里走进。

石生边走边问道："这里的地主，你见过了么？你也初来，怎知底细？"干神蛛面上一红，略为迟疑，答道："我并未走到里面妖窟，为首妖物也未见到，一切全听我那冤孽所说。也是刚过牌坊，便遇禁阻，幸而遇到两个精怪在彼闲谈，听出一点虚实。本想赶回送信，但为邪法所阻，必须寻一替身，方可乘机脱身。不料刚寻到一个水怪杀死，人还未走，诸位道友就来了。"此事只内人知得一半底细，到了妖物盘据之所，必须照它所说行事，才可减少危害。我与灵奇、石完均不会贯派传声之法，妖物神通广大，耳目甚灵，我们不过来得凑巧，才未被它觉查。等到临近，言动千万留意，务请看我眼色行事，冒失不得。但盼般般凑巧，将它除去，诸位同得这大一片灵境神山，建立仙府，我也得以解脱夙孽，勉修正果，岂非绝妙！"

金蝉闻言，才知干神蛛并未深入妖窟，只仗附身灵蛛指点，随口应诺，并未十分在意。前途景物越发雄丽，先是数十丈宽一条、质若明晶的大道，长达三数十里。两旁均是参天花树，翠干银枝。琼花玉叶，姹嫣紫红，萦青俪白，其大如斗，竞吐芳菲，一路香光绵亘不断。到了尽头之处，路忽两歧，左面不远尽是一座座的高峰危崖。众人见上面不少金碧楼台，当是妖人所居，正要掩去。干神蛛抢前拦住，用手示意，令众禁声。轻悄悄往右一转，便见大片花林。树不甚高，离地不过两丈，枝干欲长，蜿蜒四伸，虬枝委地，又复生根，往上发枝，互相纠结蟠纡，和闽、粤间的榕树差不多。最大的树占地十亩以上，有花无叶，由上到下满生繁花，形若桃梅。望去一片粉霞，宛若花城，挡住去路。

干神蛛领了众人，由花丛中悄悄绕行过去。那蜘蛛影子也在胸前时隐时现，似颇惶急不安之状。又行五、六里，方由弄

中走出，乃是一座极高大的华美的宫殿后面。再由殿侧绕向前面，正是先前高山所见那座殿台。殿高十丈，占地四、五十亩，玉柱金庭，瑶阶翠槛，珠光宝气，耀眼生辉。殿前一座白玉平台，高约丈许，尤为壮丽。因自侧面绕来，又是步行，不曾看见殿台上的物事。只见那殿位列正中，三面翠玉峰峦环绕，远近罗列，不下一二百座。玉簪插地，云骨撑空，瑶壁琼楼，交相掩映。对面又是一片湖荡，澄波如镜，甚是清深。因为地面莹如晶玉，清波离岸不过尺许，望去一片澄明，几分不出是水是地。

湖中心也有亩许大小一座椭圆形的白玉平台，高出水面，约有二尺。湖岸旁生着一片莲花，水生之物却种在陆地上面，最奇怪是莲藕根也露出地上，每枝粗约二尺，其长过丈，三、四、五节不等。颜色比玉还白，看去滑嫩异常。吹弹欲破。每一节上各生着一柄莲叶，或是一朵莲花，那叶粗如人臂，高约丈许，约有六、七尺方圆。花分粉、红、清、白四色，盛开时大约翠叶之半。有的含蕾将绽，其大如瓜，吃碧叶金茎一陪衬，仿佛一条白玉船上面，撑着两三个宝幢翠盖，端的好看无比！只是为数不多，共总二十多条。结实又少，仅有当中一枝白莲现出莲房。花外更围着一圈二尺多高的珊瑚朱栏，上面蒙有一片粉红的轻烟，隐现邪气，料是珍奇仙品。那藕又嫩又大，定必甘芳隽美，爽脆非常。莲蓬只此一朵，必更珍贵，但有邪法防护，不是容易得到。

众中只甄氏弟兄最为持重。金蝉因奉师命，暂作七矮之首，生性好强，惟恐失措，遗笑同门，遇事格外慎重，已不似以前一味天真。灵奇素常谨畏，专一随众进退。余者多半童心未泯，一见这等珍奇灵物，多半动了食指，想尝异味。石完、阿童、石生三人首先传声提议，先往莲花丛中看个仔细。易氏

弟兄随声附和。干神蛛听不出众人说话，所去之地又恰可看到台上，不曾阻止。金蝉见他未拦，以为无防，便闯了去。石生本想："此地既是妖邪所居，只要力所能及，便无顾忌。"石完素常想到就做，更不必说。三人如若一到就采，或者也能得手，偏生走到花前，目光看到台上一些奇怪的事，只顾观查对方情势，便耽延了些时辰。金蝉恐对方惊觉，再一拦阻，未将那三百六十五年才一结实的天府玉莲采下，自将机缘错过。如非那几根神香，几乎送了性命。

原来众人还未走到花前，便发现当中白玉平台上面全景。那台原是一片整玉建成，玉质特佳，光明若镜，大有两亩方圆。这么空旷台面，只台中心孤零零设着一个椭圆形的宝塌。上面侧卧着一个身蒙轻纱的赤身妖女，睡眠正香，生得肤如凝脂，腰同细柳，通体裸露，只笼着薄薄一层轻纱，粉弯雪股，嫩乳酥胸，宛如雾里看花，更增妖艳。尤妙是玉腿圆滑，柔肌光润，白足如霜，逸趾丰妍，底平趾敛，春葱欲折，容易惹人情思。活色生香，从来未睹。另有几十个道装男子，有的羽衣星冠，丰神俊朗，望若神仙中人，有的貌相古拙，道服华美，似个旁门修道之士。有的短装佩剑，形如鬼怪，有的长须过腹，形态诡异。什九面带愁容，静悄悄侍立两旁，面面相觑，一言不发，状甚恭谨。除当中妖女外，更无别的女子。众人见这一伙人，连带裸女身上，多半不带一丝邪气，而沿途所见埋伏，和莲花上的烟雾，全是邪法，心中奇怪，不知闹什把戏？

干神蛛胸前灵蛛影子又现了两次，面色更转紧张，连打手示止住众人，不令妄动，静以观变。金蝉觉着照此情势，明是妖邪一流，竟无邪气现出，决不好惹，也忙止住众人，先不要动，看明虚实，再作计较。守伺了半个时辰，方觉不耐，石完毕竟天真，脱口说道："似这样等到几时？先吃那藕吧！"众

人想拦，话已出口。

同时对面平台上，妖女也伸了一个懒腰，欠身欲起。旁立老少诸人，立即赶过，纷纷跪伏在地。内有两个道童打扮的，正跪榻前。妖女已缓缓坐起，粉腿一伸，一只又嫩又白的左脚正踏在他头上。那道童好似受宠若惊，面容立时惨变。众人断定此女必是群邪之首，绝非好相识，石完不应出声，将她惊动。方料要糟，那知妖女意如未觉，坐起后，只朝众人星眸流波，作一媚笑，懒洋洋把玉臂一挥。那般人面上立现喜色，纷纷起立，目注妖女神色，倒退数十步。到了台口，方始转身向外，化作十几道红碧蓝紫的光华，分头朝那远近群峰亚楼中飞去，当时散尽。台上只剩一个貌相丑怪的矮胖道童，跪伏榻前，被妖女一脚踏住，尚还未退，众人去后，若有大祸将临，周身抖战不止。

妖女左腿踏在道童头上，右腿微屈，压在左股之下，却将私处微微挡住，心中似在想事，不曾留意脚底。一会，忽由身后摸出一面金镜，朝那玉臂云环左右照看了两次，顾影自怜，柔媚欲绝。无意中右腿一伸，脚尖朝那道童脸踢了一下。道童忽然兴奋起来，纵身站起，两臂一振，所穿短装一齐脱落在地，立时周身精赤，一声怪笑，便朝妖女扑去。妖女好似未理会到他，神情别有所注。及见道童快要上身，忽把秀眉一扬，娇声喝道：“你怎还未走？你忙着求死，我偏要留你些时！此时不该你班，去罢！”说到末句，纤手往外一扬，当胸打去。道童闻声，早就止步，只不知对方心意，进退两难，微一迟疑，便被打中。

道童看去颇有气候，人更健壮。妖女人既美艳，手又纤柔，这一掌仿佛打情骂俏，轻轻拍了一下，并无什力。道童竟似禁受不起，忽的一声惨嗥，跌出老远，连衣服也顾不得穿，随

手抓起，纵起一道蓝光，就这样赤身飞去。众人见他逃时，手按前胸，好似受有重伤，面上偏带着十分喜幸神情，俱都奇怪。

妖女逐走道童，又取镜子照了一下，微张樱口曼声娇呼了两句，音甚柔媚，也不知说些什么。平台对面群峰上，便起了几处异声长啸，与之相应，却不见有人来。又隔有半盏茶时，妖女意似不耐，面带狞笑，一双媚目突射凶光，更不再以柔声娇唤，张口一喷，立有一股细如游丝的五色彩烟，激射而出，一闪不见。跟着，便听好几座峰上起了一片呼啸异声，随着七、八道各色光华，拥着一伙道装男子飞来。到了台前，全都落向台下，一个个面如死灰，神情狼狈。最奇怪的是，这一般人看去法力颇高，身上也多不带邪气，对于妖女却奉命惟谨，不知为何那么害怕？妖女反和没事人一般，娇躯斜倚金榻之上，手扶榻栏，满脸媚笑，微唤了一个"龙"字。

来人中有一身材高大、长髯峨冠的老道人闻声面色骤转惨厉，把牙一咬，随将腰间两个葫芦，连同背上两枝长叉向空一掷，由一片烟云簇拥着，往斜刺里天空中飞去。跟着飞身上台，在一幢紫光笼罩之下，走到妖女面前，厉声喝道："我自知今日大劫将临，命送你手，但你不要喜欢！我虽异类修成，道力也非寻常，已然费尽心力，由地轴中穿行，去往中土，拜在一位仙师门下。本可逃出你的爪牙毒口，不合结交妖人，犯了教规，恐恩师金刀行诛，没奈何又设法逃回。我以为藏身之处邻近地窍，本来精擅玄功，又收服了两个冰魄寒精，与我所炼法宝合用，不畏太阴元磁真气。稍有警兆，也可由子午线上遁走。不料一时疏忽，为你阴谋暗算，将我师徒擒来，供你蹂躏淫欲，已有三年。仗着功力较深，苟延至今。无如你淫凶诡诈，毫无信义，致在日前为你盗去元丹。如换别人，早应惨杀。你表面虽说，这多年来，一般有气候的同道被你残杀殆尽，

苦无当意之人，那日盗我元丹，由于一时情浓，并非本心，现在仍想和我做长久夫妻。难得瑶池玉莲今年结实，到时令我采服，虽仍不能复原，足抵三百年苦炼之功。说了许多花言巧语！

“起初我也颇受你愚弄，近日方看出你只为欲心太旺，禀赋奇淫，暂时留我补空。等我元精被你吸尽，早晚仍作你口中之食，并非真有好意对我。昨日回去，想起寒心。恩师以前所赐白柬忽现字迹，才知我命该终，万难避免，今日便是我应劫之期。幸蒙恩师怜念，算出结果，有了准备，否则连元神也保不住。可是我死不久，你的数限也尽，身受较我尤惨。我本可设法拖延到你伏诛，免去此劫。一则，前蒙恩师点化，传受道法，备悉因果，自知恶孽太重，非此不解。再则，元丹已失，与其苦炼数百年，本身仍是精怪一流，何如保着残余精气，一灵不昧，往转人身，悔过求师，重修仙业？刚才你唤人时，本想早来，为了免死狐悲，物伤其类，特事前向诸位道友告以趋避之法，意欲稍为保全几个。本来他们闻呼即至，乃我一人行法阻止，迫令听完我话再走，为此晚来一步。我已拚作你口中之食，供你淫欲，也只一次，无须作此丑态，由你摆布便了。”

当道人初上台时，妖女面有怒容，似要发作，及听对方厉声丑诋，反倒改了笑容，喜孜孜侧耳倾听。斜倚榻上，将一条右腿搭在左腿之上，微微上下摇动，玉肤如雪，粉光致致。上面瓠犀微露，皓齿嫣然。更在频频媚笑，越显得淫情荡态，冶艳绝伦！一任对方厉声辱骂，直如未闻，正在尽情挑逗，卖弄风骚。及听到末两句，方始起身下榻，扭着纤腰玉股，微微颤动着雪也似白的柔肌，款步轻盈，待要朝前走去。

道人话已说完，好似早已知道对方心意，有心激怒。不等近前，双臂一振，衣冠尽脱，通体赤裸，现出一身紫色细鳞。

妖女虽然心中恨毒对方，但是贼性奇淫，此时欲念正旺。本意阴谋被人识破，欲以邪法强迫为欢，不料对方痛骂了一顿，仍和往日一样脱衣来就，一时疏忽，忘了戒备。道人身外那片紫光，忽然电也似急当头罩下。此是毒龙所炼防身御敌之宝，厉害非常！

总算妖女功力甚高，口张处，飞出一股绿气，迎着紫光微微一挡，便全吸进口去。表面仍和没事人一般，媚笑道："你想激我生气，没有那么便宜的事！"说时，肚脐下猛射出一丝粉红色烟气，正中在道人脸上，一闪不见。经此一来，台上形势大变，妖女固是荡逸飞扬，媚态横生，道人也由咬牙切齿，满脸悲愤，变作了热情奔放，欲火如焚，不可遏制。双方立时扭抱在一起，在那一片形若轻纱的邪烟之下，纠缠不开。

众人看那道人貌相奇丑，身有逆鳞，也是水中精怪修成，功候并不寻常，来时明已悔悟，结局仍为邪法所迷，所说恩师不知何人，料是散仙中有名人物。事迫无奈，多表同情，激于义愤，想要救他。又见不惯妖女丑态，正在传声商计。干神蛛比较知道底细，惟恐冒失，又不便开口说话，只得忙打手式。又用手指画字，告知众人说："先在光明境牌坊下面，曾听妖邪私语。妖女乃是一个极厉害的妖邪，此外也都是小南极光明境这一带，修炼数千年的精怪和一些左道妖邪。我们如在此地建立仙府，这多妖邪，扫除费事，此时正好任其自相残杀，以暴制暴，有什相干？那妖女不知是人是怪，如此厉害？就要下手除她，也须等到探明虚实深浅以后，或是少时由我同了内人，前往那些翠峰楼阁之中，生擒一两个拷问明白，下手不晚。"

众人也看出妖女邪法高强，何况还有许多妖邪精怪，休说不胜，就被混网，也是隐患，只得忍耐下去。隔了一会，忽听台上接连两声怒吼惨啸。众人因不愿见那淫秽之事，正向台下

人丛中查看，见一道者带着一个十来岁的幼童，并立一处，面带愁容。幼童生得粉妆玉琢，骨秀神清，决不是什妖邪，不知怎会与群邪一起？心方奇怪，闻声往台上一看，先见道人已然仰跌地上，胸前连皮肉带鳞甲裂去了一大片，满地紫血淋漓。妖女正由榻上起身，目射凶光，手指道人，狞笑一声，喝道："我已用你不着。你元阳虽失，内丹仍在，想要欺我，直似做梦！趁早现出，少受好些苦痛！"

道人闭目未答，似已身死。妖女连问数声未应，张口一喷，一股绿气便将道人全身裹住，悬高两丈，那绿气便往里紧束。道人身本长大，经此一来。便渐渐缩小。只听一片轧轧之声，跟着便听道人惨哼起来。妖女笑道："你服了么？"随说，绿气往回一收。"吧"的一声，道人坠落台上，周身肉鳞全被挤轧碎裂，肢骨皆断，成了一滩残缺不全的碎体，横倒地上，血肉狼藉。溅得那光明如镜的白玉平台，染了一大片污血，惨不忍睹。

妖女二次喝问。道人缓了缓气，强提着气，颤声答道："我那两粒元珠么？方才自知今日必死，已用恩师尸毗老人所赐灵符，连我法宝一同冲开你的禁网，飞往神剑峰去。为防你不肯甘休，脑中一粒尚在，但有恩师仙法禁制，此时周身糜烂，无法取出。你如不伤我的元神，我便指明地方情愿奉送如何？"妖女不俟说完，厉声喝道："我早知你存心诡计。你此时元神受禁，迫于无奈，就肯献出，也非将你元神吸去不可！何况龙珠已失，又中诡计，所说直是做梦！你不说出，当我不能自取么？"道人好似无计可施，急得惨声乱骂。妖人也不理睬，伸手便往道人头顶上抓去。

众人见状，俱都忿极，连金蝉也忍不住怒火上冲，正待发作。干神蛛见势不佳，连忙摇手阻止时，只听台上道人大喝

道：“无知妖淫！你上当了！”说时迟，那时快！就在妖女手刚打中在道人头上，猛见一朵血焰金花由道人头顶上飞起，中间裹着一条尺许长的紫龙，比电还快，刺空飞去，一闪即隐。妖女一声怒吼，右手便炸碎了半截，道人残尸在地，方始整个死去。妖女似知道追赶不上，咬牙切齿，暴跳乱吼了一阵。忽然走向台前，望着台下众人，作了一个媚笑，眼含荡意，瞧了两眼。走向原榻坐定，张口一喷，全台便被一片绿气罩住，什么也看不见。

金蝉、石生二人本能透视云雾，知系妖女丹气，与先前所见禁制不同，忙运慧目法眼，定眼注视。才知妖女竟是一个极奇怪的妖物，体如蜗牛，具有六首、九身、四十八足。头作如意形，当中两头特大，头颈特长，脚也较多。一张平扁的大口，宛如血盆，没有牙齿。全身长达数十丈，除当中两首三身盘踞在宝榻之上，下余散爬在地，玉台几被它占去大半。那道人残尸已被它吸向口边，六颗怪头将其环抱，长颈频频伸缩，不住吸啜，隐闻咀嚼之声。形态猛恶，从所未见。想不到一个千娇百媚、玉艳香温、冶荡风骚、柔媚入骨的尤物佳人，一现原形，竟是这等凶残丑恶的妖孽！

正惊异间，忽见台下人中，幼童不知去向，那具残尸也被吃完。妖物身子渐渐缩小，在台上盘着一堆，状似睡眠。甄艮猛觉石完扯了一下衣服。众人随手指处一看那结有莲房荷花，忽然空中那粉红色的邪烟仍笼花上，只当妖物摄去，也未在意。就往前一看，幼童忽又在道者身侧出现。跟着台上绿气忽敛，妖女又回了原状，仍是方才初见时那么浓艳淫荡神态，那只断手仍是玉指春葱，入握欲融。地上仍是晶莹若镜，休说残尸不见，半点血迹俱无。

妖女柔肌如玉，斜倚金床，无限春情，自然流露，正在媚

目流波，呢声娇唤。台下众人似知当日情势分外凶险，一听娇呼，虽然面色惨变，早有两人装着满面喜容，飞身上去，见了妖女，更不说话，各把衣服脱去。这次结束却是极快，共总不到刻许工夫，上去两人全都奄奄待毙，状若昏死，偃卧榻上。妖女把手一挥，便似抛球一般，滚跌出去老远。跟着，又唤了两声。似这样，接连上去六人，情景大略相同。

到了末次事完，前两人首先回醒，似知将落虎口，勉强爬起，乘着妖女前拥后抱，正在酣畅之际，想要溜走。刚纵遁光飞起，妖女把口一张，全台立被绿气布满。妖女突现原形，当中两身各用四、五条怪爪，紧紧搂抱着一个赤身妖人，尚还未放，先前四人，已被那如意形的怪头吸向口边，一片吮啜咀嚼之声，先自连肉带骨吃个尽净。后两人为邪法所迷，抱紧妖物下半身，尚自缠绵不舍，不知怎的触怒妖物，当中两个如意怪头往起一伸，张开血盆大口往下一搭，便将那两人整个身子咬下半截。

这两人也是旁门中得道多年的散仙，本来隐居南极岛上修炼，新近约了十几个同道来此，妄想盗采当地灵药仙草，全被妖物擒来，遭了惨杀。此时为邪法所迷，明明搂抱着一个凶残丑恶的妖物，竟把它当作天仙美女。正在得趣当儿，连声都未出，便送了命。这妖物便是盘据光明境多年的前古妖物万载寒蚿，以前禁闭台前湖心地窍之中，近数百年二次出世。生性奇淫，凶毒无比，终年残杀左近方圆七千里内外的精怪生灵。当地乃紧附宙极下的一座天外神山，两间灵气所钟，并有极光太火元磁真气阻隔，仙凡足迹之所不至。神峰翠嶂不下千百，地质宛如晶玉。更有琪树琼花，灵药仙草，种类繁多，遍地都是。

岛上生物和海中鱼介之类，生此灵区仙境，得天独厚，渐

渐飞腾变化，具有神通。本来与世隔绝，除了强存弱亡，偶起争杀，或因一时多事，前往隔海侵扰，被不夜城主钱康诛杀收服而外，本可潜心修炼，相安无事。不料妖蚿二次出世，大肆淫凶，始而只是幻身美女，勾引挑逗，使其竞媚争宠，互相残杀，勾起淫欲，于中取利。彼时当地颇有几个得道数千年，本领神通和妖蚿差不多的精怪，终在妖蚿媚惑之下，同室操戈，一个个失去内丹元阳，相继做了妖蚿口中之食。

妖蚿近年吞噬既多，神通越大，淫心食欲也更加盛，越发任性妄为，恣意淫杀。那为采灵药自行投到的南极散仙，不知死了多少！照例交合之后，除却道力较深，知道厉害，元阳未失，还能保得暂时活命，去往妖蚿所建仙山楼阁中困居待死而外，多半交合之后，便遭吞噬。因当地一带，由上到下全有极严密的禁制，被擒人身上均中妖毒，休说逃不出去，就算侥幸逃脱，出境毒便发作，全身腐烂，化为脓血而死。同时，妖蚿也必赶来，将元神吸去，捷如影响，连做鬼都无望。

妖蚿又生具特性，纵欲之后，非食肉饮血不可。吸血之后，必要醉卧一会，所食如是人血，经时更久。先死六个，倒有四个是人，吃完便自睡着。台下还剩四人，好似胸有成算。妖蚿一睡，两个首先往殿后偷偷绕去，走的正是众人来路，方向、途径一点不差，也是步行，一会便穿入花林之中不见。剩下一个道者和那幼童，互相急匆匆打了一个手式，幼童便往众立处的荷花前面赶来。道者拉他不听，紧随在后，神情似颇烦急。到了花前妖烟之外立定，幼童一晃不见，道者回向台上，正在愁急。忽然人影一闪，幼童二次现身，手上却握了两尺来长的一段藕尖。双方又打一手式，同往湖心中穿去。动作快极，一点声音都没有。

# 第十一回

## 却敌环攻　玉殿晶宫伤老魅
## 传音告急　翠峰瑶岛困群仙

话说众人见后来十人，比先走诸人不同，多半身带邪气，貌相凶恶，一望而知是些左道旁门，但都是人，并非精怪。独这一老一少却是仙风道骨，貌相清秀，幼童根骨更是少见。再看他盗藕情形，所习尽是太清仙法，那么坚厚晶玉地面，竟能来往自如，胆更大得出奇。金、石二人首先喜爱，只不知二人入湖做什？莲丛就在台右不远，那么神通广大的妖物，怎会一无所知，任其盗走？料定先前莲篷，也是幼童所盗无疑。心想："照此久候下去，无非多看一点淫凶丑态，有什意思？"几次想要下手，偏被干神蛛再三摇手力阻。

方自寻思，回顾石完不见，互一询问，说："先前还在甄兑身后，未见走动，不知怎的没了踪影？"看出妖物神通广大，身居危境，人忽不见，自是忧急。遥望台上妖物酣睡若死，又不似有什动作。金、石二人暗忖："眼前所见，分明妖

物吸血之后，定必醉眠，此时下手，岂非最妙？”心方一动，未及与众商量，石完突由地底钻出，双手也捧着一节大藕，喜叫道：“这藕好吃极了！”

干神蛛闻言大惊，忙即阻止。底下话未出口，台上妖蛟忽醒，又将身子缩小，绿气突收，仍化为一个妖媚入骨的赤身美女，缓缓欠身而起。众人本觉妖蛟难惹多主慎重，想照干神蛛所说，向所困妖邪先探虚实，再打主意。一见妖蛟好似不曾留意自己，身又隐去，便不再想发难。以为妖蛟必重施故技，向台下唤人淫虐。不愿再看，打算去往对面群峰设法探听，已然要走。

金、石、阿童三人忽想起，那幼童本随道者同立台下，听候残杀，忽然不见，妖蛟决不甘休。去处又在湖中，以妖蛟的神通，多半受擒。二人入水不出，必为妖蛟已醒，不敢出面。这老少两人绝非妖邪一流，幼童灵慧胆勇，尤为可爱。恐妖蛟擒回惨杀，想要相机解救，不舍就走。正用传声告知众人，干神蛛胸前蛛影突又一现即隐，觉他神色又带惊惶。

妖蛟忽由身后取出那面金镜，笑孜孜正在搔首弄姿，做出许多媚态，对于台下四个逃人，直如无事。不知何故突现怒容，目射凶光？将手朝外一扬，那台前湖水突然涌起，直上数十百丈，成了一个撑天晶柱，往上冒起，湖水立时由浅而涸。一会见水中涌出两人，正是先见道者、幼童，身陷水柱之内挣扎冲突，周身光华乱闪。无奈身被困住，和盆中之鱼一样，只管在水内驾着遁光上下飞行，穿梭也似，共只亩许粗细的一根水柱，竟不能冲出水外。

众人见妖蛟禁法厉害，也自心惊。料定老、少二人凶多吉少，激于义愤，本就跃跃欲试。妖蛟怒容已敛，只把一双馋眼注定水中两人，看了又看，满面俱是喜容，倏地把口一张，绿

气重又喷出。这次却不散开，初喷出时，粗才寸许，一直射向高空，到了水柱顶上，方始展为一篷伞盖，笼罩水上。那水柱立即由顶弯倒下来，被那绿气裹紧，由大而小往妖蛟口内投进，势甚迅速。同时，绿气到了妖蛟口边，反卷而下，重又布满全台，妖蛟也现出原形。那水柱大半弯倒，缩成五、六尺粗细一股，往绿气之中冲入，下半仍有数十丈高，亩许粗细一段。水中二人几次随水吸近台前，又被挣脱，窜向下层。看意思，似知四外无望，待要往湖底钻去。无奈妖蛟力大，那么大的一湖心，竟被吸起十之八九，已然见底。

妖蛟突将六首齐昂，张口一呼。水中二人立似两条人箭，直往台上射去，眼看就要投入绿气之中，为妖物所杀。总算命不该绝，下面十人见此情形，更不再计厉害，除干神蛛另有心计而外，已有九人动手。

金、石、阿童三人一着急，各把飞剑、法宝、佛光先飞出去。余人不约而同，也相继出手。金蝉霹雳双剑红、紫两道光华，与石生所发的一溜银雨，合在一起，霹雳连声，加上阿童一道佛光，已是惊人。唯恐邪法妖气厉害，又双双扬手，把太乙神雷连珠打去。

数十百丈金光雷火，一起向上打倒，爆雷之声惊天动地，震得满殿台金庭玉柱一起摇撼。再加上易氏弟兄的太皓钩、火龙钗，南海双童下山时新得的五雷神锋，灵奇的寒碧剑光，石完的墨绿色剑光，和别的法宝、飞剑数十道各色宝光金霞，虹飞电舞，交织如梭，连那大片莲珠雷火、同时夹攻上去。妖蛟先前只知来了一伙隐形敌人，潜伏在侧。心骄自恃，以为网中之鱼，少时手到擒来，正用前宝镜照查踪影，本未想到吞噬那老少二人，忽由镜中无心发现，又见幼童身上背着一节玉藕，立时激怒，想将二人吞吃下去，再寻敌人晦气。万未料到来势

如此厉害，骤不及防，护身丹气儿被震散。只顾抵御，妖气一松，水柱邪法先为佛光神雷击散。道者首先破空遁去，幼童本也随同飞走，刚飞出不远，重又飞回与众会合，也把剑光放出，随同夹攻。

这原是瞬息间事，金蝉等刚一出手，便听干神蛛急喊："我非妖孽之敌，又有一层顾虑，此时隐身法已然无用，只好暂退。诸位道友须要连合一起，小心应敌，不可分散，到时只好失陪了！"众人知他人最肝胆，累次相助，均出死力，舍众独退，必有原因，绝非怯敌胆小。料知妖蛟厉害无比，金蝉、二甄首有戒心。方喝："众人留意！"一眼瞥见幼童身剑合一，在一道青光护身之下，右手发出五股雷光，正向绿气猛射，相隔较远，眼望自己这面，大有忻羡之色。恐其误遭毒手，忙把手一招。幼童去而复转，便是想与众人亲近，因众忙于对敌，不曾喊他，年少面嫩，心虽感激，还在不好意思，一见金蝉招手，石生也在含笑点头，不由大喜，忙赶过来。

石生因自己收了韦蛟，甄氏弟兄又收了石完，金蝉居首，门下反倒无人，早想给他找个好徒弟。一见幼童灵慧美秀，根骨既好，又是众人所救，欲令其拜金蝉为师。见他含笑飞来，神情亲热，好生欢喜。刚刚迎上前去，未及说话，妖蛟邪法已自发动。众人明见妖蛟厉害，那么多的法宝、飞剑、佛光、雷火夹攻上去，满台绿气不过震荡了一下，便散而复聚，反更较前浓密，所有剑光、宝光全被挡住，奈何她不得。

金、石二人正待将两套修罗刀放将出去，忽闻一股甜香刺鼻，紧跟着眼前一暗。众人猛觉心神一荡，周身发热，起了一种从来未有的奇异感觉。阿童心灵忽然大震，想起了下山时恩师所赐偈语，倏地警悟，知道不妙，不禁大吃一惊，忙用传声告知众人："已中邪法暗算，务须速退，先逃出罗网，再作计

较。”众人自在来路服了一粒金色的灵丹，便觉胸前发冷，老有一团凉气，一任运用本身纯阳化炼，当时稍好，过后又复如初。又以途经危境，跟着深入妖窟吉凶莫定，无暇及此，只得听之。除金、石、阿童、石完四人稍好而外，多半凉得难受，颇悔不应早服，已然服下，也自无计可施。

灵奇因见众人都说难受，明知师祖好意，打算留以备用，独未曾服。因为先前妖蛇藏身绿气之中，不曾出来抵敌，全神贯注前面，毫无形迹，不知怎会中了邪法暗算？好生奇怪。一听阿童传声告警，想起以前阿童曾说，下山时，师父白眉禅师曾有偈语，说他此行当有一场大难，到时心灵上必现极大警兆，令其留意。铜椰岛随同起身时，他大师兄朱由穆又有“和自己六人同行，要吃苦头”的话，此时必已应验，闻言暗自惶急。

那暗影已然失去，重现光明。猛听身后石完惊呼，灵奇回头一看，面前不远，现出六个与先前妖蛇同样幻化的赤身妖女。在一片粉红色轻纱笼罩之下，做出许多淫情荡意，手指众人，秋波送媚，巧笑不已。众人除石完生俱异秉奇资，向例不受女色摇惑，阿童从小修道，得有佛门真传，定力坚强而外，金蝉等六人也都宿根深厚，道力坚强，下山时节又曾通行火宅严关，得有本门心法，悟彻上乘妙谛。预先服有专御邪毒的灵丹，虽中邪法暗算，一下警觉，忙各镇摄心神，加以累世童贞，素无邪念，只闻头上烦热，均未十分摇动。这时一见妖蛇元神幻化，分身出现，阿童又在二次催逃，一面把佛光收回，照向众人身上，正待一同飞遁，猛瞥见灵奇俊脸通红，眼里似要冒出火来，竟然飞出光外，朝那妖女扑去，神态甚是难堪。

金、石、阿童三人首想起，自从闻到邪香，胸前冷气便自

消散，跟着身心逐渐清凉，不再有那微妙感觉。只灵奇一人这等情景，知是未服灵丹，致为邪毒暗算，受了媚惑，自投死路。心中一急，更不怠慢，纷纷各纵宝光，冲将上去。金、石二人各把玉虎金牌发出百丈金霞，千重灵雨祥光，上前抢救。双手齐扬，太乙神雷密如雨雹，纷纷打上前去。阿童佛光更快，随手指处，晃眼就将灵奇围住，拦了回来。

也是灵奇命不该绝！妖蛤明见众人法宝、飞剑、佛光、雷火威势惊人，从所未见，依然自恃，以为无论多高法力，只要闻到那股糙香，中毒心迷，便可听其摆布。又见来的这九人，根骨元阳之佳，太已少见，除盗藕幼童已预定先作口中之食不计外，意欲挨个摄取真元，从容享受。又见众人回身惊顾，内一美少年已朝自己扑来，越发心骄意快。正待施展淫媚惯技，先行抱住交合，再向余人引逗，令其自行投到，只当众人全受邪迷，多高法力也不会对她再存敌视。不料全都功力深厚，并未迷倒。

妖蛤志在诱敌，使其全神贯注前面，以便掩向身后，暗中下手。护身丹气全在台上，只将元神幻化成六个赤身美女，飞向众人身后，率性隐形到底，也还不致吃亏。经此一来，这些专除妖邪的至宝奇珍，加上佛光、神雷，怎禁得住？到口美食先被夺去，元神还受了重伤。等到复体重来，众人已有了准备，虽然全被困住，再想遂意淫欲已无望了。

众见灵奇被佛光圈住，强行夺回，人仍和疯狂了一般，不住在佛光中左冲右突，拚命想朝前扑去。同时，宝光、雷火夹攻之下，妖蛤元神已受重伤。一片血肉飞洒中，龙吟也似几声怒吼，六个妖女一齐不见，满空血雨犹自纷飞，尚未全息。因见妖蛤败退，多想乘胜追杀，二次往台上进攻。一则，阿童又在连声催走，惶急万分，又见灵奇中毒，神志全昏，猛想起，

"下山时，锦囊仙示尚有几行空白。目前吉凶难定，先行遁走，救转灵奇，取出仙示，通诚祝报，如能现字，指示玄机，岂不容易应付得多？"心念一动，一声招呼，立即电驰遁走。

逃时，盗藕幼童杂在人丛之中，阿童见他只是面带惊疑，并未中邪，心中奇怪。恐他遁光，追赶不上落后遇害，一指佛光，连他裹定，余人也是同样心思，便连他一齐护了带走。这原是转念瞬息间事，刚刚飞出不远，便听台上妖蛇厉声喝道："无知小儿，已为我仙法所困！一出光明境，便化脓血而死，还想逃么？速往东北方顺数第九峰白玉楼中候命处治，等我法体复原，自会挨个寻你快活。想逃岂非做梦？"声甚狞恶，与先前娇声媚气迥乎不同。

众人也不去理它，本意是往回路逃走，冲出光明境，再打主意。不料妖蛇邪法厉害，到处埋伏，眼看飞离光明境玉牌坊不远，忽见四外白烟蓬勃而起，晃眼涨漫开来，上下一片迷茫，什么也看不见。众人便把太乙神雷向前打去，一片惊天动地的大霹雷连串响过，妖烟尽退，突然大放光明。再看前面，光明境牌坊仍是相隔不远。当时也未理会，照旧前飞，满疑晃眼即可飞过，那知飞行了一阵，牌坊依然在望，不曾飞到，方始醒悟。回顾来路，已不似先前形势，知道陷入埋伏，忙各止住，聚在一起，在法宝、飞剑四外御护之下。

正待商计，忽听妖蛇又回复了先前妖声浪气，媚笑吃吃，若远若近，隐隐传来。石完忽道："上面不好走，我们不会由地下穿出去么？"一句话把众人提醒。易氏兄弟忙把神梭取出，正用传声商计：如何穿地而出？眼前忽又一暗。等到重现光明，因不放心石完，想用神梭载了众人，同时裂地出险。一看地势，人已落在一所极高大的白玉楼中。众人料知妖蛇用邪法挪移，引来此地，已被困住。先还当神梭可以脱身，及至易

氏弟兄将梭化成一条金舟，前面七叶风车一齐转移，金光电漩，行法一试，那知地比精钢还坚百倍，非金非玉，不知何质，一任用尽心力，竟冲不破！石完与那幼童全不服气，连用家传穿山石之法，也未穿动。

见那玉楼共只内、外两间，孤悬翠峰之上，约有三、四十丈宽大。内里陈设，皆是精金美玉、珠翠珊瑚所制，珠光宝气，富丽堂皇，神仙宫室，不过如斯。三面琼窗高敞，翠槛横空，除却斜壁云门，琼棂洞启，更无屏蔽。楼外碧峰刺天，高低错列，翠色晶莹，山光如活。时见白云如带，萦绕山腰，更有不少玉宇琼楼，掩映于白云花树之间。端的神山仙宅，美景清淑，气象万千，奇丽灵妙！便唐宋名手也画它不出。

众人明知入伏已深，未必有用，仍用神雷、法宝发射出去，结局仍是徒劳。三面轩窗，看是空的，无奈冲不出去，前面也未见有什迹兆，方知厉害。危机已迫，脱身不得，只有开读锦囊仙示，或能现出一线生机。还有灵奇也须救转，幼童来历尚未问明，许能由他口内探知一点虚实。适听妖蛟口气，好像受伤甚重，正在调养，暂时被困，不致来扰。无奈妖物神通广大，出人意料，恐有万一，众人便把所有法宝、飞剑一齐施展出来，凌空结成一个极大的平底光幕，将众人全体护住。再看灵奇，已是如醉如痴，身热如火，忙把那粒灵丹搜了出来，塞向口中。这时，石生又发现他身畔法宝囊内，有一六角金鼎，中贮黑色粉末。方自传观，幼童在旁，一直满面愁容望着众人，依在金、石二人身侧，几次想要开口，因众正忙，欲言又止，这时忽然惊噫了一声。

金蝉正要问询，灵奇已渐毒解，明白过来。满面惭惶，跪在七矮面前，意似求恕，羞于出口。金蝉命起，笑道："邪法厉害，此事怎能怪你？倒是脱困诛邪要紧。"随用传声告知众

人，同向峨嵋通诚祝告。取出锦囊仙示，空白上果现字迹，互相一看，不禁惊喜交集。大意说：“那妖物名叫万载寒蚿。已然修炼九千余年，身具六首九身，神通广大，变化神奇。尤其所炼内丹最为厉害，便大罗神仙，事前如无防备，为它所算，也是难当。因禀宇宙间邪毒之气而生，生性奇淫，凶残无比，又具神阴极寒之性。小南极光明境一带最多生物，得天独厚，极易修成，一向精怪甚多，并还孳生不已，近年竟被妖蚿残杀殆尽。七矮虽然终于成功，但是这次凶险不比寻常，必须谨慎应付，方可免害。此时人已被困，不特行动艰难，不能离楼一步，再过一日夜，妖蚿肉体修复，必来侵扰。越往后越厉害，必须忍耐待救，不可冒失出手，防身要紧。阿童更须留意防护，因到最紧急时，各人所能自顾，不可分心，否则自己受害，还要连累别人。到时，众人已被妖蚿用邪法隔开，所见同伴多半幻影，最易上当，不可不防。只等救星一到，除了妖物，阮徵赶来相会，合成七矮，便可在光明境建立仙府。与海外前辈散仙不夜城主钱康分居两地，永住天外神山，同修仙业……”等语。至于救星是谁？如何抵御妖法？锦囊却未提到。

金蝉惊喜之余，越想越着急。石生道：“我们乃是陷空老祖引来，此举他必有用意。如有伤害，休说冰蚕温玉，李师姊不会借他，乙师伯也决不肯干休。想他必早算定，愁他作什？”一句话把金蝉提醒，想起铜椰岛分手时，神驼乙休曾赐了一面信符法牌，说是元磁真金所炼，阴、阳两面，用以传声，无论相隔数十万里，当时便能达到。灵机一动，立即将牌放出。原来方今女散仙中，只有神驼乙休之妻韩仙子法宝最多，又均各具妙用。此宝乃乙休向其要求，转赐金蝉，看去黑铁也似，并不起眼。约寸许宽，两寸来长，两头椭圆，中腰特细，仿佛大小两枚枣核连成一串。当中太极图上各有一线银丝，细如牛

毛，针锋相对，时隐时现。背面一头有一六角形的星纽，微微凸出。

用时，按照所传法诀，用中指紧按背后星纽，再以峨嵋派传声之法，先朝正面大的一头，喷出一口真气，如法通诚，对方那面阴牌立时发出信号。所说的话，不论相隔多远，全被听去。虽然阴、阳两牌一发一收，对方不能回话，说时颇耗元气，是其所短，但是任多厉害的妖邪，各家禁制和至宝奇珍，均不能加以阻止隔断，用以求救，实是再妙没有。金蝉说时，两头银丝线各射精芒，话才说了一半，小的一头银丝转成红色，不住闪动。料知乙休已接信号，虽因宇宙磁光阻隔，相去数十万里，不知能否即来援，但这一位父执至交，法力极高，人甚仗义，又最钟爱自己这几个后辈，必不袖手——“也许赠宝之时，便已算出这场危难都不一定。”想到这里，心情稍宽。所救幼童已朝众人恭身为体，请问姓名来历，怎会来此？

金蝉见那幼童生得长眉星目，粉面朱唇，两耳垂珠，鼻似琼瑶，头挽双髻。穿着一身淡黄色短装衣裤，非丝非帛，质似鲛绡，露出半截手背和下面一双小腿，赤足不袜，又白又嫩。看去玉人也似，竟和石生一样俊美，宛如瑜亮并生，难分高下。这一对面，越发喜爱。又见他稚气天真，面上常挂笑容，看去不过十来岁光景，料是海外散仙之子。便把姓名、来历告知，并问他父师何人？怎会被妖蛇困住？幼童闻言大喜，当时拜倒，跪地说道：“弟子钱莱，家父不夜城主钱康。上月偶往乌鱼岛游玩，无意中遇见四十七岛那伙妖孽，众寡不敌，幸仗家父传授，才得脱身逃回。因忿岛上群邪以众欺小，又不敢告知家父，屡想报复之策。不料这伙妖邪日前，竟乘极光太火每年必有六个时辰最微弱的时期，冲将过来，想要偷采光明境内各种灵药仙草，只怕妖蛇厉害，不敢直趋妖窟。

“但这天外神山碧海茫茫，除此两处仙山灵境，更无陆地。先又不知弟子来历，冒失欺人，妄逞凶威，结下怨仇。以为家父人最和善，只要来人对他有礼，不是偷盗本岛灵药，任凭游玩，从不作难，尤其是在城外海边一带，更不加以过问。欲借本岛作一根据，分人去往妖窟窥探，乘便下手。不料来了七天，被弟子发现，认出仇敌，如何能容？暗中跑回城内，将家父母法宝取了几件，连同两粒冷焰寒雷赶出。不合自忖地利与法宝、神雷威力、心粗胆大，也没有告知别人，独自向前，先用法宝打伤了两个。余人一听弟子道出名姓，知道极光圈外无处栖身，就算盗得灵药，也须在不夜城岛上住上一年，到了明年此时方能回去。又见法宝厉害，如何还敢应敌？一面逃走，一面和弟子说好话，意欲求和。

“弟子忿他们无恶不作，又曾目睹妖人祭炼生魂时惨状，立意为世除害，一直追到光明岛上，只还不曾过桥。本来已入险境，偏巧众妖邪恐怕妖蛟出来，前后受敌，情急反噬，群向弟子夹攻，一面仍想讲和，正劝弟子化敌为友，以免两败。偏生内一妖人妄用邪法，放起一片妖烟邪雾，想将弟子擒去，以此要挟家父，许其在海边暂住一年。弟子恐受暗算，便将神雷发出。邪法虽破，妖蛟却被惊动，追了出来。众妖人除几个先被神雷打死之外，全被妖蛟擒去，困入翠峰玉楼之中。

“这些楼阁，看似轩窗洞启，并无遮蔽，实则妖蛟神通广大，幻化无方，暗中运用，到处都是阻力，看不出一点迹兆。人在里面，休想逃出。所喷丹毒绿气更是厉害，只要稍为沾染丝毫，便如影附形，不论逃出多远，妖蛟心念一动，立即赶上。不是当时吞吃下去，便将人擒回，供它淫欲，终局仍加残杀。再不，便是一离光明境禁圈以外，由手脚烂起，烂到全身化为脓血而死。元神被禁，万逃不脱，所受更惨，除却听命。

有时碰到机会，死虽不免，元神或者能够保全逃走。因此被困的人明知无幸，谁也不敢冒此奇险，只有听候宰割，以冀万一。

“弟子如非年幼，早已做了妖蛇口中之食。被困才只两日，众妖邪已惨死了十三、四个。心想家父未必得知弟子被困。凡是被妖蛇擒去的，从无一人回来。眼看被擒二十余人，只剩下了三个，今日必要轮到弟子身上，用尽方法，只能在所住峰上游行，不能离峰他去。正在无计可施，忽然发现隔室有一道友，乃小南极附近散仙，名叫公孙道明。也因偷采灵药，冲越极光来此，被妖蛇擒来困在此，幸与尸毗老人记名弟子龙猛相识。那龙猛本是前古毒龙，修炼数千年，功候颇深，老巢就在本海深处。为避妖蛇残杀，逃亡中土。因犯师规，恐受诛戮，逃回不久，便遭妖蛇暗算擒来。虽然同样被困，但他精于玄功变化，近又算出本身因果，又得妖蛇欢心，各地均能自在游行。

“龙猛一面暗中维护公孙道明，不令妖蛇加害，一面暗对他说：‘自己不久数尽，跟着，妖蛇也必伏诛。只要挨过些日，便可无事。但是妖毒厉害，只有天府玉莲所结莲子可以解毒，否则，便逃出去也难活命。如今虽当玉莲结子之期，但是外有邪烟笼罩，人不能近。须在妖蛇吸血昏卧之际，由一精通石遁之人，由地底穿过去，采得玉莲即速服下。乘妖蛇二次醉卧时去往湖心，用所赠魔珠，暗藏在妖蛇老巢泉眼之内，即速逃出。再照所说藏处，遁伏待救，只要听到一连十二时辰的连珠霹雳过去，便可化凶为吉，免去此难。湖心之行虽与逃人无关，此举却是妖蛇致命一伤，务要照办，不可畏难，纵遇凶险，也有解救。邻室幼童钱莱的师父必在此时到达，只管照他所说，各顾各自行逃去，静候出险……’等语。

“公孙道友说时，龙猛忽然走进，笑对弟子说：‘你父地仙千三百年一次大劫，为期将近。此间地皆晶玉，其坚如钢，你幼承家学，长于石遁，除这一带翠峰楼阁均有邪法禁制，余者多能穿行自如。如肯助我公孙道友盗来莲实分食，彼此有益，我便指点明路，使你得拜仙师，并助你父他年脱难，你意如何？’随说：‘今日必有人由子午线上冲越极光太火，来此诛邪。你只问出来人是由中土飞来，你的师父便在其内。如肯收你为徒，仙业必成，你父大劫也能避免。可要我来指点？’

“弟子常听家父谈起，大劫将临，只有峨嵋掌教妙一真人或者能够解救。前乘峨嵋开府，赶往道贺，便中求教。真人口气虽好，素无深交，相隔如此之远，险阻重重，到时能否来援，实是难料？时常想起愁虑，有此救星自好。无如那龙猛形态丑恶，口气狂傲，不甚投缘，将信将疑。便对他说：‘我如该为妖蛟所杀，想必难逃定数，乐得助你朋友脱难。来人是否可做我师父，我自会看，也无须你指教。倒是公孙道友人好，我必助他盗那玉莲便了。’他只点了点头，说是还有两人也颇可怜，欲往指点脱难。刚走不久，便听妖蛟怪声唤人。本只一样怪声，听的人全听出是喊自己名字，由不得心神摇动，想要前去。这次被唤诸人，本来要走，被龙猛拦住。一面也发出异声，与之相抗，一面向众指点，到时如何趋避。妖蛟二次邪法催逼所发邪烟，也被龙猛暗中解去，所以去的人心中多半明白。

“弟子心想：‘近日极光太火阴阳相搏，消长循环，此盛彼衰，往复不已，最是猛烈厉害。休说由子午线上通行，稍为挨近死圈，便大罗神仙也被炼化，怎会有人前来？’心疑龙猛想救公孙道友，故意如此说法。后来遇险被救，已将逃走，回顾诸位仙师法力甚高，偏都那么年轻，忽然心动赶回，仍当是

南极各岛散仙门下。及被佛光、遁光带了同飞，心想：'海外散仙哪有这等功力？'心方奇怪，不料果是师祖门下。弟子前生乃家父所生独子，也因好胜无知，多树强敌，身遭惨劫，历尽艰危。今生方蒙天乾山小男真人由襁褓之中救出，费了许多事，才送来此地，父子团圆。因是异胎，始终是幼童形相，诸位师长身材也都不高，如收弟子为徒正配得上。我早看出诸位师长对我怜爱，必不使弟子失望。如蒙收录，得拜在齐仙师门下，感恩不尽！”说罢，钱莱又拜了下去，跪伏不起。

众人见他应答如流，甚是灵慧，神态却甚天真，一双俊目仰望金蝉，满脸企盼之容。金蝉连拉他几次，均吃赖在地上，偏不肯起，好似金蝉不答应收他，便不起来神气。不时朝众人望上一眼，似想众人代为关说，末儿句话更带稚气。七矮中原以石生身材最小，金蝉也是一个俊美幼童，如收这等俊美矮小门人，难师难弟果然相称，都忍不住好笑起来。

石完最是天真莽撞，不等金蝉开口答应，先在旁急喊道：“你拜齐师伯为师，再好没有！我也得一个好师弟。师伯不收，你便跪在地上，不要起来，非拜师不可。当初师父不肯收我，我就是那么样死皮赖脸，跟定不走，师父才答应的。这个法子最好，包你成功。”众人本想说话，见他摇头晃脑，连比带说，貌既丑怪，憨态可掬，由不得又是一阵大笑。石生笑道：“蝉哥哥，你收他吧。这小孩怪可怜的，再说根骨心性也好。”

金蝉略一沉吟，答道：“仙示偈语虽有'神山师弟，永葆元真'之言，但他乃不夜城主之子，行辈相差。且等事完，见他父亲再定如何？”

石完本被二甄兄弟止住，站向一旁。闻言，忍不住又急喊道：“钱师弟，快拜师父，还是说定的好。”甄兑瞪了石完一

眼，低喝道："你怎老不听话？也不想此时危机四伏，这是什么地方，要你多口？"石完嘻着一张大口，陪笑道："师父饶我一回！我实在爱他，比韦蛟好得多。师父帮他说两句好话吧！"阿童笑道："韦蛟是石师伯的门人，你这等说法，他一生气，你齐师伯不收钱莱为徒，怎好？"石完慌对石生道："师伯千万不要见怪，我说错了。韦蛟也好，不过他不该拜两个师父，又长得那么难看。"众人见他说了一阵，韦蛟仍是不好，说话矛盾，越描越黑，厥状甚怪，又是一阵好笑。石生道："你说韦蛟丑，你比他也高明不了多少！谁与你一般见识。你看齐师伯快要生气，还不住口。"石完见师父又在瞪他，不敢再说。

金蝉见众人三次哗笑，身居奇险之地，不以为意，仍是平日说笑情景。心料妖蛇不久必来加害，能否抵御，尚日难测，想起锦囊仙示，好生忧急。见钱莱跪地不起，连声求告，力言：乃父与师祖共只一面之缘，谈不到什行辈，如知弟子拜在师父门下，只有喜欢，断无话说。阿童、石生、甄、易诸人，又再相继劝说。惟恐妖蛇猛然来犯，众人只顾说笑，分了心神，只得答应收徒。钱莱大喜，又向师长同门分别礼拜，起立一旁。石完过去拉住他手，喜欢已极。钱莱也是天生异禀，看似幼童，其实功力甚深，见石完对他如此诚恳，也甚高兴。

金蝉随问灵奇："金鼎是何法宝？以前怎未见过？"灵奇答道："此是家父在地璇宫时，说诸位师长不久便有一场险难，岛主已然赠了七枚毒龙香，因恐弟子追随在侧，万一遇险，特向岛主再三求说，把金鼎神香借来。此香与师叔所佩毒龙香异曲同工，专御各种精怪，一经本身真火点燃，便不会中邪毒只气。无论多大神通的精怪妖邪，闻到此香，定必昏醉，敛了凶威，就说不能除他，暂时决保无事。并且，鼎中神香足

够此行之用。目前除干师叔不知何往，只小神僧无此神香，弟子法力又极浅薄，最好请小神僧与弟子合在一起，以便两全，不知可否？”

金蝉何等机智，一听便知言中之言。料定乃父灵威叟必有机宜预示，妖蛇厉害，非此不能抵御，灵奇恭谨，借口仰仗阿童助他，实则是见阿童手中无香，恐其遇险，故意如此说法。暗忖："阿童年纪虽小，法力甚高，人又忠实友爱。下山时，因阮徵尚未重返师门，拉他补空，凑成七矮之数。屡次遇事，出力最多，交情也日益深厚。白眉禅师所说险难，必甚厉害。万一为此一行受害，如何问心得过？偏生一行十人，香只七枝。他那一枝已转赐与石完，其势不便取回，难得灵奇有此至宝，自是幸事。但照仙示所说，到了紧急之时，一切皆是幻相，只能各顾各，二人合在一起。是否有效，难于预料，阿童人小，如肯坐在灵奇怀内，合用此宝，以免到时为幻相所迷，生出危害，比较要好得多。”

见已答应，金蝉乘机说道："适见仙示，到了危急之时，大家均无力兼顾，全仗自己以道心定力战胜妖邪。灵奇入门未久，只由我们代他师父略传本门心法，道力不高，在小神僧佛光防卫之下，固受庇护，无如事尚难料，万一因此分神，反有害处。以我之见，莫如令灵奇居趺坐，小通僧便坐怀内。我们八人按八卦九宫方位，一同悬坐在这个法宝、飞剑结成的光笼之内，将面朝外一同御敌，小神僧再用佛光坐镇中心。我想妖蛇任是多大神通，也绝攻不进来。只要挨到救星到来，立可诛妖脱险，你看如何？”阿童不知金蝉关心他的安危，欲以众人之力连合防护，觉得此计甚好，妖蛇必难侵害。以为众中只他曾习禅功，定力甚强，并没想到只他一人所遇情势最险。因喜灵奇志诚恭谨，乐于相助，欣然应诺。

这时，金蝉运用慧目法眼，还望平台之上，妖蛇正现原形，在彼大嚼海中鱼介生灵。这些水族均由台前湖水中飞出，一出水面，便被妖蛇用那四十八条妖足利爪抓紧，六首齐伸，争先乱咬。遇见那生得长大的鱼类，稍为倔强，便将那九条蜗牛也似的长身伸将出去，左右上下只一搭，便即缠紧。只见六个血盆大口，九条带着许多利爪的长身，此起彼伏，上下伸动，一阵乱飞乱舞。不论多长多大的吞舟巨鱼、海鲛介贝，不消片刻，全都连身吞吃干净。

因这一次，内丹毒气并未放出，看得毕真，端的凶残猛恶已极！休说金、石、阿童三人，便二甄、灵奇等久居辽海珠宫，见闻广博的人，也是首次遇到。正用传声互相谈论，钱莱见众人说完，从旁说道："适见那香，乃数千年毒龙精涎，与两极海底各种神木奇香，再经仙法炼制而成。任多厉害的海怪山精，一闻此香，便即昏昏如醉。家父前游陷空岛，承蒙岛主赐了一小玉盒，可惜忘了带来，否则便够用了。"金蝉闻言，想起钱莱尚无此宝，方想略变阵形，命他到时坐在自己怀内，合用那枝灵香。

钱莱躬身答道："弟子虽非妖蛇之敌，因不夜城与光明境临海相对，妖窟密迩，家父早防妖蛇早晚要来侵扰，时常留心，用法宝查看它的动静，并向门人指教，颇知趋避。此次原是弟子心粗疏忽，致被擒来，无法逃身。虽然禀赋有异常人，那邪毒之气，仍恐禁受不住。幸在事前巧遇龙猛泄机，得知三百六十五年一次的天府玉莲，刚刚结实，此是瑶池仙藕，美玉精英所萃，服后身心清灵，任多邪毒之气也难加害。只是日期不到，莲房尚未完全成熟，内中莲子共只四粒较大，下余全是空苞。此与寻常莲子不同，必须当时服下，隔不一会，便成玉质。又恐妖蛇惊觉，采得之后，当时吃了两粒，莲房掷向地

上，便即不见。带了两粒送与公孙道明。此时如照龙猛所说，暗入湖心，将魔珠藏好，立时一同遁走，觅地藏起，立可无事。也是弟子贪吃，二次前往盗藕，耽延了些时候，如非恩师和诸位师长救援，命必不保。因已服过莲实，虽无此香，在诸位师长佛光宝光之中，绝无可虑。”

金蝉方始放心。石生笑问石完：“你盗的那个藕呢？”易震接口道：“他早丢了。”石生道：“这好东西为何抛弃？你不好带，怎不交我？”石完道：“那藕奇怪，当时忙着逃走，没顾献与诸位师长，一会就变成一段玉石。我嫌带着费事，又想将来我们都是地主，那藕还怕没有得吃，便全丢掉了。”石生连道可惜不置。

灵山仙境终古光明如昼，不分日夜。遥望妖蛟自从受伤逃回，在平台上待了些时，便把内丹绿气收去，现出原形，用邪法摄来海中大鱼介贝，只顾恣意残杀大嚼，不似就要来犯情形。反正脱身无计，相持待救，乐得多挨一会是一会，且图清净，不去惹它。楼内外的景物已极灵秀富丽，置身其中，令人心旷神怡，飘然有仙山楼阁之思，如非妖物厉害，发难在即，委实心情处境再好没有。

众人因见妖蛟久无动静，多半年幼天真，石完和新收的钱莱又是两个爱说话的，闲中无事，便谈笑起来。始而金蝉和南海双童、甄氏兄弟还在持重，各以传声之法问答。后因石完时常插口，已和钱莱彼此投机，互相说笑，石生、阿童均爱钱莱，不时问他不夜城中景物，一有开端，纷纷发问。钱莱人又灵秀温文，有问必答，个个喜他，于是说之不已。

金蝉初次收到这样好的门人，自是得意心喜，不时也问上两句。因想一切准备停当，众人所说俱是题外文章，无关宏旨，便不再阻止。大家畅谈起来，危机将迫，竟如无事。当地

不分日夜，仅以天空星辰隐现和圆月清影，分别朝暮。只钱莱居此多年，能够辨别，偏又忘了说出。所谈又是除去妖蛟，将来建立仙府，总领灵山的方略。互相说笑，各道心意，越谈越高兴，竟把仙示所说“再过一日夜，妖蛟肉体修复，必来侵扰”的话忘却。也不知经过了多少时辰，金、石、阿童三人目力最高，虽然各有慧目法眼，常向对面平台查看，也只看到妖蛟蚕食鲸吞情景，别的并无异处。

那知妖蛟原因适才被众人飞剑、法宝所伤，虽仗玄功变化，不曾伏诛，受伤也是不经，元气更有损耗。虽仗天赋异质，除六阴怪首而外，身上不论受什重伤残破，一经运用玄功，至多个把时辰，便能生长还原，或是斩断之后，又接续上去，连痕迹都没有。但那本身真元之气却是关系甚大，珍如性命。妖蛟又以再差数日，便是九千六百年生辰，自知到时必有一场大劫，比以前诸次更要厉害。偏生当日所来敌人道法既高，法宝、飞剑更具极大威力，与往日所杀海外旁门散仙，迥乎不同，虽然骄横淫毒，一意想把来人擒到，尽情享受，终是不无戒心。一面将人困住，一面用邪法把近海一些有气候的鱼介水族，连同平日收禁的一些精怪摄来，吞噬肉身，吮吸精血，借以补益元气。等过十二个时辰便可复原，那时再寻来人，任性淫虐，报仇快意。眼看妖蛟真元已将复原，众人大难将临，竟一点不曾警觉。

# 第十二回

## 玉虎吐灵音　警禅心降魔凭定力
## 毒龙喷冷焰　伤恶怪却敌运玄功

话说金蝉、石生、甄艮、甄兑、易鼎、易震、小神僧阿童，同了灵奇、石完、干神蛛等一行十人，由北极陷空岛地璇宫底，误入地轴中枢，被太阴元磁真气吸住，走向两极子午线上。眼看撞上极光太火，危机一发，忽然巧得生机，转凶为吉。由来复线穿出南极地窍，走入紧附宙极南端的小南极天外神山光明境内。金、石诸人见当地满是玉砌琼铺，琪花瑶草，仙山楼阁，气象万千，比起陷空岛绣琼源景物花树，还要灵秀雄奇瑰丽得多。想起下山时所奉仙示，和道书后面所附偈语，似有海外清修，神山开府的寓意，方自忻慰。因干神蛛事前突然失踪，前往寻找，等在途中相遇会合，但已深入重地，被盘据当地多年的妖物万载寒蚿用邪法困入一座翠峰玉楼之内。后来金蝉用神驼乙休所赠传音告急之宝求救，一面开读锦囊仙示，得知妖蚿只隔一个对时，便将先前为众人法宝、神雷所伤

的元气肉体，补足复原，前来为害。

这时，众人已将各得飞剑、法宝，在那数十丈高大的玉楼之中，凌空结成一座穹顶光幕，除干神蛛早已遁走外，一同分坐其内。又各备有一枝毒龙神香。阿童虽无此香，仗着灵奇持有乃父灵威叟向陷空老祖求借来的寒氤宝鼎，中贮秘制神香，威力更大，只要事前防范得严，或者可以无害。也是阿童该有这场魔难！众人都爱极金蝉新收弟子钱莱，纷纷问答说笑。金蝉虽觉危机将临，强敌在前，不应大意，因用慧目遥望对面法台。妖蛟现出原形，正用那六张血盆大口，在台上残杀海中精怪鱼介之类，连护身丹气均未放出。看神气，发难还早。又见准备停当，众人说笑方欢，自己也实爱那钱莱，不特未加阻止，反倒加入，说笑起来。

当地终古光明如昼，不分日夜，每隔一百五十五万五千二百零一个时辰，才有个把时辰的黑暗。此时也正是太火极光向此斜射，阴阳大气在子午线上互相激荡，为光明境最危险的时期。除此个把时辰以外，永无黑夜。众人多半童心，又见妖蛟动静，一目了然，有什么变故，必先觉察，何况防备这严，大家说高了兴，竟忘时间早晚。

众中灵奇比较最为谨细，偏生阴错阳差，入门未久，不会本门传声之法。金蝉又因锦囊仙示有“慎秘勿声”之言，未向灵、石二弟子告知，所以灵奇不知底细。只因妖蛟来势必快，几次想请阿童坐自己怀内，比较稳妥。终防阿童多心，说他轻视，又想防身宝光这等严密，小神僧幼得白眉禅师期爱，佛法甚高，所炼佛光威力神奇，就有变故，心灵上必起警兆，怎么也来得及。最后决定，等妖蛟发难之后，再请回坐。于是忽略过去，更不再提。

这时众人已按九宫方位排好，由灵奇居中，余下八人分八

面坐守。本都向外，因正无事闲谈，暂时面均朝内环坐。阿童本应坐在灵奇怀内，到时放起佛光，将二人一起护住。因见妖兹尚未发动，平日和金、石二人交情最好，又喜钱莱天真灵慧，一见如故。金蝉排坐位时，石生心喜钱莱、石完，惟恐二人年幼，初经大敌，遇到这等凶险场面，以为自己身带法宝颇多，母传两戒牌、离垢钟尚未取用，想将二宝分借钱、石二人。并想遇险时，就便照应，便把地位选在二人之中，令其分列左右。到时如真无力兼顾，那是无法，否则，遇机仍可救助。这一来，石生便和钱莱并坐在一起。阿童因无什事，便凑将过去。三人并坐，随众说笑，甚是高兴。

南海双童、甄氏弟兄最是稳练多识，为七矮中的谋主。先也随同说笑，这时忽然想起："阿童曾得佛门真传，六根清净，平日虽是天真，喜怒均不过分，惊惧神色更是从来所无。先与妖兹对敌，那等惊惶失措，已是第一次见到，还可说是尊信师长最甚，心灵上有了警兆，想起下山时白眉禅师所示仙机，成败之心太切，故而诚中形外。既然这等害怕，理应警惕到底，时加小心，如何转眼忘怀，反更高兴起来？似此惊惧愁喜情绪，均是相交以来所无，事颇反常。"已疑心他先说警兆恐要实现。再仔细朝阿童脸上一看，不由吃了一惊？

原来阿童人最慈祥和善，大有乃师之风，言动神色也极安详，永无疾声厉色，不论平日相处，对连敌时也是如此。这时不知因什激发？始而趾气高昂，眉飞色舞，毫不把当前妖物放在心上。继听钱莱谈到小南极四十七岛，一般妖邪太已凶横可恶，自从金钟岛主久赴中土不归，越发肆无畏忌，恶迹越多，便连骂妖邪可恶，后来越说越气，竟想斩草除根，将群邪一网打尽。这些话如在别人口里说出，并不足奇，阿童佛门高弟，素主慈悲，对方改过迁善，便可不究既往，怎会说出这等斩净

杀绝的话来？同时，又发现阿童眉目之间隐带煞气，前额更出现一片发红影子，越料不妙。

甄艮因为同舟共济，一人也伤不得，何况彼此交情这深，首先着急。悉用传声，向金、石、阿童等五人说道："小神僧，你须留意白眉老禅师所赐偈语。你此时头上现出红影，眉目间均有煞气，妖蛟厉害，我们患难同舟，牵一发而动全身，委实不可疏忽呢！"阿童闻言，猛然想起师言，不禁失惊道："我前生本有夙孽未尽，多蒙恩师佛光化解，虽然冤孽已解，本生仍要应过。今日心灵上连起两次警兆，我已觉出不妙，这红影一现，定是凶多吉少。少时彼此无法相顾，我如无事便罢，如若遇害，或被妖蛟所伤，诸位道友请念我数十万里相随来此，无论如何务必将我元神护住，带了回去，感谢不尽！"

众人见他词色悲愤，说话也无伦次，迥与平日不同，良友关心，全都感觉不妙。心中又急，同声劝说，"哪有此事？我们七人早已言明，此行生死患难安乐皆与共之，那有坐视一人独败之理！不过小神僧今日词色与往日不似，必有原因。何不运用禅力，向白眉老禅师遥诚祝告，一试吉凶呢？"阿童闻言，依言运用蝉功试一遥诚，并无感应，心情也逐渐宁静起来。众人见他仍是平日安祥神态，额间红影也淡退了好些，料知就会有事发生，不致有什大害，俱都代他幸慰。经此一来，自然又耽误了好些时候，众人仍是一点不曾觉查。

大家心情正注在阿童身上，石完忽然问道："师父，这妖怪也不知吃了多少大鱼？照我以前在巫山石洞山腹中的估计，差不多快一天了，怎的还未吃够？"一句话把金蝉诸人提醒，方想起时已甚久。钱莱跟着在旁插口说道："楼外虽有邪法掩蔽，看不见天星，照我久居此间的经历计算，就不满一整天，也差不多了。"

金蝉闻言，首吃一惊，忙用慧目朝上一看。西方一星独大，精芒闪耀，旁衬小星七颗，此外天空中繁星密布，正与初被困时，所见天色相似。忙问钱莱："此是何星？"钱莱惊道："师父法力真高，竟能由禁网中透视上空天星！那便是启明星，因这里躔道方向不同，所以出在西方。此星一现，便是一整天了。"

话未说完，金蝉目光到处，前面玉平台上突然飞起一片绿气，将妖蛯连台一起罩住。又听钱莱说是满了一整天，料知事变将临。金蝉刚喝得一声："我们留意！"随听楼外媚声媚气的笑道："你们哪一个跟我快活去？趁早出来，否则，我有通天澈地之能，神鬼莫测之机，更炼就千劫不死之身，玄功变化法力无边，你们哪些法宝，一件也难伤我，照样被我攻进，那时全遭惨杀，后悔无及。休看我残杀那些蠢物，似你们这样妙人，我修道万年，尚是初遇。我本纯阴之体，只肯顺从，绝不舍得伤害，如能以你们的纯阳，补我纯阴，彼此融会交易，不特两有补益，我也由此将原身脱去，化成六个美人，与你们结为夫妇，永住这等灵山福地，与天同寿，长生不老。岂非两全其美？"

说时，众人已全面向外，照着先前所商应付之策，一言不发。只阿童一人本定回坐灵奇怀内，因先前离开，没有归坐。妖蛯来势神速，才一现身，众人便觉光霞外面，多了一种绝大压力。阿童佛光本想环绕在光幕外面，金、石诸人恐他有什么险难，再三相劝，令其放在内层，以作万一之备。至不济，总可仗以防护保身，免为邪法所伤。阿童也是对友心热，以为佛光与本身元灵相合，邪法难侵。自与金、石诸人凑成七矮之后，平日无事，互相讨论观摩，对于众人法宝、飞剑备悉微妙，十九试过，都能运用。又是安危相共的生死之交，彼此

灵感相应，对敌无异一人。

当初此举原是石生提议，说："各人功力差不多，法宝、飞剑妙用却是不同，如若一旦遇上强敌人多，双方混乱，一个照顾不到，就令不伤自己人，也免不了出生阻碍。再要和苗疆红木岭、碧云塘两处一样，万一有人中邪受伤，法宝、飞剑在外，本身无力收回，同伴既要顾人，又要顾宝，已是两难，再加不能代庖收回，失落岂不可惜？"于是把各人的法宝飞剑，大家交换演习运用。除阿童的佛光，非通佛法，不能运用外，下余七人，全能由心施为。

阿童知道佛光虽在里层，一样能飞出幕之外御敌。朋友好意，虽未再争，不知魔难将临。情不由己，先前虽连起两次警兆，心中害怕，后经禅力通诚，不见感应，便放了心，反更轻敌。一心打算将佛光放向外层，相机将神木剑掩蔽宝光，暗放出去，给妖蛯吃点苦头，稍出恶气。同时阿童又觉钱莱年幼可怜，独当一面，未必胜任。过信自己佛光威力，能随心念隐现御敌，何况禅功坚定，多厉害的妖邪，至多不能取胜，或被困住，决无受伤之理。灵奇虽然道高力浅，总比钱莱强胜好些，人又稳坐中央主位，八面均有能手环护，足可无虑。有心想令钱莱去与灵奇会合，自己代他守这离宫。

阿童暗忖："金禅自从做了七矮之首，便与众人议定，平时随便言笑无忌，只要奉到教祖仙示，由其代为发令以后，必须一体遵守，不可丝毫违背。先曾说过：各人方位派定，妖蛯一现，便各顾各，以本身道力，在法宝防护之下抵御邪法，毋为幻想所迷。鼻端如闻有异味，立以本身三味真火，将香点燃，自生妙用，别的全不睬他，更不许擅离原位。钱莱新近拜师，如何令其违背师意？"想了一想，还是坐在一旁，随时暗中相助，比较好些。阿童主意打定，因灵奇恰是背向离宫，正

好背对背坐下，以为这样双方皆可兼顾。一看外圈八人连同中宫灵奇，早照金蝉所说，各自澄神定虑，运用玄功，准备应付。

同时妖蛡把话说完，一声媚笑，便环绕光幕，走了一转。每过一宫，一片绿色烟光闪变。跟着，分化出一个与妖蛡化身差不多，淫艳无比的赤身妖女，站在当地，朝那一宫的防守人施展邪媚起来。妖蛡仍旧往前绕去。似这样，连经六宫，连本身共是六个赤身妖女，环绕光幕之外。艮、坎两宫外，每门均有一个妖蛡分化出来的赤身美女，都是粉铸脂凝，生香活色。始而只是眉目流波，娇声巧笑，淫词艳语，向众人引逗。后见众人神仪内莹，英华外吐，宛如宝玉明珠，自然朗洁，一尘不染，无隙可乘，于是笑吟吟一个眉眼抛过，各把藕臂连摇，玉腿齐飞，就在外面舞蹈起来。

阿童见众人警戒庄严，如临大敌，连钱莱、石完也是如此，各把目光垂帘返视，直和平日打坐，入定神气一样。暗忖："师父常说，目为六贼之首。异日在外行道，遇见厉害妖人，施展出"九子母天魔"和'十二都天神煞'、魔教中'阿修罗五淫神魔'、'姹女吸阳'等魔法，不论来势多强，只要先有防备，应变机警，一见道浅魔高，形势不妙，立即闭目内视。用师傅大金钢天龙坐禅之法入定，外用佛光护身，任它邪法有多阴毒，也难能侵害。并说自己出生三月，便入佛门，不久便被恩师收到门下，从小勤修佛法，得有本门真传，降魔法力虽然不到功候，定力尚还不差，只遇事留心，当可无虑。生平未与女子交往，几次随众对敌，也未遇到这类邪法，初意定必厉害。照今日所见，妖蛡前后情景，对她只有万分厌恶。明知此是淫凶丑恶无比的妖物，如何会受她的勾引迷惑？何况人又藏在光幕之内，这些法宝俱是仙府奇珍，任何邪法异宝不能攻进，

怕她作什？想是金、石诸人因见妖蛇神通变化，邪法高强，被困在此，相隔中土太远，所以格外小心。实则脱身虽然不能，被害决定不会。真有凶险，妙一真人必早预示仙机，怎会任其自投绝境？”

念头一转，见妖蛇所幻化的六个赤身美女，已然舞到妙处。粉弯雪股，玉乳酥胸，凉粉也似上下一齐颤动。口中更是曼声艳歌，杂以娇呻，淫情荡意，笔所莫宣。阿童心想：“原来妖邪伎俩不过如斯，有何可惧？难得遇到这等淫毒无比的妖物，何不藉此试验自身功力？好在戒备严密，又在中心地位，万一有什么变故，再用禅功抵御也来得及。”那妖蛇鬼计多端，上来头一个看中金蝉。不料对方累世童贞，仙缘深厚，又得有玄门上乘心法，复蒙许多前辈师执爱怜，所受教益甚多。下山以前，通行火宅严关，一行同门六个少年好友，年纪虽轻，道力却是坚定，加以锦囊仙示诰诫，自然不敢大意。

金、石、甄、易等六人返照空灵，固不必说。连石完、钱莱、灵奇三人不是深知妖蛇厉害，看出危机，便是福至心灵，不该遭难，觉着：“以各位师长法力，尚且被困，临事如此戒慎，何况于我！”又因独当一面，惟恐一时疏忽，贻误全局，全都把平时顽皮童心收起，改作谨慎起来。内中石完又是天生异质，心如铁石，不特不会受什么迷惑，引起欲念，并且奇寒酷热以及各种邪毒之气，均难加以伤害。这两个小人，看去仿佛功力稍差，实则得天独厚，别有专长。

妖蛇鬼计难施，表面淫声艳舞，作尽丑态，心却愤恨已极。本对金蝉志在必得，经时一久，看出金蝉道心坚定，不易动摇。宝光之内还有一圈佛光，对方十人，非有一个受了摇惑，必定无隙可乘。方始变计，想就众中选出一人，运用邪法愚弄诱敌。只要稍现一丝空隙，立可化整为零，以诸天幻相愚

弄，挨个享受过去，至尽为止。主意打定，厉声怒吼道："无知小鬼，不识好歹！你仙后得道万年，如杀你们，易如反掌。我只一现法身，略用玄功变化，便连人和法宝一起吞入腹内，不消三十六个时辰，便为我太阴真气炼化。我人宝俱得，固是大有补益，你们却是形神皆灭，连残魂都逃不出半点，岂不可怜？比起顺我心意，结为夫妇，永享仙福，相去天渊。再不降顺，我一张口，你们就悔之莫及了！"说罢，只阿童仍在注视妖蛇动静。余人早料妖蛇邪媚无功，必另有凶谋，闻言各自加意戒备，置若罔闻。

妖蛇大怒，震天价一声厉吼，四山轰轰回应，立起洪响。那座数十丈高的玉宇琼楼一起震撼，连整座翠峰也似摇摇欲倒，声势先就惊人。同时，眼前一暗，六女齐隐，妖蛇立现原身，竟比先前所见加大十倍。六个怪头，九条长身，连同四十八条利爪，一齐挥动。身上软腻腻、绿黝黝的，腥泽流溢，活似一条条其大无比的蚯蚓。这一临近，形态越发丑恶恐怖。又是凌空飞舞，停在外面，天都被它遮黑了大半边。妖蛇这次现身，当中两头特大。才一照面，十二条前爪往前一抓，一片鸣玉之声过处，整座琼楼，连顶带门、窗户、壁全被揭去，只剩下大片平崖楼基。紧跟着，由口中喷出两股绿气，将光幕一起裹住，张开血河一般的大口往里便吸。

阿童先听妖蛇口发狂言，说是要将人和法宝一起吞噬，还未深信。及见一现原形，便喷绿气，那许多法宝、飞剑结成的光幕竟被裹定，往妖蛇口中投入。同时，又觉压力暴增，光幕被其束紧，好似无力挣脱神气，不禁大惊。晃眼，光幕吸向妖蛇左边怪头口前，右边怪头似想争夺美食，奋力一呼，又被吸了过去，左头也似不服，照样猛吸相争。两头怪口齐张，互相争吸不已。眼看相隔丈许数尺，又被对头夺去，全都不能到

口，急得彼此怒吼连连，厉声交哄。余下四头也齐张发威，势更猛恶，震耳欲聋。

阿童不知此是妖蛟鬼计，想将众人引开，化合为分，以便下那毒手。以为妖蛟丹气厉害，那么强烈的宝光，竟敢强行吞噬！照此情势，必被吸进口去无疑，万一如它所言，岂不是糟？因知众人早就言明各顾自己，以防两误，无法计商。情急之下，意欲将机就计，运用自己佛光试它一下。随即运用玄功，将手一指，将佛光飞向光层外，压力果然减轻了些。心中微喜，正欲以全力施为，妖蛟似觉佛光威力较大，当中两首便不再争，一齐狂喷绿气，裹定光幕，朝口猛吸。阿童试出那绿气，不似预料那等厉害，心便放宽许多。见此情形，正合心意，便不再强抗，反把佛光连同光幕一起略为缩小，表面故作不支。等缩小了十之一二，光幕已然迫近众人坐处，冷不防突用全力施为，佛光、宝光同时暴长，本意想将妖蛟丹气震破。只见数十百丈金光宝霞暴长急涌中，耳听妖蛟连声怒吼，绿气首被震破，脱了束缚。一片碧光闪过，妖蛟全身忽隐，不知去向。

阿童自幸得计，方想："众人不该胆怯，谨慎过度，一味防守，不敢反攻。方才如若合力抵御，或将光团缩小，率性任其吞入口内，再照前策，合力施为，当中怪头必有一个震成粉碎，给妖蛟一个重创，岂不也好？如今妖蛟逃去，必又是逃向平台养伤，复原再来，未必再肯上当。似此相持，真不如趁其负伤未愈，乘胜赶去，合力与之一拚呢！"

越想越有理，阿童正要告知众人："吉凶有数，株守无益，不如试上一试，不行再说。"忽然发现光幕加大之后，并未缩小还原。四外一片混茫，先前所见仙山楼阁、翠峰琼树，以及对面妖蛟所居的金庭玉柱、宫殿平台，全都不知去向。仅看出连人带光幕，落在一个极大的山顶之上，地势十分平坦。同伴

九人相隔均在十丈以外，仍按九宫方位趺坐，每人身前神香多已点燃，细查人数，只有钱莱不知去向。

正自惊疑，忽听金蝉用传声急呼道："小神僧适才已为妖蛟所愚，我们此时身入危境，形势比前更加凶险，多半自顾不暇，小神僧处境更是艰难。所幸我在光幕暴长之际，突然警觉，防备尚早。灵峤三仙所赠玉虎甚是灵异，在危机一发之间，忽吐人言。才知甘碧梧仙子早已算就今日之事。虎口内藏有仙府留音，到时自生妙用，将妖蛟元灵隔断，只被乘隙侵入一些，不能尽发它的凶威。而那毒龙香专制这类前古精怪，休看妖蛟玄功变化，邪法极高，一闻此香，便昏昏如醉，有力难施。只须挨上十多日，救兵一到，立可无事，化凶为吉了。无如此香少了一枝，上来错了主意，不该令灵奇镇守中宫，你又轻敌，未与合坐。钱莱虽然无香，但他家学渊源，又服过玉莲仙实，尚可无害，就这样，为防万一，已在妖蛟暗用大挪移法分化我们之时，看出破绽，行法藏起。我们十人，只你处境最险。幸仗各人法宝、飞剑、连同你那佛光，均具极大威力，防御严密，妖蛟仅能用那一丝真元之气，里应外合，不能全身入内为害。只要不为他幻相所迷，便可度此难关。此时外层宝光万万不能再行移动变化，以免又中暗算毒计。等我话完，速将佛光收回防身，运用佛家金刚天龙禅功入定。不论有何身受，全置度外，自可无害，否则，就不免吃它大亏了。此时谁均不能分神他顾，我这次说话也是万分危险。只为你我患难至交，誓共安危，此虽是你应有魔难，但我弟兄蒙你纡尊下交，数十万里同舟相助，宁遭苦难，也无坐视之理。也许本门千里传声之法，全凭心灵运用，不致为此数言受害，即使不然，陪你受罪，也较心安。为此犯险相告，望小神僧千万留意才好。"

阿童闻言大惊，当时醒悟过来。因听金蝉说到末两句时，

似颇惊慌，料他为了自己受累，关心着急，回问已无应声。只听石生传音急呼："小神僧急速自顾！此时妖蛟初闻神香，灵奇防你准备不及，又将宝鼎内的神香大量放出，妖蛟骤为所中，以致邪法尚未发动。我也不能多说了。"阿童知金、石二人以前情分最厚，未下山时，灵感便自相通。必听自己发问不已，恐其两误，也学金蝉犯险警告。自己已为妖蛟邪法所乘，危机四伏，如何还敢大意？心中一动，忙把佛光收转。刚把全身护定，忽然机伶伶打了一个冷战，知道不妙，忙按照师傅运用禅功。

满拟金刚、天龙等禅功，一经运用，万邪不侵。那知妖女一丝丹元真气，已在阿童先前收发佛光之际乘隙侵入，附向身上。不特阿童本人，连众人也同被幻相分隔，满布危机。道心稍不坚定，立即飞出光幕之外，自投陷阱，连元神也休想保全。不过众人防御得严，当妖蛟现形，用幻相愚弄诱敌时，紧守师言，置之不理，未为所乘，比较好得多罢了。

阿童邪气已然上身，禅功怎能如意运用？如非金、石二人为友忠义，犯险警告，有了戒心，又仗佛光，紧护本身元灵，直是万无幸理。就这样，阿童身受已是痛苦万分。原来阿童所习乃是上乘佛法，功候虽还不到，毕竟名师传授。本身福缘根骨既厚，用功又极勤奋，差不多已得白眉真传十之七八。平日一经入定，便如一粒智珠，活泼泼地返照空灵，心如止水，不起一丝杂念。这时却是不然！

先是阿童心乱如麻，不能返虚入浑，物我两忘，等到勉强将心定住，身上又起了诸般痛苦，疼痛麻痒同时交作。再试往外一看，先前所见同伴一个不在。跟着，现出奇异微妙景象，不是眼前珠茵绣枕，美女横陈，玉软香温，柔情体态，秋波送媚，来相引逗。便是赤身玉立，轻歌曼舞，皓体流辉，妙相毕

呈。舞着舞着，忽然轻盈盈一个大旋转，宛如玉燕投怀，来相瞟就。随闻一缕极甜柔的肉香，沁入鼻端。那又凉又滑的玉肌更是着体欲融，荡入心魄。面红体热，心旌摇摇，几难自制。

如在方才，阿童必当妖蛇幻化美女，必以法力抵御降魔，中她圈套无疑。这时已知身入危境，一切见闻身受全是幻相，稍一镇压不住七情，立为所算。只得任其偎倚，不去理她。不料对方得寸进尺，竟把丁香欲吐，度进口来。立觉细嫩甘滑，不可名状，香津入口，又起遐思。心神一荡，抗既不可，守又不能。自知危机瞬息，稍懈即败，那敢丝毫大意？没奈何，只得听其自然。只把心灵守住，运用禅功，勉强压制心情，不为所动。总算以前他根基扎得稳固，有时居然在万般为难之下，入定起来。心智刚一澄清，幻相齐化乌有，越知只有定力诚毅，可以战胜邪魔。越发加紧用功，不敢丝毫懈怠。无如邪气附身，虽仗佛光法力，不曾侵害真灵，但是妖蛇神通广大，鬼诈百出，所用邪法变化无方，女色不能迷惑，又生别的幻相。

由此起，又变着大风扬尘，罡风刺体，吹人欲化，七窍五官皆被堵塞，几乎闷死。跟着，又是骇浪滔天，海水群飞，身陷汪洋万顷之中，压力绝大，身子几乎被压扁，海水如百万钢针一般满身钻刺，奇痛无比。刚刚忍耐过去，又是千百火球当头打到，互相一撞，纷纷爆炸如雷，化成一片火海。人陷其内，毛发皆焦，周身皮肉烧得油膏四流，焦臭难闻，痛苦更不必说。阿童定力本强，已是醒悟前者俱是幻相。先还咬牙忍受，后来率性受诸般痛苦，千灾百难，认作当然，只把本身元灵牢牢守定，一毫不去理会。每经一次苦难，无形中道力随以加增，只一入定，便即化解。可是每换一次花样，所受也更残酷。

阿童先还要受上好些时苦痛，才能躲过一难，刚刚安宁，

心神又把握不住，禅功稍一失调，危害即上身。最厉害是一面受着苦难，心神还要摇荡，似欲飞扬出窍，不知要费多少心力，才得脱险！总是宁息时少，受苦时多。到了后来，痛苦虽然逐渐增加，除掉却比先前容易，渐渐安宁之时较多，痛苦之时越少。虽幸最危险的关口已度过一大半，但是这类风火炮烙之刑虽然是个幻相，事过境迁，人还是好好的，若无其事，仿佛做了一场恶梦。当其入幻之时，那罪孽也真不好受。似这样痛毒备当，也经过了好几天，阿童本身元灵未受动摇外，心身实已疲倦万分。

妖蛟见阿童小小年纪，连经邪法侵害，毫不为动。到了后来，元灵忽然出窍，由命门中往上升起，被一股祥霞之气冉冉托住，趺坐其上，离头只有尺许。以为对方肉体受不住幻景中磨折，元神已受动摇，离开本身，不过根器道力尚还深固，未受迷惑。立时吸取到口，正在加功施为。那知阿童千灾百难之余，竟然大澈大悟，已超佛家上乘正觉，物我两忘。元神出窍以后，便静静的停在头顶上面。仿佛具有金刚降魔愿力，一任妖蛟邪法危害，千变万化，直不能动他分毫。

妖蛟素性凶横刚愎，想到一定要做。虽看出阿童宝相壮严，神仪莹朗，并且元神已然离体，痛痒已不相关，情欲十三魔头全都无法侵害。到口馒头，心仍不死，正以全力运用，志在必得。那知上来便遇见这么一个定力最高的对头，这一耽延，便经了好些时日。等到发现事不可能，转向别人进攻，余人已悟出毒龙神香的妙用。就是拚耗元气，施展玄功猛下毒手，不想再坠淫欲，只把对方吞下去，旷日持久，救兵也自赶到，来不及了。妖蛟正以全力施为，瞥见阿童顶上佛光，忽似金花一般爆散。灵雨霏微，宛如天花宝盖，倒卷而下，刚把肉体护住，元神佛光一瞥全隐。再看，人还是好好的趺坐当地，二目

垂宿，满脸祥和之气，神彩焕发，已然安详入定。那先前附在身上的一丝邪气，竟被荡退，并为佛光消灭大半。由此起，对方身上好似有绝大潜力发出，再也不能近身，却又看不出一点迹象，连先前护身佛光俱都不见。妖蛟再施展先前邪法幻相——欲关六贼，以及水、火、风、雷、金刀、炮烙之刑。全都无所施威，比起方才对方忍痛苦煞情景，相去天地，这才绝望。

在光幕环绕之下，妖蛟无法去进攻，除用幻想诱惑愚弄而外，别的邪法全无用处。而各人面前，又都有一股克制自己的毒龙香，当中少年所持宝鼎中香，尤为厉害。对方如不受愚中邪，自行投到，自己稍为走近，闻到香味，便即昏昏如醉，通体皆融。既恐敌人乘机逃走，先前已经尝过神香味道，又防反攻为害，自然不敢十分大意。妖蛟修成后，纵横数千年，平日任性残杀，无不得心应手，从无拂意之事。照这次所遇困难情形，从未有过，加以生性养食淫凶，每隔十二时辰必要恣情淫欲，事完，再把那些情人吞吃下去，大嚼一顿，末了还得加上许多海中鱼介之类，才能快意。因和众人相持，一晃十多天，“食色”二字全都空虚。又把众人认作空前所无的美食，隔时愈久，求得之心愈切，早就馋涎四流，怒发欲狂。及见阿童无法进攻，只得改图，去寻别人晦气。

妖蛟本身有六个化身，分向众人进攻，上来势猛心毒，打算一举成功。不料女仙甘碧梧所赠玉虎口内预藏灵符留香，金蝉警觉之后，立即传令众人，先把神香点燃，朝妖蛟射去，当时便醉昏了四个。只剩当中两个主身分化的妖女，因在运用邪法，相隔较远，又是本身元灵所附，功力最深，不曾受伤。对那神香，虽不似下余四个化身那么易醉，中上也是难禁。先前金蝉为了提醒阿童，冒险分神，几乎为另一身所害，全仗此

香力方得免难。

这时那四个化身早已醒转，妖蛇也看出对方不是易与，心虽忿极，贪欲更胜于前，却不再作那徒劳之事。舍去阿童以后，自觉分身力弱，敌那神香不住，又想在必要时下那毒手，便把六身合为一体，仍幻作一个赤身美女，先朝金蝉赶去。金蝉因是妖蛇第一个看中的人，处境虽无阿童那那么痛苦，经过情形也颇凶险。

原来金蝉自从听玉虎留音，便向阿童传声疾呼，连香也顾不得点。话未说完，猛觉身外压力加增，情知不妙。为友热心，仍想把话说完，邪法也自发动。先是面前出现一个千娇百媚的赤身美女，在一片轻绡雾纱笼罩之下，已快扑身上来。一着急，便将英姆所赐修罗刀发将出去。再把大、中二指，照准香头一弹，立有一点火光飞向香头之上。神香立时点燃，冒起一股青白二色的烟气，朝前直射出去。这时金蝉只顾悬念阿童安危，一面御敌，口中仍在说话。并不知妖蛇因见光幕阻隔，不能飞进，特用幻相诱敌，想激敌人取宝施为，只要光幕稍为波动，乘着神光离合之间，稍有一丝空隙，便可侵入，为所欲为。金蝉这一出手，正好上当。

情势本是危险万分，总算金蝉仙福深厚，不该遭难。身佩玉虎乃灵峤仙府奇珍，威力神妙，不似阿童佛光，须以主人本身功力来分强弱。那支神香恰又相继点燃。就在修罗刀二十七道精碧光华穿破光幕而出，妖蛇待机乘隙冲入，危机一发之际，玉虎本身自具妙用，不等主人施为，突然发动，首由虎口内瀑布也似喷出一股银光，直射前面。

那光幕因是二、三十件法宝、飞剑结成，层次甚厚。妖蛇心急骄狂，以为敌人已然中计，只防宝光分合太快，错过时机，既未看清楚敌人所用是何法宝，更不知有那神香克星。自恃玄

功变化，飞遁神速，只顾冒失冲光而入。还未穿过光层，迎头撞上玉虎口中所喷银光，方觉厉害，挡得一挡。猛又闻到一股异香，当时心醉神迷，骨软筋麻，才知不妙，赶忙飞遁退出圈去。

光幕中的法宝、飞剑本就厉害，只为妖蛟玄功变化，身形已隐，金蝉一面说话，一面飞刀杀敌，心神已分，不曾发现，才被妖蛟乘隙而入。等到神香点燃之后，猛想起："外有光幕阻隔，妖蛟怎得飞进？定是幻相，莫要中它鬼计！"又见玉虎无故口喷银光，威势猛急，从所未见。知道神物通灵，自生妙用，越料情急势迫。想起"光幕不可动荡"之言，又惊又急，赶忙将修罗力回收。

金蝉本意刀光不再收入光幕之内，只令附在光层之外，以免穿光而入，带进邪气或妖蛟元神，引火烧身。方自回收，猛瞥见虎口银光所喷之处，妖蛟吃那青、白二色的香光射向身上，面上立现惊惶，由光幕层中向外飞遁，大有手忙脚乱之势。才知妖蛟已然侵入。虽因谨记玉虎留音，未将各层宝光、飞剑发动夹攻，现成的二十七口修罗刀正往回飞，如何能容？将手一指，那二十道金碧刀光，立往妖蛟身上裹去，妖蛟虽是神通广大，当此神志将昏，周身麻醉之际，此刀又是专杀邪魔妖物的至宝奇珍，怎禁得住？

总算数限尚还未尽！金蝉心有顾虑，拿不定眼前所见是真是幻。来的这一个化身，并非妖蛟当中主体。这六个化身，两主四从，全有呼应。只当中主体不死，下余四身，都怕斩断破碎，至多七日便可生长复原。与金蝉对敌的化身，刚中神香昏迷。另外还有三个化身，也各在石生、石完、易震三人面前同样醉倒。妖蛟主体也自惊觉，立用玄功抢救下来。就这样，与金蝉对敌的一个，仍被修罗刀将前爪斩断了三只。身受好些刀

伤，几将妖头劈碎两半。急切间妖蛟还无法修炼还原，负伤临敌。天性又极凶网执，见众人防御严密，无懈可击，只有阿童比较容易下手，意欲由此进攻一网打尽。嗣见形势日非，没奈何只得变计。对于金蝉又爱又恨，于是六身合一，头一个又找了他去。

因知这般敌人虽然年幼，道心全都坚定，法力颇高，邪媚故技，绝所难施。妖蛟上来便开门见山，咬牙切齿，戟指怒喝道："你们须知厉害，我一反手，便将你们化成灰烟。再若执迷不悟，形神俱灭了？"金蝉自经连日运用玄功，潜心体会，不特增加好些功力，并还悟出毒龙神香的妙用。加以这些日来，妖蛟全神贯注阿童，无暇旁顾。金、石二人又各具一双慧目法眼，虽因遵守师戒，不敢分心他顾，却在暗中观查，看出好些破绽。便乘两下相持之际，试探着暗用传声告知甄、易四人，说："妖蛟迟早来犯。这七枝毒龙香如同指一处，合力夹攻，威力更大。可惜石完不能传音告知，稍有缺陷，姑且试它一试再说。"

二人原因十人同行，香却只赠了七枝，其中必有原故。又见别的法宝穿出光幕，光层必受冲动，独这神香穿光而出，好似银月照波，静影沉璧，水面上不现一点迹象。香头烟光所射之处，虽和正月里的花爆一样劲急非常，光层却似晶墙镜壁，毫未闪动。先前妖蛟化身，一闻此香，立即昏迷欲倒，变化逃去。如其连合应用，威力定必更大。这一来，竟被料中。金蝉见妖蛟突然在光幕外面出现，词色更加狞恶，一面守定心神，一面发动暗号。冷不防伸手一弹，一口真气喷将出去。

那枝毒龙香已点燃了多日，悬在各人面前，香头上发出一缕细如油丝的香烟，袅袅上升。金蝉这一伸手，余人也同时施为。石完灵慧，见状跟着学样。七枝神香突然怒涌，各发出一

股青、白二色的香气，朝前面光幕外，急射出去。晃眼透出光层，互相一撞，便化作大蓬光雨，四下急射，散布开来。

妖蛇飞遁神速，先前又吃过亏，本不致于受伤，也是晦运临身，阴错阳差，到处受挫，多受伤耗。正在厉声喝骂，只当敌人仍和先前一样潜心兀坐，以静御动，不加理睬，决无什么作为。不料毒龙神香乃陷空老祖苦炼多年的至宝，不特香中异味，专制妖邪精怪，一任功候多深，一闻此香，也必须昏昏欲醉。内中更暗藏有寒焰神雷，只要三枝连用，互相融会，立生妙用，何况七枝香同时施为，齐注一处？威力更是大得出奇。妖蛇眼看好些美味，连耗多日，空自眼馋喉急，不能到口，反受伤折。淫欲之心又复奇旺，急怒交加，不由失了理智。一见神香来势猛烈，依然不舍就退，自恃全身坚逾精钢，想将身上窍穴用真气闭住，试它一试。

谁知陷空老祖特意假手众人来此除它，惟恐被其看破，神香具有分合生化之妙。那蓬光雨由表面看去，一撞便散，实则由分而合，隐而复现。晃眼化成无数豆大一般的寒碧精光，不用人指挥，便自相感应，齐朝妖蛇身上打到。香头上那股烟气香光更是突突怒涌，朝前发射不已。妖蛇见光雨散灭，七窍和身上要穴全被自己封闭，仅头脑微昏，并未昏醉，方觉得计。只等神香燃完，便把炼了数千年的丹气，全数喷将出来，豁出真元损耗，将光幕震散。再不便把方圆三百余里的玉山，整个倒反或是溶化，将众人压入山底地火穴内，炼化成灰。再开一个火口，将众人的真灵之气吸入腹中，以为补偿，兼带雪恨。

及见光雨刚散，突现出万千点的寒碧精光，雹雨一般，上下四外一起打来。它虽然看出不似寻常，更没料到冷焰神雷与魔教中阴雷异曲同工，各具绝大威力，微一迟延，妄想喷出丹气防御。就在这满口绿气喷出，现出原形，晃眼之间，神雷已

纷纷爆炸。只听连珠霹雳之声，惊天动地！妖蛟身外绿气首被神雷炸裂了好几十处。未炸裂的冷焰寒光得隙即入，见缝就钻，到了里面，又复互相激撞，纷纷爆炸。妖蛟六条长身又被炸伤了数十百处，四十八只怪足利爪也炸断了一小半，闹得遍体鳞伤，受创甚重。如非身躯长大，皮肉坚强，具有极大神通，玄功变化，不必七矮救兵到来，就这一下，已成粉碎了。这原是瞬息间事。

妖蛟飞遁何等神速，原是一时疏忽，遭此惨败。一见元气大伤，知道不妙，赶忙纵身飞遁。如在来路退回也罢，无如受伤太重，激怒攻心，把敌人恨人脑髓，又见神香、寒雷多在光幕前爆发，逃时妄想由光幕顶上飞过。就便施展预定毒手，将腹中一粒内丹吐出，与敌一拚，震破光幕，微露空隙，立可成功。说时迟，那时快！这里妖蛟刚刚飞起，下面灵奇静坐光层之内，早看出阿童神情痛苦，料为妖蛟所算，爱莫能助，正在愁急。过了许久，见阿童面色转和，神仪明朗，心方一宽。跟着，妖蛟又在幕外喝骂，金蝉等七枝神香突然一起发射。知道此香如不用以御敌，可点四十九日以上，照此用法，大量施为，顷刻用完，救兵未到，岂不又少一层防御？又不便出声劝阻。正打不起主意，瞥见寒光爆发，万雷怒震，才知香中藏有冷焰神雷。

灵机一动，灵奇想起父亲借鼎时曾说："你诸位师叔有此七枝神香，足可防身远害。可惜事关机密，不能预泄，此行虚惊，当所不免。你那宝鼎，与神香同一妙用，威力只有更大，务要坚记勿忘。到了前途，更不可向众提起此事……"等语。暗忖："鼎内也必藏有冷焰神雷等异宝奇珍。"见妖蛟丹气已被震破，本就想要乘机夹攻。忽见妖蛟连声怒吼，现出数十丈长的原形。六首高昂，九身蜿蜒，在残余绿气环绕之下冲光冒

火，往光幕顶上飞舞而来。那一大片光幕，立被遮黑了半边。妖蚿遍体鳞伤，血肉狼藉，二、三十条树干粗的利爪一起划动，作出攫拿之势。目光宛如电炬，凶光闪闪，血口怒张，厉吼连声，来势猛恶已极。受此重伤，不向来路逃退，反朝敌人飞来。方疑它不怀好意，待要施为，灵奇刚照父亲传授，手朝宝鼎一指，忽听钱莱急呼："师兄快作准备！留神妖蚿情急吐出内丹，光幕难免不受震荡，就来不及了。"

钱莱早得乃父钱康指教，深知妖蚿底细。虽然服有玉莲灵宝，不畏邪气迷惑中毒，但是妖蚿邪法厉害，终恐一旦被其侵入，不能抵敌。一到当地，便用隐身法赶向师父身旁，匆匆禀告了几句。不等发难，早用家传专长，隐藏在灵奇身侧。初意众中只有自己未带神香，而灵奇所赐宝鼎，正与师父常说的灵癸殿中至宝"寒氤宝蝉"一般无异。照父亲平日所说，有此一宝，便可除去妖蚿，况又加上七枝毒龙神香。不知为何不用？初入师门，未敢多言。因灵奇宝鼎威力更大，打算托庇，已然隐藏多日，正不耐烦。忽见妖蚿惨败，神情有异，看出将下毒手，忙即大声告警。

灵奇也正发现妖蚿飞临光幕上空，忽把九条长身一齐划动，盘成一堆，凌空飞停在光幕上面，全身皆被绿气包没。把六个如意形的怪头一曲一伸，全身倏然地暴长，粗了两倍。六首一齐向上直竖，左、右四头各喷出一股五彩烟光，直射当中两张血口之内，全身忽又缩细。紧跟着，一声极难听的怒吼，由当中两口内突喷出两团五彩奇光。两下一撞，合而为一，光团反缩小了些，看去不过饭碗般大。只是流辉电射，幻丽无比。妖蚿动作极快，光团一经会合，便往下打来。

灵奇恰在此时发动，再听钱莱大声急呼，心中害怕，竟以全力施为。宝鼎所藏冷焰神雷，又与金蝉等所用不同，威力更

大。此是由合而分，出手便是大蓬银色寒星朝上激射。双方势子都急，同时发动，刚出光幕，便撞个正着。又是大片霹雳当空爆炸，中间好似杂有“波”的一声巨响，满空银电也似的。雷火横飞中，一声极凄厉的惨哼，妖蛟已凌空遁去。那大片冷焰神雷也紧紧追向妖蛟身后，爆炸不绝。

只见一大团绿气彩烟，裹着一个奇形怪状狰狞无比的怪物，满空飞驰。前面那蓬神雷星雨也似具有知觉，紧追上去，仿佛妖蛟身具吸力，如影附形，兀自追逐不舍。妖蛟飞遁虽快，雷火寒星也极神速。妖蛟逃到哪里，便追到哪里，稍为挨近，立即爆炸。妖蛟一粒内丹元珠，已被宝鼎中暗藏的神雷震破，化成大片彩烟，连同先前绿气护住全身，向前逃窜。

不料神雷具有感应妙用，如磁引针，追上便炸。妖蛟元气大为损耗，震得护身彩烟，残纱断丝一般片片飞舞。急得妖蛟不住惨哼厉啸，在光明境上空千百里方圆以内往来飞驰，其疾如电。彩云飞射，银雨流天，再吃大片仙山楼阁，玉树琼林一陪衬，越觉奇丽非常。可是那神雷和魔教中阴雷一样，一炸便完。这还是陷空老祖想制妖蛟死命，神雷为数既多，又各具有分合吸引妙用，非打中妖蛟，或是两雷互撞不炸，无什么浪费，否则，早已就炸光了。

灵奇宝鼎中的神雷，固是一举便全数发出。金、石等六人先见青、白香气之中，藏有大量神雷，妖蛟骤出不意，竟受重创，正在高兴。妖蛟已冲重光冒火而起，往光幕顶上飞来。百忙中一看，手中神香已去了十之六七，青白香气仍旧向外激射。心中一惊，意欲将香闭住，留以备用，免得浪费，谁知势猛烈异常，无法封闭。同时，瞥见妖蛟已盘空下扑，口吐内丹元珠，朝光幕顶上打到。金蝉方自惊疑，猛觉手中一震。“轰”的一声，那小半节香头已化成一股带有无数银星的青白光

气，电射而出，冲出光幕之上，朝妖蛟追去。灵奇神雷已先爆发，双方前后相差也只一霎眼的工夫。那么厉害的妖蛟，竟被这两蓬神雷追得走投无路，护身丹气连被炸破，看去受伤甚重。

众人先颇高兴，石完更喜得乱迸。其实此时众人如将光幕缩小会合一起，合力御敌，绝可无事，便就此逃走，也有可能。无如连困多日，成了惊弓之鸟，明见妖蛟现出败象，终是拿它不稳，谁也不敢遽然提议。嗣见神雷越炸越少，妖蛟虽然身受多伤，并未致命，飞遁更急。均想："神雷发完，便无制它之物，妖蛟仇恨越深，少时卷土重来，如何抵御？"一存戒心，越发不敢乱动，除守在光幕之内待救，更无良策。

这一耽延，妖蛟先前极畏寒雷威力，继见寒雷除头一蓬初出时，略为生化外，只一打中，便即消灭，早想激使全数爆炸。忽发现此宝灵异，只管似流星过渡一般紧随身后，可是不被打中，绝不爆炸。每中一雷，受伤还在其次，最可惜是数千年苦炼而成的内丹共只六粒，已被震破两粒，非再炼三数百年不能复原。本身精气每中一雷，也必损耗好些。而那护身绿气，又是数千年来不知残杀了多少精怪生灵，才得凝炼而成，也吃寒雷震散不少，实不舍再有耗损。只得运用玄功变化，飞腾逃避。到了后来，妖蛟看出逃避无用，照此下去，损耗更多，心想长痛不如短痛。回顾后面追来的神雷寒星尚有三分之一，咬牙切齿，把心一横，当中两个大头猛张血口，各把左右长身咬下两丈多长。一条断尾分别往后一甩，立有两片暗绿色的妖云，裹住两个妖蛟化身，朝那大蓬星雨反兜上去。寒雷立被截住，一片爆音过处，全都散灭。两段长尾也被炸成粉碎，洒了一天的血雨。

妖蛟虽然神通广大，动作得快，仍被那由空隙中穿过来的

两粒神雷打向身上，又中了两下重伤。痛定思痛，怒火烧心，忿怒欲狂，忙在空中把那两条断尾伸向前去，用如意形的怪头含住一吮。那瀑布也似的血泉立时止住，成了两条秃尾，往后甩去。紧跟着，六首高昂，九条长身一起摆动，被神雷震破的护身彩烟绿气重又合拢，将妖蛟全身笼罩。口中怒吼如雷，由相隔二、三十里的西北方天空中，飞舞而来。

众人在山顶上远望过去，好似十来条极猛恶的妖龙挤在一起，带着大片五色烟云，在神山仙境上空电驰飞来，声势甚是惊人。方料来者不善，比前更凶，果然妖蛟创巨痛深，心中恨毒，决计一到便下毒手。身子还未飞近，相隔里许，便把六个怪头猛然往后一仰，往前一伸，身形立即暴长了数倍。六张血河一般的大口，各喷出一股暗绿色的光气，天河倒泻也似急射下来，分六面将光幕围住。所到之处，那么坚固的玉山当时消融，往下陷去，晃眼，环着光幕，陷落了丈许深一个大圆圈。同时，妖蛟身上的彩烟绿气也结成一片云网，往光幕顶上压到。

那光幕乃众人法宝、飞剑连合结成，均与主人心灵相应，才一压到，便觉重如山岳，更有一种胶滞之力，一毫也不能动。想起妖蛟先前所说“下面乃是当地火穴，要将众人压入内炼化，再吸精气”之言。知道厉害，逃是逃不掉，上面和四方全被围了个风雨不透。更须防备妖蛟乘机暗算，幻化美人，又不敢妄将光幕移动。

急切间正打不起主意，忽听钱莱急呼：“师父快作准备！妖蛟为了适才受伤，已然情急拚命，施展毒手，欲以全力，将我们十人陷入地窍之内。此山下面乃是一团蕴积千万年的乾灵真火，比两极子午线上极光太火，不在以下。此时离地心火眼虽有三千余丈，不早打主意，被那火力吸住，再想脱身就来不

及了！”众人知他深悉当地情势，闻言一看，就在这晃眼之间，山顶地面，环着光幕所在之地陷了一个大阱。玉质地面已成流质，化作浅碧色浆汁、四外飞漩，往下流去。当中地皮随往下陷。那数十丈高的穹顶光幕，被上面仙云邪气压紧，正在陷阱中下降，已然陷入地中好几丈深。方自惊惶，无计可施，忽听正南方高空中，有人用本门千里传声之法高声喝道："小衲僧与诸位师弟不要惊惶，我阮徵来了！"

声到人到，话还未完，猛瞥见一股五色星砂，似神龙吸水、天绅倒挂，电一般急斜泻下来。同时，又有两道紫光，夹着三朵莲花形金碧光华，莲瓣上各射出一片其红如血的毫光，带着轰轰雷声，齐朝对面妖蛟夹攻上去。后面一幢金光祥霞，裹着一个凤目重瞳，面如冠玉，鼻似琼瑶，秀眉入鬓，大耳垂轮，猿臂鸢肩，貌相英俊，身穿一件青罗衣，腰佩长剑，年约十五、六岁的美少年，横空电驶而来。众人除石完、钱莱而外，俱都久闻阮徵威名。一听是他，又见这等来势，不由喜出望外。

# 第十三回

## 火伏地中　妖光溶玉岭
## 人来天上　星雨泻银河

话说妖蛟知道对方根骨深厚，道心坚定，想要苟合，绝难遂意。加以内丹元珠连同护身丹气，全被神雷震破，损耗太甚，受伤极重，就说费上数百年的苦功，也难修炼复原。第一，这两样珍愈性命的至宝，多由数千年来残杀无数精怪，和吸取有道人的元神灵气凝炼而成，所杀海中鱼介尚不在内。好容易得有今日！再差不多两年，只等元婴炼成，再把内丹元灵真气与之相合，立可脱去原形，幻化成一个美绝天人的女仙。冲破极光，去往北极陷空岛，将那两个冰魄寒精强行摄来，与之配合。由此与天同寿，万劫不死，飞腾变化，为所欲为。不料曾被几个幼童破去，把真元损耗了一半，如何不恨同切骨？

为此，妖蛟抛弃欲念，准备施展毒手，将众人陷入小南极乾灵火穴以内，再去吸收灵气。本心想：“光明境远隔天外，又有极光太火相隔，所困诸人已成网中之鱼，绝无后援。对海

不夜城岛上虽有一个散仙钱康，法力颇高，但他门人眷属甚多，绝不敢招惹自己。既然志在报仇，不想生擒，那还不是举手之劳，便可成功？”

心打着如意算盘，猛瞥见正南方飞来一片彩云。妖蛟自恃当地到处禁网密布，埋伏重重，纵有人来，无异送死。那知来势神速，心念才动，人已电驶飞到，空中禁网竟被冲破。刚看出来人是个美少年，根骨似比所困仇敌更好，邪念重又勾起。正待暂舍下面诸人，迎上前去，施展邪法，将来人擒住，以备少时享受。那知晦星照面，阮徵天璇神砂威力至大，正是妖蛟克星。见机先逃，尚且无及，况又迎上前去，岂非自投死路！

阮徵因齐灵云传命，曾说七矮诸人已然被困多日。自离师门八十一年，日夕怀念恩师，向往宫墙，遭遇艰危，情如切割。忽然奉到这么重大的使命，可见师门恩重，期爱至厚，以前严罚峻拒，实是玉我于成。惊喜交集之下，惟恐相隔太远，势孤力弱，误了时机，接过新发还的几件法宝，便照灵云所说，施展佛门心光遁符，往小南极天外神山飞去。佛法神妙，又值当日极光太火对消，阻力微弱之际，再加上天璇神砂，专能抵御两极元磁真气，只稍为受了一点阻碍，便自冲过。

到了来复线上，阮徵不知全年只此六月十五起，每夜子时这一个时辰，太火最弱。误以为途中耽延了些时刻，惟恐误事，心中愁虑。一入光明境，隔老远，便看出众人被妖蛟用邪法困住　越发情急。刚一照面，便以全力猛攻。除将天璇神砂大量发出而外，又将师父新发还的两枝娲皇戈，和神剑峰魔女行前所赠阎耆珠，化成两道紫虹和三朵血焰金莲，同朝妖蛟打去。妖蛟虽然神通广大，邪法高强，连遇见两件克制之宝，如何能当？双方势子又急，迎头先被那数十百丈长大、一股五色星砂裹住，便知厉害。待要变化逃遁，脱出光网，再用邪法还攻，

说时迟，那时快！连念头都来不及转，两道紫虹，连同上发血焰毫光的金碧莲花也自飞到。尤厉害是那五色星砂具有极大的吸力，星光看去虽只绿豆大小，但一撞上，便互相激撞爆炸，随灭随生，变化无穷。比起先前寒雷冷焰，威力更大。刚一拼近，便被吸紧，难于挣脱。

妖蛟因不舍那护身丹气，一面强挣，微一迟延，两道紫光已绕上身来。忙运玄功抵御时，金碧莲花也自打到。心还妄想那本身丹气可以防御，只要挣脱星砂吸力，便可无害。做梦也没想到，此是尸毗老人所炼魔教中的至宝。阮徵又是累世修为，经历甚多，早看出妖蛟厉害，打算一举成功，上来只用天璇神砂将妖蛟裹住，先不发挥它的威力。一面等那三朵血莲分三面打向妖蛟身上，化为万千朵血焰，同时爆炸，再把神砂一指，也化为无量数的神雷，纷纷爆发，妖蛟身外绿气立即震散消灭。大量星砂海潮般涌将上去，再一裹，妖蛟自吃不住。总算它修炼将近万年，功候极深，不似寻常妖物之比。一见护身绿气被敌人震破，知道凶多吉少，先前错了主意。咬牙切齿，把心一横，仗着炼就六个化身隐遁神速，一面慌不迭喷出一大片绿色烟光。不等星砂爆发，便乘烟光闪变明灭，危机一发之间，运用玄功隐形遁走。无奈阮徵所用法宝俱都神妙非常，一任妖蛟变化神通，仍连舍了三个肉身，方得冲出重围，隐形遁去。

阮徵料定妖蛟已成网中之鱼，见它忽然喷出大片烟光，不知是计，只当情急拚命，正想加力施为，星砂已先爆炸。瞥见妖蛟张牙舞爪，口喷黑烟，连声厉吼。虽被神雷血焰炸得血肉狼藉，遍体鳞伤，内有两条身子并被紫光斩断，仍在千层星砂，无边雷火环绕夹攻之中，迎面猛扑过来。身被星妙裹住，兀自不退，连那斩断的三截残身，也自飞舞不停。这等生性强烈，从未见过。妖蛟因用肉体真身迷乱敌人目光，加上邪法运

用，阮徵那么高明细心的人，急切间也未看出。

神砂、血莲那两道紫光，均具极大威力。阮徵惟恐有失，再一加功施为，晃眼之间，妖蛟所舍肉身全被星砂裹住。血莲毫光再一连连爆炸，当时便成粉碎，邪法也被破去。这才看出，所消灭的只是三条残身和一颗妖头。料妖蛟已逃，只得数人要紧。回头一看，妖蛟虽走，众人光幕仍被那暗绿色的光气紧紧裹住，困了一个风雨不透。地皮仍在融化，往下陷落，只比妖蛟在时，势子要缓得多。

阮徵正在施展法宝，将它破去，忽听内一幼童大声急呼道："师父快请师伯且慢动手。这暗绿色的妖光，乃妖蛟修炼数千年的精气，厉害非常，不论金玉，挨着便化成水。除非将它整个收去，或是全数消灭，才可脱身。否则，如用阮师伯法宝破它，只一震散，便朝地底钻将下去。迟早被它穿破地窍，将潜藏地底千万年的乾灵真火引发，这整座神山便成粉碎，连家父所居不夜城也是难保。甚或熔山沸海，烈火烧空，至少也须数百年才能熄灭。地轴同受震撼，那时南、北两极积压数千百年的冰雪，一齐溶化。到处海啸山崩，洪水泛滥，加上天时奇热，瘟役流行，如何是好？还是打好全盘主意，再行破解，比较安全无害。

"倒是妖蛟淫凶阴毒，诡诈无比，来去如电，防不胜防。它先前为了报仇心切，将所炼妖气全数放出，逃时受伤太重，阮师伯法宝神奇，追迫甚紧，以致不及收回。再不便是想要发难，借此报仇。我料妖蛟此时必逃向隐秘巢窖之内，正在养伤，等伤势稍好，再行拚命。它见阮师伯法力这高，一定不敢明来，多半暗中闹鬼。反正此山相隔地窍三千丈，我们下陷才二十余丈，只要妖蛟不来作祟，照此形势，便困半年也不妨事。最要紧的，还是防备妖蛟，不令侵入此山，并防它将妖气收

去。由阮师伯将先前星砂分布开来，再化成一座光幕，罩在外面，先把妖蛟隔断，不令回收。然后想一两全之法，截攻断破，将妖气消散，再除妖蛟，便无害了。”

阮徵早看出那暗绿妖光，与妖蛟逃时所喷妖气，大不相同。再听这等说法，越发不敢造次。因知妖蛟耳目灵响，这等与本身元灵相合的妖气收发之间，捷愈影响，不等说完，早把星砂化成一片光网，笼罩在绿光外层。双方心意恰是不约而同。妖蛟果如所料，刚刚逃回巢穴，便用玄功回收。不料敌人发动太快，慢了一步，那苦炼数千年的丹毒精气，已被神砂隔断。休说回收，连想就势报仇都办不到，空自咬牙痛恨，无计可施。

阮徵站在光外，向内查看。除金蝉仍是前生相貌，还能认出，阿童早听传言，一望而知外，余人多是初会。见众人个个仙根仙骨，满脸道气，内中石生，和那喊金蝉做师父的幼童，更是众人麟凤。暗忖："人言峨嵋派日益发扬光大，果然吾道当兴，这些同门师弟年纪俱都不大，居然有此功力。自己得为七矮之长，将来便住在这光明境神山仙域，真乃出于意外。"方自忻喜万分，待要上前问话。彼因诸人均料妖蛟重伤惨败之余，已然技无所施，再见阮徵这等法力，全都放心欢喜，一齐向前。由金蝉为首，通名礼拜。阮徵才知说话的名叫钱莱，乃前生忘年之交——不夜城主钱康爱子。又见他仙根仙骨，英俊灵慧，越发喜爱。双方分别见礼之后，便问他道："令尊所居，与妖蛟只一海之隔。以他法力之高，如何坐听妖蛟猖獗，不加过问？"

钱莱躬身答道："家父也曾为此日常筹计。只为妖蛟玄功变化，邪法甚高，生具六首九身。不特炼就好些化身，所有形体可分可合，更于内丹元珠之外，炼就三种妖气，最厉害的便是那护身绿气，和这光幕外面的丹毒之气。此地离子午线

近，又当地窍火穴之上，除它时节，稍为疏忽，败固不少伤亡，胜必激动滔天灾劫。眷属门人又多，没有万全之策，不敢造次发难。妖蛟对于不夜城中主人也是虎视眈眈，只为岛上另有防御之道，家父防备有年，不敢轻举。于是双方各仗天时地利，暂且苟安，实则妖蛟并放不过我们，早晚必往侵害。家父日前算出，妖蛟元婴已然炼成，再过一、二年便可脱去原体，飞腾变化。每日都在愁虑，只是无奈它何。想不到这么厉害的万年精怪，师伯天外飞来，只一出手，便杀得他体无完肤，狼狈而逃。少时师伯再想好主意，将这邪气收去，师父和诸位师叔、神僧几下夹攻，妖蛟伏诛无疑了。”

金蝉接口问道：“阮师兄，你可有什么的方法，将这妖气收回？乘着妖蛟新败，前往合力除它，省得夜长梦多，被它冲破极光，由子午线上逃往中土，为害人间，不是好么？”阮徵笑答：“我也如此想法。只是来时匆匆，只在神剑峰脱困出来，遇见灵云师妹，给了我一道心光遁符，便赶了来，便无钱莱提醒，我已看出那邪气不似寻常。非但震散之后，入地为害，引出灾祸，便有几丝残余之气，随着罡风吹堕，无论仙凡无心遇上，均非死不可。昔年我在都庞岭深谷之中诛一妖物，曾经见过这类邪毒之气。那功候比妖蛟差得太多，尚且几乎惹出乱子。如何敢大意呢？”

石生接口笑道：“照这样下去，我们何时出困？惟防妖蛟暗中跑来闹鬼，人又不能离开。以我之见，小神僧大约受伤颇重，佛光只能护身，不能别用。我们法宝、飞剑均与心灵相合，何不用这光幕，和阮师兄的神砂光网里应外合，将妖气夹在当中，往上飞起。等我们乘隙飞出，再反转过来，用神砂将它裹住。先行收去，再想消灭之法。诸位师兄师弟以为如何？”

众俱道好。阮徵问钱莱，可有什么弊害？钱莱答道：“前

听家父说起，这丹毒之气，乃妖蛟数千年来吞吸各种精怪，和修道人的元神精血凝炼而成，厉害无比。只妖蛟本身随意运用，外人除却真个能收能破，要想变它形势，都是很难。并具一种极大的胶滞之力，重如山岳。先前诸位师长防它下压，曾将光幕放大，并未撑动，可知厉害。试试无妨，但须防备震破，稍为遗漏了一点，侵入地底，便成大害了。”

阮徵点了点头，暗忖：“自己奉命援助众人，除妖脱险。长此相持，人救不出，妖蛟也除不掉，如何交代？”又想起神砂吸力甚大，只要将它吸离地面，光幕由外往内一合，便可如愿。众人又多急于出困，同声怂恿，立即应诺。阮徵行事甚谨细，一面命众人小心应付，一面运用玄功，口念灵诀，往外一扬，一口真气喷将出去。先是神砂所结光网，与本身合为一体，然后运用神砂环绕外圈，往贴近地面的妖气底边，抄将过去。准备将那妖气结成的整座光幕兜住，与里层宝光相合，稍为提离地面，先放众人飞出，再打主意将其缩小。

那知妖气底层深入地面，正徐徐往下钻去，地皮也随同熔化，往下陷落，相接甚是严密。总算阮徵法力高强，又极细心，神砂居然由外层地边强行穿过，将妖气一齐兜住。方觉那暗绿色的光气，沉重异常，并且坚逾百炼精钢，宛如实质。同时，众人见阮徵神砂光网，由四边透将进来，心中大喜，以为预计成功，出困在即。忙各运用玄功，把各人法宝、飞剑结成的光幕，迎合上去。连冲两冲没有冲动。金、石二人正待施展灵峤三仙所赐的两件奇珍，全力施为，向上硬冲，只等稍有空隙，便可护了阿童冲将出去。

阮徵欲以全力施为，双方正待里应外合，金蝉胸前玉虎已喷出大片银霞，千层灵雨，要往当顶冲去。忽听老远空中有人大喝道：“你们万动不得！”众人声才入耳，一个身材高大的

驼背老人已自飞到。来势神速，竟比阮徵还快得多，以众人的慧目法眼，竟未看出是怎么来的。那老人才一现身，便就空中把双手一伸，立有十股长虹一般的金光彩气，射将下来，将整座光幕交叉抓住。巨雷也似喝一声："疾！"那大一座穹顶光幕，便整座离地而起，提向空中。声如霹雳，震得四山皆起回应。

众人一见来人，正是大方真人神驼乙休，不禁惊喜交加，出于望外。立时护了阿童，飞往阮徵一起。因见乙休人在高空之中，凌虚而立，面红如火，须发皆张，周身金光闪闪，手发虹光。将那里外三层的光幕，一齐提向空中，声威凛凛，宛若天神。比起铜椰岛地底被困，怒极发威神情，又自不同。自从相识以来，这等神态尚是初次见到，料定关系重大。

刚刚一同拜倒，便听乙休喝道："妖蛟已将原体化成六个化身。为了恨极你们，知道此仇难报，多年苦炼的丹毒之气，又被你们急于夺回，并报大仇，竟不惜再拼舍一个化身，去将子午线上元磁真气和那太火，一齐引来。想将此天外神山，连仇敌一起毁灭。幸我由乌牙洞斗法事完赶来，抢在它的头里。又蒙天乾山小男相助，虽将来复线地轴隧道暂时封闭，无如妖宫后面有一地窍，与地轴通连，保不诞而走险。到时又发现你们快闯大祸，只得先顾这里，无暇前往阻止。

"并且妖蛟之外，还有一个祸害，也将在日内发动，全都凑在一起，事情本极可虑。适才虽然算出妖蛟气运将终，为了所炼元婴被人盗去，藏向它对头巢穴左近。以妖蛟的法力，本不难将仇敌嚼成粉碎，无奈所炼元婴被敌人抱紧，逼它释放同伴，逃出来复线，方允还它，否则，宁出两败俱伤，先将妖蛟元婴抓裂吞吃，再与拼命。妖蛟为那元婴，苦炼数千年，费了毕生心血，才得结胎成形，平日珍逾性命。况当惨败重伤之

余，已然失去一个化身、三条肉体，又分化一个化身，去引发那元磁太火，能否生还，尚不可知。本心是想不等万年期满，功候完成，闯下大祸之后，迳舍肉身，将所剩元气与元婴会合，乘机穿入子午线，飞往中土，寻一深山古洞，修炼些年，等元婴成长，元神附合化成美女，再出作怪。

“不料极光天险，竟有多人相继飞越过来，与它为敌。一时骄敌疏忽，没看出你们人数多少，以为全已被它困住，只顾在此行凶。被那一双苦夫妻事前查探出它的巢穴所在，乘隙暗中赶去，费了好些日的心力，居然深入虎穴。因女的深知妖蛟厉害，未敢造次，又想借此要挟，释放你们，虽将元婴抓住，不曾下手杀害。妖蛟既不舍那元婴，又不肯放弃复仇之念，只想运用邪法诡计欺骗敌人，夺回元婴。无奈敌人甚是机警，防备又严，两次用幻影愚弄，均被看破，反吃对方将那元婴抓伤了好几处，以示惩罚。妖蛟投鼠忌器，不敢动强。一面和敌人好说商量，准备稍有空隙，立即变化侵入，夺回元婴，将敌人惨杀报仇。实则对方早有准备，除非妖蛟肯舍元婴，并无用处。此时双方在此隔洞相持，妖蛟情急万分，无暇再顾别的，非要诸事绝望，方始孤注一掷。因它自信操有胜算，明知我来，又多了一个强敌，并未放在心上。

“你们可乘妖蛟丹毒所结光幕，不曾被我消灭，我说话的声音均被禁法隔断，妖蛟尚未觉察之际。各将法宝收回。除阿莹一人，少时由我事完护送，以免有失，暂留此地外，余人合力去往妖窟，两下夹攻。我将这丹毒之气化尽，便往相助。等我一到，阮徵可拿我柬帖，仍用你那心光遁符，乘着元磁太火被妖蛟牵动，极光微弱之际，速飞中土，照柬行事。借到神鸠、宝鼎，速即赶回。你去之后，元磁真气必被引发。我已另向陷空岛主要了些灵药，与凌云凤送去，命她师徒将伤治愈

之后，即速来此。你那另一枚二相环，被申屠宏借去，得了一丸西方神泥，与之会合，更长了不少威力。心光遁符虽然失败，有此神泥融会的天璇神砂，极光不论强弱，均能冲破。再如遇见灵凤师徒，她持有专御元磁之宝'宙光盘'走起来更容易了。"

说罢，便由乙休大袖中飞出一道金光，中裹一对柬帖。阮徵连忙领命接过，金光也自飞回。众人见乙休仍是飞身高空，双手发光，抓紧那里外三层的光幕，停空不动，神情也颇紧张。知道这位老前辈神通广大，法力无边，一向举重若轻，似此慎重，从来少见，料是关系重大。一面应诺，早各把法宝、飞剑收回，同往妖蛟所居广殿平台飞去。耳听迅雷轰轰，惊天动地。途中回望，那丹毒之气已被大火云包没，由大而小，缩成丈许方圆一个光团，仍由乙休十指所发金光抓紧，随人破空直上。那雷声夹着一片爆炸之音，晃眼飞入高空碧旻之中，无影无迹。

众人也自飞到台前，待要下落，寻查妖迹，目光到处，瞥见台前湖水已干。由上下相隔数十丈的湖心深处，飞起一个赤身女子，正是妖蛟幻影。满面俱是忿急之容，似往来路飞去，不料会与众人对面撞上。因先前吃过阮徵的亏，知道厉害，微一惊疑，待要纵避，众人法宝，飞剑已是暴雨一般，纷纷发将出去。妖蛟原因那丹毒之气，与本身元灵相合，匆匆败逃，不及收回。阮徵再被钱莱止住，妖蛟久未觉出动静，认为敌人无法破它，反正收发由心，神速如电，稍有警兆，立可收回。又以元婴受人劫持，无暇他顾，心想对方既不能破，乐得用于困住仇敌，掩敝逃走，便由他去。谁知乙休赶来，用韩仙子一件至宝将妖气裹住，再用少阳神君所赠三阳神雷，由内爆发，将其送往两天交界之上消灭。等到妖气被火云裹住，震破缩小，方自警觉。

忙运玄功一收，竟未收回。

这也是一件性命相连之宝，妖蛟料知元婴虽受劫持，只自己不先发难，敌人绝不敢伤。好在仇敌已被禁闭，不会逃出，一时情急失智，便追了出来。迎头遇见阮徵等赶到，猛想起："此人法力何等厉害！妖气与心灵相连，就被震破，也有残余收回，怎会丝毫皆无？分明被人全数消灭，连先前几个仇人也都救了出来。似此法力高强，如何能与为敌？"心念微动，刚刚飞身遁逃，念头还未想完，众人的法宝、飞剑已似惊虹乱飞，潮涌而来。阮徵天璇神砂更似千丈星河、无边光雨，将妖蛟全身裹住。三朵血莲跟踪飞起，打向前去。妖蛟吃过大亏，惊弓之鸟本就怯敌，加以适才元气大伤，神通已不如前，越发胆寒，那里还敢久停！百忙中，把心一横，不等血莲飞近，便现原形。喷出一片妖光毒烟，仍用前法，舍却一个肉身，变化逃走，不料敌人上过一次当，有了防备。一见妖蛟喷出一片烟光，恐其重施故技，忙把天璇神砂，发挥全力电一般涌过去。

妖蛟也真心狠，见头一个化身刚刚脱体飞出，敌人并不理睬，星砂来势更急，身子又被吸住，知道危机不容一瞬，只得又舍一条肉身，化形遁走。无如敌人来势神速，还未冲出重围，大量星砂又涌上身来。似这样，接连三次过去，虽仗神通变化，长于隐形飞遁，先后仍舍了三个肉身、两个妖头才得勉强逃出，往另一秘窟中窜去。痛定思痛，心中恨恨，自去发动阴谋毒计，作那最后打算。不提。众人见妖蛟原身接连出现了好几次，俱为法宝、飞剑所诛，满空血雨横飞，纷纷下落，早疑它重施故技。事后细一查看，仍得三身两首。知道妖蛟六首九身全能分化，只有一首一身留下，便是祸害。尤厉害是当中两个主要的身首，最具神通，竟被逃走，料知前途阻碍尚多。再一想起乙休适才所说的话，妖蛟必不甘休。

阮徽见柬帖注明，限令七日之内赶回。在未去川边倚天崖龙象庵以前，还要往大咎山去，助仙都二女、李洪三人，抵御群邪，除那毒手摩什。这一往返，有数十万里之遥，中隔极北太火与元磁真气天险。惟恐迟延误事，正和金、石诸人告别要走，忽听湖底有人急呼求援之声，隐隐传来。金、石诸人先听乙休之言，虽因起身匆促，不及细问，早就料到盗去元婴的是干神蛛。一听呼援之声，果然是他。唯恐邪法厉害，难于救他出险，忙把阮徽拉住，说道："三哥慢走，我们还有一个好友被妖蛟困在妖窟之内呢！"

阮徽只得随同众人，匆匆飞下一看。那湖底也是一片玉质，紧靠平台一面，有一数十丈高大的洞穴。钱莱忙道："那便是妖蛟藏元婴所在。弟子受人指教，曾经去过，并带人暗藏了一粒宝珠在内。里面歧径和大小洞穴甚多，不知人困何处？待弟子前往一看罢。"石完插口道："我也同去。"随说，二人当先往前飞去。阮徽行事谨细，惟防妖蛟不舍元婴，暗中掩来，先用一朵血莲发出大片金碧光华，将洞口封闭，加上本门禁制，然后率众飞入。见那洞穴又深又大，果然歧路甚多，大小洞穴约有一、二百个。耳听干神蛛呼唤求援之声甚急，无奈所有洞穴俱都传声回应，以众人的耳目，急切间竟查不出准在何处，连找了几处俱都不对。

钱莱、石完早已穿入玉壁之内不见。金、石二人方自发话询问，耳听干神蛛远远答道："我们在妖窟最深之处。只为刚才妖蛟赶回，惊慌逃走，本来已被追近，难逃毒手，忽然冒起一团宝光，妖蛟受伤后退，才得乘机逃入一洞。也未看出沿途路径，适闻诸位道友上面说话，才知人已脱险。妖蛟虽不在此，但它邪法厉害，出口被妖蛟封闭，不能脱身。内人又发现地底还伏有祸胎，事在紧急，非诸位道友合力，不能破去妖光，

教我夫妻脱险。务请从速，稍迟便无及了！”

众人已然飞进十余里，那声音老是若远若近，所有洞穴齐起回应。后来还是阮徵潜心体会，稍为分辨出一点方向，同在宝光防身之下，循声前进。又飞了十余里，地势发往下弯斜，隐闻战鼓之声出自地底，方疑人在下面被困，干神蛛仍大声急呼。阮徵正在查听，忽见钱莱、石完由侧面破壁飞出，见面急道：“那妖蛇真个可恶！干师叔被困之处，就在前面不远。洞口被妖蛇封闭，妖蛇并用邪法覆倒途径，中有极厚玉壁阻隔，无路可通。待弟子向前开路，照直进去罢！”说罢，二人各纵遁光，朝对面玉壁上冲去，当时裂开一缝。

众人跟踪飞入，晃眼便将那十多丈厚的玉壁穿过。见前面地上有一个三、四尺方圆的地穴，上面涌着一片暗绿色的妖光。好似妖蛇已在远处惊觉，自知无幸，立意相拚。众人刚一飞出，妖蛇便往地穴中钻去。幸而阮徵久经大敌，手急眼快，刚一瞥见，天璇神砂脱手飞出，射向穴口，将妖烟吸取一爽，立时化为乌有。干神蛛也满面惊慌飞了出来。

众人见他长衣已然脱去，手上抱住一个十二、三岁的赤身少女，身上披着干神蛛那件黑衣，与妖蛇长得一般无二。见了众人，满面娇羞，倚在干神蛛怀内，星眸微闭，低头不语，神情甚是亲热。石完性暴，知是妖蛇元婴，大喝：“干师叔还不快把妖怪杀死，抱她做甚？”随说，扬手一道墨绿光华，便往少女身上射去。

干神蛛因和阮徵初见，正想朝前请教，骤不及防，方自飞身纵避，口喝：“且慢！”少女已张口一片灰白色的光网，将石完剑光敌住。金、石二人一见少女口喷白光，全都知道究里，甄艮忙将石完喝住。耳听地底战鼓之声又起，干神蛛忙道：“此非善地，不是讲话之所，到了外面再说罢。”

金蝉仍命钱莱、石完开路，以免毁损玉洞灵景。一会飞将出去，到了湖旁平台之上。阮徵急于上路，无暇细问经过，和干神蛛匆匆礼叙，二次正要辞别。忽见广殿后面，精光万丈腾空而起，夹着大片极猛烈的轰轰发发，风火交共之声，甚是惊人。同时，地底战鼓之声也越来越盛，由远而近，往上传来。

少女樱口微动，干神蛛急叫道："诸位道友，快作准备，浩劫恐将发动！再稍迟延，这座天外神山光明仙府更保不住，我们的吉凶也自难定了！"众人闻言大惊，阮徵也自惊疑。略一停顿，猛听空中乙休传声大喝道："阮徵快走！你们不必害怕，待我挡它一阵。"

阮徵料知事情万分凶险，所以连这位老前辈也未说什么话，自己此行越关重要，越快越好。匆匆应声："弟子遵命！"便往回路中飞去。心光遁符，佛法神妙，瞬息万千里，又是归途，有了来时经历，不消一日，便冲出极光圈外。由子午线横越过去，一直飞行到大咎山附近，灵符也自失效。遥望山顶斗法正急，想起恩师命灵云所示仙机，改纵遁光隐身飞去。果然尸毗老人爱徒田氏弟兄在彼，忙用传声告知李洪，三人合力、暗中助其脱险。等到炼化毒手妖魂，群邪伤亡败逃，再与申屠宏寻到李洪、龙娃，互相叙谈，说完各人经过。

李洪问道："蝉哥他们既然形势紧急，你还不快去？我们走吧！"阮徵笑道："我来时比你还心急，惟恐七天之内难于往返，不料化炼毒手已成尾声，并无耽搁。适才大师兄又将三相环还我，六环已然合璧，加上西方神泥，威力越发大增。我由光明境到此，才一天半的光阴，乙师伯妙算前知，既然限我七日，必有原因。闻说杨仙子正在除那蚩尤墓中三怪，早去必不能将宝鼎神鸠借到。我们与大哥难满重逢，乐得抽空聚上些时，何必忙呢？"

李洪笑道："我真糊涂，只顾心急，想见你们七矮和那小神僧，把方才你说的话俱都忘了。等在这里多没意思，我们难得见面，你和大哥以后更是海天辽阔，见面时少。乘这几天工夫，找个地方玩上一会，或是寻点事做也好。"申屠宏笑道："洪弟历劫九生，依然童心未退，我们不比世俗之人，此时仙业未成，有什么可玩的呢？"阮徵笑道："我老念记诛杀妖蛇的事。虽然杨仙子借宝耽搁，必在乙师伯算中，但这位老前辈明知有三数日的闲空，诛杀毒手摩什，又用我不着，至于田氏兄弟脱难一节，便我不来，大哥、洪弟也必知道；保全小南极，正当用人之际，催我早来作什？其中必有原因。此山荒寒，无什可观，换个地方也好，省得邻近妖窟，难免不生枝节。"

李洪接口道："我想乘着月夜，同往洞庭、鄱阳两湖，水天浩渺之区，游玩一夜。我们大都久已不食人间烟火，难得今夜月明，岳阳楼上有如夜市，大家痛饮几杯，叫龙娃尝尝异乡风味，岂不也好？"申屠宏道："金、石诸弟正在待援，我们就乘月夜登临，也须找那清净隐僻之地。同道所居洞府尽多胜景，何必去往人多之处？以我之见，在去小南极以前，千万不要生枝节了。"李洪忽然喜叫道："有了！既然此时不宜多生枝节，我们反正无事，何不赶往倚天崖，帮助杨仙子除那蚩尤墓中三怪？看似多事，实就本题立论，早把三怪除掉，我们不就可以早动身了。"

阮徵笑道："洪弟，难为你还是佛门中人，这等好胜喜事，一天也闲不住。"申屠宏道："二弟可知佛门最重因果？他前几生受尽妖邪危害，应在今生还报，所以功力只管精进，性情始终未改，否则，这些因果如何了法？他的主意并不算错，也许乙师伯催你早来，为的就是这件事呢？"说时，三人因是累世深交，情胜骨肉。申、阮二人素把李洪爱如幼弟，山顶又恰只一

块条石，李洪居中，申、阮二人一左一右，并坐其上。良友重逢，对月谈笑，甚是高兴。加以法力都高，如有妖邪来犯，或是路过，老远便可警觉。

此时云净天空，山高月小，清光如昼，玉宇无声，谁也不曾留意。龙娃先是立在申屠宏身旁，出神静听。李洪怜他久立，命向左侧树根上坐听。龙娃深知小师叔对他怜爱，可是不听话不行，但又不愿远离，便去寻了一块石块，放在申屠宏对面，然后坐下。李洪正笑他，对师父和婴儿恋母一样。龙娃不好意思，把头一偏，目光到处，忽见相隔不远的对山坡上，贴着地皮，微现出一片极淡薄的白烟。后面似有两个怪人影子，由地上冒出，只一闪，便往地下钻去，隐现绝快。

如换别人，必当山上起雾，那人影也是眼花。龙娃一则福至心灵，自知根骨不济，处处留心，近来又长了一点经历，认定左道妖邪惯放烟雾，心有成见。否则，近服灵药，智慧大增。一见惊呼道："师父、师叔，快看后面！"李、阮二人听完申屠宏之言，本要商计起身，也恰站起，闻言回顾。就这晃眼之间，白烟已隐，夜月清浑，照得四山好似蒙了一层银纱玉雪。到处静荡荡的，一点迹兆俱无。

李洪笑问龙娃："你大惊小怪做什？"龙娃便把前事一说。阮徵眼界甚高，又与龙娃初次见面，不知底细。见他根骨平常，貌相丑怪，除人很志诚外，别无可取。既然爱屋及乌，终觉大哥乃本门弟子之长，怎会头一次便收了这么一个徒弟？心中未免不满。再见他忽然失声惊叫，回顾却又无什迹兆，以为龙娃神倦眼花，年幼无知，没看清便大惊小怪，否则，妖邪既敢由后来，怎会不见？纵令知难而退，也不会逃得这等快法，以自已的目力，竟会看不出半点痕迹！一时疏忽，也未向龙娃所指之地仔细查看。哪知危机已然密布，变生瞬息，就要

发作。

就这互相回顾问答之际，猛瞥见环着所立山头，由地上激射起无数缕的白色淡烟，势甚神速，一出地面，便电也似急往当头高空中射去。晃眼展布开来，成了一个其大无比的烟幕，罩将下来。那烟看去又稀又薄，可是一到上空，立时星月无光，四外一片混茫。同时，地面上也冒起一篷烟网，除四人立处外，仿佛由地上四面揭起，朝上兜来。另有七、八枝血红色的火箭，朝四人身上射到。耳听万千鬼啸之声宛如潮涌，腥秽之气扑鼻难闻。三人知道来了邪教中劲敌。因知三人法力甚高，不敢近前，暗用阴谋，将邪法做一圈，暗伏地底，等准备停当，然后发难。本来打算掩到近身之处，骤起暗算，因吃龙娃叫破，不等布置完成，便先发动。因为来势太快，上面邪烟已然下压，下面的也快涌到身前。看出不是寻常，全都不顾说话，李洪金莲宝座首先飞起，阮徵扬手一股五色星砂便朝空射去。那七、八枝火箭妖光也自射到。

本来龙娃处境最险，总算命不该绝！申屠宏知他灵慧忠实，所说决无虚言，一直都在留意。妖烟一起，忙喊："龙娃快来！"手中伏魔金环先化为一圈金霞，飞上前去，将龙娃全身罩住。火箭妖光恰也射到，吃金霞一撞，只听几声鬼叫惨嗥，全被震散，化为一片黑烟而灭。因为来势特快，先后相差不容一瞬，出手稍晚，三人或者无妨，龙娃必无幸免。同时，李洪金莲神座已化成一朵千叶莲台，将龙娃招来，一同飞身其上，才得无事。就这样，已为那股腥秽之气所乘，头晕心烦，摇摇欲倒。李洪见他几为邪法所伤，不禁大怒，急喊："大哥、二哥，此是何方妖邪，敢来暗算我们？千万不可放他逃走！"一面把灵峤三宝连同两柄断玉钩，一齐发将出去。

申、阮二人也各指飞剑、法宝，一同夹攻。只见精光万道，

霞彩千重，加上中杂无数金星的五色神妙光雨，顿成奇观。那妖人乃前杀妖妇——五淫仙子之兄綦鬼，邪法比妖妇还高。因为有事来晚了一步，途中遇见败逃下去的妖党说起前事，又惊又恨。知道仇人厉害，决不好惹，自恃所炼邪法阴毒神速，特意暗遣妖徒，由远方地底暗下埋伏，四面合围，突然发难。准备一举成功，骤出不意，至少也伤他两个。

不料妖人只听传言，不知敌人深浅。以为那持有七宝金蝉的小寒山二女不在，所炼“白骨搜魂网”专污敌人法宝、飞剑，摄人魂魄真神，最是难破。那阴怜火箭，更是不论对方多高法力，中上便是无救。做梦也没想到，申、阮、李三人所持不是天府奇珍，便是佛门至宝。单是李洪西方金莲神座，已是诸邪不侵，万无败理，那天璇神砂、伏魔金环，更是专治妖邪的克星，何况还有许多法宝、飞剑，威力俱都极大。妖人先前暗算既未成功，如何能是对手？

说时迟，那时快！先后也只有两句话的工夫，当空妖网邪气，首被天璇神砂冲破，现出天光。申屠宏再把本门乙神雷，朝四外乱发出去，连珠霹雳之声惊天动地。妖人飞遁神速，此时逃走，原来得及。也是恶贯满盈，该当数尽，明知敌人厉害，不是对手，仍以素性凶横强傲，不到力竭智穷，不甘败退。反因那火箭祭炼不易，曾费多年心血，忽被敌人破去，痛惜之余，激怒动火。自恃邪法异宝甚多，尚未施为，妄想侥幸与敌一拚。不特未退，反倒厉声大喝，幻出许多化身，上前迎敌，意欲相机暗算。

谁知李洪恨极妖人，立意除他。预料莲台佛光如若放起，妖人看出无隙可乘，又见这面法宝如此威力，定必不战而逃。为此故示破绽，引使来犯，不将佛光放起。并用传声暗告申、阮二人：“这类邪法得隙即入，妖人定必自恃。烟网一破，可

各分开诱敌，只由我一人在莲台上暗中戒备，并护龙娃。千万不可放其逃走。”

阮徵本与李洪同一心计，既防妖人逃走，又有申屠宏太乙神雷，虽将妖网震破，并未消灭，恐其随风吹散，为害人间。这类邪法，不知聚敛多少凶魂厉魄，成功不易，必不肯舍。当空妖网刚一冲破，神砂星光便似电一般，冲出烟层之上。四面反卷而下，烟网立被裹成一团，连地上妖烟也被神砂吸起在内。跟着运用玄功，将手一指。只听万千恶鬼悲啸惨嗥之声，凄厉刺耳，晃眼消灭，无影无声。

妖人连失重宝，越发激怒，吼啸如雷，现身飞扑过来。四人见那妖人，生得和妖妇一样丑怪，只身材高大得多，也是通身赤裸，不挂一丝。双手空空。并未带什法宝兵器，只在身上画着不少刀剑戈矛、针箭钉锤、水火云烟，以及各种奇怪图形。从头到画脚得密密层层，五颜六色，遍体都是。双手各画日月之形，和一些血红火焰。发长尺许，色如黄金，怒极发威，根根倒立，便恶鬼夜叉也无比狞恶丑怪。口发怪声，甚是难听。

阮徵见妖人竟不畏神砂威力，对面扑来，心疑有诈，意欲试他一试。刚指神砂拥上前去，将妖人裹住，暗把血莲隐去宝光，发向空中，先下一着闲棋，以备到时应用，一举成功。猛瞥见神砂合围中，妖人身上突飞起十来道各色妖光，中杂团团的血焰，刚一离身，血焰便自爆发。虽然转眼连那十来道妖光，齐被神砂和申、李二人的法宝消灭净尽，神砂星雨竟被溢了两溢。妖人身形吃三人宝光合力一裹，方自消灭，空中喝骂之声又起，重又出现。阮徵知被自己料中，先灭妖人，不是化身，便是幻相虚影，那些邪法异宝却是真的。照此情势，妖人不久必逃，便留了神。并用传声暗告申、李二人，设计诱敌。

妖人本想用自炼化身幻相，带着邪法异宝愚弄敌人，使其

分心，专顾前面，以便隐形变化，乘隙暗算。及见敌人法宝如此厉害，刚一出现，便即消灭，也自胆寒，生了戒心。无如恶气难消，二次下手，换了方位，意欲多幻出几个虚影，同时分头出现。自在空中运用邪法，再试一下，如不能胜，先行遁走，日后再作复仇之计。做梦也没想到，空中伏有三朵血莲，此是魔教中最有威力之宝，敌人存着以毒攻毒的心意。他这里刚一发动，阮徵早在暗中查看好了妖人来路方向，及见五个幻影分五面相继出现，立照预计行事。

妖人也真胆大！一见敌人分头迎御，那是最厉害的五色星砂和那一圈金霞，分敌东、南两面三个幻影，金莲上幼童独敌两个幻影，似见自己法宝相继离身飞起，有些手忙脚乱。金莲宝光虽极神妙，但是只护四外和脚底，头上并无防护。误认李洪根骨虽佳，修为不久，全仗师傅法宝，无什道力经验。那手放星砂的少年又似贪功，独自飞起，向那未消灭的一个幻影，朝空追去。正好乘虚而入。

妖人刚由空中隐形飞降，往下扑去，心想："邪法阴毒，只一侵入，立可成功，至少也可将两幼童的元神摄去。"快要到达，猛觉宝光强烈，从来未见，忽然胆怯。暗忖："此是佛门至宝，适见幼童把手一扬，莲台立时涌现，如若道浅，岂能随意运用？并且另外还有三件法宝，也均幼童所有，威力无不神妙。照理自己所用法宝，多非其敌，为何一件未伤，仍在相持，连幻影也未消灭？"心疑李洪乃修道人所炼元婴，成长出游。所料如中，必是天仙一流人物，莫要上当，弄巧成拙。心中一动，便未冒失冲入，只把邪法暗中运用，想把敌人迷倒杀死，将元神摄去。他这里正在施为，李洪已按阮徵指教，一面与来敌幻影故意相持，一面连用佛门心法暗中戒备。待不一会，果然心灵上有了警兆，立把佛光飞将出去。

妖人一见佛光突现，才知凶多吉少，有败无胜，立纵妖遁逃走。虽得挣脱，佛光照处，隐形法已被破去。就这样，仍不舍那残余法宝，还想收回再逃。缓得一缓，猛瞥见三朵亩许大的金碧莲花，各由花瓣上射出万道血焰毫光，突在空中出现，三面合围上来。那五色星砂也似银河倒泻，当头压到。妖人不由心胆皆裂，那里还敢上升？慌不迭飞起一个化身，先挡一阵。同时拨转妖道，往下急射，意欲穿地逃走。无如原形不能再隐，所用幻影又早被人识破，一任机警狡诈，全无用处。刚刚掉头向下，申、李二人的飞剑和断玉钩已当头迎上，双双环身一绞，妖人立被斩成粉碎。申屠宏扬手又一太乙神雷打去，阮徵星砂血莲也自空中电射而下，几面夹攻。妖人残尸下坠，血肉纷飞中，飞起一条黑影，吃申屠宏伏魔金环往上一绞，便自消灭。

李洪方说："这妖孽真个找死！"忽听阮徵急呼："洪弟快将佛光展布，留神妖魂逃走！"话未说完，阮徵手指星砂，已似狂涛怒涌急追下来。同时，瞥见地上射起两条黑影，往斜刺里飞去。到了前面，化成两团黑气，飞星电漩般接连千百个滚转，合而为一，仍就原形，刺空飞去，神速已极。阮徵那快的星砂，竟会差了一步没有追上。

原来妖人炼就三尸元神，已被舍却一个元神，乘隙遁走。四人见那妖魂逃路正是川西一面，反正顺路，自便不舍。因带龙娃同飞，便把法宝收回，会合一起。阮徵道："我深知这妖孽的来历。如放妖魂逃走，不知要害多少生灵，最好追上除去，才可免患。"

两下飞行均极神速。尤其四人遁光连合，势更强烈，宛如一溜惊虹横空而渡，晃眼便是千百里外。追来追去，追到大雪山边界，双方已是首尾相衔，相去不过里许远近，眼看就要追上。遥望前面，一峰刺天，高出云表。近顶有一危岩，下

有一洞，宛如巨吻怒张，向空嘘气，正在喷吐云雾。妖魂好似急不暇择，本由洞侧斜飞，快要飞过，猛一掉头，便往洞岩中飞去。洞中立冒起一股云烟，将妖魂裹进。妖魂黑影好似误投虎口，并还现出挣扎之状。

四人也自飞近。李洪便要跟踪追入，申、阮二人连忙拦住。仔细一看，洞口云烟已止，形势虽然险恶，内里却并不深，只有丈许便到尽头。石壁地上，满是尘沙冰雪堆积，外面更是冰封雪压，已成玄色。分明高寒荒僻，亘古以来，无人踪迹。洞中云烟完整，并无缝隙，妖魂怎会不见？

阮徵虽觉此非善地，无人便罢，如若洞有主人，妖魂如非运用邪法幻化遁走，被其收留，绝非易与。心中念着光明境应援之事，妖魂既未追上，不欲另生枝节，正想招呼众人，仍往倚天崖赶去。龙娃笑道："明见妖魂逃来此洞，怎会不见？师叔何不用佛光照他一照，妖魂如在里面，不就现出原形了么？"申、阮二人先因洞中不见一丝邪气，地上冰雪尘土均非幻化，匆促间不曾想到用法力试探，闻言方要施为。李洪首被提醒，已将佛光发出，朝洞中照了一照，仍是原样，无迹可寻，只觉心神微微动了一下。因申、阮二人见无异状，正在催走，也未在意，都当妖魂幻化逃走。略为商计，便同起身，带了龙娃往倚天崖飞去。两地相去不远，顷刻飞近。因知女仙杨瑾带了古神鸠，同隐双杉坪侧山腹之内，便往当地飞降。

刚一落地，忽听重石坠地，"吧"的一声。回看身侧，倒了一块三尺来长的石条，上面并还有冰雪尘沙。方觉奇怪，李洪忽然惊叫道："龙娃呢？"申、阮二人看龙娃，已不知去向。随听石条上发话道："无知竖子，竟敢无故扰我清修！为此将他押禁洞中三日，以示薄惩，期满自会放出。你们不服，可来寻我要人便了。"

# 第十四回

## 赤手拯群仙　万丈罡风消毒雾
## 深宵腾魅影　千重雷火遁凶魂

话说众人闻言大惊。依了阮徵，杨瑾仙居近在咫尺，必知此人来历，意欲叩壁求见，问明再去。申屠宏却是师徒关心，虽知适才带了石头幻化的龙娃，同飞了这远里程，竟未觉查，对方不问邪正，均非弱者。但因龙娃无什么法力，性又强毅，被禁必定不服，左道中的禁法多半恶毒，恐其受苦。又想自己和李洪均有佛门至宝，适才宝光照洞，本是李洪所发。对头因龙娃开口提醒，拿他出气，行事又极鬼祟，可知仍有顾忌，为此想先赶往援救。

李洪最爱龙娃，性又急恶，力主快去。申屠宏便令阮徵往见杨仙子，请教之后，问明对头来历，速即来援。匆匆说完，便同李洪往来路孤峰危岩上飞去。到后一看，岩洞仍是原样，静悄悄的看不出一点形迹。

李洪方要开口，申屠宏因对方来历深浅，一点不知，意欲

先礼后兵，忙使眼色止住李洪。一面戒备，口中说道："我乃妙一真人门下弟子申屠宏。适同师弟阮徵、李洪追一妖人，路过此山，见他飞入岩洞不见，不知洞中有人，曾用佛光查照。后到双杉坪下落，听道友石上留音，才知小徒被道友擒去，为此前来请教。道友在此清修，本不应冒犯虎威，但是小徒入门日浅，毫无法力，并且佛光照洞乃是我等三人，与他无干。如蒙念其年幼，事出无知，从宽放出，固感盛情，否则，也请现身赐教如何？"说完，并无回应。

李洪早就不耐，忍不住喝道："你这人好无道理。我们因见荒山古洞，不像修道人隐居之所，妖魂恰又隐入此洞，你如真是有道之士，理应助我除此妖邪，就便不顾惊扰，也应现出形声拦阻。始而隐藏不见，末后又将我师侄用鬼计擒去，是何道理？有本事只管找我，无须欺软怕硬，朝那毫无法力的幼童出气。趁早放出，两罢干戈，否则，我便不客气了！"说完，仍无应声。

申屠宏也自有气。二人正要下手，忽听一老妇人的口音，喘吁吁发话道："孺子无知，我不过看在你们师父分上，不肯与你计较。但我巨灵崖不许外人侵犯，就便无知误入，也须少受惩罚，才放脱身。你们本来要走，因你徒弟提说，才用佛光照我，为此将他拘禁三日，其实并无害处。我因夙孽太重，正坐枯禅，休说行动，连说话也是艰难。平日不愿人扰闹，也由于此。妖魂过时，正值洞中神火刚消，余焰未尽，误认同道，情急自投，现已被我法力炼化。你那徒弟龙娃却是好好的，现在下层洞内虽受禁制，并无妨害。你们不知轻重，又来登门寻事。我仍看在你们情面，心想此举虽已犯我规例，已有押头在此，可以交代，也就罢了。那知仍冒渎！你这小孩尤为无理，就此放过，情理难容，除非应我昔年誓约，你也须受我拘

禁三日，才可放走。我在此隐修，再有三日便整整两个甲子。除每日三个时辰，元神去至下层洞内而外，终日在此枯坐。你自有眼无珠，怪着谁来！”

申屠宏听出对方口气，辈分颇高，料与师父相识的散仙，又听龙娃并未受苦，心中一放，气便平和许多。方想请问姓名，如何应付？李洪也略平盛气，后听对方口气越来越不好，竟连自己也要禁制三日，不由大怒。暗忖：自己九世修为，前生之事全都记得，从未听说父执私交中有此一人。照所居崖洞和这等言行，决不是甚么玄门正宗清修之士。刚要发作，忽见正面石壁上现出一点人形。定睛一看，原来壁上乃是半人来高一个石凹，中坐一个老妇，生得身材横宽，甚是臃肿。一个扁圆形的大头，乱发如绳，两颧高起，扁鼻排大，嘻着一张阔口，牙齿只剩了一两枚，胖腮内张，巨目外突，瞳仁却只有豆大，绿黝黝的不住闪光，两道灰白色的寿眉，一长一短，往两颧斜扑下来，形容丑怪，从所未见。

尤奇是壁凹与人一般大小，老妇嵌坐其中，上下四边通没一丝空隙，仿佛按照人体大小凿成。想是自从入坐，经过百余年不曾动过，通身满是冰雪沙尘堆满。初出时还带着一片冰裂之声，看去宛如一个冰雪堆成的怪人，由壁凹中缓缓移出。等离石凹，方始现出身形貌，身上冰雪仍未去净。

申屠宏知道对方坐关年久，功力甚深，既与师长相识，必非庸流。见李洪面色不善，惟恐生事，方想与之理论，老妇已先指李洪笑道：“无知顽童，我已两甲子不曾离坐，如今为你现身。有甚法力，只管施展，省得说我以大压小。我这人说话永无更改，不通商量，你们此时便朝我跪地求饶，也须拘禁三日。你那同伴如再开口，不问说些什么，我都不听，也许和你一样，休想脱身。”

李洪闻言固是有气。申屠宏虽觉对方不可理论，仍恐冒失，陪笑问道："道长法号可能见示么？"老妇怒道："叫你不许说话，为何多口？我与你师父共只见过一面，无什交情，不必顾忌。我名姓说出来，你也不知道。有什本领，施展便了！"

李洪终是童心未退，见那老妇形态丑怪，手微一伸，身上冻积坚冰雪块便铿锵乱响，纷纷碎落，觉着可笑。呆了一呆，老妇已二次发话，神态越是强横，李洪便大喝道："我那法宝厉害，更不愿无故伤人。有什法力，快些施展，似此发横作样，我先动手，你更吃亏！"老妇冷笑道："孺子何知？把你那几件法宝献出来，我看什么样儿，也值吹这大气？"

李洪几次要动手，均被申屠宏暗中传声拦阻，闻言再忍不住。心中仍想："对方枯坐多年，与人无害，虽然禁住龙娃，听口气也未受苦，何必伤她！"意欲稍为示威警戒，逼她放出龙娃，一走了事。主意打定，惟恐断玉钩厉害，对方又无妨备，不死必伤，便把玉玦一按，胸前立有大片霞光放起。

丑妇笑道："这么一点伎俩，也敢发狂？真不知自量了！"说时，李洪玉玦宝光，已将老妇全身照住。对方神色自如，竟如无事。李洪听她讥嘲，越发有气，又把三枚如意金环放将出去，将老妇罩住。这两件均是灵峤三仙所赠奇珍，照理必不能挡，老妇吃宝光罩住，不特言笑自如，连那身积坚冰也未碎落一块，嘲骂的话越发刻毒。李洪性起，仍不想施展断玉钩，只把金莲宝座放起。

老妇笑道："你力竭知穷。乖乖服输，去往洞中小住三日罢。"说时，宝座上佛光刚照向老妇身上，李洪眼前一暗，耳听申屠宏传声急呼："敌人厉害，防身要紧！"声才入耳，申屠宏已飞身进来。那金莲宝座本与李洪心灵相合，闻言也自警觉，一同纵身莲台上去。本意敌人奇怪诡异，莫测高深，不

求有功，先求无过。不料两人会合，定眼一看，敌人也未还攻，就在这晃眼之间，已换了一个地方。敌人不知去向？宝光照处，环境已变。

当地是一个其大无比的山洞，四处无门无户，约有二、三百丈高。正面一片石钟乳，好似一座极广大的水晶帐幔，带着无数璎珞流苏，天花缤纷，自顶下垂，竟与那洞一般高大，离地只有两三丈高。正当中幔后，有一丈许方圆的宝座。另外两排玉墩，均在晶幔之后，作八字形分别，似是主人集众讲道同修之所。只见全洞空空，并无一人。宝座对面，洞中心有一尺许大小的圆穴。穴内冒起一股银色火苗，时高时低，向上激射，高约丈许，照得对面钟乳帐后五光十色，齐闪霞辉，壮丽已极。

二人料知身已入伏，被人困住。李洪首先不耐，正待施展全力，破洞而出，申屠宏忙拦道："我看主人不似左道中人，法力甚高，我们不可冒失。龙娃想也必在此地，何不将他找到，以免误伤？"李洪闻言提醒。因见敌人行事莫测，人又被困山腹之内，那银色怪火不知何用？为防万一，同在金莲宝座之上环洞飞驰。

方在搜寻龙娃踪迹，忽听当中宝座上老妇笑道："你二人无须张惶，我绝不伤你，只留三日便放。要想寻你徒弟，却还不到时候，第三日便相见了。实告诉你，我昔年许有愿约，有人到此，除非将我杀死，休想脱身。三日期满，还须看你能否醒悟，行事如何而定，否则，我虽不违约，照样释放，你二人造孽无穷了。"申屠宏接口问道："我知道长必是前辈仙人，此举必有用意。有何使命？只管明言，何必打这哑谜，令人莫测高深？"

老妇笑道："你到底年长几岁，火气小些。别的话我不愿说，你们已被我禁入山腹之内，上下四外全都厚逾千丈，你们

法宝、飞剑全无用处。尤其穴中地火激动不得，如敢胆大妄为，方圆三千里内立成火海，此间千年冰雪一齐溶化，那时洪水为灾，造孽无穷。我在此隐居多年，俱都不敢惹它。只不怕造此大孽，只管闯祸便了。”说时，只听发话，不见人影。

李洪料知对方隐身座上，本想施放法宝试他一下。因听这等说法，猛想起日前师父曾说：“雪山境内伏有一处祸胎，深藏在一个极大的山腹之内，一旦被人引发，立是滔天大祸。”只得忍住。语声也自终止。二人先想阮徵少时必来援，对方所说不知真假，照着先前对敌情形，终以谨慎为是。好在别无他苦，互一商量，只得耐心待援，暂时守候。

等了一阵，阮徵终不见来。李洪惟恐延误光明境之行，好生烦急。正想施展法力，姑且往上冲他一下试试，忽听龙娃嘻笑之声，由宝座后隐隐传来。二人忙即赶过一看，座后不远便是正面尽头，石壁如玉，通体完整，看不出一点形迹。连喊数声，未听答应。方自惊疑，猛瞥见座上飞起一条人影，一闪即逝。紧跟着，地底风雷之声轰轰怒鸣，刚一入耳，火光大盛，银芒如电，往上激射而起。转眼升高百余丈，下小上大，猛烈异常。当时便觉奇热难耐，忙用佛光法宝护身，才得无事。

方疑地火将要爆发，引出巨灾，忽然一片墨云，上坐老妇，自空飞堕，正压在那蓬银色烈火之上。墨云立时展布开来，将那箭一般直的一蓬斗形火花兜住，反卷而下，缓缓往下压来。约有个把时辰，方始将火压入穴中，与地齐平。老妇全身也被墨云涌住，压坐火穴之上。二人见她两目垂帘，似在入定，看出对方正在镇压灾劫，自然不便动武。

又经了好些时，老妇身上所积冰雪早已溶化。先是水气蒸腾，结为热雾，全身直冒热气，地底风雷之声也越发猛烈。到了后来，老妇面容痛苦，仿佛下面火烤，奇热难耐，护身墨云

也逐渐消散，化为缕缕热烟，往上升起。李洪忍不住问道："你是想镇压地火么？休看你我敌人，防御灾劫，分所应为。情愿助你少受苦痛，事完再与你分个高下如何？"

老妇先未理睬，忽把顶门拍了一下，喘吁吁颤声喝道："无知顽童！你不伤我，自身难保。你们已被困了三日夜，在我法力禁制之下，连此小事尚且不知，还想助我御灾，岂非做梦！何况地火已被我全力制服，由地肺中窜往海外无人火山，缓缓宣泄，也用你不着。"李洪一听，被对方连困三日，竟未觉察。阮徵不知何故未来？惜恐海上之行因此延误，一时情急，又看出对方神态不似先前痛苦惶遽，防他事完隐遁，无法寻踪。一时情急，也没和申屠宏商量，冷不防把灵峤三宝连同断玉钩发将出去。

初意敌人不是隐形遁走，便曾和初时一样，法宝无功，不能伤她。那知断玉钩剪尾精虹刚一飞出，老妇忽然把头一挺，宝光绕身而过，立时斩为两断。头顶上随飞起一幢金碧光华，当中拥着一个赤身趺坐的女婴，貌像甚是美秀，电闪也似往上升起。右手往下一指，一团紫光带着一片碧火打将下来。残尸先被碧光一裹，化为尺许一股火焰，往火穴中投去，黄光跟踪飞下。老妇一死，穴中又现银色火苗。刚刚冒起一、二尺高，被那血焰投入，压了回去，紫光再往下投入，霹雳一声，地底风雷便似潮水一般，由近而远，往远处退去，转眼声息皆无，穴口也自合拢，化为一片完整石地。

李洪先当敌人元神遁走，本要指挥宝光追赶，因见金碧光华不带丝毫邪气，微一停顿。紫光打下，地穴填平，元神也自飞走。二人才知敌人是想借此兵解，只是困了三日，此时才知。龙娃不见，阮徵未到，急切间正想飞起，查看出路。忽听龙娃又在急喊："师父、师叔。"声音似在玉石宝座之上。刚

要放出佛光照看，一片紫光闪过，龙娃倏然现身，果在宝座之上飞纵下来，手上拿着一个鱼鳞口袋，腰间还挂着一个金葫芦，胸前一面护心镜，银光闪闪，一望而知是件异宝。

二人见龙娃满面喜容，正要问话，忽听阮徵在上方传声急呼："大哥、洪弟可在下面？我们此时就要起身往小南极去了！"二人闻言大喜，一面应声，匆匆带了龙娃，照适才老妇元神上升之处，飞去一看，洞顶现一小洞，正是先前老妇打坐之处的出口。里外相隔少说也有好几百丈，才知所说果非虚语，阮徵正在外面等候，手持一个小鼎，洞外山石上立着一个目射金光的黑鸠，竟有丈许高下，顾盼威猛，神骏非常。

李洪笑问："二哥将九疑鼎和古神鸠借到了么？这位鸠道友怎不变小一些？"阮徵笑道："宝鼎自经佛法炼过，已然大小随心，来时鸠道友因听杨仙子说，主人脾气古怪，虽然假手洪弟兵解，也许故意留难，不将门户开放。意欲将这山顶揭去，放出你们，刚现法身，还未回复呢！我蒙杨仙子转赐一道神符，可以快些，据说不用此符，也得赶上。不过凌师妹未必能遇，她途中也许还有阻拦，最好早走，无暇多谈。鸠道友因我弟兄为它曾效微劳，欲令我们骑它同飞，固辞不允，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且先起身，有话路上再详谈罢！"随令龙娃先向神鸠礼拜，跪谢无礼之罪。然后长幼四人同上鸠背。阮徵终想快走，方取灵符施为，神鸠忽然回过头来叫了两声，把头一摇，张开比箕还大的铁喙，一嘴将符衔去，吞入腹内，两翼展动，环身十八圈锅锤大的佛光，突然现得一现。立时破空入云，比电还快，往小南极天外神山飞去。

阮徵不知神鸠夺符何意？见它飞得如此快法，暗忖："此符杨仙子相赠，必有原因。"方想询问，嗣见飞行神速异常，预料期前必可赶上，便未再问。阮徵随说起借宝鼎、神鸠经

过。原来阮徵先在双杉坪叩壁求见，半晌无人应声，心方奇怪。忽见侧面危崖飞来一道金光，落地现出一个女仙。上前请教，乃是一音大师金钟岛主叶缤。见面便说，杨瑾因蚩尤墓中三怪，知道大劫将临，不特飞行神速，来去如电，近来并在地底穿通了两条道路。由不周山远至冀北涿鹿一带，每隔三数百里，设有一处邪法禁制。准备万一有事，便由地底遁行，沿途倒转地形途径，以阻追兵。一面并在不周山老巢设下极厉害的埋伏，以备敌人上门，不是对手，当时施展邪法，倒翻地肺，引起浩劫，以为挟制。

自从上次三妖徒被李洪和小寒山二女杀死，越生戒心。虽然恨毒，日夜打算复仇，但畏七宝金幢威力，不敢妄动。师徒数人防备甚严，除他越发不易。日前算出三怪生辰在即，一般妖邪知他厉害，又喜奉承，平日行踪诡秘，寻他不到，多乘此日借着庆寿为由，前往讨好。三怪虽知杨瑾将要寻他晦气，无如平日骄横好胜，不肯示弱，这每年一次例举忽然取消，自觉丢人。互商一计，仍然举办，只在暗中加以防备。便把会场设在大雪山西黑风峡谷之内，表面说是峡中隐伏的大弟子巫拿阿为他庆寿，实是为了当地僻处雪山深处，终年阴霾，冰雪万丈，狂风怒号，终年不断，无论仙凡从无人打从当地经过。

妖徒最喜营建，经用邪法多年布置，将座山腹几被掏空，方圆大至二百余里。不似三怪老巢，地势虽也不小，污秽黑暗，无异地狱，每次设宴都在不周山前广场平野之上，无故从不邀人深入墓穴。内中更有不少邪法禁制，埋伏重重，通路又多。一旦强敌来寻，进可以战，退可以避。事前并用邪法迷踪，在老巢内外设下幻相，和七盏摄形神灯。有人入内，被那神灯一照，立将形神摄去，休想活命。邪法如若无功，或被人破去，他也立时警觉。端的防范严密，诡诈异常！

可是不乘此时下手，以后除他更难，甚或铤而走险，激出别的灾变。只有一人漏网，便是将来大害。为此。杨瑾十分慎重，与叶缤约定假作各不相干，而都不见，等时机一到，立即分头下手。而叶缤所炼灭魔宝箓，也恰在期前完成。当日杨瑾已然先去，事前计议还少一个帮手。无如人选甚杂，事要机密，本想神鸠近来法力大进，可以承乏。叶缤刚要起身，忽在绝尊者故居以内，由佛光中看出三人飞来。细一推算，情知此行因果，为此赶出告知阮徵，令其同往相助。

叶缤并说："那擒龙娃的老妇，以前也是旁门中有名女仙江芷云，和幻波池圣姑伽因还是先后同门。昔年美艳如仙，虽是旁门中人，除性情乖僻而外，从无恶迹。因为树敌太多，中了仇人诡计，乘她元婴刚刚炼成，神游之际，将她法体毁坏，以致不能归窍。她又不愿再转人身，正在愁急，寻找庐舍，巧值散仙彭妪尸解，被她撞上。彭妪已然成道，貌极丑怪，借用法体，本可情商。因她情急疏忽，后面敌人追迫又急，惟恐明言不肯，自恃玄功法力，隐形神妙，对方真神刚一离体，便强附了上去。

"彭妪忿她无礼，立用仙法将她泥丸、紫关两窍闭住，并对她说：'我这躯壳，本不足惜，为何不告而取？我已成道，也不愿为此伤你，惩罚却不能免。我这法体已有千三百年功力，你得了去，修为上固可精进，但是要穴被我闭住，非经我师门炼过的法宝兵解，你从元婴凝炼到我今日境界，也不能出窍。此举于你利害参半，只看你心意定力如何？如能改头换面，静中体会，照样能以元婴成道，甚或成就在我之上，都说不定。芷云自负绝色，一生好胜。急难附身，原因元婴尚未凝炼，一时权宜，日后仍要别寻美好庐舍。一旦被人将窍门闭住，形貌如此奇丑，心难忿极，无奈连中敌人暗算，元气已

伤，看出对方厉害，说完人已飞升，无计可施。怒极之下，想起事由仇敌而起。在当地修炼了些年，法力越高，又炼了两件法宝，前往寻仇。积恨太深，竟把仇敌师徒同党七十多人全数杀光，一个不留。正在快心，归途遇一神尼点化，忽然醒悟改归佛门，就在巨灵崖洞中修炼。

“这日芷云静中推算，备悉前因后果，得知洞底火穴乃是未来祸胎，于是发下宏愿。一面在上层崖壁上开出一个壁凹，往内坐关苦炼，每日两次运用元神镇压火穴。先后历时三百余年，单枯禅便坐了两甲子，元婴早已凝炼，用尽方法，总是不能出窍。后又算出彭妪所说法宝，便是李洪由晓月禅师手中得来的断玉钩，不久便要由她那里经过。生性刚傲，向不求人，不愿明言，便在暗中布置。等妖魂路过，故意诱他自投罗网，禁入火穴消灭，再故意把龙娃抓去，想激李洪下手。现时申、李二人均被她用乾坤大挪移法，关入洞内，以备到时借断玉钩兵解。即用彭妪法体和她两件法宝，封闭火穴，除去祸胎，一同成此功德。因觉此举不甚光明，并把平生所有法宝、飞剑转赠李、申师徒三人，以示酬劳。她那里事完，兵解飞升，三怪也同时除去，正好借了宝鼎、神鸠一同起身。此时却去不得。阮徵闻言，便同起身，往不周山飞去。当地乃蚩尤埋骨之所，墓中只有一个大头骨。自三怪盘据以来，又开了不少洞穴，地势颇大。原定杨瑾带了古神鸠去往黑风峡，暗用佛法将宝鼎中混元真气，笼罩全山。神鸠埋伏不周山上空，独自隐形潜入黑风峡妖穴，用无相神光将三怪逃路封闭。这面叶缤赶往蚩尤墓穴，故意被那神灯妖人摄住，挣扎欲逃，并将三怪寝宫毁去。等三怪惊觉，附着灯焰飞回，立用灭魔神掌，待不防将三怪原体击碎。元神必往黑风峡逃去，神鸠突然在外现身，吸收妖魂。杨瑾也在妖穴发难，用师傅佛门四宝就势将妖徒和到

会群邪一网打尽。

“照此行事，虽然可望成功。但是三怪邪法甚高，元神仍具神通，一样厉害，神鸠猛烈粗心，容易为他所愚。更防三怪逃时不聚一起，难免漏网。阮徵恰巧新得西方神泥天璇神砂，威力更大，正是一个绝好帮手。一上路，叶缤便用佛法传声告知杨瑾，说帮手约到，分头准备。三怪果然上当，误以为敌人为他所愚，中计入伏，只是法力颇高，人虽被困，还在挣扎。因事前又有芬陀大师的佛法隐蔽，三怪推算不出虚实真假。性又凶毒，报仇心切，惟恐仇敌逃走，立化灯焰赶回，到时还自戒备。及见叶缤用佛法幻化的替身，被神灯鬼火罩住，周身宝光乱闪，分明人已被困，这才现身，一同上前。正在调笑侮弄，不料叶缤灭魔神掌突然下击，三怪骤出不意，立成粉碎。

“如换别的妖邪，这一下早已形神皆灭，三怪邪法真高，元神居然逃走。本心似想黑风峡聚有不少妖邪，意欲赶去，寻上三个功力较高的猛下毒手，将对方元神摄去，附体重生。不料刚一出洞，阮徵一听洞中雷声，立把天璇神砂大量施展开来。因宝光早被叶缤法力掩蔽，三怪逃命匆促，不曾看出。等到发觉身被吸紧，百丈星砂突然涌现，将身裹住，才知不妙，合力往外冲逃，已然无及。

“叶缤看出妖魂厉害，如非阮徵相助，神鸠还未必制他得住。似这样，经了两日夜，才由神鸠喷出口中紫焰，神龙吸水直射星砂丛中，将三怪残魂一齐吸入腹内。叶、阮二人随往黑风峡，赶去一看，妖徒虽已全数伤亡，赴会的妖党颇多能手。内有两个，一是摩诃尊者司空湛的爱徒刘超，一是老怪兀南公的得力门人清风散人。邪法还在其次，每人均持有两件厉害法宝。同时，姬繁记念前仇，炼了两件法宝，算出杨瑾在此，赶来报仇。以一敌三，已然斗法两三日，二人一到，随即助战。

"三邪本就连失重宝，力绌计穷。一个已被法华金轮罩住，一个被般若刀斩断一臂，本就情虚胆怯，那再禁得起这两人一鸠？只一照面，刘超先被天璇砂裹住，杨瑾法华金轮宝光电漩往上一冲，形神俱灭。姬繁独臂应敌，还想拚斗，一见清风散人知机先逃，新来强敌个个厉害，只得飞遁逃走。事完，已是第四天早上。叶缤为了指示阮徵机宜，又往龙象庵要了一道神符。先后耽搁了半日，阮徵才得起身，果然到得恰好。"

三人说完前事。龙娃早由李洪用玉玦宝光挡住前面，不畏天际罡风，等众说完，也禀告经过。原来龙娃本随众人起身，忽然眼前一花，落在洞中宝座之上，面前坐着一个丑怪老妇。因见师父、师叔不知去向，正在着急，想要动手。不料一抬手，便被老妇制住，笑对他道："你不要急，你那师父一会便要寻来，我因烦他一事，特意留你在此。但我向不无故承人的情，此举彼此都好，实非恶意。你如不信，这法宝囊内，便是赠你师徒三人之宝，到了天外神山取看，自知它的妙用。我另外再赐你一个金葫芦，此宝内贮百余粒霹雳子。我乃幻波池圣姑同门师妹，此宝比她所炼虽然稍差，威力却也不小。葫芦更是太白精金所炼，你将来也有不少用处。"

龙娃甚是机智，一听这等口气，又见道姑说完，递过一个鱼皮宝囊和所说葫芦，禁法也自收去。以前曾听师长说过圣姑事迹，知又遇见前辈仙人，忙即拜谢。待了一会，申、李二人一同赶到。自在坐上、师父竟如未见，一任呼喊，也似未闻。自觉隔时颇久，人又不能下去，方自愁急，银色怪火忽然升起。直到老妇兵解飞升，禁法失效，方得纵下。

师徒见面，李洪要过金葫芦、宝囊一看。那霹雳子只有黄豆大小，五色晶莹，隐射奇光。知道此与圣姑所炼乾天一元霹雳子，同一路数，威力甚大，已是喜欢。再看宝囊封闭严紧，

外写“到后取视”四字。用手一摸，好似法宝甚多，越发高兴。笑道：“这位老前辈，有事怎不明言？如非人已兵解，又由龙娃转交，真不好意思要她呢！”阮徵笑道：“所赠法宝必非寻常，以后我们均要收徒，正有用处。她令到后再看，也许还有别的用意。”

龙娃道：“弟子也曾问过。她说：‘你师徒四人，飞近南极天边，当有对头相遇。此人知我来历，未经你们用本门心法炼过，一被看破，保不暗中偷盗。能不现出最好，否则，也只霹雳子可用。余者均经我收入囊内，用佛法将宝光隐去，不使看出，到了光明境便无妨了。’”李洪道：“她原是佛门中人，怪不得我用佛光照她，依然言笑自如呢！”申屠宏道：“洪弟，下次遇难仍须慎重。幸而对方未存恶意，并有用我之处，否则，岂不又树强敌？还是问明了好。”李洪笑道：“她不肯说真话，也怪我么？”神鸠飞遁神速，竟不在三人以下，一路说笑，不觉飞入南极冰洋上空。申屠宏想起龙娃适才所说，方令大家留意，忽见前面暗云低垂。水雾迷漫中，隐隐有金光红光闪动，并有无数星火飞射如雨。看出内中剑光是本门中人。未及开口，神鸠两翼突收，已由高空中电也似急往下射去。

李洪手中拿着两粒霹雳子，坐在鸠背之上，本想遇见敌人，给他一下，试试此宝威力。这时目光到处，瞥见前面一个肋生两翅、身材高大的怪人，口喷火球，两翅横张，各有丈许来宽，由翅尖上射出千万点火星。正和一个青衣女子、两个十二三岁的幼童，斗得正急。少女和两幼童似知敌人厉害，都是身剑合一，另用一道白光、两弯朱虹和两团金光，与敌恶斗。一望而知是本门家数。

申、阮、李三人，对于开府后所收新同门，十九不曾见过，只认对头是那翼人耿鲲。这三人虽未见过，但那形貌极像

杨瑾所说的凌云凤师徒。阮徵方用传声询问："这位道友可姓凌么？"凌云凤原是日前神驼乙休命人由陷空岛送去灵药，将沙、米两小治愈，立即起身。不料行至南极上空，突遇翼人耿鲲，因见云凤师徒峨嵋家数，想起前仇，竟欲加害，双方便在海面上争斗起来。

云凤自非其敌，幸仗神禹令，和沙、米两小的佛门牟尼珠、毗那神刀合力抵御，勉强打个平手。无奈耿鲲精于玄功变化，邪法甚高，沙、米二人重伤新愈，不能施展全力。眼看危急，忽见四人骑鸠飞来。神鸠本来相识，李洪也曾在峨嵋见过，再听传声相唤，不禁大喜，连忙回应："愚妹正是凌云凤，同了小徒沙佘、米佘路过此地，被这妖孽无端拦阻。诸位师兄贵姓？望乞见示。"

申、阮、李三人一面通名答话，各人的飞剑法宝，早先飞将出去。神鸠也早飞向云凤身前，等双方会合一起，忽将两翼微张，似要众人下骑。申、阮二人会意，因知耿鲲邪法甚高，不可轻敌，忙令李洪放起金莲宝座，带了龙娃飞身其上。四人刚离鸠背，神鸠倏地一声长啸，便朝宝光丛中耿鲲飞扑上去。

这时，阮徵因知耿鲲乃人与怪鸟交合而生，生具异禀。又在一无人海岛上，得到一部道书，修炼多年。仗着邪法神通，横行东南两海，性又凶残，犯者无幸。虽因生长在辽海穷边无人岛上，最恋故土，不常去往中土为恶，但他素性凶残，强暴无比，海中生灵遭其残杀者不知多少。近来又受许飞娘等妖邪蛊惑，专与正教中人作对。仗着天赋本能，修炼年久，两翅上面长短羽毛均是极厉害的法宝，对敌时，翅尖上所发火星凶毒无比，不论仙凡遇上，为其打中，不死必伤。端的厉害非常！

自从那年为与宝相夫人作对，被神驼乙休将他两个得力妖

徒，一个用乌龙剪杀死，一个收服擒去，本人又为乙休所伤，到末一天赶来报仇，又被恩师仙法惊走，越发怀恨。从此只一遇见正教中修道人士，便视为切齿之仇，决不轻意放过。此人飞行神速，来去如电。目前正当一般同门下山行道之际，一旦狭路相逢，稍为疏忽，难免不遭毒手，实是未来隐患。意欲就势将他除去，上来便用传声令众留意。天璇神砂先不放起，以免打草惊蛇，追他不上。只把两炳娲皇戈，连同各人飞剑发将出去诱敌。正待暗放阎浮珠，分三面埋伏空中，将去路阻住。再由正面，冷不防发动天璇神砂，阎浮珠所化三朵血焰金莲也同时发动。再把各人法宝、佛光，连同太乙神雷一齐上前夹攻。纵令擅长玄功变化，至多也只逃得一个元神，本身必死无疑。

哪知古神鸠神目如电，早看出敌人禀赋奇特，介于人禽之间，腹中炼有内丹，起了贪心，欲捡便宜，也在此时飞扑上去。势又绝快，竟抢在阮徵前面，已先发难。原来正派群仙见耿鲲性虽凶暴，所残杀的俱都是海中精怪之类。近年除所收妖徒多是异类，偶然背师在近海诸山，摄些妇女纵淫为凶而外，本人只是性暴刚愎，无故不肯害人。又知他数限未尽之际，均未与他计较。年时一久，耿鲲以为神通广大，无人敢惹，越发夜郎自大，谁也不放在眼内。自从连遭神驼乙休与白发龙女崔五姑，两次挫折，才知敌人不是易与。心虽忿恨，时刻都在留心，平日骄横之气已去了好些。

当日本与云凤巧遇，看出是峨嵋门下，耿鲲触动旧恨，意欲报仇出气。哪知敌人师徒法宝神奇，急切间无计奈何。正待施展玄功变化，避开正面神禹令的宝光，出其不意，猛下毒手，忽见四人一鸟横海飞来。一照面，便看出神鸠气候不似寻常。心想："鸟尚如此厉害，敌人本领可想而知。"方自失惊，暗

中戒备，法宝、飞剑已相继飞来。对面两个幼童又放起一个金莲宝座，将身护住。经此一来，已成有胜无败之势。

正在又急又怒，那只比耿鲲大出许多倍的古神鸠，忽然离了主人猛扑上来。虽知厉害，因神鸠近来功力深厚，宝光已先掩去，不曾看出。正想施展邪法试他一下，耿鲲两翼一振，翅尖上大片火星，暴雨一般刚刚飞出。神鸠一声怒啸，身子忽又暴长十倍，看去直是展翅金鹏，当头扑到。同时，鸠身上又现出一十八团铜鎚般大的金光，环绕全身，比海碗还大的火眼金睛，精光电闪，远射数十百丈，威势越发惊人。

方料要更糟，只为耿鲲凶横已惯，不甘败逃，仍想试为抵敌。就这微一迟延之际，猛瞥见神鸠把口一张，立有六、七尺粗一股紫焰，激射而出。翅尖上的火星，挨着便被冲散消灭，护身光气也被吸住，吸力甚大。同时，敌人方面六、七道剑光宝光，连同少女手中神禹令所发青濛濛的光煞，也正电舞虹飞环攻上来，才知不妙。

耿鲲心方一惊，神鸠两只树干般粗细的钢爪，已当头扑到，正在扬爪下击。匆迫之中，想起此鸟乃众妖人平日所说的古神鸠，本就猛恶无比，更有至宝、佛光环绕全身，如何能与为敌？忙用玄功挣逃时，觉出身子已被紫焰吸紧。惊惶失措之下，一时情急，不知利害，忙把苦炼多年，新近才得炼成的一粒内丹火珠喷将出去。本意形势万分危急，只有拚命损耗元气，一面仍用翼尖上火星抵御其他强敌，一面用这一粒内丹元珠将紫焰暂行挡住，等运用玄功化身逃走，再行回收。谁知神鸠狡猾，故意扬爪发威，运用腹中丹煞将其吸住，迫使喷出丹元，以便吸收，耿鲲果然上当。

其实申、阮二人已然布置停当，人鸠合力，耿鲲自无幸免。也是神鸠一心专注敌人内丹，没想到双管齐下，就势下击。瞥

见对方张口喷出一团火球，心中大喜，惟恐失去，只顾夺取。奋力一吸，那粒内丹虽被紫焰裹住，吸入腹内，耿鲲见此情形，早吓了一个亡魂皆冒，乘着紫焰收回，慌不迭飞身遁走。

刚一回身，猛又瞥见空中现出三朵亩许大的金碧莲花，各射出千重血焰、无量毫光，带着轰轰雷电之声，三面环攻而来。身后宝光大亮，天璇神砂已化作大片金光星雨，铺天盖地潮涌追来。内中并还夹着许多法宝、飞剑，和两环佛光祥霞，电驰飞到。太乙神雷打个不住，千百丈金光雷火密如雨电，上下四外一起夹攻。震得天惊海啸，浊浪排空，精光万道，上达云霄。耿鲲做梦也没有想到，几个无名后辈竟有如此神通威力。古神鸠吸完内丹，又二次铁羽横空，飞扑上来。此时危机一发，稍为疏忽，非只命丧敌手，连元神都许保全不住。耿鲲不由心胆皆裂，那里还敢停留？只得拚耗元气，自残肢体，假作情急拚命。运用玄功变化，由两翅上卸下三根长翎，化作三个化身相继出现，迎敌上前，真身却在暗中隐形遁去。

# 第十五回

## 御劫化元神　永宁仙宇虹光碧
## 降妖凭宝鼎　曼衍鱼龙海气腥

这原是瞬息间事。耿鲲逃时，那三朵血焰金莲已然飞近，正要合团爆发。众人见耿鲲已受四面包围，浑身火星银光乱爆如雨，不特没有逃意，反倒多分出两个化身，向那血焰迎去，当是情急奔命。方想："妖人伏诛在即，这等魔教中的至宝，如何能与硬对？"众人法宝、飞剑夹攻之下，血焰神雷已全数爆发，三个化身相继粉碎。星砂血焰怒涌中，阮徽方觉有异，忽听神鸠怒啸，往星潮中冲去。阮徽因神砂厉害，神鸠虽有牟尼珠光护身，恐其疏忽误伤，方在运用神砂，不令生出感应，神鸠已由千层光焰之中，将耿鲲最后一个化身抓起。

众人还当真身被擒，忙收法宝仔细查看。乃是一枝七、八尺长的鸟羽，色彩鲜艳，虽有好些地方残破，铁羽如钢，仍是好看非常。神鸠身子也复了原状，飞向李洪身前，将那鸟羽向龙娃手里一塞，龙娃连忙接住。申屠宏知道耿鲲已逃，便向龙

娃道："此是鸠师伯赐你的见面礼，将来必有用处，还不拜谢？"龙娃连忙谢过。

云凤师徒再向众人重行礼见。神鸠连声鸣啸催走，云凤师徒本与相熟，也不客套，略为招呼，便随众人一同坐上，往南极天边飞去。神鸠飞行甚快，不消多时，便由南极荒原雪漠之上飞越过去，到了地轴之下。众人除阮徵外，多是初次经历。方觉天体有异，所见星辰都较往日为大，地面上凹凸之处甚多，时见方圆千百里的深穴，天气奇冷。有的地方长河千里，绣野云连。只为鸟兽大而不多，形态特异。偶然发现丛林深处大河两边有些野人，身材俱甚瘦长高大，肤黑如漆，纵跃如飞。每人身上只围着一片兽皮、树叶之类，拿着石条和树枝所制成的兵器，飞驰往来于林野草树之中。

这时神鸠飞行越低。那些野人一见空中飞来这样大鸟，齐声哗噪，纷纷奔出，漫山遍野到处都是。各用石制镖弓和树枝削成的长矛，暴雨一般飞掷上来。神鸠自不把这些野人放在心上，两翼微动，大风立起，纷纷拨落，连身子也未挨近。众人看出当地洪荒未辟，那些人仍是穴居野处，神鸠性烈如火，恐有伤害，忙请飞高。野人见大鸟厉害，也自惊退。晃眼，便把那一带飞过。

李洪笑道："这里的人怎还似上古之民一样？"阮徵笑道："我们此时已在地壳下面。我上次经过，因在日中，下面奇热无比，此时约在申酉之交，如此奇冷，晚来天寒可想而知。外人到此绝难生活。中间又隔着数万里的冰洋大海、雪漠荒原，凭这类人，如何能够飞渡过去？限于天时，只好穴居野处了。"

正说之间，忽见天宇渐低，身外似有雾气笼罩，前途一片混茫，天星早已隐迹。神鸠双目金光，电炬般直射浓雾之中。先能照出数十丈远，此时也在逐渐缩短。眼前暗沉沉一片氤

氲，似无量数的圆圈密层层旋转不休。阮徵猛觉手中所持宝鼎，似被什么吸住。知道飞近天边气层之外，前途不远，就是子午、未复两线交汇之处，极光太火相隔渐近。正告众人留意戒备，凌云凤躬身答道："昨李乙师伯传来仙示，恩师所赐宙光盘，和师兄二相环中天璇神砂，均能穿越元磁真气和那极光太火，有一已可无害，何况会合一起。不过此宝用时费事，愚妹功力不济，须先准备，不似师兄神砂可以随心运用罢了。"

申、阮二人早知，"宙光盘"乃本门最珍秘的法宝，封藏多年，连自己也未见过，想就此观察此宝的威力妙用。便对云凤道："此宝实是神妙非常，师妹既然奉命，当仁不让，无须客气。我用神砂防护，请师妹独立前面，准备应付罢。"云凤依言行事。刚刚站好，将宙光盘取出，众人猛觉身子一轻，人已飞出气层之外，眼前一亮，重放光明。李洪、龙娃首先欢呼："好看！"

原来前面极光已现，茫茫天宇已成了一片云霞世界，又仿佛面前横着一道其长无比的光墙。上边整齐如削，下半如山如林，如闪如阜，又如剑树刀峰和人物花草之形，只是倒立芒尾根根向下。奇光灿烂，幻为五彩，气象万千，不可名状，极尽光怪陆离之致。龙娃笑问李洪道："这便是宇宙磁光么？我们穿过时，必更好看呢！"

李洪笑道："你这小娃儿知道什么？此是极光反射出来的虚影，如何冲过？那元磁真气只是一般混元之气，与万古凝炼不消的太火，厉害无比，不论仙凡都不敢去惹它。我们如非备有克制之宝，不要说冲过去，稍为挨近，便化成烟气消灭，万无生理。磁光尤其厉害，听说多厉害的法宝，只是五金之质，全被吸去，化为乌有。你小小年纪，功力直谈不到，如非阮师叔宝光护身，当此阳魄始生、极光犹盛之际，天气奇冷，你早

冻死了！”

话未说完，忽听阮徵喝道：“我们来快了一步，正当元磁真气最盛之时，吸力甚大，虽有制他之宝，仍以小心为是。那磁光本质只是一团灰白光影，乙师伯那高法力，不敢犯险冲入，何况我们？此时鸠道友已然停飞，尚且如此快法，想必相隔已近。这东西说来就来，神速无比，凌师妹先把宙光盘准备，以防万一罢！”

云凤初当大任，早看出神鸠一离大地气层之外，飞不多远，忽然往侧一偏，两翼便即停住，未再往飞。内有两次并似往后挣退神气，口中鸣啸不已。下面大地山河，不见一点影迹。脚底青冥杳霭之中，反有不少天星出现，光均强烈，比平常所见要大得多。料知快到地头，虽以全神暗中戒备，但因后进道浅，心存谨畏，意欲奉命行事。闻言，立把手上宙光盘往上一扬。立有长圆形一盘奇亮无比的五色金光，飞出神砂光层之中，悬向前面，一同飞驰。众人见此宝脱手便自暴长，约有六、七尺长，三、四尺宽。盘中满是日月星辰躔度，密如蛛网。中心浮卧着一根尺许长的银针，针尖上发出一丛细如游丝的五色芒雨，比电还亮，耀眼欲花，不可逼视。再往前飞不远，针头上的精芒突朝前面自行激射，伸缩不停，快射出光盘之外。

申、阮二人身边所带，多是精金炼成之宝。阮徵手持九疑鼎，原体更是重大，本来越往前越觉前面吸力加增，如非众人法力高强，所用法宝飞剑与身相合，早被相隔万千里外的元磁真气吸去。后经神砂星光连人带鸠一起笼罩，也只稍为好些，阮徵手中宝鼎仍被吸紧，除了双手紧持，随着吸力前飞，已然无法与之相抗。可是宙光盘才一出现，盘中子午神光线并未射出，前面吸力便似有了抵消，神鸠飞行也可停住。

本来飞行已缓，李洪急于赶往天外神山去与七矮相见，偶

然无心催快，神鸠飞速刚一加速，盘中针光便现出这等景象。一看云凤全神贯注此宝，并未施为，方自奇怪，眼前倏地一暗，那横亘左侧天平的大片极光忽全隐去。阮徵以前经过，知已飞入磁气死圈之内，忙喝："师妹留意！右侧面如有白影黑点出现，速用此宝朝正南方冲去。"同时把手一扬，又放起大片五色星砂，将前面挡住。

申、李二人早经议定，也各把两圈佛光飞起。云凤宝光照处，方始看出，连人带鸠已飞入在一股粗大无比的黑气之中，最前面现出一圈灰白的影子。相隔极远，那么浓厚的黑气，竟能看见光彩，光之强烈可想而知。众人本对那团灰白光影正面急飞，刚一发现，便觉身上由冷转热。白影圈中突现出饭碗大小的黑点，料是阴衰阳盛，太火将现。阮徵还未及开口，云凤先听阮徵一说，格外留心，一见白影黑点相继出现，立将法诀一扬，盘中针头上光线，突然电也似急往斜刺里黑气中射去。

初现时，光细如发，又劲又直，势却猛烈异常。光并不十分长，离盘只两三丈，宛如万千根比电还亮的银针，刺向前面，闪烁不停。光线刚一射入，"轰"的一声巨震，立化为大片暗赤色的奇怪火花爆散，对面便冲破了一个大洞。神鸠似知厉害，身上的珠光骤亮，将头一偏，两翼往里一束，便往新现出的黑气弄中急穿进去。同时，众人均觉身后奇热。百忙中回头一看，就在晃眼之间，黑气爆散以后，来路一带已被波及，成了一片暗赤色的火云，往四外蔓延过去。火力之猛，热力之大，从来未见。看去又非真火，仿佛无量顽铁被火烧红情景。

众人那高法力，又在宝光笼罩之中，俱都烤得难受。龙娃更是通体汗流，连气都喘不出。而前面黑气因是混元真气的外层，势子比较缓慢，但也逐渐引燃，一路红将过去。幸仗神鸠飞行神速，一路急驶，阮徵又发出千百丈的星砂，挡住后面燃

烧之势，才得穿过。这两边气层也有千百里厚，回顾身后赤云虽在蔓延，似潮水一般狂涌而来，因飞得快，相隔渐远。申、阮、李三人均觉自己虽然无事，但这环亘地壳之外的元磁真气已被引燃，发出极强大的热力，万一发生灾祸，如何是好？心正愁急，忽听神鸠欢啸，七人、一鸠已全飞出磁圈之外。云凤随令神鸠停飞，回身将手一指，盘中针头上立有一串细如米粒的银星，朝那暗赤色云气中射去。

说也奇怪！磁圈本是一道长大无比的暗红，横亘天心，无边无际，两头望不见底，看去形势那么惊人。这小一串的银星，无异大千世界着上一粒微尘，相形之下，端的渺小得可怜！可是一经射到火云圈内，遥闻一连串的风涛交响之声过去，便由浓而淡，转眼回复原状，变成了一股同样长大的青气，作一环形，静静的横涌天边。神鸠也自调头前飞。三人见此宝如此神妙，不可思议，互一询问，才知云风来前先奉到妙一真人飞剑传书，预示仙机，指点此宝用法。跟着，乙休又命人送药，告以机宜，大意是说：

途中如遇申、阮诸人，便可不由来复线上通行，前面还有一层阻隔。那元磁真气边层为宙光盘冲破，太火受了感应，必发出比常火热出千万倍的热力，彼此元磁真气也受波及。看去虽是一片暗红，火云万丈，实非真火，无须害怕。因在地壳之外，四外均有大气包没，除南、北两极边界上，当时感到一阵奇热而外，转眼便过，并无他害。只消倒转盘中神针，针头上便有银色火星飞出，引使复原。

三年之内，元磁真气与太火互相吸收抵消，这隔断宇宙的奇险固可通行无阻，人世上九州万国全都风调雨顺，气候也可转为和平。虽然三年后仍要复原，不是根本消除，经此一来，后人只要算准两仪消长盈虚之理，便可通行，本门弟子更不用

说。只是天外神山也是紧附在地壳外面的另一世界，照样也有混元真气包没，更与地极磁光太火互相吸引。除来复线可以通行外，只在偏西的小南极四十七岛最末一岛附近，有一通路，比较容易冲过。但那地方，乃小南极天边与不夜城两天交界之处，大气磁光虽较微弱，下面四十七岛尽是妖邪盘据，邪法颇高。此时应援要紧，不宜多生枝节。

来复线相隔尚远，并且磁光太火已被妖蛇引发，正与神驼乙休相持不下。妖蛇受逼，保不挺而走险，一个防御不周，天外神山的美景恐有毁损。令由中部横断冲过，冷不防先用宙光盘将极光太火挡退复元，底下皆由乙休作主，便可成功……等语。

云凤因知申、阮二人同门先进，道法高深，阮徵又往来过一次，所用二相环也是一件能制元磁真气之宝，以为事前须奉机宜。见面匆匆，阮徵又先发话指点，令其戒备，越当是胸有成竹，一味谦恭，忘了先说。反使三人受了一场虚惊，俱都好笑。正谈说间，前面又现出一道其长经天的青气，虽比来路所见要小好些，望去也有数千里长一圈。天宇空旷，又是远看，绝看不出那是一股混元之气，只是色彩鲜明得多。难关将到，俱各紧张，一会便自飞近。

等到穿入气层之中，只觉上下四外气流尝乱，吸力之外加上阻力。阮徵看出有异，与上次所经不同，料是妖蛇已将这元磁真气引入地窍之故，便令云凤先莫动手。既然吸力不大，率性由自己用天璇神砂开路冲过，以免和先前一样发火蔓延，生出奇热，毁损下面仙景，再被妖蛇警觉，激出变故。随将神砂放起，冲荡气层而进。费了不少心力，居然将这数百里厚的气层磁圈，平安通过。

李洪遥望前面仍是一片苍旻，除有许多大小星光，疏落上

下闪耀而外，什么也看不见。笑问："还有多远？"阮徵笑道："就快到了，我们如由来复线走，一出地窍，便到光明境前面海岸。因由中部横断冲入，也未留神上头，只看前面天心，所以不曾留意。鸠道友大约也是初来，只知前飞，所以均未看出，我正要说它已看出形势，你没见它正往上回飞么？"

说时，李洪见神鸠果是连身上升，已飞高了好些丈，倏地一个回翔反折上去。目光到处，猛瞥见左前面突现奇景。到处仙山楼阁，棋布星罗，环林花树，宛如锦绣。并有大片海洋，碧浪滔天，红霞万丈。远望过去，那地方恍惚天空中虚悬着一片其大无比的另一世界，上面有山有水，万象包罗，霞蔚云蒸，好看已极。神鸠已然飞过了头，再由上而下斜飞过去。飞行越近，越觉那地方壮丽庄严，景物灵妙，料是天上仙宫亦不过如此。

李洪方自赞妙，阮徵早把宝光隐去，低声说道："洪弟噤声！你只顾好看，全没看到我们慧目法眼能看多远？此时相隔少说也有好几百里，地面上的海涛竟会如此汹涌？岛中心又被红霞布满，分明妖蛇正在卖弄神通，与乙师伯斗法，以后引起海啸地震。虽被仙法禁制。不虽毁损灵景，乙师伯须还另有顾忌。我已早隐形迹，暗告鸠道友飞行放缓，看清形势之后，我们七人分头下手，方可成功。势正凶险，你还当是好玩的呢？龙娃无什法力，恐禁不起丝毫侵害，到时你可带他同在金莲宝座之上，免受危害。"

李洪笑答："二哥明是怕我转世不久，难当大敌，不便明言，故意给我添个累赘，使我专心防护龙娃，连自己也同保住。对与不对？"阮徵方答："洪弟怎么连我也疑心起来了？"话未说完，神鸠已越飞越近。果然前面形势险恶异常，耳听风、雷、水、火夹着海啸之声，隐隐传来，光明境已然在望。只见

当中环原翠峰之间，宝光剑气电舞横飞。霞光万道，雷火千重，霹雳之声，密如擂鼓。阮徵已与众人商计停当，并告神鸠埋伏待机，各自分途飞起，分四面合围而上。这时，只剩百里途程，晃眼便自飞近。

申屠宏独当中路，刚把遁光飞到妖蛇所居宫殿上空，往下一落，便见一座极广大的玉殿金亭，已被震毁击碎。只剩前面一座残破的玉平台，中心坐着一个貌像丑怪的矮胖子。怀中抱定一个身披黑衣的赤足美女，年约十三、四岁，口喷一股灰白色的光气，将男、女二人全身护住。身前趺坐着一个小和尚，周身佛光环绕，正是在岷山所遇小神僧阿童。

另外十来个少年幼童，各用许多飞剑、法宝，将那平台笼罩了一个风雨不透。内有三人，一是师弟金蝉，另两人不认识。那两人正向前面发出数十道惨碧刀光，和一个形如火龙的宝光，朝湖心中飞出来的一个牛首人身、两翼四手怪物夹攻。怪物并未使用什么法宝，只由左、右四手上，发出二十来道紫黑色的妖气，与众对敌。不时由口里喷出一团比血还红的火球，向前打去。刚一出现，金蝉胸前便飞出一个玉虎，晃眼暴长好几丈，周身祥霞闪闪，灵雨霏微，虎口内更喷出大股银光星雨，挡在前面。两下才一接触，火球便自退回口内。三人更把本门太乙神雷，连珠般朝前打去。

怪物枉自激怒，发出战鼓一般的厉声怪吼，终于无计可施。三人应敌稍为松懈，又复飞扑上去。认出那大片飞刀乃左道中最有名的修罗刀，看去不带邪气，必经仙法重炼，竟会伤那怪物不得，料知厉害。似这样，时进时退，双方相持不下。神陀乙休不知何往？地底水、火、风、雷之声与海啸遥相应和，比先前空中所闻加倍猛烈。申屠宏暗忖："妖蛇女体，此怪雄身，形态也与二弟所说不同。下面诸人多是同门后起之秀，年纪不

大，功力颇深，飞剑法宝尤为神妙，似此只守不攻，必是妖物厉害，奉命待援。反正防护周密，万无败理，莫如看清形势，出其不意，一举便可成功。”仗着身形宝光全隐，先不发动，轻悄悄掩向湖底细一查看，不禁吃了一惊。

原来那湖深达数十丈，面积甚宽。怪物所现竟是元神，本身其形如龙，少说也在百丈以上，约有一丈多粗。前半节生着两片肉翅、四只龙爪，后半近尾之处却生着两排粗约尺许、长约三四尺的兽足。尾作扇形，约有三四丈方圆，上面尽是逆鳞倒刺。通体红色，满生三角鳞片，其大如箕，闪闪生光。除前半身近头一带昂起向上，口发鼓声不住怒吼，尾部、兽足挺立湖底而外，中段长躯竟将湖心中一带盘满。形态狞恶长大，平生仅见。

又见靠近玉台正面湖底玉壁上，有一大洞，已被一片金光堵闭。料定洪荒以前的龙类妖物，深藏地底不知多年，乘着斗法之际，穿地而出，神通定不在小，一个除它不了，反倒生出别的灾害。投鼠忌器，申屠宏正想不起应当如何下手才好，忽听空中一声清叱，先是云凤师徒各指剑光飞到，自空击下。妖物发现来了一个女子、两个幼童，以为此是到口美食，竟舍前面敌人，飞身直上。一扬怪爪，便有一二十股紫黑色的妖气，往上飞起。

申屠宏知道云凤师徒入门日浅，对敌全仗法宝，妖物何等厉害，恐有失闪，又见妖物好似心骄气盛，只顾将元神飞起迎敌，全没防到下面，觉着此时下手，正是一举两便。一面把自己大小两口飞剑，连同伏魔金环同时发出，意欲先用金环佛光将妖物元神隔断，不令复体，再用飞剑将它肉身斩断。

哪里想到，那妖物和妖蛟均是前古最厉害的凶毒爬虫，地底修炼将近万年，并和妖蛟生性相克，所具神通也不在妖蛟之

下。只为当初本是毒龙遗种，当天外神山地震时，堕入地窍深处。那地方恰是地水火风微弱之处，因得长成，便潜伏在里面修炼。为了所居地层太厚，性素喜睡，妖蛇又先出世，知道两恶不能并立，百计防护。妖龙不似妖蛇诡诈，偶然发怒，想要冲出，吃妖蛇邪法阻止，不得如愿，无可如何，只得罢了。

妖蛇自知自己巢穴相隔对头伏处最近，时刻留心，准备万年期满元婴凝炼，可以任意飞行变化时，便将原体弃去。一面设下毒计，即以原体为饵，将妖物放出，乘其交合之际，暗中引发地火，将妖龙化成灰烟，以免后患。不料被干神蛛盗去元婴，激怒忘形，妄施邪法暗算，想用湖中玉泉将敌人陷住。做梦也没有想到，先前钱莱受了龙猛指教，在它穴中放了一粒如意魔珠。此珠也是魔教中至宝，专与敌人心意相反，发出威力妙用。妖蛇人未害成，反将湖水干涸，并把泉眼堵塞。

下面地窍中气候混浊，奇热如焚，妖龙虽然生长其中，一样难受。全仗泉眼通气呼吸，历久相安，才得无事。妖蛇自从出地以后，所有通路均经邪法封闭，单留这一处泉眼，以防功候未到以前，妖龙气闷不过，情急拚命，裂地而出之故。妖龙近年神通越大，早已不耐蛰伏，无奈防护周密，禁制重重。泉眼通路最小之处，大只如拳，其深数百丈，更有许多埋伏，即便元神能够通过，肉身也必毁灭。为此顾虑，迟疑不快。表面装睡，每遇妖蛇纵淫行凶，吸血醉卧之际，便在地底用水磨功夫朝妖蛇老巢进攻。意欲时机一到，便以全力猛窜出去，先将所炼元婴吞吃下肚，然后与之拚斗。日前泉眼一闭，立时激怒，以全力向上猛攻。

这时，妖蛇乘着乙休飞升天空，化炼妖气之际，恨极行凶，竟将极光太火、元磁真气引发，与敌拚斗。乙休法力虽高，一面要将妖蛇化身，由来复线引来的太火挡住，一面又须对付妖

蛇当中两个主体。得力帮手阮徵又先走去，七矮诸人经历又都不够，势难兼顾。只得暗用传声指示，令干神蛛抱着妖蛇元婴诱敌，暂将妖龙稳住，免其逃走。再由七矮诸人各用宝光防护，只守不攻，以待后援。等自己擒到妖蛇，将剩余的两粒元珠收去，援兵也自到达，分头下手，便可成功，不致毁损仙境，免生灾祸。

众人依言行事，已有数日。实则妖龙神通变化，也极厉害，只为刚出不久，无什机心，初见生人，又都是些根骨深厚的童男，再见妖蛇元婴在内，越发眼红。上来本意原身御敌，因金、石二人受有指教，一照面，各把飞剑、法宝、太乙神雷，先给了它一个下马威。妖龙身长吃亏，受了点伤，见不是路，忙即缩退回去，改用元神化身出斗。负伤之后，妖龙越发激怒，必欲得而甘心，全神贯注在众人身上，通未留意，申屠宏隐形飞下，竟未惊觉。以妖龙的功力，便乙、凌、白、朱诸老要想一举除它，也非容易，申屠宏自更艰难。并且妖龙力大无穷，身比钢铁还坚百倍，一个应付不善，纵不引起灾祸，元神只一附体，大片仙景花林定被扫荡残毁无疑。

也是妖龙该当伏诛，般般凑巧！申屠宏行事素来谨细，这次明见妖龙厉害，乙休又不在，为见云凤——一个入门不久的师妹，飞驰数十万里之外，当此大任，临敌太猛，两个门人又是幼童。因此一见妖龙，便冒失下击。一时激于义愤，未加思索，便即动手。妖龙眼看好些肥肉，相持数日不能到口，正在馋极。忽见云凤师徒自空而下，一时喉急，自恃飞遁神速，复体甚快，元神竟自离体飞起。就在这时机瞬息之际，佛光一起，恰巧隔断。等到惊觉退回，已自无及。

另一面，早得杨谨预示，下时胸有成竹，故作大意，实则早命沙、米两小将牟尼珠隐去宝光，暗中护住全身。便无申屠

宏相助，也不致受害。那专一克制水陆精怪的至宝神禹令，也早准备停当。一见妖龙化身飞起，来势猛恶，大出预料之外，方自失惊，慌不迭将神禹令一扬。一股百十丈长青濛濛的光气，刚射身出去，妖龙急于回复原身，已不战而退。经此一来，闹了一个首尾受敌，哪一头也未顾上，佛光首将回路挡住，不特无法冲过，元神反被吸住。惊慌惶急之中，正要挣逃，禹令神光又罩将下来，妖龙元神立被裹住，两下合围。妖龙像是一只极猛恶的野兽，自投陷阱，空具神通，不能自拔，佛光宝光会合一绞，立成粉碎。

申屠宏见妖龙元神虽死，下面原身也被飞剑斩成数段，仍在蠢动，生意犹存。恐有疏忽，又将佛光裹住残余妖烟，连连绞动，直到妖魂消灭无踪，方始停手。金、石诸人见那么厉害的一条妖龙，竟被申、凌二人手到除去，好生忻喜。各自飞将过来，正待合力消灭妖龙原体。

沙、米两小人小胆大，最是贪功。一见妖龙被宝光裹住，下面一道金光、一道银光正在纵横飞舞，绕向一条极长的妖物身上。看出妖龙皮鳞坚厚，暗具抵御之力。那么强烈的剑光，如换寻常妖物，早已粉碎成了一滩血肉。这时，妖龙身虽斩成数段，看去吃力，不似寻常对敌，剑光到处立成两断。方疑妖龙未死，另有诡计。又见金光绕向妖物头上，只听一片皮鳞碎裂轧轧之声，急切间斩它不断。暗忖："前听杨太仙师说，凡是修炼数千年的妖物，除本生元灵最关紧要，必须杀死而外，更须防它脑中炼有元婴、内丹之类，如不一起消灭，被其遁走，仍是祸害。妖物身躯如此威猛长大，本生灵气必还未尽，莫要被它诈死逃走。近来毗那神刀已炼得出神入化，大小由心，何不隐去宝光，由它七窍中穿入，试它一试？"

念头一转，沙、米二小不约而同，各把飞刀朝妖龙鼻孔之

中直射进去。这一来，居然料中。那妖龙修炼多年，功候甚深，脑中果然炼有内丹元婴。当元神消灭之际，本身仍是绝大威力，稍为奋力腾跃，湖面上下立成齑粉，纵然结局难逃一死，他景却难保全。只为初遇强敌，一见来人这等厉害，心胆皆寒。禹令神光既是克星，元神首被消灭，减去许多神通。自知身太长大，反而吃亏，惨败之余，一心只想保住元婴，用本身丹气乘隙遁走。因见上面佛光、宝光厉害，不敢数起，正在暗运丹气抵御飞剑，只等禹令神光一撤，立即变化逃去。

及见众人纷纷飞落，宝光、剑气满空飞舞，就要飞下，情知凶多吉少。妖龙方始横心，正想用那元体强力向敌人扫去，不料两小隐蔽刀光，由鼻孔中飞入，等到惊觉，元婴已被刀光裹住，无力再施毒计。刚收转丹气，防护挣扎。两小在外面也自惊觉。忙以全力施为，身外丹气一撤，飞剑金光绕处，龙首一下斩断。大股鲜血，似瀑布一般向上射起数十高丈。妖龙元婴在一团紫黑色丹气绕护之下，被两道朱红裹紧，刚刚飞起。云凤手中禹令神光已然当空射下，一下裹住，一声惨嗥，化为残烟消灭。

同时，遥闻："师妹且慢！"众人连忙回顾，一道长虹已自空飞堕。众见来人正是阮徵，见面便道："可惜！"众人问故。阮徵笑道："此是前古妖龙'元晃'，神通广大，内毒无比。化身虽只一个，功力却与妖蛟不相上下。所炼丹元，送与干道友的夫人，至少可抵两三千年功力，虽然中有弊害，但有本门灵丹可以化解。我刚听乙师伯说起，才得知晓。因想这等难得之物，平白毁去，岂不可惜，连忙赶来，仍然缓了一步，否则，干夫人只须转世十余年，便成仙业，岂不是好？"

说时，干神蛛同那怀中幼女也自双双赶来，闻言拜谢道："多谢阮道友好意，但是我和内人欢喜冤家，互相纠缠已好几

世。她因前生被仇敌暗算，投身异类，羞于见人，两下又不舍离开，只好长年附在我的身上，彼此俱都难受。幸蒙诸位道友下交，因得附骥来此。初意只想求得一粒毒龙丸，使其脱去妖形，仍复人身，已是万幸。她虽女体，实具纯阳之性。不料此行竟将妖蛟元婴得到，不特借此回复人形，因妖蛟纯阴之质，得益实在不小。我夫妻也不想成什天仙，只想长相厮守，永不离开。妖龙元婴内丹固具坎离相生之妙，但这十数年的离别也颇难耐。如蒙厚惠，只求赐她一粒大还丹，便感谢不尽了。”

阮徵笑道：“这个不难。各位老前辈中，只乙休师伯交游最广，身畔所带灵丹最多，有的并不在大还丹以下。少时，我当代令正夫人求取一粒如何？”干神蛛方要答话，阮徵深知乙休性情，朝他使了一个眼色，便未开口。众人见他，和那附身妖蛟元婴的爱妻。一个美如天仙，容光娇艳，因为没有衣服，穿着他一件又肥又短的道衫，上半露出雪白粉颈，下面白足如霜，玉腿半裸，依附丈夫身前，随同向众礼拜，越显得娇小玲珑，楚楚可怜。干神蛛生得又短又胖，貌像奇丑，长衣脱去，其状更怪。二人一美一丑，相去天地，偏又那么恩爱，如影附形，不可离开，全都好笑。

金蝉随问：“乙师伯可将妖蛟除去么？”阮徵一说经过，众人才知乙休早已算定，为想借此考验自己道力，特命阮徵第七日赶到。不料阮、凌二人俱都急于赴援，以防误事，仍是早到半日，才知事有定数。想起铜椰岛的经历，便不再固执成见，仍照妙一真人飞书行事。

妖蛟失去元婴，惨败恨毒，誓以全力拚命。除来复线与地轴隧道通连，可以引发太火，尚有一处地窍，与元磁真气发源之处相连。那地方便在妖蛟所居广殿后侧，地底深穴之中，相隔只百余里。乙休惟防丹毒之气为害，特意送往离地万七千丈

以外两天交界之处，借着乾天罡风之气与法宝之力，将其消灭，费了一些时候，以致晚到一步，妖蛟已然遁走。

妖蛟另一化身，因被乙休禁网法宝阻住，竟仗玄功变化，由一山峡缝中窜入来复线内。那地方原是龙猛暗中开出来的逃路，事前不曾查见，致被妖蛟寻到，窜了出去。如果不亲身赶往，太火一被引发，天外神山必化劫灰，地底妖龙又在此时裂地而出。妖蛟所引发的元磁真气，虽有一件法宝可以抵御，也只暂时镇压，不能消灭挡退。那时元磁真气必被地火引燃，威力之大，不可思议，再为法宝镇压，不能宣泄，定要引起海啸，那为避免妖蛟侵害，深藏海眼之下的许多精怪，存身不住，也要兴风作浪。

当时难于兼顾，乙休略一盘算，随用传声密令众人绊住妖龙。分化一个化身，用一件至宝去将磁源来路堵闭。再用一道神符幻出阮徵，手发神砂，紧追妖蛟，与之相持苦斗，以免又生枝节。一面亲身追入来复线，在祸发顷刻之间赶到前面，用一幻相，将妖蛟引入子午线死圈之内，一面施大法力，将回路隔断。

妖蛟化身还想引发太火。不料对敌时，乙休痛恨妖蛟淫凶阴毒，竟拚舍一件法宝，用一枚神铁环隐去宝光，束在它的身外。刚一窜进子午线，便被元磁真气吸紧，前面又有幻影飞逃，妖蛟几个化身全具神通，功力只比当中主体稍差，仍是狡诈机警，不比寻常。虽然情急相拚，仍想全身而遁，将太火引上来复线后，便仗本能就此逃往中土，本无必死之意。无如性太贪残，又为幻相所愚，一味穷追不舍。等到追入死圈，幻相忽隐，方自醒悟，已然无及。

那磁光太火仍顺地轴隧道，自为消长，分合流转，并未起什波动。妖蛟化身却被太火过时，化为乌有。乙休将这最紧要

的关头度过，忙又赶回。知道非将妖蛟两个主体中的脑中元珠内丹得去，不能善后。但是妖蛟灵机，稍被看破，自知不能幸免，必将元珠自行毁去。一面还须防备日子越多，地下磁光火力越大，一个镇压不住，便是祸事。于是暗用六合旗门埋伏四外，将妖蛟困住，化出好些幻相与之相持，自往地穴全力镇压。

到了第五日之上，见势危急，正在施展玄门最高法力，犯险一试，阮、李二人忽然飞到。忙用传声，令阮徵将九疑鼎放在坎宫旗门之内。令空中神鸠隐身守伺，号令一下，便即凌空下击。一面令李洪带了龙娃去往地穴，用金莲宝座代为镇压。分派停当，说是还有一会才到时机，随说起干神蛛夫妻之事。

阮徵心热，立即抽空赶来，想将妖龙内丹留下，已为众人所毁。众人好奇，又知妖龙一死，只等除去妖蛟，将元磁真火复原，大功便可告成，此时不会再生枝节，俱想前往观战，以开眼界。走时，金蝉忽说："小神僧先前几受妖蛟暗算，元气大伤。自从乙师伯将他送来台上，便自入定静养。此时地底风火与海啸之声，比前时更要猛烈，知道少时有无危险，如何丢他一人在此？"石生笑道："这个无妨，我们把他带去不一样么？"金蝉未及答言，一片金光祥霞忽自空中飞堕，现出一个少年神僧。众人一看，正是师门好友彩薇僧朱由穆。众人连忙上前拜见。

朱由穆笑道："我小师弟虽然该有此难，但他在铜椰岛分手时，如听我话，并非不可避免。这样也好，总算因祸得福，人虽受伤，道力却增进不少。"说时，见干神蛛夫妻也随众跪拜在地，尚未起立，便指二人道："你夫妻本是怨偶孽缘，只为前两生至情感召，反成了患难恩爱的夫妻。只管魔难重重，受尽苦痛，居然一灵不昧，终于解化前孽，遂了心愿。如非向

道真诚，深明邪正之分，如何能有今日？我知你妻虽将妖蛟元婴夺去，借它所炼形体回复人身，并还增长道力，并非不好。无如妖蛟修炼万年，功力颇高，它那元婴乃妖蛟精气凝炼而成，赋有它的本性，暂时或者无妨，将来修为上难免不受其害。固然妖蛟伏诛，元神不能附体，终是可虑。还是由我用大旃檀佛光将恶质化去，永绝后患，率性成全你们这一对苦夫妻。此女以后就叫朱灵婴。”

干神蛛夫妻闻言，喜出望外，口宣佛号，膜拜不已。朱由穆随令干神蛛走开，将手一扬，立有一片极柔和的祥光，朝少女身上当头照过。同时，闻到一股旃檀香气。再看蜘蛛所附的少女脸上，立改庄容，不似先前那么轻佻神气，容光也更美艳。俱知佛力感化，夫妻二人双双跪拜，正在叩谢。

朱由穆又对众说道：“乙道友今日功德不小！我此时急于带了小师弟，回转云南石虎山去，不及往见。可对他说，等他事完，回转中土，再相见罢。”说罢，又是一片金光祥霞，飞向阿童身上，只一闪便全没了踪影。众人竟未看出是怎么走的。金、石诸人因和阿童新交，未及叙别，自是恋恋，不提。

云凤见朱灵通身全裸，只披着干神蛛一件道袍，满脸娇羞，甚是可怜，人又生得那么美艳，好生怜爱。便对她道：“朱道友这样，如何往见大方真人？我下山时，曾蒙恩师赐我一身仙衣，因洞府尚未寻到，一直带在身边，另外还有旧衣两件。如不嫌弃，等诸位道友走后，我拼凑出一身，送你如何？”朱灵闻言大喜，称谢。

忽闻殿后神钟大响，与古神鸠怒鸣之声。众人已飞身赶去，男的只干神蛛一人未走。朱灵妙目微瞋，悄声说道：“你还不去，我蒙凌姊姊赐我衣服，穿上就来。”干神蛛丑脸一红，笑道：“我因凌道友与你初见，想代你说几句话，并谢解衣之

德。”朱灵抢口说道：“我以前那丑样儿，凌姊姊在滇池已早见过。照她为人，只有可怜我的身世，绝不见笑，无须你来表白。还不快走！”干神蛛方始应声飞去。

云凤随将衣服匀了几件给她。正想问她：“照采薇大师所说，二人明是久共患难的恩爱夫妻，人又不曾为恶，怎会化身蜘蛛？”朱灵苦笑道：“伤心人别有怀抱。我那累世患难经历，便铁石人听了也要下泪。此时急于往见大方真人，无暇长谈，且等事完奉告罢。”话未说完，随又接口惊喜道：“妖蛟已快伏诛，我们还不快去？”

云凤随同飞起，往后面雷火宝光飞涌之处赶去。还未飞到当地，便见前面山野中现出六座高大百文以上的旗门，申、阮、金、石等十余人分立在六门之下。金光祥霞上出重霄，雷火星砂笼罩大地，把方圆一、二百里的阵地一起布满。坎宫阵地上现出一座宝鼎，大约丈许，被一片金霞托住，突然出现。由顶上飞出亩许大的一张口，口内射出大片金红色的火花，中杂一青、一白两股火气，匹练也似正在朝空激射。一个近百文长、双头双身、口喷邪烟的怪物，刚由震宫旗门前面冲光冒火而起，看神气似要向空遁走。

朱灵方告云凤：“怪物便是妖蛟。”说时迟，那时快！宝鼎怪口中所喷光气，已将妖蛟当头罩住。妖蛟似知不妙，正在挣扎，不料全身早被天璇神砂吸紧。本是欲取姑与，故意放她逃走，以便取她脑中元珠。上面青、白二气，便是九疑鼎中混沌元胎，具有无上威力，想逃如何能够？刚挣得一挣，阮征也发出全力，上下夹攻，互相对吸，妖蛟长身立被拉成笔直。空中神鸠早得指示，猛然凌空下击，身子也比较平日长大了好几倍。

物性各有相克，妖蛟先前被困阵中，往来冲突之时，闻得

神鸠啸声，便听出是专克她的前古对头，早就心惊。只为身陷旗门，为仙法所制，失了灵性，不知敌人有意乱它心神。因见先被阮徵幻相追逐，相持数日，才发现是假，刚刚醒悟，真的又复赶到。妖蛇上当不止一次，心疑又是假的。性又凶猛残暴，听出极光太火声势越来越猛，暂时虽被敌人禁制，迟早终须爆发，此时敌人多高法力也难禁受，便自己如非炼就元珠，一样难当。一心想挨到地震山崩，整座神山化成火海，借以报仇。又恐玉石俱灾，身遭波及，明知情势危急，始终不舍将那元珠毁去。

后在阵中乱冲，觉着吸力稍减，立时乘机冲起。不料这次上当更大，等到上下吸紧，不能动转，妖蛇才知万无生理，再想毁珠自杀，已自无及。只见一片佛光自空飞射，竟将头顶上混元真气挡退了些，百忙中以为有了一线生机，想把元神乘机遁走。就在这佛光一闪，瞬息之间，妖蛇这里自将天灵震破。两条与妖蛇同样长约三尺的妖魂，各含了半尺方圆一团翠色晶莹宝珠，刚刚向上激射。神鸠突然现形，大鹏也似，猛伸开丈许大小的钢爪，分头向下抓去。同时，口中喷出大股紫焰，裹住妖蛇，两声惨嗥过处，全被吸入腹内。先喷佛光也自飞回，神鸠张口接住，身形暴缩复原。两翼一展，风驰电掣往左侧飞去，晃眼不见。

这时，妖蛇只剩死尸，灵气全失，佛光一去，重被青、白二气吸住。阮徵为防宝鼎吸力太大，元珠还未到手，便将妖蛇吸入鼎中化去，为此用神砂将妖蛇下半吸紧，以便神鸠下手。等元珠夺下，立即收宝。阻力一去，宝鼎威力加大，那么长大的妖蛇死尸，竟似灵蛇归洞，飞一般往宝鼎怪口之中投去，晃眼无踪。

阮徵也率众人往坎宫阵地赶到，手中灵诀往外一扬，宝鼎

立复原状，缩成尺许大小。众人料知妖蛇已被宝鼎炼化，前古至宝果是神妙莫测，互相惊赞不已。阮徵随道："还有两个难题，一大一小，乙师伯正在施为，不知如何？我们快去看来。"说罢，一同飞起，往左侧群峰环绕中的磁源地穴飞去。

刚飞过一座高矗入云的玉峰，猛瞥见一片寒光闪闪的碧云，裹着一股其长经天，暗赤色的火气，朝最高空中，电也似急斜射上去。破空之声，震得山摇地动，猛烈惊人，从所未见。回顾海上波涛，本随啸声高涌起数十百丈，此时正似山崩一般往下落去。惊涛只管浩荡，威势却减小了大半，海啸也自停止。地底风火之声也似潮水一般，由近而远从圈外散去。知道灾劫已被消灭，好生欢喜。到后一看，李洪同了龙娃正在欢呼。那地方是翠峰环绕中一片凹地，当中并无地穴，只是一片池塘。翠峰倒影，碧波映映，看去甚是清深。四边不少琪树琼林，满地繁花如锦，景绝清丽，一点不象适才经过灾变形势。石生笑问李洪是何缘故？

李洪答道："你们没有看见，方才形势多么厉害！那磁光太火最盛之时，因被我金莲宝座压住穴口，不能出来，下面地火，连同点燃的元磁真火无法宣泄，威力越来越猛。彼时山林地皮一起震动，眼看就要全数爆炸神情，四外花树纷纷摇落，和下暴雨一般。幸得乙师伯全力施为，百计防护，勉强保住。正在危急之际，神鸠忽然飞到，吐下两粒内丹元珠。乙师伯说：'妖蛇禀千万年纯阴之气而生，此珠功效不在冰蚕之下，可惜用以防灾，不能保全。还有地火磁气全都爆发点燃，此珠虽可引火复原，但经连日地水火风在地底互相激荡，地层已然溶化不少，不将地火发泄，迟早仍是祸胎。'几经盘算，已有成竹。接到元珠以后，立时命我闪开，将预先埋伏的仙法禁制一齐发动，穴中地火立时狂喷而出。他让过人头，将两粒元珠

上下分挪，下半地火立被一片翠碧光华压了下去。一声雷震，涌起一股清泉，晃眼便将地穴布满，成了这一片池塘。同时，另一粒元珠也自爆发。乙师伯跟踪飞起，同化作一片碧云，将那数千丈的火头裹住，向天空中飞去。乙师伯的法力尚且如此，你当是容易的么？现在诸事已定，只等九疑鼎收复海中精怪之后，你们天外神山就住成了。”

金蝉便问：“神鸠何往？”李洪又道：“当地震最烈之时，神鸠一到，乙师伯一面行法，一面令它去往海中，防备那些精怪乘机窜动，当时飞走。听说不夜城主钱康也为此事，率领门人全数出动，与那些精怪斗法多日，除去不少。不过为数太多，又不应该多杀，必须九疑鼎始能镇住。阮师兄怎不快去？”阮徽道：“乙师伯本有此意，后因钱道友已然出手，不愿掠人之美，令我缓去，所以先来此地。”

钱莱躬身说道：“前听家父说，此间海眼中所潜伏的妖精，多半前古遗孽，法力非常。只为畏惧妖蛟侵害，不敢出头。妖蛟一死，定必兴风作浪，甚或穿通地窍，逃往中土，祸害生灵。必须事前除去，免使为害。不过家父虽然住此多年，深知底细，门下弟子法力有限，恐难成事。家父也必渴望诸位师伯、师叔驾临，请往一叙如何？”

金、石二人不知阮微奉有乙休之命，另有用意，因爱钱莱，首先答应。余人也多随声应和。阮微见众门人已然应诺，不便独异，略一寻思，只得点头。一行十余人同往海中心飞去。遁光神速，一会飞到。这时海啸已止，那些海怪多半觉出厉害，海眼归路又被乙休先用禁法隔断，于是齐往不夜城那一带，海岸下面洞穴中遁去。另有几个最凶的还在领头作怪，妄想将不夜城占据。

钱康知道这些精怪多非善良，休说被它上岸，就在近岸一

邪盘踞，也是未来隐患。又算出乙休同了七矮兄弟，正与妖蛟斗法，开建光明仙府。自己无力往助，反被海怪侵入，面子上也太难堪，便率门人妻子前往堵截。

苦斗了四、五日，海怪虽除去不少，那最厉害的几个仍是出没无常，将门人伤了好几个。这类精怪多具神通变化，除它不易。钱氏夫妻又不敢远离本岛，正在为难。先是古神鸠横海飞来，凌空下击，只一抓，便将内中一个具有无数长须，上附吸盘毒刺的星形怪物抓死，连所藏内丹也吸了下去。

那怪物名叫星吴，一雌一雄，最是厉害，性又凶毒狡诈。雌的见雄一死，立缩形体，遁入海心处藏起。神鸠为想得它内丹，假作飞走，将身隐起。下余海怪本已多半惊逃，待了一会，无甚动静，重向岛上飞扑。神鸠志在取那星形怪物，尚在守伺，众人恰巧飞到。见近光明境一带还不怎样，再往前飞，遥望海天尽头现出一座瑶岛玉城，海中波浪如山，直上千百丈。妖雾弥漫之中，时有剑光闪动，许多奇形怪状的妖物时隐时现，上下飞腾，大都三数十丈以上。岛岸玉城之上，散立着好些道装男女，各指着一两道飞剑、法宝，向前抵御。岛边更有一片极长大的青光，防护外层，遇有妖邪冲上，便即挡退。双方斗得正急。

阮徵昔年本来相识，看出那些门弟子，好些手忙脚乱，暗忖：“乙师伯本来语意活动，并非一定不令前来。以后彼此隔海同修，他子钱莱又是金蝉爱徒，既已来此，何不助他一下，免使为难？将来便有什么难题，看在他儿子分上，也不容坐视。到时再作计较便了。”念头一转，立即抢先飞往，手掐灵诀，将鼎一举，宝鼎立时暴长，悬向空中。大口重又出现，喷出金花彩气，神龙吸水般朝下面精怪丛射去。

同时，水中星吴见上面久无动静，想拿岛上诸人复仇出气，

也在此时飞出水面，被神鸠现形抓去。众精怪逃得稍慢一点的，全被鼎口宝光摄住。众人再把飞剑、法宝纷纷放起。四下合围，全都困住。吓得纷纷怪叫惨嗥，有的并还口吐人言，哀求饶命。

七矮终是心善服软，见众精怪，除有一半生得特别长大凶恶而外，余者多半具有人形。因由上到下均被天璇神砂罩住，转动不得。一个个正由大变小，往鼎口内投去。知道众精怪少说也有三五千年功候，修成不易，平日畏惧妖蛟，并未出世为恶。又知九疑鼎自由芬陀大师佛法炼过，越加神妙，鼎口宝光因物而施，专吸凶毒之物，不似以前，不论人物，吃鼎光一照，便无幸理。看它吸收不快，这些精怪妖邪之气均都不重，有的竟连邪气都无，不由生了恻隐。随即大喝道："无知妖物！盘据在这等仙山灵境，得天独厚，还不知足？竟敢兴妖作怪，来此扰闹！本应全数诛戮，姑念今日地震，海底难于栖身，事属初犯，稍从宽免。此鼎乃仙、佛两家合炼的前古至宝，专除精怪妖邪，气机相感，如影随形。你们为数太多，难于分辨善恶。现将神砂放松，尔等如能从此洗心革面，就在海中游行，为我神山仙府点缀，永不为恶，只不被宝鼎神光吸去，便可活命。"

众精怪齐声欢啸，舞拜跪谢。那未成人形的也将头连点，以示悔改。阮徵一面用鼎光，暗中查看。见那么多的精怪，只被宝鼎先后吸了十一个，下余全都挣脱，有的并还从容穿光而过，好生忻慰。刚刚发放完毕，对面瑶岛玉城上突飞来两个男女修士，身后跟着好些徒众。钱莱早高呼："爹娘！"飞身迎去。

众人知为首两人便是钱康夫妇，忙收法宝，上前相见。钱康是个羽衣星冠的中年道者。夫妻二人由南宋末年得道，遇因

机缘巧合，隐居小南极不夜城，度这神仙岁月，已数百年。除爱子钱莱新近转劫重归外，所有眷属门人全未离开过。

此岛也和光明境一样，到处玉砌琼铺，金门翠殿。加上主人多年新建布置，添了好些金银宫阙。当地又是终古光明，城开不夜，每隔九百六十年，只有一、二日黑暗。钱康带了眷属门人长住其中，端的消遥自在，快乐非常，美景无边，赏玩不尽！

只有妖蛇是他一个强敌。多年来苦心积虑，炼了两件法宝，准备用一件防卫本岛，用一件去除大害。不料法宝尚未炼成，妖蛇元婴已快成长。眼看神通越大，不久即来侵害。正在愁急，恐其先发难，钱莱忽追妖人，赶往光明境去。闻报大惊，知道此后永无宁日。虽然心疼爱子，无如仇敌厉害，如在本岛，还能防御，如往妖窟，决非其敌。权衡轻重，只得强忍悲痛，修下绿章，向玉清仙界恩师通诚祝告。一面虔心推算，居然算出一切因果：不特爱子此行因祸得福，并且前数年所筹计未来的事，也可因此得到极大助力，以后神山仙景更不会有妖邪盘据。

乙休到时，钱康本欲往助。继一想，不久地震海啸，尚有不少精怪要来侵扰，惟恐损毁本岛仙境，以为乙休神通广大，七矮法力高强，此来必有成算，去了不过锦上添花，不能出什大力，便没有去。料定对岛诸人必来除妖诛邪，那知乙休怂他自私，当阮徵走后需人之际，未往相助，只顾防卫自己，示意阮徵先无须管他闲事。申、阮二人待罪八十一年，全仗乙、凌诸老爱护保全，才得脱难，自然惟命是从，照他意旨行事。如非金、石诸人答应得快，几乎中止，因此晚来一步。

钱康见妖蛇伏诛，地震已止，遥望极光火头已被乙休引走，所盼的人一个未来。只古神鸠略一现身，抓杀了一个精怪，

便即不见，仿佛专为夺那内丹而来。精怪为数太多，防不胜防，如非事前防御周密，几乎被它扑上岛来。见门人有三个受伤，正自为难，众人忽然飞临。才一到，便将海中精怪全数制服，好生惊佩，连忙迎上。爱子已当先赶来，向各位师长一一引见。

申、阮二人原是旧交，见面均甚喜欢。钱康便请众人去至宫中款待。那对敌之处，乃是一片五色珊瑚结成的地面。全岛只此一处不是玉质，那地皮直似五色宝石融铸，细润无比，其平如镜，光鉴毫发。靠海一面，晶岸削立，高出水面只两三丈。四外生着不少大约两三抱的珊瑚树，琼枝槎枒，奇辉四射。临海建有一座十余丈高大的金亭，三面花树环绕，正临碧海清波，近岸一带更有不少翠玉奇礁，嵌空秀拔，孔窍玲珑。风水相搏，会成一片潮音，洪细相间，仿佛黄钟大吕，箫韶叠奏，音声美妙，好听已极。

先前海怪好似感恩诚服，去而复转。连那炼成人体的，全都现出原形，罗列海上，各现出前半身，朝着众人欢笑舞蹈。一个个俱是奇形怪状，彩色斑烂，嘘气成云，排浪如山。微微张口一喷，便有一股银泉射起数十百丈高下，海面上当时便涌起大小数百根撑天水柱。时见吞舟巨鱼，胁生多翅，上下水中，往来飞行。另有鲛蜃之类卖弄伎俩，各喷出一座座的蜃楼海市，照样也有金亭玉柱、瑶草琪花、仙山楼阁、人物往来，把近岸数百里的海面点缀成一片奇观。再被这真的神山仙景互相映对，越觉火树银花，鱼龙曼衍，光怪陆离，离奇壮丽，简直不可名状。

众人年轻好奇，不舍离去。石生、易震同声笑道："我们与主人此后成了一家，不作客套，盛筵自当领谢。但请把席设在此间如何？"金蝉也说："这里最好。"钱康夫妇知道众人

想看海景，又因乙休未回来，在此迎候也好，立答："遵命！"旁立门人侍女，早有多人分头飞去。一会，便将盛筵设好，来请入座。

钱康刚陪众人入亭就座，忽见一道金光比电还快，横海飞来。阮徵看出乙休所发，连忙赶向前面，接到手内，落下一封柬帖，金光重又飞去。阮徵打开一看，不禁大惊失色，忙喊："大哥、洪弟、蝉弟！快来！"众人早纷纷凑向前去，看完俱都惊急非常。申屠宏随道："我早料到此事必有后文，不想如此厉害，连云峤三仙也会牵入，事甚扎手。二弟还不便去，此间仙府新设，也难离开，只好由我与蝉、洪二弟送凌师妹四人一行罢。"钱康料有极重大的事故发生，否则以众人的法力，绝不会如此惊慌，新交不便询问。方疑乙休恃强，也许消灭磁光太火未成，中途遇险。干神蛛已先开口道："愚夫妻可能同行，少效微劳么？"

申、阮二人同声笑答："二位道友如肯同行，自是佳事。"说时，钱荣已由四女手中取过一身衣服鞋袜，转赠朱灵。主人看出众人行色匆匆，正欲挽留片刻，小饮两杯再走，七矮所带告急传音法牌突又发出紧急信号。众人一听，越发愁急，略一商量，申、李、齐、凌、干、朱六人便向主人告别。

·蜀山剑侠传(之十)·
玉牒血书
还珠楼主　　著
邵邱　凌建　标点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11.75　插页2　字数254,000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0册
ISBN 7—5407—0382—2/I·290
定价：3.90元




●责任编辑：飞飞

●封底绘画：可人

●装帧设计：谷子　咏柳

ISBN 7-5407-0382-2/I·290

定价：3.90元